武俠世界

恐怖聯盟 國際性的聯盟很多，但是你可曾聽過「恐怖聯盟」？當你知道它的幕後背景之後，你也會爲之震驚不已。



$2.00

893

◀編　後　話▶

「恐怖聯盟」是今期馬雲君別出心裁爲各位撰寫的「鐵拐故事」，內容之緊張驚險刺激是本故事集刊出百多集以來從未有的一次，也是三俠等人他們歷險生涯中所遇到最棘手險惡的一遭，他們與日本赤軍周旋鬥智，陷阱遍佈，復與狠心辣手的巴游份子展盡奇謀，捨死忘生……本文故事由頭到尾，充滿爆炸性氣氛，驚魂步步，殺機重重，誠屬一篇別開生面的鬥智鬥力精彩小說，不宜錯過。

＊＊＊　　＊＊＊　　＊＊＊

青年作家黃鷹繼「毒連環」後重新推出膾炙人口的沈勝衣傳奇故事「鬼血．幽靈」下期隆重推出，黃君擅寫陰森險惡詭秘俠情小說譽著武壇，素受讀者愛戴，「鬼血．幽靈」，顧名思義，令人慄慄，故事中人物的無面法師、碧目魔女……均是來自幽冥中的殺手，個個有非同凡响的本領，這番且看這班幽靈般的人物，與一代奇俠沈勝衣怎樣展開生死鬥吧！

＊＊＊　　＊＊＊　　＊＊＊

聖經裡面祇有「十誡」，它有「十一誡」，爲何多此一誡？眞是耐人尋味，要知道「一誡」是什麼？馮嘉繼「毒路」完結後下期推出的司馬洛故事「第十一誡」便有交代。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89－19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七樓之一　電話：5110086

．定閱價目．

連郵：一年52期NT.$728元　半年26期NT.$364元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第89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恐怖聯盟

馬雲・文
盧令・圖

音樂之都 恐怖韻律

如果你喜歡音樂，對奧地利這個國家一定不會感到陌生，最低限度你也會知道它的首都維也納一直被世人稱爲「音樂之都」！

歷史上不少著名的音樂家，像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和史特萊斯等等，即使他們不是維也納出生，也是這兒的長期住客。

呂偉艮等三俠並非附庸風雅，但閒來也喜歡聽聽古典樂曲，「藍色多瑙河」，「維也納森林」，「詩人及農夫序曲」以及荷里活電影「華爾滋大王」一片中的所有插曲，他們都喜歡，而且百聽不厭。

三俠一直在想，維也納有什麼足以令音樂家觸發靈感的地方。

直至到他們有機會看到「仙樂飄飄處處聞」一片裏的風景之後，才有了初步的答案。那迷人的景色，那詩意的環境，對一個藝術家來說，確是十分適合他們居留的。

儘管有不少人知道維也納與音樂關係密切，相信很少人知道一代梟雄希特拉這傢伙原來並非德國人，而是奧地利人。

希魔不但出生於維也納，同時也是個原庄的奧地利人。

其實奧地利人與德國人表面看來並無大分別，語言氣質都一樣，尤其是奧地利人是說德語的民族之一。

三俠到維也納遊覽，目的是一睹「藍色多瑙河」的風采，以及親身經歷一下那詩樣的意境。但是，如果想到希魔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這種詩意的心境又會蒙上一陣不同的感受。

舉世皆知希特拉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但如果當年沒有別的國家興波助瀾，相信希魔也不致如此猖獗。

當年身爲希魔「祖國」的奧地利，就是支持德國發動二次世界大戰的。因此戰後曾給英，美、法、蘇等四國聯軍佔領了十多年。

當時許多人都以爲它可能像現在的東西德一樣被瓜分，或者有如其他東歐共黨國家一樣，從此關入鐵幕之內。

但是一向愛好民主自由的奧地利人，經過十年奮鬥，苦苦爭持下，四國終於同意它永久中立。於一九五五年五月締結和約，四國聯軍也於此時撤出。

三俠從嚮導口中重溫了一課歷史，心裏有點感慨萬千。

在多瑙河與運河之間有個小島，上面有個規模頗大的遊樂場，面積約一方哩。如果旅遊季節，嚮導們一定會帶遊客來此一玩。

三俠總算有機會一遊多瑙河了，但令他們感到驚奇和意外的，就是那號稱「藍色多瑙河」的多瑙河河水，這時候並非藍色。

香港人最喜歡故意讀別字或者改綽號，於是「藍色多瑙河」故意讀成「男人多老婆」。

想不到了維也納之後，嚮導竟然也對他們談及「藍色」的奧秘。

據說：多瑙河並非常年是藍色，例如夏天雨季，河水流動得急，山泥下瀉，河水會呈黃色。但是，誰能第一次參觀多瑙河時，河水即呈藍色，那麼，他這一生將「行正桃花運」云。

如此一來，豈非就是「藍色多老婆」？這自然只是跡近迷信的說法。

其實要看見多瑙河變回藍色也不困難，問題你是否來得合時，因爲當一切平靜下來時，靜靜的河水必然是藍色的。

除了大自然美景之外，維也納市區的建設也有值得一提的地方。

如所周知，奧地利與日本一樣，也像德國一樣，是個戰敗國。

照常說，一個戰敗國要復原巳經不易，更別說要追上潮流了！

但事實證明：戰後的日本和西德，在美國的技術和經濟援助下，不但復原得很快，而且科技發展更有一日千里之感！

那麼，奧地利又如何？

呂偉艮等三俠雖然沒有深入研究，但是從維也納市政建設亦可見一斑。

許多現代化大城市爲了減少馬路上的交通擠迫，建天橋，掘隧道，而維也納這方面却顯得更加先進得多。

大約十多年前開始，維也納巳經用電動樓梯帮助行人過隧道——亦即隧道兩邊出口均設有電動樓梯，同時將大批行人輸入隧道內，以及帮助他們走上另一邊的路面。

而值得一提的，這些全是免費的；絕非像香港的海底隧道。

說起「電動樓梯」，絕對不是「升降機」，香港人習慣了稱呼「升降機」爲「電梯」。因此最容易混亂。

「電動樓梯」就是利用一條活動帶帶動的金屬梯級。這並非什麼新時代產品，據說數十年前的大上海巳經有此設備。

記得香港萬宜大廈落成後，也安裝了兩部這類「電動樓梯」，但是當時的香港人視爲新奇時髦，紛紛前往一試。

時至今日，許多銀行，酒家，大建築物都有此設備。可惜使用它的「忙人」與設計這東西的科學家的想法完全不同。

設計這種「電動樓梯」的科學家原來的意思並非帮助他們節省時間，縮短空間；試想想，如果你靠雙腿走完一條樓梯，假定須要三分鐘，那麼，你一邊雙腿不停地走，而樓梯又一邊不停地轉動的話，大約半分鐘也不必，你巳經辦得到。

但時至今日，試放眼看看那些「忙人」吧，他們只會呆呆的站在「電動樓梯」之上，動也不動雙腿一下，等「電動樓梯」把他們送達樓下或樓上。如此一來，時間上不但未必可以縮短，甚至對一個趕時間的人來說，動輒在走普通樓梯比此更快一些！這豈非與設計的科學科家原意相違麼？

眞眞正正希望時間與空間縮短的方法，應該是電動樓梯有電動，我們雙腿亦同時不停走動，這才能眞正達到「快」的目的。

但是許多時有不少須要趕時間的人，一經踏上這一類電動樓梯之後，便無所施其技，原因是你急嗎，前面的人不急！他們木然屹立於梯級之上，試問，你又奈他何？

最笑話的是，呆立的人未必是悠閒的遊客，他們也可能趕時間，辦公事，但是他們彷彿担心一走動就會沿住梯級直滾下去。又好像根本不明白設置這電動樓梯的原意何在。

總而言之，設計這科學化梯級的人如果有生一日目睹此情此景，不爲之啼笑皆非才怪。

維也納另一值得介紹的，就是那種「地窖酒吧」。

「地窖酒吧」的特色並非因爲它裏面有一個藏佳釀的地窖，而是開辦人的忠實態度值得一般商人多多學習。

酒客們大概都知道，釀好了的酒，不能在短期內出售，越是陳年，味道越醇。但是有等奸商，別說日子未够，爲了錢，賣假酒害人也是常見的事。什麼冒牌酒、甲醇酒等，香港就不知見過多少。

然而維也納的「地窖酒吧」却十分有商業道德，他們在地窖中收藏一批佳釀，到了够日子的時候就自然會掛出招牌，招徠劉伶，聘請樂隊奏上土風音樂助慶。

等到沽清了地窖中的藏酒之後，便暫時「關門大吉」，老老實實告訴顧客，明年再見。這種作風的確是走遍全世界並難得一見。

不過，三俠都是「淺嚐即止」的人，他們所欣賞的都不是這些；而是那些湖光山色，以及恬靜的環境。

這種環境的確最適宜藝術家創作，難怪生長在德國的貝多芬，最後還是選擇這兒作爲久居之地，完成不少驚世之作。

貝多芬生於一七七〇年，死於一八二七年，原籍德國，家境貧苦，四歲即習豎琴，十一歲隨母親往荷蘭開音樂會，即以演奏鋼琴而馳名。

十七歲赴維也納，拜莫扎特門下，後因母喪返德國；至一七九二年又再返維也納，得名家海頓之指點，聲譽日隆。

可惜到了三十歲，耳漸聾，但並未因此而影響其作曲生涯，反而進入更高意境——例如「月光曲」，「神劇橄欖山」，「英雄交响樂」，「田園交响樂」等等，至今仍爲世人所欣賞；其中更有須要多至千多名樂手合奏之偉大作品。

這一代樂聖，雖然原籍德國，但奧地利人對他極之懷念。

在維也納市就有一條「貝多芬道」，更有不少酒店，商店和酒吧用他的名字，以資紀念。

此外更有莫扎特酒店，舒伯特酒店等。總之如果閣下是一位音樂迷，到維也納旅行，會感到份外親切。

巴堪堡公園裏有一座五百呎的高塔，塔頂有一間旋轉餐室，據說那兒擁有一部全歐洲最快速的電梯，三俠於是跑到該處去進晚餐。

五百呎差不多等於香港康樂大厦的高度，但這部高速電梯只須數秒鐘就可以將你送上去，假如有心臟病或者身體不够强壯的人，還是最好不要試；改乘普通電梯好了。

在塔頂的旋轉餐廳進晚餐，確是十分寫意的。這裏像許多同類型的旋轉餐廳一樣，限時轉動，四周鑲上了玻璃，視野十分廣闊。

呂偉艮等三俠上去時是黃昏時份，當時他們可以俯覽日落前的多瑙河景色，不久之後，餐廳一經轉動，他們又可以見到維也納森林。

這裏日間每隔二十八分鐘轉一次；晚上則隔三十九分鐘，假如遇上狂風暴雨的惡劣天氣，則每隔五十分鐘才轉一次。

當晚上天黑了之後，侍應生捧上彩色洋燭，一切顯得更富詩意。

當然，在維也納任何一個角度，美妙的音樂都是不可或缺的。

三俠享受了一個羅曼蒂克的晚上，意猶未盡。在嚮導的建議下，他們參觀了一場西班牙舞。

這是比較意外的。通常這種靠節奏，敲擊取勝的舞蹈，只有西班牙本土，墨西哥以及南美一帶比較流行；在這個被稱爲「音樂之都」的維也納，人們總較爲喜愛古典樂曲與舞蹈。

嚮導也許認爲這是罕見的節目，於是介紹三俠到一間夜總會去參觀。

那個表演女郎似乎並不是西班牙女郎，但呂偉艮等三俠並不計較這些，他們到這兒來，一則爲了嚮導的慫恿，二則爲了打發晚上的時光。

西班牙舞的特點，在於鞋踭與樓板的敲擊，加上手部與身形的變化，而令人神往。

但是，阿生不知怎的，看了一陣就疑神疑鬼地說：「奇怪！我覺得這女郎不是在跳西班牙舞，而是拍電報。」

阿生說的是三俠才聽得懂的方言，那個嚮導自然不知阿生所云。

林愛莉笑道：「你的職業敏感症又來了！人家分明在跳舞，你却懷疑人家用鞋踭傳訊息，嘿！眞的是走火入魔！」

阿生與林愛莉之間往往爲了一些小事情爭辯，呂偉艮是例不加意見的，只勸他們不要吵，但這一次，他却沉默得有些古怪。

他的視綫注意到那個小舞台邊前面的一張桌子。

桌子四周坐了四個人，似全是奧國人，而且例外地沒有女人同座。

這一類夜總會，大都是醇酒美人的。即使單身男客，自自然然就有美女過來獻媚，先是問你可否讓她「搭枱」，然後又問你可否請她喝一杯。

呂偉艮所以份外注意那一桌四個男子

，就是因爲他們自始至終只有四個男人；那些「臨時女伴」，不敢上前兜搭，爲什麼？

呂偉艮是老江湖，他那雙眼睛見過不少人，他那個腦袋也分析過不少事情，有些比起電腦更加要準確而精細。

就憑他那銳利的目光分析，覺得這四個男人絕不簡單。

那並不單只爲了夜總會內的「臨時出租女伴」對他們表示「敬而遠之」，而是他們的態度冷得驚人，差不多可以肯定，他們並非爲了欣賞舞蹈而來，並非爲了消遣。

然則，他們四個人來這裏幹什麼？

呂偉艮一時之間還想不通，總之，這四個必然不是普通人客。

林愛莉也發覺她丈夫有些不大對勁，忍不住低聲問道：「你是否也同意阿生的見解？」

「不！我只是注意那幾個男人。」呂偉艮道：「他們似乎大有來歷！」

阿生也聽到了。

他們的視綫集中到那邊去，發覺四個男人正瞪望住那表演者——表演西班牙舞的女郎。

嚮導只在一旁飲酒，似乎沒有留意三俠的言行舉動。

阿生本來正注視着另一桌人客，那是坐近門口的一男一女。

但是由於呂林二人的對答，令到阿生把視綫轉移，也因此而分了心。

阿生所以這麼注意靠近門口那一男一女，一則是因爲他們似乎是棕色皮膚的阿拉伯人。二則是由於他們一直用紙筆似乎在書寫一些什麼。

現在視綫一經轉移，阿生回頭巳經再也見不到那一男一女。

阿生眞想追出去。

他肯定他們是剛剛才結賬離去不久的，因爲一兩分鐘之前，他還見到他們相對坐在那裏。

但是，憑什麼理由去追踪他們？

即使見到那一男一女把臂到了門外，那時又將如之奈何？

阿生雖然敏感，但有時也覺得有些可笑。

這一邊，舞台上的表演巳告一段落，照例來一陣掌聲，但並不熱烈。

那舞娘退回後台，臺前四個男子立即交換了一個眼色，也繞到後台去。

呂偉艮冲口而出，說道：「果然有事發生。」

林愛莉道：「可能又是黑社會勒索保護費之類！」

阿生却說：「我看未必。」

台上樂隊不讓冷場出現，繼續演奏名曲。

不久，四個男子由後台出來，夾在其中的，就是那舞娘！還有一個個子矮小的奧地利人，挽住一個化粧箱。

這一次，注意着他們六個人的，不再限於呂偉艮等三俠了。

凡是夜總會裏的在座人客，差不多都發覺事情有些不對勁；三俠僱用的嚮導自不例外。

呂偉艮乘機問那嚮導：「發生了什麼事？」

嚮導說：「警探抓人啊！」

「警探？」阿生一怔，又自言自語地問：「我眞不明白，這舞娘犯了何罪？」

嚮導束着眉心，抓抓後腦道：「是的，我也弄不明白，她又不是脫衣舞娘，跳得這麼正經，爲什麼要把她檢控？」

這時候，剛好有一名領班經過，嚮導問他：「剛才那班人是誰？爲什麼要把跳舞的帶走？」

「我也不知道，」領班苦笑聳肩：「我只知他們是政治部密探。聽說他們抓人不必言明理由的。不過，你們大可放心，我們會帶給顧客更加豐富的娛樂節目。」

嚮導回望三俠，呂偉艮表示太夜了，也應該結賬離去了。

回到酒店，三俠仍然諱莫如深。

正如那嚮導所說，那舞娘又不是跳脫衣舞的，跳得這麼正正經經，爲什麼要把她抓去？

阿生並非有什麼第六感，事前他也想不到會有奧地利政治密探在場，只是覺得那舞娘的步法有異，彷彿在打電報而巳。

須知道阿生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隊員。每一個國際特警隊隊員，都具有多方面的知識，甚至在若干方面還是專家。

國際特警與國際刑警的主要分別就在這裏，目前一般國際刑警均由當地刑事警察兼任，無須再受任何訓練或深造。

但是，國際特警可不同了，他們除了任務及身份保持秘密之外，每一個隊員都須要接受多方面的考驗和深造。

他們的訓練過程，更非一般人所能想像。體力，智力之外，的的確確還須要具備了天才。

因此，要成爲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固然不易，要找一個像阿生這麼出色的就更難乎其難。

正因爲阿生是一個受過多方面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隊隊員，所以他的反應銳利，對任何事物都表現得份外敏感。

今晚他在夜總會所見到的表演，表面上像西班牙舞，但節奏與鞋踭的敲擊，阿生就聽出它別具用心。

阿生在受訓時也知道間諜與特務們傳遞訊息的方法千奇百怪，花樣層出不窮，例如在泰國，他們就見過有人用泰國舞的手指發出密碼的訊號。

總之，有許多事情在常人眼中看似平凡的事情，阿生就往往窺出其奧秘，最低限度也會覺得不大對勁。正如這一次，那個西班牙舞表演女郎，阿生開始巳感到出奇。結果她被奧地利的政治密探帶走了。究竟她犯了何種罪嫌？阿生雖然無法忖測，但最少巳證明他的想法不是過份敏感。

現在阿生又再想起那兩個棕色皮膚的人，他們分明不是歐洲人，最有可能是阿拉伯人或者巴勒斯坦人。

當時那一男一女坐在夜總會的出口處，曾一度吸引阿生的注意。

自從恐怖份子在世界各地鬧事之後，每一個國際特警隊隊員奉命戒備，目前阿生名義上雖然渡假，但也保持與巴黎總部連絡。因此阿生在想：他應不應該告訴總部？後來他回心一想：假如這時候他與總部連絡，他應該從何說起？

既然那個引起他疑心的女郎已被奧國密探帶走，相信人家一定已掌握了若干綫索和資料，又何必多此一舉？

那一晚，阿生就在胡思亂想中睡了過去。

× × ×

翌日，阿生還未起床，首先給電話鈴聲吵醒。

「誰？」阿生拿起了聽筒，在半睡狀態中，向對方發問。

「阿生，是我。」呂偉艮的聲音由那邊傳了過來，「起床了嗎？」

「還沒有，什麼事？」

「別貪睡了，起來吧！」

「好的，什麼時候啦？」

「快到中午時份了。」

「嗯！好吧！我五分鐘後過來。」

「快些！」呂偉艮最後催促着說。

阿生放下了聽筒，立刻翻身下床。

不知怎的，阿生似乎聽得出他師父呂偉艮的語氣有些不尋常。

他們結伴同遊已有相當時日，根據過去的習慣，如果阿生睡得太晏，而午膳時間已到，呂林夫婦二人會先行一步，然後約好阿生在進膳的地方見面，不會催促得這麼急。

因爲現在是渡假，一切都會顯得輕鬆悠閒。尤其是呂偉艮知道阿生是年青人，年青人總難免貪睡一些。

但聽呂偉艮剛才的語氣，好像有什麼事發生似的，可惜在電話中又不見他提及。然則，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匆匆梳洗過之後，跑到隣房去，只見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正在閱讀着一份早報。

阿生湊過去。

林愛莉指住呂偉良手上一份早報，說道：「我們正在研究維也納是否即將有事發生？」

阿生輕輕舒了一口氣，一邊過去倒了一杯凍開水，一邊說道：「我還以爲眞的有事發生了。」

呂偉艮道：「如果我們昨晚所見的，所想的都對了，一定有事發生。」

阿生捧住一杯開水過來。

他發覺報上刋出的一段消息，只是關於產油國部長在維也納開會的電訊。

阿生知道呂偉艮不喜歡故作驚人的言論，側過頭來問道：「你是指這班部長有危險？」

「可能的。」呂偉艮說：「我有一種預感，有賈洛斯影子所到之處，便有事發生，何況這班還是大有來頭的人物呢！」

「賈洛斯？」阿生這一次差點兒把手中的水杯也扔掉了。

賈洛斯是誰？普通人也許不大留意到這名字，但三俠却明白他是個不尋常的人物。

尤其是阿生，更加視他如鬼魅。

國際刑警的檔案中有他的大名，檔案封面還特別注上了「危險人物」的字樣。巴黎警方更加把他列爲「特別危險的恐怖份子」！

國際特警隊隊員對這名字當然也不會陌生。

到底這傢伙有何來頭？難道他有三頭六臂麼？

其實，「賈洛斯」這大名還是一九七四年六月間才出現於巴黎報章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早報，報導巴黎拉丁區一條街道之上，發生槍殺事件。

這年頭世界各地亂糟糟的，不知是人類的末日到了，還是世人心情緊張，總之動輒開槍的事件無日無之；警探追賊當街開槍，殺不死賊人，殺死無辜途人亦不足爲奇。

所以「槍殺事件」何足爲怪，幾乎每一天都會發生。

但是，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全世界早報都有刋登的那一段可不同了。

爲什麼？

因爲死者包括二名法國特務，以及一名黎巴嫩籍的告密者。

根據事後調查，當時，開槍射殺上述三人的，就是被稱爲「千面殺手」的賈洛斯。

巴黎街頭槍殺事件發生之後，法國，比利時，西德，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各國軍警，奉命在各國邊境地帶，對此人展開追緝。

但是，賈洛斯不但手段殘酷，槍法奇準，而且神通廣大。

最令各國治安當局頭痛的，就是他的快速而神化的化裝術。

因此，歐洲各國動員數以萬計的軍警，仍然無奈他何；到頭來，他還是逃之夭夭。

賈洛斯到底在該次事件逃往了何處？

沒有人知道。

有人說他逃往了南美洲哥倫比亞，也有人說他在厄瓜多爾，因爲在那邊他有許多同道中人，較易於藏身。

但是，也有人說他在中東，受到阿拉法的欵待云。

無論他在何處，總之當時他就逃出了法國。

自從那時候起，賈洛斯的大名，便開始傳遍了世界每一角落。

當然，在我們一般市民而言，儘管報紙刋登在頭條的地位，看過就會忘記。

但阿生等三俠，却和許多國家的保安人員一樣，對這位仁兄的動態十分關注。

因此，阿生剛才聽他師父提及「賈洛斯」這名字，彷彿聽到一顆原子彈在耳邊爆炸一樣，呆了好一陣。

阿生問：「師父，你怎麼知道賈洛斯來了維也納？」

呂偉艮道：「我沒有說他來了這兒，只是奧地利保安當局有些懷疑！」

呂偉艮說到這裏，將報紙交給阿生過目。

阿生這時候才知道，這是另外一段電訊報導。

該段電訊指出：有關當局懷疑「千面殺手」賈洛斯，可能已潛入奧國活動。

奧地利治安當局因爲此人在巴黎街頭殺了三個人，對賈洛斯的可能潛入，感到十分担心。

另一段消息却是關於昨天晚上發生在一間夜總會的。

阿生他們目睹發生的事，今天刋出報

端之上，這也許就是自由世界的好處；有些地方發生這類事情，人民可能一輩子亦未必知道。

這段報導指出：奧國政治部密探，昨夜在一間夜總會，拘捕了一名舞娘和一名本地人。懷疑他們從事正當業務以外的活動。

這說法是相當含蓄的。通常一名舞娘若是從事「正當業務以外」的活動，相信十之八九與出賣她們的肉體有關。

但是，那又何必勞動到「政治部密探」呢？

可見上述的「正當業務以外」是指他們從事政治活動。

新聞末端，照例又是有關眞相，當局正在進行詳細調查云。

三段新聞看上去完全沒有牽連，但三俠覺得：萬一這三段新聞有關連的話，那就「大件事」了。

呂偉艮沉思着說：「萬一有事發生，會不會發生在這班部長身上？」

林愛莉反問道：「你是指：這班到維也納來開會的產油國部長麼？」

「是的。正是他們，賈洛斯會不會跑到這兒來對他們不利？」呂偉艮說。

林愛莉問道：「然則，那眞的是好極了！」

阿生笑問道：「愛莉姐，你怎麼會這樣幸災樂禍？」

「產油國有什麼了不起？他們不過得地利之助，貪而無厭！今日世界經濟不景氣，正是他們一手造成的。」林愛莉埋怨着說。

呂偉艮也說：「是的，當今世上大部份的人都要看他們的面色做人；只要他們一聲加價，立刻就會引起連鎖作用，引致百物漲價，生活指數升高。」

林愛莉道：「所以，我不是幸災樂禍，讓賈洛斯這輩給些顏色他們看看，倒也不錯！」

「好了！」呂偉艮站起來，「我們去吃午餐吧，時候不早了。」

於是三俠準備外出。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電話響了起來。

在維也納，他們沒有熟朋友，怎麼會有人找到這裏來？

呂偉艮在執起聽筒之前，還以爲對方可能是那名嚮導。

另一個可能就是：酒店服務部門問他們須不須要送午餐入來。

但是，當呂偉艮執起聽筒之後，上述兩個可能性都錯了。

電話竟然是由巴黎接到這裏來的長途電話。

「你是呂偉艮先生麼？」

「是的，閣下是誰？」

「范梅力。」

「噢！是你——」

「阿生呢？」

「在這裏。」

「請你找他來聽電話。」

「好的，請你等一等。」

呂偉艮聽電話的時候，阿生已經和林愛莉不約而同地來到了電話機之旁。他們側耳細聽，已猜到了九分。

對方正是國際特警巴黎總部副總監范梅力，他要找阿生，不問可知，一定又是有什麼緊急大事，非找阿生不可。

剛才范梅力的長途電話曾接到阿生的房間，但沒有人接聽，所以接綫生才試接到呂林夫婦二人的房間裏來。

阿生很用心地聽他上司的指示。只見他唯唯諾諾，支吾一會，便掛了綫。

林愛莉洩氣地問道：「是不是又有任務？」

「是的！」阿生沉吟道：「他們要我立刻飛返總部報到。」

「飛到巴黎去？」林愛莉呆了一呆！

阿生點點頭。

他又看看腕錶：「我們還有時間可以一齊吃一頓午餐。」

於是三個人一齊離開了酒店。

在街車上，林愛莉出奇地問：「阿生，你的上司怎麼知道我們住在何處？」

阿生聳聳肩說：「我也不知道。」

呂偉艮道：「也許他們在這裏設有分部辦事處亦未可料。」

阿生道：「不！奧地利爲了表示絕對中立，不參加我們的組織，所以在這裏，我們沒有分部辦事處的設立。」

不過，阿生想了想之後，又說：「儘管沒有正式辦事處，相信我們一定有人在這裏。否則，他們又如何知我行踪？」

林愛莉忽然又問：「等會兒你自己去訂機票麼？這麼急切，來得及辦妥出境手續嗎？」

「我也不知道。」阿生說：「他們叫我準時到機場去就行。」

「那麼，你的同事一定準時在那兒接應你。」呂偉艮一直是鼓勵阿生忠於職守的。

呂偉艮等三人在車內只用他們的方言交談，因爲這種中國方言，外國司機一定聽不懂。

想不到那司機突然用英語插嘴道：「對不起，閣下可是呂阿生先生？」

阿生固然驀地吃了一驚，呂林二人也在心理上立刻引起戒備。

「三位不必緊張！」司機若無其事地，一邊開車，一邊把一份證件，往後面遞了過來。「這是在下的特警證件，請你們過目！」

阿生接過細看，的確是巴黎總部簽發的特警證件。

證件上的名字是：高柏萊。

阿生一邊將證件交還給他，一邊說：「我們似乎未見過面。」

「雖然未見過面，但三俠的照片，已由總部交到我們手上。」司機又說：「我們一直在暗中保護三位，這是中立國，隨時有危險。」

「謝謝你們的好意。」呂偉艮等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

毫無疑問，巴黎總部所以知道他們的行踪，全是這班人的「功勞」。

呂林二人難免有些啼笑皆非，他們又不是什麼大人物，爲什麼要受到保護？大概一切只與阿生的特警身份有關。

司機又把一個紙袋交到阿生手上，道：「裏面有機票，一切離境手續已給你辦妥。這裏沒有你的事了，祝你順風！」

阿生又是一怔。

「什麼？現在就起程？」林愛莉也忍不住問道。

司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是的，到了機場，還有一些臨時手續要辦，你們本來打算去共進午餐的，是嗎？」

「是的。」阿生說。

司機高柏萊笑道：「飛機上也有午餐供應，你不會空着肚子到巴黎的。」

呂偉艮也知道對方只是奉命行事，無可奈何地笑了笑。

車子把阿生送往機場之後，也沒有多作停留，迅速開走。

事前呂林二人受到高柏萊的勸告，沒有落車送機。

高柏萊將他們原車載走，然後送他們到一間餐室去。

午膳的時候，林愛莉仍然有點担心地說：「高柏萊的身份有無可疑之處？」

「你担心證件是假的？」呂偉艮反問道。

「有這可能麼？」

「不會吧！阿生應該分辨得出。」

「我覺得：我們不該太順從高柏萊的意思，最少也該送阿生登機。」

阿生當時也同意高柏萊的見解，認爲呂林二人無須落車。

一則阿生知道二人要趕時間吃午餐，二則他也不想引起別人的注意。

但是，呂林二人現在越想越覺得他們未免太過大意了。

萬一高柏萊的身份是假的。

萬一阿生在機場登機之前出了事……

呂林夫婦二人在忐忑不安中，忽然又聽到隣座的食客在交談：——

「這年頭實在太不似樣。」

「是的，好好一個音樂之都，意想不到却傳來這可怖的韻律！」

「政府不該讓他們在維也納開會。」

「這也沒有辦法，石油出口國組織的總部就在這裏啊！」

「那班傢伙到底是何方神聖？」

「還用說麼，一定又是巴游的恐怖份子。」

「唉！我眞不明白，石油出口國的成員都是他們的支持者，又何必如此？」

「你却知其一不知其二，巴勒斯坦爲了跟以色列作對，他們內部根本就四分五裂，正如埃及和利比亞一樣，以前他們不是好到摟頭摟髻麼？但現在爲了意見不一，變了水混油！因此，即使同是巴游恐怖組織，也有幾派。」

「這一派可不知又是怎麼樣的呢？」

「看情形，他們除了要引起世人注目之外，還有企圖。」

「唉！這樣子鬧下去，又不知會鬧出一些什麼大件事了……」

呂林夫婦二人聽到這裏，那班人就沒有再說下去，因爲他們要結賬走了。

夫婦二人在想：究竟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剛才他們所担心的，還是阿生；他們不知道阿生此行有何任務，更不知他要去多久，以及登機前後是否安全？

但現在，他們却想到眼前的事；維也納到底又出了何事？

夫婦二人結賬離去，召街車先返酒店。想不到街車到了一個街口時，被一名交通警員示意司機繞道。

呂偉艮看見那邊人頭湧湧，再回想到剛才在餐室聽到三名食客的談話，叫司機就讓他們在這裏落車步行。

呂林夫婦二人擠進人羣中去，看熱鬧的人正在議論紛紛。

這些人大部份是好奇的遊客，其中也有一些本地人，尤其是少年人。

他們正遙望着遠處一幢大廈，大廈外面軍警林立。

據說：一批武裝恐怖份子正闖入該大厦之內，刦持石油出口國部長們；這班部長正在開會云。

奥國軍警正與屋內的恐怖份子對峙。

這班部長都是有來頭的人，萬一有什麼差池，後果眞是難以想像。因此奥國政府首長親臨現場，小心指揮一切。

看見軍警均荷槍實彈，分別伏在汽車及障碍物後面，如臨大敵的虎視眈眈，這班人仍敢隔岸觀火地站立於此看熱鬧，眞可以說得是不知死活！萬一雙方交起火來，相信單單是這班看熱鬧的人羣之中，就有不少非死即傷。

子彈是沒有眼睛的，即使距離得這麼遠，仍然在射程之內。

因此，呂林夫婦二人只看了數秒鐘，便匆匆離去。

二人回到酒店之後，找着那個曾帶他們出遊的嚮導。

嚮導是做生意的，他們沒有理由見錢繞路而行，所以接到酒店侍役通知後，便急忙趕到酒店來會呂林二人。

但他們見面後，仍然以驚奇的口吻問呂林夫婦二人：「今天你們還想出去？」

「是的。」呂偉艮故意問：「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嚮導說：「一班石油出口國部長正在開會，豈料給一批槍手闖進去脅持！這件事至今仍未解決。我以爲你們會像其他遊客一樣，今天躲在酒店之內呢。」

林愛莉笑道：「又不是發生巷戰，外面更加沒有戒嚴，怕什麼？」

「好吧！」嚮導笑了笑，說：「那麼，今天就讓我帶你們到一個好玩的地方去玩。」

「什麼地方？」

「一個遊樂場！」嚮導說，「那兒不收入場劵，但是有些設備却可能是世界之最！」

嚮導口中介紹的，正是設於多瑙河與運河之間的一個小島之上的遊樂場。

這裏面有機械遊戲，咖啡室，射擊場，餐室，摩天輪以及各種新奇遊戲，孩子們固然喜愛，對遊客來說，也的確不失爲一個好去處。

嚮導誇耀的「世界之最」，大概是指那座摩天輪。

每張椅子可以坐兩個人的摩天輪，在香港一些遊樂場也可以見到，但與維也納的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難怪嚮導稱它是世界之最。

這座摩天輪高達百呎以上，坐上去的人，當升到最高時，可以望見大半座維也納城！但胆汁小的人切勿輕試。

試想想，坐在那會轉動的椅子上登上

百呎高空，忽上忽落，明知是安全，心理上也會飽受虛驚。所以不少小孩子上到半途巳大哭大叫。

呂林夫婦二人，幾乎整個下午就在這裏消磨。

別以爲遊樂場是爲小孩子而設，有許多遊戲實在只適宜於成年人玩；例如實彈射擊遊戲就是了。

當然，這不是眞正的來福槍，但子彈却有十碼的射程，力足殺人！因此，那支槍被限制於攤位一些範圍之內，槍嘴不能向外，也不容被人拿走。

呂偉艮最愛玩這種遊戲。（按：鐵拐故事早期的單行本中，讀者們一定還記得呂偉艮師徒二人是「飛鏢俱樂部」的會員，槍法如神！）

因此，呂偉艮在射擊攤位只逗留了十分鐘左右，巳引起不少遊客的注意。

原來呂偉艮槍法如神，百發百中，那攤位中的大獎，他巳囊括了不少。

於是遊客啦，孩子們啦，紛紛擠到這邊來，以羡慕的目光投向呂偉艮。

呂偉艮看見攤位主人哭喪着臉，也知道他今天必然是虧了大本，因爲那些大獎所費不少，只有全中的人才可以拿走；呂偉艮就是罕見的其中一人。

他心裏正想：這麼樣下去，他的攤位中的獎品都會給呂偉艮拿光了。

但是在衆目睽睽之下，他又沒有理由制止呂偉艮。

呂偉艮是個老江湖，自然知道攤位主人的心裏作何感想。

他終於停止射擊了。

在旁欣賞的人自然感到失望，但那個攤位主人却鬆了一口氣——

呂偉艮的面前巳堆放了一大堆獎品，但是，呂偉艮畢竟是個極富同情心的人。他把絕大部份的獎品留下給攤位主人，那主人感激得差些兒滴下眼淚。

呂偉艮只揀了幾件較小的玩具，分贈在旁的孩子們。

他付了代價，滿足了自己的射擊慾望，取去一些廉價玩具，也是天公地道的事；假如全部拿走了，也是應該的。但如此一來，那攤位主人使要虧大本。

夫婦二人都不是明星的材料，他們不愛出風頭。看見這麼多人圍觀，也就匆匆離去。

他們進入一間咖啡座，喝了一些飲料。嚮導看看腕錶，表示時間不早了。於是三人便回到市區去。

想不到石油出口國部長們仍被槍手脅持，奥國政府仍在跟恐怖份子們談判。

呂偉艮心裏有氣，可不是麼，無端端一個音樂之都，這兒又是中立國地區，爲什麼有人硬要將恐怖事件帶到這裏來？

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不同思想的人，所以地球上建立了各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你喜歡那一種形式的社會，大可以到適合你的地方去生活。

問題却是：每個人未必都有這樣的權利。這種人當然是十分值得同情的。

相反，有些人却蠻不講理，人家不喜歡他們的生活方式，但他們却喜歡用武力去迫使別人嘗試。於是，這個世界從此多事了。

恐怖份子是近年來最令各國政府感到頭痛的人。

他們惟恐天下不亂！今天在東，明天又飛到西，到處攪事。

刦機啦，刦持政要啦，放炸彈啦……總之，但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也不管世人埋怨。

我國古代的俠義之士爲什麼時至今日仍然受人尊敬？

武俠小說何故至今仍是擁有最多讀者的一種刋物？

分析一下，其實只有六個字的答案，那就是：公道自在人心。

恐怖份子像老鼠一樣，鬼鬼祟祟的，這裏偷偷咬一口，那兒悄悄噬一啖，單是這種行事的方式巳失盡人心。

就像現在一樣，維也納本來是歐洲最富情調的城市之一，但他們却把悅耳動聽的音韻破壞了。

呂偉艮那一頓晚餐吃的實在不開心。

回到酒店裏，巳是入黑時份。

嚮導問他們找不找夜遊節目，呂偉艮表示不想外出。

嚮導取去了應得酬勞之後，相約明天再見。

林愛莉知道呂偉艮心裏正在想些什麼，她說：「你還在担心阿生？」

「是的。」呂偉艮看了看腕錶，說：「阿生早該到達巴黎了，爲什麼沒有電話回來？」

林愛莉道：「也許他的上司不准他這樣做。若非高度秘密工作，何必召他返回總部？」

「我並非干預他的工作，只想知道他已否平安到埗。」

「照計這裏到巴黎，航綫極短，阿生定老早巳經到達那裏了。」

「你猜阿生會不會撥來長途電話？」

「阿生也知道我們最關心他，相信一定會的。」

話猶未完，電話响了。

「誰？」呂偉艮急不及待地，過去拿起電話聽筒。

但是，對方似乎是另外一個陌生人的聲音，不可能是阿生。

那人以冷靜而緩慢的語氣反問道：「閣下姓呂，中國人，是嗎？」

這種電話「開塲白」，令到呂偉艮渾身爲之一震。

「你是誰？」呂偉艮沒有答他，只有如此反問道。

「我們未經介紹，但我見過你，也非常欣賞你的槍法。」

呂偉色想起了，可能是在遊樂場內，見過他射擊的人。

但是，對方又如何知道他住在這裏？更加知道他姓呂，又是中國人。

呂偉艮問：「閣下貴姓？」

「叫我祖尼吧！我是識英雄重英雄的人，可否與我約個地方見面？」

呂偉艮苦笑道：「可惜我又不是什麼英雄，而且，我正在渡假旅遊，不想會客。你有什麼貴幹，不妨在電話中說。」

「許多人都想在他們的愉快旅途中結識多一些朋友，有更多人希望順道賺些外快，相信閣下亦不例外。」

「你說，你見過我，是嗎？」

「是的。」

「在什麼地方？」

「遊樂場。」

「那麼，你應該知道我是個跛子。」

「是的，我今天也留意到你手中拿住一支鐵拐杖。」

「那好極了。然則，試問一個跛子，能做一些什麼？」

「噢！朋友別自卑！我找你不是閒聊，當然認爲你有能力做得到，然後才讓你去賺取這筆外快。」

呂偉艮覺得這個人很有來頭，最低限度他巳引起了呂偉艮的好奇心。

林愛莉一直站在一旁，雖然聽不到全部，也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艮終於說道：「好吧，祖尼先生，明天早上，請你再打電話來。」

「不！」電話的另一端說：「時間無多，我們今晚就要見面。」

「爲什麼這樣急？」呂偉艮又說：「你也知道，我身邊還有個妻子。」

「我當然知道，你可以將她留在酒店，也可以把她帶出來，總之，我們最好即刻見面，機會不是時時有的，朋友！」

「好吧！你眞有辦法，我有些心動了！」呂偉艮問：「我們在何處見面？」

「樓下的餐廳，我們喝杯酒，見面細談。」

「但我從未見過你。」

「我見過你就够了，到時，我會過來招呼你。」對方又說道：「五分鐘後見面吧！」

呂偉艮想說些什麼，但對方巳掛斷了綫。

林愛莉巳知道大部份的情形，她也覺得奇怪，這是什麼人？

呂偉艮沉思着說：「看情形，可能有人請業餘殺手。」

「你怎麼知道？」

「那人在遊樂場見過我射擊。」

「嗯！我看，我應該和你一齊去。」

「不！你留下來。」

「爲什麼？」

呂偉良道：「我担心你在場，對方說得不够澈底。」

「好吧！」林愛莉說道：「你小心一些！」

呂偉艮道：「放心好了，在這裏，我們沒有仇家的，可不是嗎？」

「但你仍須處處提防，這世界到處都是陷阱。」林愛莉說。

呂偉艮把外衣穿上，輕輕吻了他的妻子一下，拄杖離開了房間。

落到樓下餐廳，呂偉艮揀了一個卡位坐了下來。

他只叫了一杯咖啡，但咖啡未送來，就有個人走過來。

他很大方地自我介紹：「在下就是祖尼，剛才與閣下通過電話的不速之客。」

呂偉艮含笑點頭。

他是個老江湖，而且仍在青壯年之間，耳目仍然十分銳利。

他記得進來時，曾留心到一張桌子坐了幾名大漢，祖尼就是其中一人。

但是現在，只有祖尼一人過來，其他的仍留在另一張桌子之上，那幾個大漢若無其事地繼續喝酒。

換句話說：不久之前撥到上面的電話，可能是祖尼在這兒搭上去的。

然則，這班人意欲爲何？

呂偉艮也聽過有些地方出現一些有組織的歹徒，專向遊客落手。

但是，呂偉艮覺得眼前形勢顯示，似乎不是那種事。

「閣下的槍法，的確令人佩服！」祖尼笑盈盈地說。

「過奬了！其實那只是雕虫小技。」

呂偉艮又說：「我這個人很爽快，眞希望你最好也爽快一些。」

「那好極了，那就讓我們開門見山地說說吧！閣下有興趣過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麼？」

「什麼新的生活方式？」

「我們可以介紹你到一個地方去做槍手，接受短時期的訓練，立刻就可以派出工作，年薪很高，另有津貼！」

「做槍手？」呂偉艮感到十分意外地，怔了一怔。

「是的，但不是殺人那一種。」

「那麼，要做些什麼工作？」

「我也不大清楚，我只是中間人，只要你有好槍法，包保入選。」

「到何處去？」

「當然不是這裏，是中東一個國家之內，詳細地點不能言明。」

「如果我未結婚，這份工作的確很適合我，因爲本人也喜歡刺激！」

「這又有什麼分別？」祖尼道：「結了婚的人，可以得到更多的好處，他們會照顧尊夫人，另有住屋津貼。」

「看來福利還算不錯。」

「是的，許多人千方百計攢門路，但却未必有辦法。」

「可以讓我考慮一下麼？」

「當然可以，但是，無論你是否答允，我的善意邀請，此事不能對外人提及，除了尊夫人之外，明白麼？」

「我當然明白的。」

「那麼，明天早上，我會再找你。」

祖尼與呂偉艮握手道別。

祖尼沒有回到那張桌子去。

那張桌子的數名大漢，不知什麼時候走了。

呂偉艮把最後一口咖啡喝掉，心裏突然感到有些不妙。

他留下林愛莉一個人在上面，剛才那數名大漢又在不知不覺間失了踪。這種安排會不會是祖尼的詭計？

他夫婦二人在奧地利雖無仇家，但是，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他們有事發生絕非意外。

同時，阿生離開他們去了巴黎之後，奉命「暗中保護」他們的人，大概巳經從他們四周撤退。因爲國際特警組織不會派人保護組織以外的任何人仕。

假如呂偉艮這想法是對的，他們的處境就危險了。

於是呂偉艮匆匆結了賬登樓。

他不敢想像他的妻子是否仍然在房內，萬一不在，那又如何？

毫無疑問，一定是給剛才與祖尼在一起的數名大漢擄走了。

然則，祖尼又是何方神聖？他剛才那一番說話可是謊言一片？

過去的經驗告訴呂偉艮：歹徒們爲了迫使他去做一件事，就會利用這種手段，先將林愛莉擄作人質。

今次會不會又是用了這種辦法？

呂偉艮在胡思亂想中，回到樓上他們的房間門外。他未敲門前，巳聽到房內傳出一些聲音。

那聲音十分吵鬧，偏偏呂偉艮又聽不懂他們說些什麼。

呂偉艮情急之下，立即敲門。

出乎意外地，他的妻子安然出現在他的面前！

「什麼事？」林愛莉看見他的丈夫神色不安，反而問道。

「你沒有事吧？愛莉。」呂偉艮在關上門之後，看看房間內並無其他人。剛才的吵鬧之聲，只是電視機傳播出去的。

「我當然不會有事。」林愛莉把電視機的音量較低：「我正爲你而担心！」

呂偉艮悄悄舒了一口氣，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道：「那個叫祖尼的人，可能是巴解的人，他要請槍手。」

「槍手？」林愛莉怔了一怔：「你有沒有答應他？」

「沒有，但也沒有拒絕，我們約好明天早上再聯絡。」

「爲什麼你不乾脆拒絕他們？」

「我想再查出他的來龍去脈。」

呂偉艮一邊寬衣，一邊將剛才與祖尼見面的經過告知他妻子。

這時候，電視的節目中止下來，報告「特別新聞」，那是關於石油出口國部長被脅持的最新發展。

根據林愛莉說，他們巳數番中止在進行中的節目。

電視台每次中止節目之後，即以德語及英語報告新聞——特別是有關石油出口國部長們被恐怖份子脅持的事件。

林愛莉說：「奧國政府可能軟化下來，答允恐怖份子的要求。」

「他們有什麼要求？」呂偉艮問。

林愛莉說：「他們要求奧國政府供應飛機，讓他們飛往阿爾及利亞。」

「押着各部長同去？」

「是的。」

「他們有什麼企圖？」

「我相信是不會要求降低油價吧？」林愛莉失笑道。

「飛往阿爾及利亞？」呂偉艮沉吟道：「那兒難道是他們的庇護站？」

「算了！」林愛莉說：「反正這些人和這些事均與我們無關痛癢，何必再爲他們而費神？」

呂偉艮正待洗澡休息，又有人敲門。

他走到門後問：「誰？」

「送茶水來！」門外的人說。

呂偉艮順手開門。

但門剛開他就感到不妙。

不過，呂偉艮並沒有立刻把門關上，也沒有呼叫。

最後，他還是讓那人進來。

表面上看來，一切並無異狀，那人還是一名侍役的打扮。

但是，他手上沒有捧住茶水，只是作了一個「切勿聲張」的手勢。

他進來後，並未拔槍，這也是呂偉艮不採行動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呂偉艮也老於此道，他第一眼就看得出這個人眼色絕非惡意。

那人進來後，自動帮助呂偉艮將房門關上了。

現在呂林夫婦二人都可以看清楚那人的面目，他們竟然似曾相識。

原來這個穿上酒店侍役制服的人，就是曾用車子接送過他們和阿生的高柏萊，當時他是假扮街車司機的。

高柏萊進來之後，首先道歉一番，表示這麼深夜，他實在不該前來打擾他們，但是，這件事很重要，所以非面談不可。

呂林二人心裏一凜，有什麼事如此重要？難道是關乎阿生的？

高柏萊道：「剛才你是否在下面會見過一個神秘人物？」

「你說祖尼？」呂偉艮反問道。

「不！他並非叫祖尼。」高柏萊說：「他的眞名叫麥加。」

「他是什麼人？」

「恐怖份子。」

「你怎麼知道？」

「我們不知道還有誰知道？」高柏萊又說：「他們這班人一直被我們監視，所以我們知道他們的一擧一動。」

「那麼，看來你也知道，他找我是爲了什麼事了？」

「是的，我們的人用特務手法，在餐室裏裝了竊聽儀器。」

呂偉艮一怔！他眞想不到，他本身巳是一個十分警惕的人，但剛才在餐室之內，他竟然全未發覺。

高柏萊又說：「就是爲了你們今晚約好了明天再連絡，所以我們今晚一定要找你，時間巳經無多。」

「你放心好了，我不會答允他們的。」呂偉艮說。

但高柏萊道：「你錯了！呂先生，我們反而希望你答允他們。」

「爲什麼？」

「因爲多少日子以來，我們一直希望派人滲入他們的組織，可惜苦無艮機，這却是千載難得的機會！」

呂偉艮苦笑搖頭：「你攪錯了，我正在旅行，而且也不是你們的人。」

高柏萊尷尬地笑了笑：「對不起，我可能不擅詞令，但是，我的意思只是要求你帮帮我們的忙，我知道閣下夫婦二人時時爲了阿生是一名特警隊員，時常助我們一臂之力，我們對你十分敬仰！」

「謝謝你！」呂偉艮又說：「可惜，我一方面正替我徒弟担心，另一方面，我對你的特警身份亦無從證實。」

「哦！原來至今爲止，你仍然對我存懷疑！」高柏萊想了想，又說：「然則，你要怎樣才相信我？」

「叫阿生從總部搭個長途電話給我。」呂偉艮說。

「嗯！這個——倒要我的上司與總部先連絡一下。」

「如果你要我帮忙，你上司當然知道，你去與他商量好了！」

「好吧！」高柏萊又說：「我會盡力而爲。但是，萬一阿生可能因工作而來不及與你連絡的話，請你設法拖住他們，別忘記我剛才所說的話，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呂偉良點點頭。

街頭暗殺　天涯逃亡

阿生有電話來了。

他已經平安到達巴黎總部報到，但除了暗示一切順利之外，什麼都不肯多講半句。

呂偉良要他打電話，目的有兩個。第一，他要知道阿生是否平安到埗，第二，他要證明高柏萊這班人的身份。

阿生在他上司的辦公室致長途電話給呂偉良的。

他們雖然以中國方言在電話中交談，但阿生本身是一名特警隊隊員，自然知道身爲特警副總監的范梅力可能也具備了多方面的言語天才。因此，阿生還是不敢多說。

阿生只能暗示高柏萊是他的同僚，却未敢提及自己此行目的與工作。

即使如此，已經很够了。

電話是天亮後不久撥來的。

呂偉良還是剛將聽筒放下之後才不到兩三分鐘，又有人敲門。

「誰？」呂偉良在門後問道。

「送茶水來。」門外傳來似曾相識的一個男子的聲音。

門開處，進來的，果然又是高柏萊。

關上了門，高柏萊立刻就急不及待地說：「我知道你們剛通過電話。」

「你在這裏安裝了竊聽器麼？」呂偉良有些生氣。

「不！」高柏萊立刻否認，「你千萬不要誤會，我們只是有人長駐這裏，一則爲了暗中保護你們，二則爲了方便監視其他人等。」

其實也無須他多說，呂偉良也想像得到這間酒店可能就是國際特警隊派駐維也納的秘密辦事處。

呂偉良說：「你們要我怎麼樣？」

高柏萊道：「你考慮清楚了嗎？」

「你意思是：指槍手那件事？」

「是的，我們希望你答應他。」

「你們肯定祖尼就是麥加？」

「是的，絕無疑問，他是卡達非一名親信助手。我們有此人的一切資料。」

「卡達非？」

「是的，你一定聽過他的名字。」

「是不是一位總統？」

「對了，利比亞總統。」高柏萊又說道：「這傢伙，已儼然就是恐怖份子的首領！」

「麥加的意思，是要把我送到中東一個國家之內受訓——」

「就是利比亞。」

「你怎麼知道？」

「我們還知道他們爲什麼要選你。」

「爲什麼？」

「除了欣賞你的百發百中槍法之外，還因爲你的外型不易引起任何人心理上的戒備。」高柏萊看看腕錶，又說：「他的電話快來了，你必須掌握機會。」

呂偉良昨晚已漏夜與林愛莉商量過了，他們都想做這件事，除了帮助國際特警隊之外，就是爲了滿足心理上的刺激。因爲他們都是喜歡冒險的人。

但是，爲了知道以後的發展，他未把他的決定告訴高柏萊。

呂偉良却問道：「我們被人送入利比亞之後，會怎麼樣？」

「我們雖然派出了一些人滲入利比亞，但未能滲入殺手的行列，否則，我們沒有理由要求你這個局外人帮忙。因此，我不妨坦然相告，你這番前往，正是吉凶未卜！總之，在可能範圍之內，我們盡力保護你，但是，主要還是依靠你兩位自己的智慧。」

「難得你够坦白！」呂偉良笑了笑，拍拍他的肩膊。「好吧，我答允你，請回報你的上司，有機會把我們的行踪轉告阿生吧！」

「謝謝你！」高柏萊喜極而笑，與呂偉良握手。

呂偉良等高柏萊走了之後，對林愛莉說：「我們也要準備一下了。」

不久，電話又再一次响起來。

對方正是那個名叫「祖尼」的人。

「你決定了麼？呂先生？」

「祖尼。」呂偉良故作親切地問：「你現在什麼地方？」

「什麼事？」

呂偉良說：「我想我們必須見面細談一次。」

「你有意思沒有？」

「我當然有意思。但有些細節，必須與你講清楚。」

「嗯——」對方想了想，道：「好吧，你想什麼時候見我？」

「立刻。」

「我開車來接你。」

「十分鐘後，可以了嗎？」

「嗯，我怕趕不到，十五至二十分鐘，你在酒店門口等我。」

「好吧！」

電話又掛斷。

呂偉良覺得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談，盡爲國際特警偵悉，即使剛才那個電話大概亦已被竊聽。

林愛莉問：「爲什麼你要這麼說？」

「這是心理戰略之一，讓他們別以爲我答允得太容易！」

夫婦相顧一笑。

× × ×

一輛黑色的豪華大房車，由司機駕駛，朝住酒店這邊開來。

車子後面坐着的人，正是呂偉良昨夜見過的祖尼。

他戴住一副黑色太陽眼鏡，小鬍子，淺棕色的皮膚，黑髮，樣子顯得又神秘，又够氣派。

車子在酒店門外停了下來，呂林夫婦二人匆匆上車。

祖尼與呂偉良招呼過後，立刻吩咐司機開車離去，然後才由呂偉良介紹認識林愛莉。

祖尼有紳士風度地，朝林愛莉輕輕一笑。



呂偉良在聘請殺手的合約上簽字。

「你跟尊夫人談過此事麼？」祖尼說着，遞了一支夏灣拿雪茄給呂偉良，但呂偉良婉拒了。

呂偉良道：「她已想過了，短期性的轉換環境，十分適合我們的要求，但是，我們須要獲得保證！」

「什麼保證？」

「金錢上的收益！」

「你放心，我們這是一間大公司，從不欠員工薪金。」祖尼又問：「還有什麼要求？」

「行動上的自由。」

「這是什麼意思？」

「老實說，我們最担心會失去了自由。」呂偉良說。

「這點你可以放心，閣下是個人才，又是我找來的，一定獲得尊重，但是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你不可能爲了個人的理由，而開小差，最低限度，你要在合約規定的期限之內，遵守一切守則。」

「合約，什麼合約？」

「就是這一份。」祖尼由口袋中取出了一份印刷品。

呂偉良的英文程度不及他妻子，尤其是那些專有名詞，因此，他把那份印刷品交給了林愛莉過目。

林愛莉一邊看着那份合約，呂偉良則一邊跟祖尼談話。

他們彷彿在交易一宗生意。車子則到處繞圈子前進。司機顯然在事前得到祖尼的吩咐，才會這樣做。

林愛莉看過那份合約之後，說道：「待遇總算不錯，就是時間太長。」

她又對她丈夫說：「他要我們簽三年約。」

呂偉良於是對祖尼說：「三年時間太長，可否改爲一年？」

祖尼笑了笑：「別開玩笑了，一年時間，轉眼便成爲過去，我們不會有興趣栽培這種沒有耐性的殺手。何況，我們給你的待遇，總算不差啊！」

林愛莉担心這件事就此拉倒。剛才她提出異議，目的只爲了表示他們沒有任何背景，担心長時期受到約束，此乃人之常情！相反，如果他們毫無異議的話，反而會令對方引起疑心。

現在對方既然說得這麼堅定，林愛莉於是又說：「老實告訴你，我夫婦二人是個享受主義者，工作一個時期，儲蓄了一筆金錢之後，又想到處遊覽，享受一番。因此我們才覺得三年的時間太長。」

祖尼說：「這點你大可以放心，我們不會叫你對工作生厭，每隔若干時候，我們一定有假期給你，讓你好好休息。」

呂偉良道：「那好極了，我只要有時間休息，一切便不成問題。」

「那麼，我們就這麼樣決定吧！」祖尼與呂林二人分別握手，「祝我們合作愉快！」

至此，祖尼又吩咐司機把車子停在道旁；這兒很靜，沒有人影，甚至沒有汽車經過。

呂林夫婦二人正猜測祖尼要幹什麼，這時候只見他伸手由椅背上拉出了一張活動的辦公桌——那是一塊隱蔽起來的桃木板。

然後又取出一支名貴墨水筆，叫呂偉良在合約之上簽字。

呂偉良爲了表示審愼，沒有立即動筆；拿起那份合約，與他妻子交談了一會兒，然後才在合約上簽字。

呂偉良是老江湖，自然明白這種人的心理反應。如果他毫不考慮地，拿起筆就簽的話，反而更容易引起對方的疑心。

這車子不但設有活動的辦公桌，還有酒櫃，無綫電話等等。

簽字完畢之後，祖尼摸出一叠鈔票交給呂偉良，全是美鈔。大約是一千元的數目。

祖尼道：「這算是訂金，你先拿去花用。」

司機在祖尼的指示之下，又將車子開走。

祖尼將辦公桌的活動木板推回椅背之內隱藏好之後，又將酒櫃拉出，倒了三杯酒，分贈呂林二人，自己留下一杯。

三人碰杯對飲後，互祝合作成功。

祖尼又吩咐司機將車子開返酒店，讓呂林二人離去，然後又約好後會之期。

祖尼表示他將協助呂林二人辦好出入境手續。

× × ×

在巴黎市中心，一條繁盛的街道上，突然之間起了一陣騷亂。

沒有人眞正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是人們正在紛紛走避。

一名中國青年面色蒼白地，拚命奔逃；警察和特務人員在後追趕。

青年人逃到歌劇街一家香水店之內，突然之間失去了踪跡。

「看見一個黃種青年麼?」警察進來向香水店一名店員問。

那花枝招展的女店員含笑搖頭：「對不起!我們沒有『黃種青年』這種牌子的香水，我介紹你別的牌子好嗎?」

警察在特務人員的眼色示意下，退了出去，搜向另一間商店；有人聲言看見在逃者在這一帶失去踪跡。因此大批軍警巳將隣近一帶重重包圍。

那中國青年到底犯了何事?他爲什麼會被警方追捕?

到場採訪的記者們，紛紛查問。警方還是來那一套「暫無評論」，「拒絕置評」；但電台和電視台的記者們眞是神通廣大，不久之後巳查到了一些蛛絲馬跡。

於是巴黎市民此時才知道有個中國青年射殺了一名國際刑警首腦。

事件起因，據說是一名中國青年涉嫌販毒，由香港經阿姆斯特丹，然後到巴黎來。

儘管此人行踪詭秘，但是，國際刑警方面巳接到綫報，於是派人跟踪。

豈料今天就在鬧市中心，那青年人突然發難，與一組國際刑警發生衝突。忙亂中，有一名刑警首腦中槍，送院後證實不治。

電台的消息又說：至今爲止，警方和國際刑警人員，仍在現場一帶搜索云。

香水店後面，正發生爭執。

原來警方沒有看錯，那青年人確是逃進了這家香水店躲了起來。

首先是有人見到那青年愴惶而逃，於是立即示意他逃進店內，然後又指示他躲到店後去。令到那走投無路的中國青年十分感激。

因爲依當時追逐的形勢看，警方和便衣刑警，再加上法國特務人員的協助，那青年勢必被他們擒住。

但是，他萬萬想不到會絕處逢生，在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的情況下，竟然可以奇蹟地有人「指點迷津」，讓他暫時可以鬆了一口氣。

然則，現在爲什麼又會引起爭執?

相信一切還是爲了外面搜得太緊的緣故。於是，店內的人分成兩派，一派堅持「爲人爲到底，送佛送到西」，另一派要設法把這「不速之客」送走，以免惹禍上身。

正當兩派爭持不下之際，外面又傳來人聲；那紅色的燈號忽然亮了起來。

於是，躲在這後面的一羣人立即噤若寒蟬，不敢作聲。

原來這家香水店眞不簡單，後面不但有暗格、地牢，還有後門。

此外，在必要時可以用隱蔽着的電視鏡頭，窺望外面的一切情形。而剛才亮起的紅燈，就是舖面店員按進來的，表示外面又有事發生。

有人將秘路電視扭開。

鏡頭所見，三名武裝警員和二名便衣警員，又摸入這間香水店來。

便衣探員再三盤問店員，有沒有見過一名黃種青年。

店員堅持見也未見過。

但是，探員提出警告：「那個中國人是個危險人物，如果你們一發覺他的踪跡，立即報警。」

那探員又將一幀犯人照片交到店員手中，對各店員說：「就是這個人，只要見到他，切勿輕舉妄動，他身上有槍。」

店員唯唯諾諾。

警方人員又表示要到後面看看。

店員有些爲難，但沒有理由阻止，只好讓警方人員到後面去。

警方人員進入店後時，躲在地牢中的人非常担心。

在這一刹那間，各人屏息住氣，凝神瞪住電視螢幕上的傳眞。

那個中國青年人，固然心胆俱裂，意見分成兩派的人們，這時，也有不同的想法：——

反對收留那個中國人的，覺得爲了一個陌生人而遭警方揭開他們的眞面目，以及揭毀這秘密巢穴，實在不值得。

贊成收留那個中國人的，當初他們也不是存心「做好心」的。當時他們看見一個黃種青年拚命逃走，還以爲他是一名日本赤軍。因此他們才向他「指點迷津」，示意他到後面去躲起來。

剛才他們這班人在電台的廣播中知道這位年青神槍手原來殺了一名刑警首腦，對他不禁爲之肅然起敬。

因此，儘管他們明知收留的人不是「日本赤軍份子」，而是個中國人。但是，到了目前這地步，也惟有硬住頭皮幹到底；更何況對方又是個槍法如神的人呢。

各人正在凝視着秘路電視之際，那個有如驚弓之鳥的中國青年突然拔出他懷中的手槍，地牢中各人無不爲之大吃一驚。

電視傳眞所見，警方人員在店後各處搜了一遍之後，並無發現，於是又紛紛退了出去。

這時候，各人才悄悄鬆了一口氣。

這裏是日本赤軍設於巴黎的秘密巢穴，表面上售賣一些名貴香水和新潮飾物。

那些漂亮的歐洲女售貨員，都是他們的同路人。

危機似乎暫時又成過去。

發生敵對意見的兩派，經過一番驚擾之後，頭腦反而冷靜下來了。

他們不再爭執。

一名日本赤軍頭目木村問那個中國人：「你叫什麼名字?」

「石龍。」那個青年人說。

「你的同黨呢?」

「我不知道。」

「做毒品生意嗎?」

「是的，這是全世界最賺錢的生意，除了石油之外。」

室內十多個日本赤軍青年交換了一個眼色，石龍則怔怔地環顧着各人!

木村忽然伸出手來：「把手槍暫時交給我代你保管吧!」

石龍道：「不!這是我的護身符，豈可把它交給你?」

「你暫時無須用它。」木村的手還是伸了出來，未縮回去。

石龍吶吶地說：「你們收留我?」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木村說，「這時候如果我們讓你出去，一定給警方拘

捕。到那時候，也一定會牽連我們。」

「你放心!」石龍道：「你們救了我，我不會出賣你們的。」

「別嚕囌了!」木村很不耐煩地，將石龍的手槍取去。

另一名日本青年示意石龍跟他走；原來後面另有通道出去。

木村把手槍槍管嗅了一下，又將子彈退了出來。

「手槍的確是不久前發射過的，子彈也的確是少了二粒。」木村對他的同伴說，「但是，我們仍然不能太過信任這小子。叫大家小心一些監視着他，明白嗎?」

各人點點頭。

木村又指示一名日本青年道：「派個人到醫院去，查查看是否有個刑警首腦被槍殺。」

木村似乎就是這班人的首領，他顯得非常精明，雖然不久之前，電台廣播宣稱：一名年青中國槍手在一次追捕事件中，先後開了兩槍，擊中一名刑警首腦要害，結果送院不治。

但是，木村還是要派人親自去調查清楚。

由於木村對那個中國青年人的身份有懷疑，所以石龍那一天晚上，幾乎澈夜被人盤問。最後連證件也取去了。

石龍有些生氣，但這是人家勢力範圍之內，又有什麼辦法?

無論如何，目前赤軍份子也是勢成騎虎，連反對收留石龍的人，也不敢再有意見了。因爲放走石龍，赤軍份子在巴黎的秘密就會洩漏出去。

木村除了派人到醫院去調查之外，還派人冒充記者，到案發現場訪問目擊證人，看看石龍是否眞的在被人追捕中連擊兩槍。

結果由醫院內獲得證實，一名叫科西亞的國際刑警首腦人物，送院急救無效，目前停屍於殮房，等候驗屍。

由案發現場回來的人却說：最少有二三十名途人及隣近商店店戶證實，當時一名中國青年曾向追捕他的人連開兩槍。

當槍聲響過了之後，他們見到一名歐洲人倒臥血泊之中。

儘管如此，他們仍未知敵對雙方是何方神聖；及至武裝警員出現，那傷重倒地的人被抬上十字車，目擊事件發生的人，仍諱莫如深。

直至到後來電台和電視台的新聞報告，他們才知道警方追捕毒販。

木村是赤軍份子首腦之一，與國際刑警算得上是「對頭人」。因此他總會知道科西亞此人的來頭。

科西亞是個年近六十的老頭兒，像他這般年紀應該退休了，但是他數十年來習慣了與罪犯們鬥智鬥力，所以至死仍在工作。

科西亞是法國本土人，在國際刑警中地位頗高。這次在街頭被殺，轟動是必然的。

但是，木村仍然覺得事態可疑。

當然，能够領導赤軍份子在歐洲活動的木村，要不是如此小心翼翼，他們又焉能存在?

翌日清晨，有幾個西班牙人與木村約會於一處僻靜的街道旁邊。

他們都坐在汽車裏。

附近分別停了好幾輛車子，裏面都坐了機警異常的槍手。

他們分別屬於「日本赤軍」和「西班牙巴斯克民族主義者」兩個恐怖組織的人。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這些人就會掩護木村等人逃走。

「日本赤軍」和「西班牙巴斯克民族主義者」同屬世界性的恐怖組織。但是，自從以色列機場突襲事件發生過之後，「日本赤軍」的大名已引起世人注意，而後者却寂寂無名。

代表「巴斯克」約晤木村的，是他們組織中的西班牙人契爾。

契爾本來要代表他們的民族組織購買一批軍火，但在談話中，却間接替石龍的身份和所作所爲做了證人。

原來昨天石龍街頭射殺刑警首腦的情形，契爾當時也有目睹過程。

根據契爾說，當時，他們剛與同伴在該處一路邊咖啡座閒聊，因此有緣目擊一切。

「西班牙巴斯克民族主義者」組織仍在發展期中。

他們不但常常求助着日本赤軍，木村也成爲他們的顧問。因此，木村和契爾常常秘密約會。但爲了避人耳目，地點不固定。

木村心裏既然對石龍存疑，而契爾又是同道中人，便向他提出討論。

契爾道：「既然一切屬實，你仍在懷疑一些什麼?兄弟。」

木村束眉沉思着說：「第一，像科西亞這麼有地位的刑警首腦，爲什麼會親自追捕石龍這無名小卒呢?」

契爾笑了笑：「兄弟，你忘記了，這老頭兒死性不改，他永不承認老的，凡事親力親爲，這就是最佳答案，有什麼值得你大驚小怪?」

木村又說：「第二，他爲什麼偏偏逃入我們的秘密支部?」

「你是指那個中國人麼?」

「就是石龍。他當時匆匆逃過我們店前，我的人以爲他是自己人，因爲中日兩國同是黃種人，一時難以分辨，所以示意他入內躲起來。……」

「既然是你的人指示他入去，又不是他自行入內，你還疑心什麼?」

「但是，他爲什麼偏偏逃經該處?」

契爾道：「這也沒有可疑之處，案發地點就在隣街。如果我是那個中國人，我也會逃向較繁盛的街道，只有這樣才較易脫身。」

木村想了想，苦笑一下，道：「也許你說得有些道理。」

契爾道：「言歸正傳，我須要的東西，何時可到手?」

「不出一個星期。」木村說，「我們到時再約好交貨地點。」

兩名不同國籍的恐怖組織小頭目，就此匆匆告別。

經此一役後，木村心中疑慮頓失!

在歸途中，坐在木村身畔的助手吉田說：「你打算讓石龍留下嗎?」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木村道，「

如果放走他，我們的秘密勢必洩漏。毒帮與我們這一類組織，完全是兩回事。」

吉田道：「也許我有個好主意。」

「你說來聽聽。」

「把他秘密送走。」

「送往何處？」

「卡達菲總統那裏。」

「利比亞？」

「是的，除非那傢伙三心兩意，否則，他必須脫離販毒組織，加入我們這裏。」吉田又說，「只要他肯加入，我們就有理由安排他去接受訓練。」

「這主意倒不錯。」

「不久之後，我們反正也要到利比亞去一次。就將石龍一齊帶去好了。」

「是的，無論如何，他不能再在巴黎這裏露面了。」

「我們實在也須要槍法好的年青人。也許他是個人才！」

「我還有個主意。」木村道，「我們現在順道去查查石龍同黨的下落。」

根據石龍的口供，他的同黨住在一家第三流的旅店。

但是，當木村等人的車子到了那條横街街口時，却感到不妙。

那一帶街道已被警方臨時封鎖。

木村見勢色不對，只叫吉田落車調查，便匆匆離去。

吉田後來才知道，警方正在一家三流旅店圍搜二名中國人。

據說：警方懷疑他們是石龍的同黨。

但是，事後傳出消息，二名中國男子已聞風先遁。

經此一役，木村似乎沒有再懷疑石龍的必要；他確是個問題人物。

石龍很年青，二十餘歲的年紀，標準身裁，樣子英俊。

木村從電台報告新聞中知道：被石龍開兩槍殺死的科西亞，證明身中兩槍，一彈擊中心臟，另一彈中腦部。

從中槍的部位看，開槍的人不但槍法奇準，而且心狠手辣，存心置人於死地，這是職業槍手的手法。

警方呼籲有關目擊案發的人仕，與辦案人員連絡。

經過這項報告後，木村不但對石龍毫無疑心，甚至有些欣賞。

他將汽車中的收音機關掉，叫司機開車到秘密巢穴去。

那是香水店後面的另外一條街道。那兒有條暗道通往香水店的地牢去，石龍就是經此由人帶走的。

石龍顯得焦灼不安。

木村聞知，進去婉言安慰：「你好好留在我這裏，也許我們正用得着你！」

石龍覺得木村的態度改善得有些奇怪！他怔怔地說：「老實說，至今爲止，我仍不知閣下是什麼人。」

「日本赤軍。」木村笑笑說，「聽過赤軍這名堂麼？」

「似乎在報紙上見過。」石龍把雙眼睁得大大的。

「你在香港有些什麼親人？」

「只有一個叔父。假如我有父母，也許不至淪落到這地步！」

「你叔父幹什麼的？」

「在新界耕田務農。」

「他知道你加入毒帮麼？」

「知道，他很生氣，我們已很久未有來往。老實說，我覺得農夫沒有多大出息，否則我當然會安份守己！」

「你槍法很好。」

「過奬了！」

「你想走嗎？」

「當然。」

「但是，外面的風聲很緊！」

「只要與我的同伴連絡上，我有辦法回到荷蘭去。」

「你們的總部在荷蘭？」

「是的，在阿姆斯特丹。」

「可惜，你的同伴已經逃去無踪！」

「你怎麼知道？」

「警方圍捕那間旅店。」

「嗯！」石龍呆了好一陣，「那麼，我……我怎辦？」

「你放心，只要你聽我指揮，包保你好過在你的組織中。」

「可惜，我不是你們這種材料。」

「但我可以訓練你。」

「我還是希望回到荷蘭去，希望閣下帮個忙！」

「我們無能爲力。」木村苦笑道，「老實說，幹我們這種工作，不但够刺激，最少也比販毒來得更有意義！」

「如果你們够大方的，先放我出去再說。」石龍道。

「你出去之後又怎麼樣？」

「只要你把證件還給我，我會另想辦法。」

「傻瓜，你的照片在警探手中。這裏是國際刑警總部所在地，他們與香港警方有密切連絡。你只要離開我這裏，大約不出數小時就會被捕。」

「嗯……」石龍終於俯首嘆了一口氣，沒有再說話。

木村拍拍他的肩膊，道：「來吧！我們好好的談一談。」

石龍被帶離那斗室。

他們來到一間辦公室似的地方，木村招呼石龍坐下來。

這裏陳設簡單，但火藥味十分的重，牆上掛了一些槍械。

此外，牆壁上掛了地圖，各種軍火的彩色精印圖片等等。看得石龍怔怔地呆了好一會。

「我知道你現在心裏一定覺得有些奇怪！」木村道，「可不是嗎，單是這間屋的陳設，就够你猜上半天，到底我是幹什麼行業的？」

「嗯——」石龍傻氣地苦笑了一下：「我眞想不通。」

「我們是同文同種的，就不妨讓我坦白告訴你，我是日本赤軍派駐巴黎的高級代表。」木村說，「我們大多數的大學生，除了給予友邦實質上的支持之外，還用人力去支援他們。」

「那麼，你們得到一些什麼利益？」石龍很天眞地問。

「傻瓜！我們做事，豈可處處計較本身的利益？」木村以責備的目光，注視住石龍，說道：「怪不得你會選擇販毒那一種行業，原來，你這年青人的眼光，竟然

會如此的淺窄！」

石龍無言以對。

木村又說：「目前這世界並非我們人類理想中的世界，如果要建立一個理想的世界，我們必須進行一次世界性的革命，而革命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我們不能用一張嘴巴，須要用武力……」

木村揮臂握拳，看得石龍又是呆了一陣。

石龍吶吶地說：「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喜歡刺激，而且喜歡玩刀玩槍。」

「聽說你的槍法很準。等會兒，我會給個機會你表演一下。」木村道：「但是，我想先知道一下，你過去，是幹什麼職業的？我的意思，是指你未參加販毒集團之前。」

「你一定想不到，我未參加販毒集團之前，是參加治安隊伍的。」

「警察？」木村也眞的意外地怔了一怔。

石龍點點頭，苦笑一下，道：「對了，就是警察！我受過訓練，所以練得一手好槍法。」

木村冷靜下來問：「那麼，你爲什麼不幹警察那一行？」

石龍聳肩苦笑，道：「還不是爲了錢麼？只因爲做警察只可以滿足我其中一部份慾望，而缺乏了另一方面的滿足。前者是指做警察够刺激，後者是欠缺了大量的金錢。」

木村想了想，道：「如果你肯從此脫離你以前的生活圈子，我可以介紹你過另一種更加够刺激的生活方式。」

「就是參加你們日本赤軍？」

「是的，但是，這只是第一步，以後你還須繼續接受深造。」

「老實說，我沒有親人，唯一的叔父也常常與我失去連絡。但是，我必須清楚了解我的工作前途以及背景。」

「表面上，世人是以恐怖份子看我們，更以爲日本赤軍是日本的革命份子。其實，我可以告訴你，這是錯誤的。」

石龍眨着眼，瞪住木村。

木村像演講似的，又說：「我們是世界性的，這世界上還有其他各類組織支持我們。不久之後，我們的一次聯盟會議，就會召開，如果你適合條件，我會順道將你送往利比亞深造。」

石龍道：「我喜歡刺激，又沒有什麼親人。到了目前這種地步，我也沒有其他選擇了。」

「你來吧！」木村忽然又示意石龍跟他一齊離開了辦公室。

到了另外的一間房，石龍須要接受化裝。

石龍的化裝，是須要依照一名專家的指示，木村只在旁參觀。

一小時後，石龍已是另外一個人。甚至在鏡子前面，石龍也認不出他自己。

後來他又被人帶去拍照。

爲什麼要拍照？石龍有些奇怪。

木村告訴他：那是爲了製造假護照。

最後，石龍才被人帶走——離開那處秘密巢穴。

× × ×

石龍被人帶到街上，雖則是夜晚，但沒有燈光照明，只有車頭燈的光綫而已。

木村要石龍化裝，大概是怕人認出了他的廬山眞面目。

木村與二名日本青年鬼鬼祟祟的，將石龍帶上一輛早已停在該處的汽車去。

木村和石龍等人剛上車，那司機便對木村說：「事情可能有些不妙！」

「爲什麼？」木村怔了一怔。

「後面街口有一輛汽車中有人，他們似乎一直在監視着我們。」司機示意着說，一邊已將車開走。

「你肯定他們是監視着我們的？」

「是的。」

「你過去看看……」

「不必看了，木村，你在望後鏡中也可以看見，他們正在開車跟過來。」

各人的視綫不由自主地集中在望後鏡之上，發覺兩個紅點正在迫近他們。

因爲那一帶街頭黑暗的緣故，兩盞紅色小車燈看來便像只有兩個紅點而已。

木村感到不妙，叫司機加速前進。

車子越開越快，轉彎抹角地，在街上飛馳着前進。

但是，後面那可疑的車輛却沒有放棄追踪他們，也越開越快。

木村沉思了一會，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司機說：「我自從接到你的電話吩咐，將車子開來這兒等候之後不久，他們便出現。但我未敢肯定是否爲了針對我們。不過現在似乎可以肯定了。」

「是的，他們可能是巴黎警探，也可能是國際刑警。」木村回頭問石龍：「會不會是你的行踪已經敗露？」

「我也不知道。」石龍說：「但無論如何，事到如今，我倒有個好主意！」

「你有什麼好主意？」木村問。

「把車子開往郊外。」

「我們本來就是打算開出郊外的。」

「那麼，照原來計劃去做吧！」石龍道，「到了郊外之後，我會有辦法阻止他們繼續追來。」

「你的意思是——用槍？」

「是的，這是唯一最好的辦法！」

「但是，這是夜晚！」

「你相信我吧！」石龍說，「只要你給我一支槍和三枚子彈。」

「三枚子彈？」木村怔了一怔，「這三枚子彈，你如何分配？」

「首先用兩枚分別射爛它的車頭燈，第三枚子彈是後備的。」石龍又說：「如果他不知機，我會射擋風玻璃。」

車內當時連司機在內，總共有四個日本青年。他們顯然覺得石龍有些誇大。

司機首先忍不住說：「車子正在前進中，我們和他們的車子都在動，你有把握將一輛正在疾馳中的汽車車頭燈射毁？」

石龍笑道：「何不試試看？」

木村却對司機說：「就把車子開到郊外較僻靜的公路去。」

另一名日本青年問：「爲什麼你不多討幾枚子彈？」

石龍笑了笑，道：「老實說，我看得出你們並不信任我，所以我只討三枚子彈已經非常足够了，免你們担心！」

木村本來就是要把石龍帶往郊外一處秘密地點，那兒有個練靶場，目的是要試試石龍的槍法如何。

現在石龍既然這麼說，他也順水推舟地，把一支手槍交給他。這是射程較遠的一種手槍，而且裏面有六枚子彈。

石龍瞥了一眼，說道：「太多了，我說過只要三枚子彈。」

木村道：「另一枚是給你殺掉汽車裏的人的。」

石龍苦笑搖頭：「我暫時還不想殺人；我認爲這樣巳經够了。他們必然是聰明人，大概不會再冒險追來。」

「好吧！」木村道：「反正我也想欣賞一下你的槍法，你就盡量表演給我們開開眼界！」

木村回頭張望，那車子巳駛出郊外公路之上；這時候，公路上只有他們兩輛車子疾馳着。

日本人一直注視那輛車子的動態，大有越追越近之勢。

木村又往四下裏的環境張望了一番，以確定石龍應否下手。

時間雖在黑夜，但郊外地區，看來總比市區的視野較佳，最低限度沒有建築物的阻擋。星光底下，仍然可以依稀見到四周的環境。

兩車追逐一程，木村就示意石龍：「你可以開始了。」

石龍於是把右手連槍伸出車窗之外，往後稍作瞄準。

「砰！砰！」兩聲槍响，車內的人都可以清楚見到後面那車子的二盞車頭燈突告熄滅。但是，車子仍然前進。

木村不禁脫口驚呼一聲，道：「果然好槍法！」

話猶未盡，又是「砰」然一聲槍响。

這一次，車中的四名日本人都看不見什麼，只是發覺後面二盞小紅燈左搖右擺了好幾次，表示控制車輛的人，受到震驚，以至車子差點兒失去了控制。

但是，很快，車子又穩定地前進。

一輛普通私家車，從車頭望過去最少也有兩大兩小總共四支燈；有些還有兩支霧燈。大燈是照明用的，小紅燈是交通指示訊號。

剛才石龍擊毀的就是照明用的二支大燈。因此，小燈仍舊亮起，令到日本人很易看到後面那車子仍在苦追不捨。

石龍道：「木村先生，看來你送給我的另外三枚子彈，也可以大派用場了。」

只見石龍牙關一咬，槍聲又是一响。

車內四個日本青年之中，除了司機祗顧開車和望住望後鏡之外，木村和他的二名槍手，都可以回過頭來張望。

他們這時候也可以見到後面一輛汽車在疾馳中突然劏向過旁，撞向欄杆。

原來石龍最後一槍擊中了那車的左側一條輪胎，於是車子不由自主地往旁衝去，撞向了欄杆那邊，刹停在那裏。

石龍鬆了一口氣，把手槍交還給木村：「如果我沒有計錯數，現在這支槍還有兩枚子彈。」

木村非常滿意石龍的表現。

他吩咐司機：「把車子立即開往市區去。」

司機照做了。

於是車子在公路上掉頭。

木村的一名助手問道：「我們不試他了？」

木村瞪他一眼：「你還想試他什麼？剛才巳經見到一切了。」

石龍苦笑道：「其實到了目前這境地，只要有人肯收留我，我巳經心滿意足，試問還有什麼特殊的要求呢？」

車子經過失事撞毀的汽車的現場，黑暗中隱約可以見到車內的人都好像昏睡了過去似的。毫無動靜。

× × ×

國際特警隊總部之內，正顯得一片緊張，因爲他們策劃的第一步計劃巳經成功了。

但是，事情現在又起了變化。

國際特警隊總部曾應國際刑警之邀，舉行一次聯席會議。

那次會議的最主要目的，是爲了商量出一個對付恐怖份子的方法。

恐怖份子年來活躍得令人有點心寒，他們刦機、襲擊機場以及要脅人質，令到不少無辜者受到生命的威脅。

假如他們是一個國際罪犯，還可以引用條例將他們引渡回來受審。

但是他們並非罪犯，只爲了所謂「政治目的」，最後逃到一些國家之後便沒有了下文。

因此，國際刑警才感到他們不但比起其他罪犯更具危險性，也更令人頭痛。於是國際刑警方面便惟有另想辦法。

國際刑警組織的成員，絕大部份是國際特警隊的成員國。過去他們有過無數次的合作紀錄。

根據以往的紀錄顯示，只要有國際特警隊參加，差不多巳經成功了一半。那並非說國際特警隊是神仙，而是特警隊組織健全，每個隊員都訓練有素的。

另一方面，國際特警隊是一個秘密組織，他們的存在，除了成員國高層人仕知道之外，非迫不得巳，他們永不露面。

因此，許多時在工作進行中，得到更大的方便與收益。

相反，國際刑警組織並沒有一支完整的隊伍，除了巴黎總部負起主要連系工作之外，絕大部份是由各成員國中的警方兼任。

例如，香港政府就是參加國際刑警組織的，那麼，香港有沒有「國際刑警」駐守？

答案是：有。

但是，他們只由香港警察兼任而巳。

甚至可以這樣說：「國際刑警」只是名目上存在，主要作用是對付越境罪犯，互相負起緝捕的工作。

然而國際特警隊不同了，他們不但有實際工作，而且還是專業性的。

每個隊員都受得起考驗，都負上實際的任務，不准兼職。

所以，國際刑警組織許多時不得不借助特警隊的力量。

這一次聯席會議，他們又秘密決定了一項計劃，目的就是爲了對付恐怖份子。

負責執行計劃的單位表面上只有兩個，就是國際刑警組織和國際特警隊。

但是，巴黎警方和法國國家安全局，却獲得了秘密通知。

原來由國際特警隊想出來的計劃，就是派人滲入恐怖組織。

年來世界各地的恐怖活動不斷增加，但各地治安單位却束手無策。

爲什麼會這樣？

道理十分簡單，因爲事前沒有人知道恐怖組織的計劃，自然亦難從防範。

當有事發生了後，必有人被要脅，重視生命的有關當局勢必投鼠忌器，惟有任由他們逃之夭夭。

最糟糕就是這輩恐怖份子事後一定得到若干國家的庇護。

國際刑警有見及此，便與國際特警隊交換意見。

最後終於由國際特警隊想出了一個近冒險的辦法來。

辦法是選擇一名機智勇敢的特警隊員，伺機滲入恐怖組織之內。

負責設計的人指出：此人必須是黃面孔的亞洲人。

原來這完全是根據各地的眞正犯罪紀錄，以及最新的情報，配合而成。

根據國際刑警組織最新情報指出：香港與阿姆斯特丹之間的販毒組織，力求將市場擴展到歐洲各地。

最近就有數名華人毒帮潛入巴黎活動，他們大部份是香港移民。其中一名年青人就是叫石龍。據說此人身手不凡，槍法奇準。

根據香港警方提供的消息指出：石龍曾受警察訓練，後以行爲不檢被辭退。不久即加入黑社會，參加販毒工作。

另一方面，國際刑警組織在巴黎市中心區，也發現了日本赤軍組織的秘密巢穴。他們正待通知巴黎警方採取行動。

但是，經過這次聯席會議的結果，國際刑警方面聽從了特警隊的勸告，不但沒有採取行動去搗毀赤軍巢穴，還採取了「欲擒先縱」之計。

那一天，國際刑警和國際特警隊的人在一項秘密跟踪行動中，首先把潛入巴黎活動的年青毒販石龍捉住。

然後，又派一名冒充石龍的中國青年出現在巴黎街頭之上。

這名冒充石龍的人並非別人，正是國際特警隊隊員阿生。

阿生這次被緊急召回總部，就是爲了執行是項重要計劃。

那一天街頭「追逐戰」只是一場事先經過排演的「戲」而巳。

眞正的死者科西亞，是國際刑警一名高級人員，因心臟病突發而逝世。但由於時間上的脗合，令到有關方面决計要利用他。

因此，當日在街上帶人追捕「石龍」的「科西亞」，只是由一名國際刑警假扮；眞正的科西亞早巳死去了。

至於假扮石龍的阿生，用的自然是空心子彈——亦即沒有彈頭的。

所以當時阿生只是朝住「追捕」他的人開槍，假扮科西亞的國際刑警便「應聲倒地」，一切就像拍電影差不多。

後來封鎖現場，將死者抬上救護車，送院不治，驗屍等等，都保持高度秘密，所以一直很少人知道這只是一個「局」。

阿生假扮石龍，「殺人逃亡」的目的，就是爲了展開初步滲入。

想不到當他逃走時，竟然意外地順利，被日本赤軍份子「仗義相助」！將他收藏在那間市中心區的香水店內。

其實，阿生的目標也在該店；本來他就是打算在被人「追捕」過程中，作成「走投無路」的樣兒，闖進該香水店暫避！

由於阿生是黃面孔的亞洲人，日本赤軍也是黃種青年，估計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他會獲得對方同情！但是事前大家都想不到如此順利而巳。

阿生雖然成功地滲入，但爲安全計，有關方面仍在暗中保護他，以防不測。

那一晚，負責在赤軍秘密巢穴一帶暗中監視的特警隊員，突然感到有些不妙，因爲與此同時，那兒又出現了另一批人。

特警人員在黑暗中見到一輛可疑車子之內坐了三名大漢。

由於石龍是屬於華人毒帮中的成員，所以特警隊担心這神秘車子是屬於該組織的。

雖然國際刑警故意放走了與石龍同來巴黎的其他人，但實際上他們是遲早逃不了的；有關方面只不過爲了加强宣傳那一幕「街頭活劇」，加深恐怖組織的信任而巳。

後來特警隊從車牌號碼中查出，那是三名巴黎地方警探。

巴黎是法國首都，這裏的治安單位就有三個之多，包括了統管全國的法國國家安全局，相當於統治一個省份的巴黎公安部——包括巴黎隣近各地區，以及祗限於巴黎市區的市警局等。

正是由於這是首都，上述三個治安單位都有權插手其間，所以時常發生爭權、居功等情，鬧出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來。

國際特警隊當時雖然在黑夜中，仍可用特製的紅外光望遠鏡監視一切。當時他們發覺了那可疑車子的車牌號碼之後，立即通知總部。

國際特警隊總部之內裝有新型電腦，由於法國是該組織的主要成員國之一，所以一切有關車輛的資料，都被輸送入電腦之內。

憑電腦顯示，特警隊巳查出那一輛巴黎市警探的私家車。

那麼不必多問，車內三人也就是巴黎市警局裏面的便衣警探。

他們在此幹什麼？

特警正想過去勸他們離開現場，因爲他們担心這三名警探爲了爭功而無意中破壞了特警隊所佈下的「局」。

但是，三名便衣警探還來不及解釋，那邊巳出現木村等人的影子，轉眼巳登上另一輛汽車匆匆逃去；警探也迅速追踪。

特警隊惟有向總部報告。

因爲負責以紅外光望遠鏡離遠監視日本赤軍活動情況的特警隊員報告，四個由秘密巢穴出來的人之中，有木村的影子，所以特警隊相信其中一個陌生面孔的人，有可能就是阿生的化裝，因此大爲緊張。

現在到了這階段，特警隊惟有通知法國國家安全局。

這是法國特務最高權力機構，他們的權力自然高出巴黎市警局許多，負責人只須撥個電話給警局局長就够了。

但是，法國警方的設備卻遠遠追不上美國；美國一名警探的自用車內不但可以安裝一個無綫電話，還可以領用一個磁性活動旋轉紅燈連同警號。

這種活動旋轉紅燈，平時可以拆除放在汽車之內，必要時才把它放到車頂；由於底部有一塊磁鐵，所以不必安裝，只須舉手之勞，即可由車窗伸手將它放在車頂，然後按掣响起警號就行。

由於美國各大城市較高級的警探均有此設備，所以他們可以經常和總部連絡。

但是法國警方只有探長級人物的汽車之內，才勉强有具無綫電話。

因此，巴黎警局當時雖然有了特警隊提供的車牌編號，知道車主是一名探目，卻無法與他取得聯絡。

及至特警隊進一步向他們提供，三名警探已追踪一輛可疑車子到郊區時，撞車傷人事件已經發生了，所以現在特警隊總部之內，更加緊張。

他們一方面担心巴黎警方破壞了他們佈下的「局」，另一方面也担心日本赤軍份子心狠手辣，在兩車追逐時殺人。

與此同時，國際刑警總部亦已聞訊，立即派人到巴黎警局去。

豈料巴黎警局一名高級警官表示，他們已通知若干警察巡邏車，趕到郊區公路設立臨時檢查站，截查可疑車輛。

若在平時，巴黎警方這一種工作態度自然值得恭維，但現在情況特殊，國際刑警所希望的，剛好與此相反。

也就是說，希望他們不理。

不但希望他們不理，還要他們設法制止較低級的個別探員，放棄追查下去。

國際刑警隊和國際特警隊方面的目的十分明顯，他們担心打草驚蛇，只要嚇怕了日本赤軍份子，他們的計劃便可能功虧一簣。

為此，國際刑警方面迫於形勢，只好將計劃告知巴黎警局方面，要求他們合作，就當作演戲一樣，表面雖然要理，但卻故意給日本赤軍份子留下一條生路，讓他們逃之夭夭。

一經和盤托出，巴黎警方自然合作無間，甚至可以說做得天衣無縫。

但是，問題又來了……

這項屬於高度秘密計劃本來只有特警隊和國際刑警高級負責人知道，現在是否因此而變成了半公開呢？

通常來說，一個地方性警局，裏面的人事關係一定複雜，而且職員亦良莠不齊，對於保密工作，很難做得周密。

因此，現在反而輪到國際特警隊方面担心了。

他們担心計劃越多人知道，成功的機會越微。

他們担心計劃越多人知道，阿生的處境越加危險。

死亡訓練　來者不拒

另一方面，木村等人正慶幸避過警方耳目，僥倖逃返市區。

他們至今為止，仍未知道警方故意放他們一馬，若非國際刑警的壓力，警方要在公路上截住他們，本來只是輕而易舉的事。

但是，木村等人返回市區之後，木村卻大叫不妙。

他說：「我們的車牌號碼可能已被警方抄下了，以後可能還有麻煩。」

但是司機笑道：「放心！這車子本來就是我偷回來的。」

司機自以為做得很聰明，豈料木村突然摑了他一掌。

司機呆頭呆腦地撫摸着臉皮。

木村怒斥聲道：「蠢才！誰叫你去偷車。」

「當你打電話叫我開車來接應你的時候，我們那輛車子剛好壞了。」司機說，「我以為隨便偷一輛，用完放回原處又何妨？」

其他在旁的日本人一時之間也想不通，木村何故因此而生氣。

司機偷車看來應該做對了，最少他們沒有給警方留下追查的綫索。

但是木村卻說：「如果不是偷了這車子開到這兒來接儎我們，警探根本不會留意到我們的行動。」

木村的想像力果然是高人一等，難怪他成為日本赤軍派駐巴黎的首腦人物。

事實上三名巴黎市警局的警探，就是為了及時發覺那是一輛被人偷走的私家車，企圖居功，而對他們苦苦追踪的。

豈料他們太過急於立功，沒有通知其他同僚協助，而差些還送了三條性命！

現在三名警探只是撞車時受了傷，送院救治之後已告無碍，但是，他們卻因此而被上司召去，罵得狗血淋頭。

木村一方面叫司機把車子開到老遠的街道停放好，另一方面也對石龍這位神槍手另眼相看。

所有目擊者都無法不佩服石龍那百發百中的槍法。

當然，到今為止還沒有人知道石龍的真正身份原來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而且還是大有來頭的阿生。

阿生在國際特警隊巴黎總部領導層中，已經逐漸變成一名突出的人物，舉凡希望獲得切實效果的危險工作，各首腦首先就會想起阿生。

在各首腦的心目中，阿生不但是一名拚命三郎，而且智慧過人，機警萬分。

這次由阿生扮演的「年青毒帮殺手。—石龍」，果然「演」得有聲有色，令到日本赤軍的木村等人，為之心服口服。

經過公路上「飛車神槍退敵」一幕後，木村覺得石龍不愧是個人才，日後相信對他們的組織一定大有帮助。

為安全計，木村下令偽造護照的專家們，加緊把假證件弄妥，以便他偕同阿生離開巴黎，提前到中東去開會。

在此期間，巴黎報章雖則有刊登巴黎郊區公路上「警匪追逐戰」的前因後果，但只稱此事乃「偷車黨」所為，完全未有提及「日本赤軍」。

因此，木村等人暫時可以放下心頭大石。

不過，巴黎警方既然已經有人知道了

此事內幕，會不會遲早洩漏出去，而讓日本赤軍份子知道？相信誰也不能保證。

無論如何，阿生已經「身在虎穴」，他早已經作好了心理準備，決不肯空手而回。

阿生既然抱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理，自然也就不顧一切後果了。

阿生明白到這種工作的高級危險性，偏偏他又不值恐怖份子所為。

阿生覺得恐怖份子的所作所為，盡是弱者的低能表現，假如他們眞的是「大英雄」就不該殃及無辜！至於什麼「政治目的」，只不過是較動聽的托詞而已。

這就是阿生樂意接受是項任務的最大因素。

× × ×

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郊區，一幢豪華的別墅之內。

別墅主人哈爾布是個短小精悍的巴勒斯坦人，他正在跟利比亞大使通電話。門外卻有貴賓在等候接見。

「大使先生，我是哈爾布，你的健忘症痊癒了沒有？」

「哈爾布同志，什麼事？」

「別裝蒜了！這個月的經費快些派人送來，我這裏不能欠缺一個錢。」

「噢！又是那回事，是的，我眞健忘，好！好！我立即派人送來。」

「大使先生，我再一次提醒閣下，不要我動氣，我工作太忙，最好不要我到時到候催促你，否則，我惟有直接告訴卡達非總統！」

「是的是的，我下次一定謹記，哈爾布同志，對不起對不起……」

哈爾布沒有聽下去，就匆匆把電話掛斷了。

他並不誇張，事實上他的確忙得不可開交，剛剛才送完客，回頭又有人在門外等候他的接見。

聽說是一對中國人夫婦，陪同他們前來的是哈爾布所熟悉的麥加——卡達菲總統的一名親信助手。因此，哈爾布大感興趣，立即推座而起，到辦公室門外親迎。

麥加就是化名祖尼的人，至於那對中國籍夫婦，正是呂偉艮和林愛莉。

他們事前很難想像得到會到這個中東國家來作客，偏偏事前麥加又不肯正確地說出目的地何在。

若非事前獲得國際特警隊人員的暗示，呂偉艮對這份合約根本失去興趣。

由機場乘車到這裏的時候，他們不斷聽到一些槍炮聲。

呂林夫婦二人當時曾以此相問，但麥加卻說這是練靶。

呂林二人也心裏明白，這絕非練靶，而是一種內部矛盾。

貝魯特左右派經常衝突，加上巴游份子活躍其間，所以，槍戰的事也非一朝一夕。

在麥加的引見下，呂林夫婦二人認識了哈爾布。

哈爾布對麥加顯得十分客氣，這令到呂林二人想起剛才他講電話時的氣燄，兩者相比，簡直判若兩人。

麥加一直都以呂林夫婦二人聽得懂的英語交談，突然之間不知怎的，麥加的語氣一轉，卻用一種呂林二人聽不懂的方言，問哈爾布道：「你這裏須要人用麼？同志？」

哈爾布亦以同樣言語回答：「右翼長槍黨越來越討厭，我們自然須要更多好槍手，但是，這跛子又有何用？」

「同志，你小睹了這跛子的本領！」麥加說，「他的槍法一流，身手非常了得，本來我打算帶他到班加西去，但途經此地，看見目前這亂糟糟的局面，我担心你們不够人手用，所以先介紹給你。」

哈爾布格格地大笑一陣，道：「不怕坦白告訴你，到今為止，仍然是我們佔優勢，右翼長槍黨根本不是我們對手。」

「那就好極了！」麥加說，「剛才我們驅車來這裏的時候，不斷聽到槍聲。」

「何必大驚小怪？多時以來，一直如此。」哈爾布道：「假如突然之間變得太過沉寂，那時你才該為我們担心。」

「既然你不須要人手用，我就只有依我的計劃行事。」

「你把他們帶到班加西去好了，我這裏暫時用不着，假如閣下有機會見到卡達非總統，請代我問候之外，不妨加多一句，我這裏須要的是金錢，而不是人。」

麥加輕輕一笑。

呂林夫婦二人暗自納罕，因為他們根本聽不懂這種中東方言，但又不好意思插口。

還好他們的對話總算告一段落。

麥加又再度以英語和哈爾布交談，與呂林二人有講有笑。

在此期間，哈爾布辦公桌上的電話幾乎响個不停。

有時哈爾布用英語跟對方交談，有時卻用另一種呂林二人聽不懂的方言。

有時哈爾布的面部堆滿了笑容，有時卻又扳起面孔發佈命令似的，甚至還會在電話中呱呱大叫一頓。

呂林二人看得一頭霧水，一時之間也弄得糊塗起來！到底這矮子是什麼來頭？政治家麼？還是大明星？

好容易才挨到麥加與哈爾布告辭。

當他們登上汽車離開哈爾布辦公室所在地之際，耳畔又不斷聽到了槍聲，呂林二人彷彿置身於戰場上。

林愛莉忍不住問麥加：「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麥加笑了笑，漫不經心地說：「兩兄弟打架，在我們革命字典中，這應該稱為『矛盾尚未統一』，但相信距離統一之期已經不遠！」

林愛莉又問道：「我們是要留在這裏嗎？」

「不！」麥加說：「我要帶兩位到班加西去。」

「班加西在何處？」

「那是利比亞海濱的美麗渡假區。」

林愛莉想起剛才那幢豪華別墅，以及那名七情上面的矮子，不禁又問：「剛才那個矮子是誰？」

麥加道：「他叫哈爾布，全名是哈爾布・巴克萊，目前，他是我們這個指揮中心的總管。」

「指揮中心？」林愛莉怔了一怔。

「是的，這是一個統一指揮中心，你

們將來也須要接受這裏的調配。」

呂偉良一直默不作聲，他担心問得越多，越容易引起對方的疑心。

但是，麥加似乎對林愛莉頗有好感，幾乎是有問必答。

林愛莉可能也是由於這緣故，所以繼續問下去：「班加西在利比亞，這兒是黎巴嫩，兩者不是距離很遠麼？」

「不，並不太遠！」麥加說：「橫過地中海，飛機的航程不算遠。」

「爲什麼你一定要我丈夫接受這矮子的指揮？」林愛莉問。

麥加道：「呂太太，幹我們這種工作，切勿存有種族偏見！你別小睹哈爾布，他很能幹，否則卡達菲總統不會出錢出力去支持他！」

林愛莉道：「我並非存有種族偏見，而是覺得在這槍林彈雨中出入，難免會令人担心！」

「噢！我還以爲你担心什麼，原來如此！」麥加說，「你儘管放心好了，將來呂先生也不必跑到這裏來接受哈爾布的命令，他只用長途電話和電報密碼指揮一切，正如目前一樣，我們的活動網遍達全世界，但沒有人一定要跑到貝魯特來接受命令。」

呂偉良心裏想：這矮子果然是個大有來頭的人。

林愛莉又問：「我們這次到班加西，是否可以會見卡達菲總統？」

「不！」麥加苦笑道：「總統很忙，他在首都的黎波里。」

「那麼，我們到班加西幹什麼？」

「接受短時期的訓練。」

呂林夫婦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却沒有再說話。

車子在槍林彈雨下通過，一直受到三輛吉甫車的護衛。

吉甫車之上都坐上了荷槍實彈的人。此等槍手們分別屬於左翼的黎巴嫩同盟，以及巴勒斯坦突擊隊。

突然之間有一枚炮彈在前面落下，「轟隆」一聲，震耳欲聾。

吉甫車上的人紛紛跳下車去。

負責拱衞麥加等人的槍手，紛紛戒備着。

一陣陣嘩叫都是用土語發出的，呂林夫婦二人根本聽不懂。

呂偉良一手將林愛莉拉倒地上，整個人把她壓在下面，一陣子彈由他們頭頂掠過。

看情勢似乎有些不妙！

麥加也叫呂林二人跟他落車，一起避進一幢建築物裏面去。

外面傳來一陣陣密集的槍聲，而且非常接近他們。

機關槍聲，榴彈爆炸聲混雜之中，還可以聽到有人慘叫。

與麥加等人同行的槍手們，顯得非常冷靜，分別盤據於門窗等處，小心戒備，不聲不响，只是向外虎視眈眈。

毫無疑問，這班被指派來保護麥加等人前往機場的槍手們，對這裏的環境非常之熟悉，也了解他們所處的形勢。因此，非到迫不得已，他們不會故意引起外間的注意。

呂林夫婦二人可能有些不慣，置身其間，彷彿置身於戰場，難免有些緊張，就是麥加也不斷與一些槍手用土語交談。

沒有人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但却不難想像得到。

貝魯特市區左右翼兩派槍手不斷發生槍戰，這已經不是新聞，但最近的情形似乎加劇了。

麥加竟然是由左翼護衞的，他們剛才所採取的路綫，事前估計可能是太過份大意了。

他們以爲這一帶是左翼勢力範圍，所以車隊才由此通過，前往機場，想不到右翼槍手竟會突如其來地出現於此。

槍戰一直持續着，呂林夫婦二人與麥加同樣覺得担心。

假如右翼長槍黨在這一帶佔了上風，他們如何離開此地？

假如他們一齊落入右翼手中，後果又將會怎麼樣？

麥加有些按捺不住了。

他與數名巴勒斯坦槍手談了一會，回頭對呂林二人道：「我們可能要冒一次險，否則情況恐怕會越來越惡劣。」

林愛莉問道：「難道就這麼樣衝出去麼？」

「不，我們是由後面出去，」麥加示意着說，「後門可以通往另外一條街道，那兒停有一輛裝甲車。據他們說，後面的炮火似乎沒有前面那麼劇烈，我們可以一試。」

各人在槍手的陪同下，轉往後門。

果然，後面一條街道之上的槍聲似乎比較冷落了許多，只是間歇地傳出。

但是，即使如此，火藥氣味仍然很重，眼前所見，盡是頹垣敗瓦，幾乎處處可見戰火留下的創傷。

麥加對呂林二人說：「你們須要一些自衞武器麼？」

呂林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看情形，眼前的形勢的確有些不妙，否則，麥加不會有此一着。

呂林二人覺得勢成騎虎，只好硬住頭皮一拚。

於是呂林二人分別從槍手們的手中，接受兩支槍作爲自衞。

呂偉良因爲只能用一隻手握槍，另一隻手却持有一支鐵拐杖，所以他選了一支强力的伯曼九米厘手槍。

這是一支德國製强力手槍，二次大戰時期，是十分受用的犀利武器。

林愛莉則從另一名槍手中，接受了一挺捷克製的「史卡比奥」式輕機關槍。

麥加一再吩咐呂林二人小心保護自己，只要他們能搶登路旁停放的一輛裝甲車中，危險就會減至最低限度。

二名巴勒斯坦槍手首先推開後門衝了出去。

一切似乎很順利，沒有人向他們開槍，槍聲還是大部份集中於屋子的前面的一條大街之上。

於是二名槍手搶登裝甲車。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槍聲乍起，二名巴勒斯坦槍手在慘叫聲中，自裝甲車旁的踏脚處往後仰倒。

其中一人的手仍死握住裝甲車門的扶手開關之上不放。

呂林和麥加等人可以見到那人的背部佈滿了彈孔。

有些彈孔仍在流血。

眼前所見，盡是血腥的氣味混雜着火藥的氣味。

呂林夫婦二人覺得太殘酷了。

麥加等人一度退了回去。

但是，林愛莉發覺數名槍手正出現視綫之內。

想起剛才的殘酷手段，林愛莉舉槍就待發射。

但是，呂偉良一手將她拉倒地上，然後整個人把她壓在下面。

一排子彈緊隨着一陣槍聲，由他們的頭頂掠過。

一幅已經沒有了屋頂的牆壁上，佈滿了蜂巢似的彈孔。

麥加躲到另一幅牆壁後去了。

槍手們紛紛開槍還擊！

有人受傷倒在呂林二人的身旁，有人發出痛苦呻吟。

呂偉良想起剛才那一刹那間的情形，猶有餘悸。

剛才要不是他手急眼快，現在給他壓倒在地上的林愛莉已經不是一個活人，而是一條血淋淋的女屍。

剛才他看得清楚，出現在視綫之內的數名槍手正以手提機槍朝他們射擊，當時林愛莉也可以看到，但她沒有她丈夫那種經驗。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對於這種場面見得多了，他知道對方的槍手若非爲了方便瞄準射擊，決不會自動暴露目標。

因此，他也想到林愛莉不但不及對方快，而且勢必成爲射擊的目標之一。

因此，他一聲不响，就將他妻子連人帶槍推倒地上。

當槍聲又一次沉寂下來之後，連麥加也有些佩服，雖然呂偉良在那千鈞一髮之際，僅能及時救回其妻一命，但他的判斷力與經驗之老到，確實令麥加對他另眼相看。

一輪槍戰過後，對方顯然也有傷亡。

麥加揚聲對呂林二人道：「準備好衝出去，我們不能久留了。」

槍手們紛紛由建築物後面衝出去。

槍聲再度响起。

麥加在槍手們的掩護下，帶同助手們搶登裝甲車。

呂林二人，也在槍林彈雨之下冒險衝

出。

麥加這邊的左翼槍手們雖然分散了對方的注意力，但是對方的槍手們仍然以裝甲車爲射擊目標。

呂林二人登上裝甲車之後，車門立即被人掩上。

儘管時間上配合得天衣無縫，呂林夫婦二人的動作亦快得出奇，仍然有一枚子彈尾隨其後，進入了車廂之內。

一名槍手的手臂冒出血來，他似乎仍然一無所覺。

裝甲車迅速開走。

一排子彈打在車身外面，彷彿有人在開玩笑似的敲打那鐵甲外殼。

驀地「隆」然一聲。

車子搖幌了幾下，裝甲車裏面的人無不爲之吃驚。

一枚手榴彈在車旁爆炸，幸好裝甲車仍可以繼續前進。

但是前途艱險，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

沒有人可以預測右翼槍手在何處伏擊這輛車子。

也許在一分鐘之後，或者就在三幾秒之間，他們會把一支火箭將這車子爆開，只有反坦克火箭有此威力。

年來各國軍火源源輸入中東各國，他們擁有反坦克火箭絕非意外。

裝甲車急衝一程，速度似乎比剛才慢了下來。

外面似乎聽不到大量槍聲，只有零零星星的幾响。

這情景令人想起中國人過新年時燒炮竹的情形，不過，過年的心情與此剛好相反，眼前總是覺得可怖。

人類是否萬物之靈。

科學家眼前的論據，將來可能在歷史上被完全抹煞，也許有一天，人類不得不承認自己是這地球上最愚蠢的生物。

裝甲車儘管滿身傷痕，仍然可以安穩地逃入了貝魯特機場。

這是左派勢力範圍。

一場驚險總算已經成爲過去。

麥加匆匆帶了呂林等人登上飛機，連話別也懶得多講一句，便下令起飛。

這是一架專機，舊式的螺旋槳飛機，相信是二次世界大戰的遺物。

呂偉艮心想：「只要這時候有右翼槍手出現，他們這幾條性命就會凍過水。」

即使飛機已告升空，仍然談不上安全二字；即使這架老爺飛機爭爭氣氣，本身不出毛病，也無法可以保證下面沒有人向這架飛機開槍。

只要有人朝這飛機開槍，呂林夫婦和麥加等人就等於坐在一口飛行棺木之內。

萬一右翼長槍黨的人用地對空火箭，後果就更加不堪設想。

呂偉艮覺得這一次是用他們的生命去開玩笑！事前他們絕未想到會置身於這種可怕的環境底下。

由機窗下望，貝魯特就在脚下。

有不少地方仍在冒烟，頹垣敗瓦，到處隱約可見。

還好「隆隆」機聲把下面傳出的槍炮聲掩蓋過去，否則可能還會加上一重恐怖感。

× × ×

阿生和木村等人持着假護照離開了巴黎機場。

一切非常順利。

除了阿生之外，木村他們根本不會想像得到一直被人跟踪。

甚至在巴黎機場裏，一名僞裝飛機乘客的特警隊員，也有一次機會和阿生接觸過。但在人頭湧湧的情形底下，沒有人注意到他們。

那一次的接觸，阿生收到了一張字條。但他沒有立即拆看。

傳遞字條的人只簡略地說過一句：「登機再看」。

因此，阿生只小心地將字條藏好，然後隨大隊入閘。

飛機是南飛意大利，再飛往希臘的班機。

木村曾告訴阿生，他們的最後目的是利比亞一個海濱城市。

但是，木村不知道是故作神秘還是另有用心，並未說出那城市的名稱。

阿生並不急於要知道目的地何在，反正就是利比亞。

現在他急於要知道的，反而是字條上寫了一些什麼。

於是他佯作到洗手間去。

阿生自己明白：他現在身上的字條不但是總部的最新指示，對他本人來說，也是一枚可怕的計時炸彈。

假如他不及早拆除，他隨時會因此而弄至粉身碎骨。

因爲機位編號他是與木村同座的，字條萬一被木村發覺，就等於一枚計時炸彈在他身上發生爆炸。

現在他小心地關上了洗手間的門，發覺字條上一片空白。

阿生並不因此而感到意外，因爲這不是一封信，而是一度密令，如果寫得明明白白，萬一遺失或者爲對方發覺，後果就堪虞。

因此，阿生用水將紙蘸濕了。

上面出現了下列字跡：——

「暗號，藍色火燄！」

另一行則寫住：——

「設法與法國人馬田接觸。」

阿生把這些字句一再印入腦海中，然後將字條投入水厠中冲去。

飛機的洗手間不但整潔美觀，還備有化粧品和香水。

即使是肥皂也十分香。

阿生就算平時不喜歡，這時也把雙手洗得陣陣幽香。

他可不能讓木村心裏生疑。

回到座位之上，木村對他說：「石龍，你有沒有發覺事情似乎不大對勁？」

阿生心裏一凜！下意識地搖搖頭。

「問題出在我們的護照之上，」木村低聲對他說：「這是假的，你我都知道，其實巴黎機場海關人員也應該知道。」

「如果他們知道，爲什麼還讓我們登機？」阿生故意說道：「我看，假得很似，所以可以魚目混珠地過了關。」

「希望你的想法正確，但是，我以爲這可能是個陷阱。」

「別多疑，一切不是十分順利？」

「瞧吧！」木村把假護照在面前張開，讓阿生看。

一列三個座位均被木村，他的助手和阿生佔用，所以他們不必担心旁人注意他們。

阿生也是半個僞證專家，自然看得出假護照上許多破綻。

但憑艮心說：這份證件巳僞造得十分的成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輕易窺出其中破綻。

阿生故意在這方面表現得低能，苦笑道：「如果這是海洛英，我還可以告訴你這是三號或者四號貨色，但是這些……」

木村指住一個藍色膠印，低聲道：「這裏少了一個N字，該死的。」

其實，在阿生的眼中，僞證件上何止一處破綻？水印，花邊以及表皮等等，簡直稱得上破綻百出。

但是，爲什麼他們又可以順利成行？

相信這完全是國際刑警在幕後操縱着檢驗證件的關員，故意讓木村等人離開巴黎，前往利比亞。

不過，話也得說回來，僞證件上的破綻都是較易疏忽的。阿生所以能輕易看得出，並非由於他是個「細心」的人，只因爲他受過這方面的訓練，再加上他的經驗，令到他成爲「半個專家」。（按：在「招財進寶」一文中，我們曾詳細介紹過辨別僞鈔與假證件的方法。）

剛才木村所指的「藍印上的破綻」，反而是較明顯的。

那藍色膠印是過境簽證時用的，「政府」的英文串字上，果然少了一個「N」字。

阿生低聲說：「別太緊張，這只是小意思，我們只要見機行事，一定可以化險爲夷！」

木村道：「我只担心，他們是故作不見。」

「不可能吧！」阿生道，「巴黎機場的驗關人員總比意大利等地的更加小心，這只不過是過境簽證用的蓋印，一般比較容易疏忽！」

木村被阿生安慰了幾句，心裏才告釋然。

他把證件收好，輕輕舒了一口氣，然後靠在椅子上，閉目養神……

× × ×

利比亞的渡假勝地班加西，位於地中海南部。

這是一處海濱城市，最近建成了許多華麗的別墅。

別墅的主人並非一般想像中「非富則貴」的人，而是雙手沾滿了鮮血的退休殺手。

這些人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麼？

不！他們只是靠殺人而發了財，有些巳經正式退休了，有些只是在此渡假。

當然，這是一個特殊區域，等閒人不易闖進半步。

呂林夫婦二人被麥加招呼住在其中一幢華麗別墅之內，他們所能享受到的，與西方資本家並無分別。

晚上，麥加表示要外出參加宴會，叫呂林夫婦二人切勿到外邊走動，他會盡快趕回來，然後明天才展開正式活動云。

但是，呂偉艮對麥加的話却有些懷疑；他對林愛莉說：「他不會是去參加宴會的，一定另有目的。」

林愛莉道：「無論如何，這兒確是一處渡假的勝地！」

當時他們坐在面對海灘的露台之上，眺望着地中海。

外面忽然有人跟他們招呼。

呂林二人循聲望過去，發覺那是一個金髮歐洲人。

「你們好嗎？」金髮男子自我介紹道：「我叫馬田。」

「馬田先生，你好。」呂偉艮禮貌地與對方點了點頭。

豈料這不速之客，竟然停在露台之下，仰首與呂林二人搭訕起來。

馬田穿得十分隨便，看來是隣居。

果然，他自我介紹過之後，又說：「我就住在附近。」

他回頭指指一幢全白色的海濱別墅，屋後面對海灘，屋前種滿了花草樹木，一看就知道他是個懂得享受的人。

「二位可是麥加先生的朋友？」馬田介紹過他自己和他的居處之後，又問。

呂林二人交換着眼色，苦笑道：「不！我們只是祖尼先生的朋友。」

「你們所講的祖尼，可是小鬍子，黑髮，棕色皮膚的人，」馬田問道。

「嗯——」呂林二人不敢正面作答。

「哈哈……」馬田一陣格格大笑，「你們給麥加那傢伙欺騙了！」

對方的縱聲大笑，令到呂林二人也感到有些尷尬。

一則這是一處完全陌生的地方，二則不管招呼他們到這兒來的是麥加還是祖尼，總之是個不尋常的人物。

萬一他突然回來，相信聽了馬田這些話一定不高興。

但是，馬田似乎很放縱，他充份表現出法蘭西民族的無拘無束性格。

「來吧！請到舍下來喝杯酒。」馬田忽然又熱情地說。

「嗯！」呂偉艮想起麥加的說話，苦笑道：「謝謝你的好意，我想，我們還是留在這裏比較好一些。」

馬田似有些意外，他怔了一怔，又笑道：「我與麥加是老友，你們担心一些什麼？」

林愛莉道：「我們今天剛到這裏，倦得一步也不想行。」

「哦！原來如此，」馬田笑了笑，又說：「我還以爲你們怕麥加那傢伙呢！」

這種海灘別墅的露台並不太高，因此馬田即使站在沙灘之上，呂林二人所處的位置也不會高出他太多。

馬田看見他們不接受邀請，自討沒趣，也只好垂首離去。

呂偉艮忽然把他叫住。

「請等一等，」呂偉艮很有禮貌地說：「馬田先生。」

馬田停住了脚步，回頭望向他們。

林愛莉扯扯她丈夫的衣袖。「你忘記了祖尼的說話麼？」

呂偉艮道：「我們不該拒人於千里，反正是他主動要邀請我們，總好過呆在這

裏，走吧！」

夫婦二人由露台欄杆躍出，跳落沙灘之上。馬田又露出了一絲笑容。

他歡天喜地的走過來，一邊引領呂林夫婦二人到他的居處，一邊說道：「這些日子以來，我實在悶得發慌，難得有人陪我談談。」

呂偉艮乘機問道：「你爲什麼不返回法國去？」

「返回法國？」馬田回頭望了呂偉艮一眼，苦笑道：「朋友，別開玩笑了！不要說休想返回法國，就是離開利比亞，我怕國際刑警也會把我抓住。」

呂林夫婦二人互望一眼，自然心領神會。

但呂偉艮還是故意問道：「閣下究竟犯了何罪？」

馬田回頭瞪住呂偉艮：「朋友，你是眞的不知，還是假的不知？住在這裏的人差不多都與我同一樣的命運，我以爲你也是呢！」

「嗯！」呂偉艮幾乎不敢直視馬田，「對不起，我是初來的，對一切事情都一知半解。」

「你們是麥加朋友，相信總不會是什麼好東西。」馬田笑道：「好吧！就讓我告訴你——」

這時候，各人到了一幢別墅之前，馬田推門入內。

屋子裏有個女子，但馬田揮手示意，叫她退到屋後去了。

馬田問呂林二人要喝些什麼酒，結果呂偉艮要了一杯啤酒，林愛莉只要了一杯菓汁。

馬田自己倒了一杯烈酒，邊喝邊說道：「住在這裏的人，大致上處境與我並無分別，我們都是第一流國際大殺手！」

「大殺手？」呂林夫婦二人同時一怔！情不自禁地叫了出來。

馬田苦笑搖頭，漫不經心地說：「其實，你們既然是麥加的朋友，又何必大驚小怪？如果我是大殺手，麥加就算得上是超級大殺手！」

「你退休了？」林愛莉問。

「是的！」馬田道：「我開始厭倦殺人生涯。如果我估計不錯，二位大概是新入行，也許可以說：還未開始！」

呂偉艮故意輕輕點頭，道：「是的，看來我還得向老前輩請教一下！」

「殺人本來是一門藝術，但我們只是變相劊子手而已！」馬田呷了一口烈酒，感慨地說：「我可以大胆說一句，這兒一帶，沒有一個稱得上藝術家！」

「他媽的！」突然有一種粗魯的男子聲音，滲了進來，「法國佬，你敢背後說人壞話？」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在吃驚中，回頭一望，是個逢頭亂髮的大鬍子，雙目烱烱發光，如果沒有燈光，這簡直是個鬼物。

馬田却毫不驚慌，也不會感到意外，道：「德國鬼，你又跑到這裏來幹嗎？」

「我想與你比較槍法！砰砰！」大鬍子神經質地以手指作勢，指住馬田說。「剛才你說這裏沒有殺人藝術家，是麼？」

「是的，難道你稱得上吧？」馬田不屑地，瞪了他一眼。

「我當然配稱得上！」大鬍子說道，「在我這一生之中，最少殺了超過三百個人！」

「那又怎麼樣？」

「他們每個人的死時姿勢，全都不一樣。」

「瘋子！他們死時怎麼樣與你何關？總之你殺死他們的時候，還不是照樣送他們一至二枚子彈麼？除此之外，試問還有什麼方式？」

「嗯！」大鬍子呆頭呆腦地抓抓他滿頭髮亂，「是的，一枚——」他伸出了一隻手指，雙眼直瞪瞪地，瞪住自己的手，然後又伸出兩隻，「兩枚。最多——嗯，最多我——我只用過三枚！」

馬田豪氣地說：「告訴你，能用一枚子彈置人於死地，而死者又毫無痛苦的，那才稱得上眞正的藝術家！明白嗎？」

「但是——」大鬍子的目光中，充滿了迷惑的神態！「一枚子彈如何可以置人於死地？你——你別騙我。」

「砰！」馬田學着剛才對方的手勢，豎起一指，瞄準他的胸前，道：「只要那一枚子彈擊中死者的心臟就行了。」

「噢！是的，心臟！嘻嘻，還有……」大鬍子神經質地笑了笑，「還有這裏——」他指指自己的額頭正中：「只要我一槍擊中你這裏，你就一樣死得又快速，又沒有痛苦。」

馬田沒有再去理睬他。

大鬍子像個孩子似的，喃喃自語地，一邊說：「沒有痛苦！死了！沒有痛苦……」一邊走了出去。

呂林二人仍瞪住他的背影。

馬田道：「不要去理會那瘋子——」

「他是個瘋子？」林愛莉其實早已發覺他是個瘋子。

馬田道：「是的，他是巴達明霍夫集團中一名殺人不眨眼的大殺手。可能是殺人殺得太多，神經太緊張了！」

「巴達明霍夫是個什麼組織？」林愛莉好奇地問。

「西德無政府主義者恐怖份子組織。」馬田說，「巴達明霍夫只見他們的名稱，剛才那瘋子就是該組織中人。」

「那麼，閣下呢？」呂偉艮忍不住插嘴問。

「我是獨行俠！」馬田呷了一口酒，「不怕坦白告訴你們，我是一名職業軍人，爲了金錢，而來此接受殺人的任務！但是——」

馬田突然頓住了。

他沒有說下去，呂林二人却可以聽得出，他的語氣中有後悔的意味。

他們甚至還可以隱約聽到一陣輕輕的嘆息的聲音。

到底馬田現在的內心是痛苦，還是回味？相信，除了他自己之外，沒有誰會明白。

呂偉艮想趁住麥加未回來之前，從馬田口中知道一些這裏的事。

忽然他又聽到馬田在喃喃自語地，吟詩似的說：「藍色的火燄！我——我眼前彷彿亮起了一朵朵藍色的火燄！」

呂偉艮夫婦二人只交換了一個眼色，却沒有答他半句。

馬田感到有些失望。

他一度等候呂林二人的反應，可惜呂林二人差些兒還以爲他也是一個瘋子呢！

× × ×

在班加西市區的街道上，可以見到許多陌生的面孔。

他們都很年青，有黑人，有白人，有歐洲人，也有亞洲人。

善觀氣色的人都不難看得出：這些人的眼神中充滿了殺機。

阿生和木村等人由街上經過，他覺得這是全世界最奇怪的城市。

那邊有一間屋，不少不同種族的人就在該處出入。相當熱鬧！

阿生發覺門前有個木牌，分別以數國文字漆上一些字體。

其中有日文，英文，法文和阿生也看不出是什麼文字。可能是埃及文，也可能是中東其他國家的文字。

阿生只看得懂的英文，文意是：「訓練營」。

到底是什麼訓練營？

阿生正在思想間，木村却帶着他步向那幢建築物去。

日本文字既然出現其中，照計木村一定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阿生問：「你帶我到這裏幹什麼？」

「這是訓練營，你須要在這裏接受兩個月期的訓練！」木村說：「現在我先帶你進去參觀一下再說吧。」

阿生心裏想：兩個月如何渡過？不活活將他悶死才怪。

木村帶阿生入內，立刻有人出來招呼他們到一間辦公室去。

阿生以好奇的目光注視這裏的人，和每一件事物。

木村却以英語與那個利比亞人交談。

「閣下屬那一個單位，」那個利比亞的人問道。

木村說：「日本赤軍。」

「噢！你們有許多兄弟在我們這裏受訓練啊！」利比亞人說：「歡迎！歡迎你們加入，我們一定以兄弟們的太情欵待你們。」

木村笑道：「謝謝你！但是，我沒有時間，只是帶了這位中國弟兄來。」

「噢！中國朋友！難得之至！」利比亞人打量着阿生。

阿生給他盯住，由頂至踵地打量着，倒有些不好意思。

木村道：「這位弟兄雖則是中國人，但屬於我們日本赤軍組織。」

「不要緊！任何種族的靑年，我們一律歡迎他們加入。」利比亞人說：「卡達非總統爲世界革命人仕提供這項完全免費服務，就是爲了發揚互助精神！」

木村有些不耐煩地說：「我不是第一次來此，只是以前未見過閣下。因此，這裏的情形，你不必多作介紹了。」

「是的是的。」利比亞人也覺得自己太過嚕嗦了，「讓我先替你塡表。」

這時候，他才把一種表格找出來，教阿生和木村如何去塡。

木村當然不知道他身邊的人是他的大尅星——國際特警隊隊員阿生。所以只在「姓名」一欄塡上「石龍」的譯音。

石龍也是中國名字，木村一度考慮爲他改用另一個名字，但結果沒有改。

阿生留意着這裏的每一樣事物，牢記在心裏。

有時他會以好奇的口吻去問那個利比亞人，但是，萬一對方不想答，阿生也沒有追問下去，以免啓人疑心。

木村爲阿生塡妥了那張表格之後，那個利比亞人把他們帶到裏面去。

在另一間辦公室之內，有個更高級的教官，他是巴勒斯坦人。

利比亞人叫二人在門外等候，他手持表格先進去請示。

隔住玻璃，阿生可以看得出那個巴勒斯坦人的派頭十足。

二人在裏面不知說了一些什麼，阿生和木村在外面根本聽不到。

不久，利比亞人出來把木村和阿生請入去。

巴勒斯坦人擺手示意，叫他們坐下來，却沒有說話。

他的眼睛瞪住表格，有時會偸眼瞪了阿生一眼。

木村也顯得有些不大耐煩，忐忑不安，如坐針毡。

那個利比亞人呆立一旁！

好一會兒，教官才問：「你們誰是石龍？」

「我！我是石龍。」阿生說。

其實，這巴勒斯坦人一定早已知道誰是石龍，雖然表格上未附上照片，但他已不止一次瞪住阿生。可見他早就知道了。

「你的槍法很準，是嗎？」教官盯住阿生問。

阿生望望木村，因爲他根本不知道木村怎樣在表格上塡寫。

「是的，他是我們日本赤軍推薦來的。」木村代阿生答：「他的槍法很準，如果閣下有懷疑，不妨找個機會試試他。」

「嗯！」教官沒有正面作答，只是往表格上瞧，然後又說：「受訓完畢之後，爲日本赤軍繼續服務麼？」

「是的。」木村說。

教官這一回却沒有看表格，問木村：「受訓完畢之後，你來接他，還是我們將他送回去？」

「如何決定，屆時我們自會通知你。」木村開始不耐煩地說，「不怕坦白告訴你，我是來此與卡達非總統開會的，說不定兩個月之後，我仍在班加西或者的黎波里。」

那位巴勒斯坦教官聽到卡達非總統的名字，態度當堂改變了。

他不再裝腔作勢，親親切切地，親自帶木村和阿生到各處參觀。

原來這兒只是「營地」一部份，另一部份却設在郊區。

根據那個巴勒斯坦教官解釋：初期訓練在市區這裏，後期則到郊外營地去。

市區的訓練一般注重理論講解，思想訓練以及軍火常識等等。

郊區的後期訓練，則包括實彈射擊，爆破和搏鬥等等。

這裏的學員包括各種國籍的青少年，他們眞眞正正做到了「不分種族，不分國

籍，一律歡迎」的地步。

學員的年紀多數由十八九至二十五六歲之間，三十歲的也有，但比較少，反而十六歲上上下下的，却爲數頗多。

阿生當初還以爲每個學員必須一個像「日本赤軍」這種單位從中介紹才可以，後來聽那個巴勒斯坦人解釋才知道，原來這訓練營絕對公開，根本無須介紹人。

只要你有門路摸到這裏來，他們是眞眞正正做到了「來者不拒」。

不管你什麼國籍，什麼年紀，只要你的志願是以「革命」作爲你的終身事業，他們就歡迎你加入訓練營。

當訓練完畢之後，如果你有「單位」介紹的，可以回到原來的介紹單位，否則，他們還可以爲你介紹工作。

至於工作自然是與「恐怖活動」有關的破壞和暗殺等等。

此外，你還可以申請旅費和雜費等等津貼。

阿生不禁要問：「如此一來，這一筆開支豈不是十分之龐大?」

「是的。」巴勒斯坦人說，「利比亞政府在這方面的開支，每年是數以億元計，還須以美金爲單位。因爲這兒的出口石油也是以美元計算的。」

阿生心想：花這麼多錢，做的是損人不利己的事，何苦由來?

也許，這正是俗語說的好：「用本傷人」。

年來中東產油國不斷將油價提高，弄至通貨膨脹，想不到他們賺來的錢，却大量花費在「破壞別人安全社會」之上。到底卡達菲有何居心?令人費解。

不過，根據這位巴勒斯坦教官說：「出錢大力支持我們的，除了利比亞之外，還有科威特，阿爾及利亞以及沙地阿拉伯等友好國家!」

儘管如此，卡達菲在這方面出力最多，出錢也最多，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阿生參觀了一遍訓練營之後，覺得留下頗深刻的印象。

例如一間「課室」之內，擺放了一副人體解剖的立體圖解。

其中有一些用紅筆畫上去的「記號」，都是人體上的要害。

爲什麼要在各處要害之上加記號?

原來這就是訓練課程之一。

巴勒斯坦教官還得意洋洋地告訴阿生：「有些部位你只須擊它一下，對方就會昏倒過去，有些部位甚至足以令人輕易死去!將來我會慢慢教你……」

這個訓練營面積頗大，除了課室宿舍之外，還有一個大操塲。

阿生覺得這個國家既然有這種設備和精神，何不學別的先進國家一樣，熱心去帮助人家從事建設性的援助?

其實這個世界巳陷於危機重重，例如人口問題，糧食問題，能源問題，居住環境問題，衞生問題以及……等等，有待解決的實在太多太多了。

人類社會若不急謀自救，就惟有等死而巳。

也就是說：人類必須克服一切困難，與大自然搏鬥，與惡劣環境苦戰求勝。這才可以繼續在這地球生存下去。

但是，愚蠢的人們，却不謀自救，却偏偏還要自相殘殺。

撇開上述問題不談，地球上大自然的變遷，也够令我們担心，假如人類不切切實實合作，確實去克服，到頭來後果難以想像。

先說說氣候吧!

年來氣候變化很大，有人說天氣越來越熱，也有人說天氣反常，熱時太熱，冷時太冷，應熱不熱，應冷不冷，爲什麼?

像香港往常的天氣，老人家也有句說話「未食五月粽，寒衣不可入槓」。但是，端午節扒過了龍舟，天氣竟然可以突然變得寒氣迫人。爲什麼?

有人說，這與核爆有關。

核爆足以令地球上各地氣壓分散失常，自然地下核爆，亦足以令到地壳受到影响。

因此有人說，最近一年來，各地發生災害性的地震，亦與此有關。

另一方面，南北兩極的冰天雪地本來相安無事的，但科學家估計，它們正在逐漸受到熱能的影响而溶解中。

兩極的冰雪溶解又有什麼影响?

如果海水來來去去只有那麼多，潮汐漲退總有一定的限度，沿岸城市就會感到正常。相反，萬一發生海嘯，或洪水泛濫事情，就會演變成災害。

但是，兩極萬一眞的冰解，冰雪就會變成了水。

水會流入大海。

於是水位勢必高漲，水平綫低的城市，例如威尼斯，阿姆斯特丹，東京等等，勢必被海水淹及。

到了那地步又將如何?

低地國家爲了求存，勢必向水平綫較高的國家爭地，讓他們的人民可以繼續求生存。

於是戰爭亦勢必因此而揭起。

到了那時，糧食問題會更形嚴重，地球上面可資利用的面積越來越少，目前巳有「你爭我奪」的現象出來，將來如何?不難想像得到。

阿生想到這裏，不禁暗自驚嘆。

人類的確是自取滅亡。

恐怖活動　層出不窮

在班加西渡假勝地的一幢巨厦中，突然可以見到軍警林立。

直升機在庭院中降落，六門大房車把一些人送來。

毫無疑問，這兒有一項非常重要的會議就要擧行。

有人說：利比亞總統卡達菲將軍也來了。

但也有人說，他事務太忙，只派了一名高級代表前來。

爲什麼要這麼神秘?

卡達菲是一國元首，他應該光明正大一些，何必鬼鬼祟祟?

據說，那是爲了防止不良份子滲入暗殺。

「代人訓練暗殺高手」的卡達菲到頭來竟然也担心被人暗殺，是否有些笑話?

無論如何，除了直接參加這次會議的

代表之外，沒有人知道卡達菲是否出席，更沒有人知道會議詳情。

出席參加這次會議的人來自世界各地，分別代表以下各組織……

日本赤軍，愛爾蘭共和軍，巴勒斯坦游擊隊，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陣綫，西班牙巴斯克民族主義者，荷蘭南摩鹿加獨立組織，菲律賓回教聯盟，美國黑豹黨……等等。

單是看了上述名單，就巳經有幾個不同的國家。除此之外，中東國家也有代表列席。當然，他們未必代表本國政府。

主持人宣佈開會，一陣掌聲過後，有個穿上軍服的人由幕後走到咪高峯之前，就是卡達菲將軍。

他果然來了，而且面上堆滿了笑容。

致歡迎詞之後，卡達菲將軍宣佈開會理由。

他說：鑑於目前國際形勢所趨，他們必須來一次「國際大團結」。

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表示卡達菲的提議經巳初步獲得良好反應。

此乃理所當然的事，站在台上的人出錢出力去帮助他們的組織，免費提供訓練之外，還精心策劃一切，就是各代表這次不遠千里而來的旅費，食宿等等，也是由台上的人提供。在這種情形底下，難道「受人恩惠」的代表們，還會喝他倒彩麼?

何況各國從事恐怖活動的組織，備受原來國家的壓力，他們正恨不得有個大靠山，有了大靠山，有了金錢和精神上的支持，一切自然好辦的多。

因此，一個以恐怖手段爲主的「國際大聯盟」，就此宣佈成立。

卡達菲在掌聲中，一再揚言，他和他的國家，必將全力支持各盟友，直至到他們的「鬥爭」獲得完全勝利爲止。

最令人觸目的，並非日本赤軍，也不是阿游份子，更不是愛爾蘭共和軍，而是那些「中東友好國家代表們」。

假如他們是代表目前各中東政府的，就一些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問題却是：他們是「獨立份子」。

中東國家之間，不是巳經有了「阿拉伯聯盟」麼?爲什麼又有「獨立份子」?

會議還沒有結束，只是首天秩序完結了之後，卡達菲並非休息，他秘密召見中東各代表，擧行了另一次會議——這是高度秘密的。

甚至連當晚那一頓晚餐，也在會議室之內進食，直至深夜。

到底他們談的是什麼?除了卡達菲和各代表之外，沒有人知道。

這些中東代表有來自埃及的，也有來自敍利亞的，還有約旦、黎巴嫩等等。

卡達菲對他們十分重視，也表現出一派熱情與尊重。

× × ×

翌日，會議繼續擧行。

各代表集中討論今後如何保持連絡，如何交流經驗。

卡達菲公佈「恐怖聯盟」成立以後，一切將步向企業化。

他豪氣萬丈地說：「這個聯盟將是一家大公司，我們的資本是無窮盡的。我們將賺來西方國家的油錢，無條件地支持我們的盟友……」

話未說完，他的演講又被一陣掌聲打斷。

「我們這家公司並不志在賺錢!」卡達菲又說：「甚至可以說虧本是必然的事。但是我們並不計較。」

掌聲接二連三地响起來。

此後的演詞中，還談及軍火供應，技術提供，知識交流……等等。

若照卡達菲所說，這家公司的而且確是一間大公司。

它不但資本大，組織更大!裏面分爲：物資供應，資料收集，人事調配，財政管理，通訊連絡，公共關係，採購補給，總務等八個部門。

卡達菲又透露，稍後他將購置一套複雜的電腦設備，把各「盟友」的資料灌輸入電腦中心系統。

以後只要各「盟友」有什麼要求，他們的「公司」就可以根據電腦資料，迅速作出一份詳細報告。

然後他們將依實際須要，給予有效的金錢和物質上的支持。

卡達菲介紹完他的「新組織綱領」之後，又遺憾地宣佈，位於貝魯特郊區的指揮中心，將被迫搬遷到班加西來。

提到黎巴嫩貝魯特郊區的指揮中心，代表們的視綫立即集中到一個人的身上。

此人正是哈爾布。

哈爾布是巴勒斯坦人，前幾天他還在貝魯特。

但是，據說黎巴嫩左右翼的衝突，越來越尖銳。

由於局勢不穩定，哈爾布趁住來此開會之便，與卡達菲商量。當「恐怖聯盟」正式成立之後，將把「指揮中心」的業務結束。

卡達菲巳原則上同意了這點。

同時卡達菲又在代表面前，强力指責一些中東國家不分皂白，竟然協助黎巴嫩右翼長槍黨份子，對「巴解」進行迫害。

他雖然未有直接指名道姓，代表們都知道他在咒罵敍利亞。

另一方面，他又暗示埃及企圖成爲阿拉伯國的盟主。可惜像沙達這種人根本無能爲力，他只會在大國之間演「小丑」角色。

言下之意，分明是指沙達先後爭取美蘇等大國的支持，利用各大國之間的矛盾，爭取利益。

這一次，各代表都未有拍手叫好。

也許，各代表心目中覺得，彼此既然同是阿拉伯世界中的一員，又何必互相攻擊?

上午的會議結束後，卡達菲把突尼西亞代表召去同進午餐。

突尼西亞代表何故如此「得寵」?根本沒有人知道。

只知道在此之前，突尼西亞代表是最不受重視的。

下午會議重開。

卡達菲未見再出席。

各代表討論的主題都是依照秩序表進行的。

代表卡達菲的，是利比亞總理耶魯德。他聽取了各國代表的個別要求，助手在

旁一一記錄，以便卡達非查閱云。

卡達非爲什麼突然不出席？

各代表議論紛紛。

有人說：總統突然有重要政務須要親自處理，午間已飛返首都的黎波里去了。

但也有人說：總統仍在行營中與突尼西亞代表秘密會談。

但是，一切議論只在半公開地進行，沒有人提出質問。

這是利比亞領土，賓主要分明，各國代表自然明白這點。

× × ×

阿生在訓練營內十分苦悶。

每天他接受的訓練，在許多青少年心目中也許會感到新奇有趣。但是，阿生却覺得太過「小兒科」，因爲在此之前，他已接受過更高級的訓練。

另一個令阿生煩悶的原因，是他一直未能與一個人接觸。

阿生要接觸的人，以及所用暗號，他的同僚已在巴黎機場向他秘密傳遞。但是，至今爲止，他仍未找到此人。

阿生爲了自己的身份，一直小心翼翼，但是到了現在，他已有些忍無可忍了。

「法國人馬田」，他到底是個什麼人呢？

「藍色火燄」這句暗號，叫他如何傳達？

阿生左思右想，終於在一項射擊訓練完畢之後，向那巴勒斯坦教官查問一下。

那名巴勒斯坦教官很傲慢，但是阿生却有許多令他折服的地方，例如射擊就是其中一項。

阿生本來是一名射擊高手，木村也十分佩服。

現在這巴勒斯坦教官想教阿生，想不到阿生百發百中，簡直神乎其技，怎不叫他折服？

因此，教官對阿生另眼相看，就算阿生不找他談話，他也爭取機會，向阿生學習。

阿生早已想過應該如何開口，如何投石問路，如何才不致身份敗露等等。

阿生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隊員，自然了解到本身處境之危險，只要他的身份敗露，後果難以想像。

但是在另一方面，阿生又不能呆在這裏等下去。

他必須找到那個叫「馬田」的人，與他携手合作。

在這裏——班加西，阿生可以說是人生路不熟，叫他到何處去找？

於是阿生大胆地問教官：「這裏有法國人受訓練嗎？」

「暫時沒有，但將來一定有。」教官說，「這是一種世界潮流，世界每個地方都須要革命，而每個須要參加革命的人，都會想到，我們是唯一能協助他們成功的人！」

阿生沒有耐性聽下去，又問道：「你聽過馬田這名字麼？」

「噢！你是說法籍神槍殺手馬田？」教官說，「他是我們心目中的大英雄！」

「對了，就是法國人馬田！」阿生幾乎是喜極而叫。

「你認識他？」教官反問道。

「不！不！」阿生冷靜下來，「我只是聽過他的大名。」

「你眞是識英雄重英雄！」教官說：「你的槍法這麼好，我想來想去，相信只有馬田叔叔可以比美你。」

阿生有點意外，對方能稱那法國人爲「馬田叔叔」，可見一定非常尊重他！到底有什麼值得他這麼尊重？爲什麼會說馬田是大英雄？

阿生乘機又問：「聽說馬田有過許多令人感動的事蹟，可以說來聽聽麼？」

「當然可以。」教官樂意地說，「他本來是一名法國上尉，參加過阿爾及利亞戰後，因爲不滿戴高樂將軍，毅然離開了法國。後來他以職業軍人身份，加入我們的行列，由於槍法奇準，先後殺過超過三百人，深得我們敬重，可惜由於他年事已高，視力不良，自動提出退休。但是他的英雄形象，却長留在每一個巴勒斯坦子弟的心坎之內！」

阿生又是感到一陣迷惑。

總部要他連絡的人，原來竟是個「退休的劊子手」，有沒有弄錯了？

在阿生的最初想法，對方是一個正義之士，可以在這兒接應阿生。

但是，聽教官這一番說話，大有可能「誤把馮京作馬涼」。

不過無論如何，阿生覺得這是唯一的綫索，有理沒理也得先去會一會他再說。

於是阿生又問教官：「在什麼地方可以見到馬田叔叔？」

「他就在班加西。」教官說。

阿生眼前彷彿見到了明燈，他不必再在黑暗中摸索了。

「馬田」可能有二個以上，但「法國人馬田」應該不會多至二個以上，何況他又是剛好在班加西的呢。

阿生立刻又問道：「我可以去拜會他麼？」

「不！不可能！」教官潑冷水似的，說道：「馬田叔叔是英雄人物，受到當局嚴密保護。」

「他住在何處？」

「海濱別墅。」

「如何去法？」

「那裏是禁區，未經許可，不能亂闖的。」

阿生有些洩氣。

後來教官有事先走了，阿生仍獃在那兒呆呆地想。

他終於想到一個可以一試的辦法，於是決定去找木村。

他知道木村仍未離去。

阿生也知道木村仍留在班加西開會。

於是阿生獨自到各國代表開會的那幢大厦去。

× × ×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根本不知道阿生也來了班加西。

他們一個在市區，兩個在海濱，彼此事前未有約好，因此，現在自然也沒有連絡。

海濱一帶是禁區。

呂林二人事前曾被麥加警告，離開禁區，他就不負責二人的安全。

偏偏麥加又像個大忙人，把他們夫婦安置下來之後，便像失了踪似的。

呂林夫婦二人本來還有個法國人馬田談談，解除眼前的寂寞，但是，今天連馬田也不知去了那裏。

他們不敢胡亂到其他別墅去打交情，一則人家未必歡迎，二則言語可能不通，三則生怕遇上另一個瘋子。

馬田也對他們說過了，較早時他們見過的瘋子，是因殺人殺得太多，心理起了變化，終於弄到神經不正常。

那麼，這裏一帶海濱禁區的別墅，說不定還有其他心理不正常的殺手；如果呂林二人這一類陌生人突然在他們面前出現的話，說不定會引致他們的射殺。

因此，呂偉艮他們不敢造次。

但是，他們却不能獃在這裏。

呂偉艮決定與他妻子林愛莉離開海濱，進入市區去。

他們不顧麥加的警告，希望在市區裏會闖出一些奇蹟來。

呂林夫婦二人的心目中的奇蹟：希望遇上國際特警隊派來這裏的人，與他們秘密連絡。這樣總好過獃在別墅中等。

況且，海濱禁區不是等閒人可以闖入，萬一特警隊的人要找他們，只怕也不容易。

他們入了市區之後，像遊客似的四處遊蕩着。

林愛莉道：「你猜麥加去了何處？」

呂偉艮道：「可能去開會。聽說這幾天這裏有個十分重要的會議。」

「麥加是卡達非的助手，可能我們在他身上一無所獲。」

「但是，無論如何，他暫時成爲我們的護身符！」

「還有馬田——」

「是的，那個法國人，難道也去了開會？」

「不可能的，他退休了。而且，從他的談話中，可以聽得出，他非常厭倦過去的殺人生涯。」林愛莉道。

「咦，你瞧——」

呂偉艮突然把視綫投去遠處。

林愛莉也感到無限意外地，循勢望過去。

那是一幢大會堂形式的新建築物。這種建築物在這個國家中並不多見。

但是，它並非吸引呂偉艮的目標！那麼，什麼令到他驚奇？

一個背影——一個非常酷肖他愛徒阿生的背影。

呂林二人沒有再打話，只是加速脚步走過去。

因爲無論是呂偉艮或者林愛莉，他們對阿生都不會感到陌生。

那是一處軍警林立的地方，阿生怎麼會在此處出現？

當時呂林夫婦二人有不同的想法：呂偉艮覺得阿生可能爲公事而來。

因爲他們分手之前，阿生是奉了總部的命令召回巴黎的。

但林愛莉就以爲：阿生可能已辦完了公事，因找不到呂林二人，而聽了特警隊高柏萊他們的話，找到這兒來亦未可料。

無論實情如何，那背影眞的是越來越似阿生。

他們幾乎要揚聲高叫。

但是回心一想：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利比亞的班加西，他們二人和阿生的身份都須要隱瞞一下，豈可張揚？

阿生當時似乎與守衛發生了爭執。

後來他們又動手動脚的，所以呂林二人在頗遠的距離下，仍然可以分辨得出那中國青年人的輪廓。

他們企圖再接近時，被人吆喝一聲，阻止他們趨前。

喝止他們的人，自然也是一些保安人員。

呂林二人無可奈何地，只好呆站下來，但仍被人勸着遠離現場。

呂林二人的距離接近了，自然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那個和守衛發生爭執的人，果然是阿生。

這令到呂林夫婦二人又驚又喜！驚的是阿生當時已被守衛抓了進去，而且，還是在手槍的指嚇下。

爲什麼會這樣？

事前，阿生既然與守衛發生過衝突，自然必有問題發生。可惜呂林二人遲來了一步，假如他們早到半步，也許情形會改觀。

喜的却是他們可能意外地遇見阿生。

雖然他們未交談過半句，但呂偉艮和林愛莉都可以肯定，他就是阿生。

阿生爲什麼會出現在這裏？

阿生爲什麼會被捕？

呂偉艮當時也想得呆住了。

便衣保安人員在旁勸他們離去，呂偉艮也聽不入耳。

林愛莉靈機一觸，對會講英語的保安人員說：「你聽過麥加先生的名字麼？」

「我不知道什麼麥加。」保安人員道，「我只知道這不是遊客可以進入的地方。我勸你們還是快快離開這裏。」

林愛莉道：「讓我告訴你吧！我們是麥加先生的朋友。」

「麥加是誰？」保安人員生氣地問。

「總統的助手！」林愛莉道。

「什麼？你說卡達非總統？」保安人員相顧而笑！「好了，別來開玩笑，快走吧！」

豈料話猶未完，二輛電單車首先開到廣場之上。

後面一輛黑色六門大平治房車的後面，緊隨住一輛滿載武裝護衛的吉甫車。

平靜的廣場之上，立即緊張起來。

保安人員突然失去了那份禮貌與耐性，强行把呂林二人拖走。

林愛莉非常生氣，因爲她是個女人，豈容對方動手動脚？

但是，一則這是人家的勢力範圍，二則想落也是自己理虧。

因此，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林愛莉在輕微的掙扎下感到眼前一亮，信口叫出了一聲：「麥加先生！」

那一邊，數名剛剛由一輛平治六門大房車落來的人之中，有一人回頭來朝呂林等人張望過來。

其他同行的人不由自主地注意這邊的情形。

數名剛由大房車走下來的人，包括了

卡達菲總統和他的助手，顧問和保鏢等。

呂林二人所認識的麥加，果然就在這班人之中出現。

麥加離遠巳見到呂林二人，於是與總統交代幾句之後，便走了過來。

麥加喝令保安人員放開呂林二人，然後又以責備的口吻問：「你們怎麼會跑到市區裏來？」

林愛莉道：「我們悶得發慌，想到市區遊覽一下，想不到我們來此參觀也會被人干涉。」

「今天這裏有重要會議召開，你們走吧！」麥加說，「你們先回別墅去，我今晚就會回來。」

呂林二人正待答話，那邊巳有幾個人走了過來。

有人叫出了一聲：「等一等！」

麥加回頭一看，竟然是卡達菲。

在場的保安人員立即立正敬禮。

卡達菲一邊打量着呂林二人，一邊問麥加：「他們就是你所講的中國人？」

「是的，總統先生。」麥加說。

「歡迎你們到利比亞來！」卡達菲含笑伸出手來。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想起這對染滿了血腥的手，眞不想與他相握。但是形勢所迫，終於也握了一下。

「請到裏面詳談！」卡達菲說。

於是，麥加留後陪同呂林二人，其他人走得較前。

二名保鏢向呂林二人循例搜身，大概是爲了總統的安全。

麥加與呂林二人併肩而行，一邊低聲吩咐他們：「你們等會兒不要忘記革命，總統最喜歡人家有革命家的思想！」

呂林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心裏却有些啼笑皆非！

進入那幢大厦之際，呂林二人首先注意那警衛室。

他們以爲阿生會被羈押在那兒，但事實上那兒非常平靜。

阿生被人押到那兒去了？呂林二人雖然暗自焦急，表面上却又不能露出半點愁容。

麥加陪着呂林二人，緊隨在總統等人的背後，進入一間大會客室。

卡達菲看看手表，問一名助手：「他們到齊了麼？」

「還差兩個。」助手回報說。

「人到齊了之後，過來告訴我。」卡達菲道。

「知道了，總統。」助手退了出去。

麥加招呼呂林二人坐下來，問他們要喝些什麼。

卡達菲似乎很喜客，未與呂林二人交談，先問他身邊一名顧問：「我們的盟友之中，似乎少了中國人，是不？」

「是的，總統先生。」那顧問回答道：「至今爲止，還沒有中國人，要求我們援助！」

卡達菲轉向呂偉艮和林愛莉：「兩位對革命可有興趣？」

呂林夫婦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又望望身邊的麥加。

他們記得麥加提醒過他們，對「革命」這些字眼必須小心地發出反應。

於是夫婦二人只是輕輕一點頭。

卡達菲以鼓勵的口吻道：「你們回去組織一下，我隨時歡迎你們加入我們的大聯盟！這是一間大公司，也是一個大家庭！只要你們有興趣，我非常歡迎你們設分公司。我希望有一天，全世界都是我們的分公司。」

呂林二人聽得一頭霧水，偏偏又不知如何作答。

他們一方面担心答錯，另一方面又要注意身旁麥加的反應。

他們正處於極度尷尬中，一名總統助手就在這時候入來。

「總統先生，顧問們都到齊了。」那助手恭恭敬敬地說。

卡達菲站了起來，對麥加說：「你好好招呼這兩位中國朋友。」

麥加唯唯諾諾。

呂林二人在禮貌上，也站了起來。

卡達菲臨行時，還對麥加說：「別忘記，我們須要極力爭取更多不同國籍的盟友加入我們的大聯盟！」

麥加有些啼笑皆非地將他送走。回頭對呂林二人說道：「你們這次眞的害死我了！」

呂林夫婦二人有如丈八金剛，反問道：「什麼事？」

麥加道：「你們只是我聘來的槍手，根本不是什麼革命家。」

呂偉艮道：「我從未承認過自己是什麼革命家。」

「但是，總統以爲你們是，現在只好將錯就錯。」麥加說。

呂偉艮吃驚地說：「你要我們冒充革命家？」

「誰叫你亂闖？」麥加說，「爲了迎合總統的胃口，你們就當演戲好了。」

呂林夫婦二人苦笑一下，搖搖頭。

× × ×

卡達菲在助手和保鏢的陪同下，通過走廊，準備到會議室去。

會議室之內，有一班顧問正在等他去開會。

但是，當他經過走廊時，却聽到了一陣吵鬧聲。

他問助手：「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由日本赤軍保送來此受訓的中國青年，硬要闖進這裏來，結果被守衞拘捕！」助手說。

卡達菲靈機一觸，帶人進入了那間房間中去。

阿生在大吵大嚷，要見木村。

守衞制止他。

卡達菲就在這時入來：「不要吵！」

他又對守衞們說道：「你們都給我滾出去！」

阿生有些意外。

他呆呆地瞪住卡達菲。

卡達菲竟然伸出手來，與他相握：「朋友，你好嗎？」

阿生認得出他是卡達菲，吶吶地答：「謝謝你，總統先生。」

「你是木村先生保送來的？」

「是的。」

「但是，你是中國人，對不？」

「對啊！」

「那麼，你應該另起爐灶！」

「嗯——」阿生一時之間，竟然不知如何作答。

「來吧！」卡達菲忽然又說：「今天我們這裏剛好也有兩個中國朋友，讓我介紹你們認識！」

於是阿生跟他步出了那間房。

卡達菲一邊與他併肩同行，一邊說：「我並非鼓勵你脫離日本赤軍，事實上赤軍也是我們一班盟友之中最勇敢的。但是世界革命大勢所趨，革命的火燄須要到處蔓延，然後才可以見到新的景象！」

說話間，卡達菲等人巳到了會客室這邊來；呂林二人和麥加仍在這裏。

當他們三個人的視綫接觸時，彷彿觸電一樣；林愛莉差些兒叫了起來。

但是，頭腦冷靜的呂偉艮却及時制止了她。

阿生看見師父呂偉艮的眼神反應，也不敢招呼他們。

於是，三俠就在卡達菲的「介紹」下，互相握手「認識」。

「你們好好的談談！」卡達菲說，「萬事起頭難，但是，我會盡力去支持你們，包括物質，金錢和精神上的支持。」

呂偉艮等三俠有些啼笑皆非。

卡達菲又說：「我有事先行告辭，我極之希望在你們未離開利比亞之前，完成一個新的恐怖組織——以中國人爲主的新組織！一切費用由我負担。」

然後他又對身邊的助手說：「好好招呼三位朋友！」

三俠這一次眞是意外中的意外，異地重逢不特巳，還要由一位總統「介紹」他們「認識」，的確妙不可言。

麥加和一位總統助手，把三俠當作國賓一樣，招呼到一間豪華別墅式住宅去，安頓下來。

麥加也知道呂林二人不是什麼革命家，也知道阿生是日本赤軍木村介紹來的人，而且正在受訓中。

因此，他等到那位總統助手走了之後，就對呂偉艮說：「事到如今，你們要硬住頭皮，不懂的地方，讓我來教你。」

林愛莉看得出他的心情：麥加是個看風駛岬的人，爲了迎合卡達菲，說謊也在所不計了。

林愛莉於是說：「我們壓根兒一些也不懂，最好現在你先講明白。」

「你們最熟悉何處的環境？」麥加問道。

呂偉艮道：「我們長年到處流浪，對各處只是一知半解。」

麥加道：「那麼，你們先選擇一處較熟悉的地方爲基地，然後回去招兵買馬，組織一下你的人手，幹一兩件比較轟動的恐怖活動，自然就會有名有利！」

「你的意思是——」林愛莉怔怔地問：「殺人放火等等？」

「對了！」麥加道，「這種事不一定要在你們本國進行。例如日本赤軍，嗯——」他又回頭望望阿生，「木村有沒有告訴你，他每年向我們拿去不少經費。」

阿生沒有正式回答他，只是微笑着點點頭。

阿生不敢多說話。他覺得眼前的形勢太過微妙！他担心講得多錯得多。

麥加又說：「例如年前以色列機場大突襲事件，就是日本赤軍做的。所以說，只要做得漂亮，不一定限於本國。」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們眞難明白這班人的心理，死得人多難道可以令他們快樂麼？

麥加走了之後，三俠總算有機會聚舊了。

交談之下，呂林二人不但知道阿生的任務，也把阿生千方百計要找的人「法國人馬田」的下落告訴他。

他們幾乎肯定，那一定是阿生要找的人。

但是，他們必須重返這海濱禁區去。

那兒既是禁區，出來容易入去難，相信他們要見馬田，還要另外再想辦法。

不過，阿生既然知道馬田之所在，又聽呂林二人說：馬田曾提及「藍色火燄」此等暗號，他一定要想辦法會一會他。

× × ×

卡達菲爲了實現他個人的理想，於是召見了日本赤軍代表木村。

他把他的想法告知木村：他希望組織一個以中國人爲首的新恐怖組織，所以要求木村讓「石龍」這名中國青年由他來支配。

豈料木村却說：「總統先生，你的想法似乎充滿了危險！」

「爲什麼？」卡達菲怔了一怔。

「因爲你所講的石龍，是個非常危險的神秘人物！」木村忽然說，「我剛接到巴黎方面的電報，我們設於市中心的香水店，巳經被警方搗毀。」

「這與石龍何關？」

「因爲那裏一直平安無事，就是石龍加入我們組織之後，才出了事！」

「嗯！有證據麼？」

「我一直在懷疑，這次我們弄出來的假證件十分粗劣，但竟可以獲得通行無阻，這可能是法國警方存心放長繩子來捕捉我這一條大魚。想不到剛得到消息，不幸的事巳經首先發生過了！」

「請你把認識石龍的經過說給我聽，我有辦法查出他的身份。」

於是木村開始說出發生在巴黎的一段往事……

× × ×

呂偉艮找着麥加，佯稱要返回麥加的別墅去，一則他們喜歡海邊的環境，二則表示暫難與「石龍」這陌生人相處。

呂偉艮想過了，他如果只說爲了取回他們夫婦二人的行李，麥加可能只叫人代他們去海灘取回便算了。

但現在，他們必須代阿生與法國人馬田連絡。

三俠從馬田本人和那個巴勒斯坦人的口中，知道馬田過去是個殺人如蔴的劊子手，特警總部這次爲什麼要阿生與此人連絡？三俠不明白。

但是，從阿生說出的「暗號」，以及馬田本人借醉吟出的「詩句」，既然不約而同地都有提及「藍色火燄」，那麼，毫無疑問，馬田就是他要找的人。

麥加與呂林二人在市區共進晚餐，一邊教他們如何組織一個恐怖集團。

直至到入黑之後，三人才返回海濱別墅那兒去！

呂林二人事前想不到麥加今晚也有空回去，難免感到失望。

因爲有麥加在着，他們便難以跟馬田取得連絡。

一直等到天明，麥加要進市區去，呂林二人借故留下來。

他們早已發覺「隣居」的法國人馬田在家中。因此，當麥加走了之後，呂林二人便過戶去拜訪他。

「昨天我們找了你一天，馬田先生。」林愛莉說，「你去了那裏？」

「我有事進了市區。」馬田反問：「找我有何貴幹？」

「爲了藍色火燄的事！」林愛莉單刀直入地說。

「嗯！你們是——」馬田驚喜交集地說，「你們原來就是那個中國人？爲什麼第一次當我們見面時，你全無反應？」

「不！不是我們。」呂偉艮插咀道，「那是一名青年人，他在市區的迎賓館之內。」

「但是，你們怎麼知道這暗號？」馬田又變得半信半疑！

「他不能來此會你，這裏是禁區！」呂偉艮說：「我們認識他，所以代轉告一聲。」

「這也不對！」馬田不高興地說：「把約好了的暗號隨便告知外人，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事情！」

呂林婦夫二人交換一個眼色。

林愛莉道：「如果我告訴你，我們是他的至親，你可以放心了吧？」

馬田仍以懷疑的目光，注視着呂林二人。

呂偉艮只担心阿生等得焦急，道：「馬田先生，他在等你。」

馬田想了想，終於開了車子，儎住呂林二人到市區去。

×　×　×　×

在總統的行營中，彷彿一場大風暴即將降臨。

卡達非總統連日來都很開心，好像班加西這兒的氣候特別適合他居住似的。最少他的隨員就有此想法。

但是，爲什麼今天總統這麼生氣？

事情雖然由早上開始，但部份伏綫却是早已埋下。

首先是木村懷疑「石龍」此人身份的事，然後才見今天早上傳來的一項令他寢食不安的消息。

今天早上傳來的消息是由突尼斯市傳回來的。

突尼斯市就是突尼西亞的首都。

消息說：三名恐怖份子企圖綁架突尼西亞總統包吉巴，事敗失手被擒。

突尼西亞是利比亞的隣國，總統包吉巴是卡達非的眼中釘。

毫無疑問，三名恐怖份子是由卡達非派去的。

但是，現在他們既然落網，將來在審訊中是否和盤托出？

難怪卡達非獲悉此事後，一直坐立不安。

前兩天他才與突尼西亞數名代表密談，如果綁架包吉巴的計劃成功，一個新的傀儡政府就會正式成立。

當然，表面上，新政府一定要由突尼西亞人執政，但幕後人則是卡達非。

人們一直在尊稱卡達非爲「中東新强人」，年來他的名氣更在埃及總統沙達之上。

事實上，卡達非的野心的的確確也在沙達之上；他希望做「中東的新盟主」。

因此他有許多計劃。

計劃中先解決隣國突尼西亞。然後再在其他與他背道而馳的國家，攪一個天翻地覆。

但是，現在第一步計劃已首先受到了莫大的挫折。

那麼，萬一這些派到突尼斯去的人，把任命宣洩於世人之前，一定會提醒了其他國家的領袖。

尤其是中東各國「友好的弟兄國家」，此等國家的領袖的心裏會有何感想？不難想像得到。

因此，卡達非現在就連開會的興趣也失去了。

本來「恐怖聯盟」會議仍在進行，他喜歡聽到受援助的各代表的歡呼，喝彩，拍手掌等等美妙聲音。

但是，現在他只派代表去。

卡達非在等待另一項消息，就是木村這班日本赤軍的消息。

卡達非有太多太多的理想，組織一個以中國人爲主的恐怖集團，也是他「偉大理想」之一個，但是現在……

現在等木村的進一步證實。

他的心理十分矛盾，木村如果證明「神槍手石龍」是冒充的，他的理想暫時當然難以實現，相反，他也得担心石龍和那對夫婦是否能肩負重任？

卡達非在焦急等待中，電話終於响了起來。於是他去接聽……

×　×　×

馬田要帶呂林二人進入迎賓館——那是招待國賓的官方酒店。

但是守衞擋駕。

馬田很生氣，取出了一份證件，這才把守衞嚇退。

但是，這一回却輪到呂林二人心裏生疑了。

馬田是什麼人？他那份是什麼證件？

呂偉艮在心裏想，林愛莉也在想。

他們雖則沒有交談，却互相了解到對方的心意。

馬田似乎也看得出他們心裏生疑，一邊引領二人入內，一邊解釋說：「這是總統發給的證件，我退休之後，只有這東西最有用。他是我的護身符！」

在此之前，馬田曾經不止一次地，向呂林二人暗示過，他是想辦法爲自己「贖罪」。

因此，呂林二人想像到特警隊可能利用他的弱點。

在一間房間之內，他們找到了阿生，但阿生打着手勢，叫他們不要作聲。」

從阿生的手勢可以知道，房內有竊聽的儀器裝置。

阿生示意大家到外面去。

馬田會意，退出了房外。

四個人上了汽車之後，馬田道：「現在我們可以交談了。」

阿生望望呂林二人。

呂偉艮道：「他就是法國人馬田。」

阿生伸出手來：「我是國際特警隊隊員名阿生。」

「我早知道了，他們已經通知我，但我一直無法找到一個中國人似你！」馬田又問：「你要我怎樣帮你？」

「我只知道與你連絡，我還以爲總部另外派人來此——」

阿生話猶未完，已見到呂偉艮正向他遞眼色，打手勢。

阿生也覺得不妙。

就在這一剎那間，馬田有所行動。

但是，當他探手取槍時，突然面色變得蒼白。

「馬田先生，你找什麼？」林愛莉坐在後面，用一支手槍指住他的後腦，冷冷地說：「你的手槍在這裏。」

「你確是了得！」馬田笑了笑，「我的手槍幾時被你扒去的？」

「過獎了！」林愛莉道：「就是上車之前一秒鐘。」

「你也是女特警？」馬田很冷靜。

「不，只是平民——一個女扒手！」

林愛莉笑道：「總好過你這劊子手！」

「開車！」呂偉艮說：「你敢反抗，我們會先殺你！」

馬田於是把車子開走。

阿生問：「這是怎麼回事？」

馬田苦笑聳肩：「我也不知道，只是奉命行事！」

「奉誰之命？」林愛莉問。

「保安部之命！」馬田突然又把車子剎停。

原來前面一輛車子攔住他們的去路。剎那之間，四方八面，最少有數輛車子停在他們的四周。

車上紛紛跳出一些持槍的人，槍咀都指住了他們。

「好傢伙！」阿生咬牙切齒地說：「你就來陪葬吧！」

馬田苦笑道：「沒有用的，我已失去了利用價值！」

他的意思是：對方不會因爲他而不敢開槍殺三俠。

呂偉艮也洩氣地說：「算了！只怪我們不小心！」

但是，林愛莉的手槍却沒有放下。

他們雖然被人重重包圍，但四人都沒有落車。

木村帶住一個人由一輛剛剛開到的車子上躍下。

阿生眼前一亮，登時呆住了。

那是他在巴黎里奧機場見過的人——負責替特警隊傳達命令的人。

阿生不認識他，但當時他襟頭之上有標記——這是國際特警隊人員才看得明白的一種標記。

因此，當時阿生接受了他一紙字條。

想不到他這位「同事」會出現在木村的身邊。

木村過來對阿生說：「石龍，你心服口也服了吧？我終於試出了你的身份。原來你果然是國際特警隊隊員。」

阿生盯住那位「同事」，沒有理睬木村。

阿生問他：「你出賣了我？」

那人說：「你不能怪我，是你們總部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好，奉命傳送字條給你的人不是我，別弄錯了。」

阿生受到戲弄，十分生氣，却又無可奈何。街上軍警遍佈，看來他們想逃走並不是容易的事。

呂偉艮估計一下形勢，對林愛莉和阿生說：「算了，即使我們得手，也不知如何離開利比亞！」

阿生生氣地說：「總部到底攪什麼鬼的？」

林愛莉洩氣地，把手槍拋出車外。

利比亞軍警鬆了一口氣。

於是呂偉艮等三俠立即變成階下囚，被押上一輛卡車車去。

街上交通逐漸回復正常。

三俠不知他們的命運如何，只知道有人說：總統等住要見他們。

總統當然是指卡達非。

但爲什麼見他們？相信不會是頒贈什麼動章吧！

卡達非留給三俠的印像不算差，最少三俠未見過他生氣，只有那笑臉……

突然之間，卡車受到劇烈震盪！

三俠的思潮被打斷了。

一陣突如其來的槍聲，間中還有手榴彈的爆炸聲。

沒有人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三俠被囚在這車廂之內，四周密不透風，車卡又是鋼板製的，一些空罅裂縫也沒有！

阿生想看看外面的情形也不可以！唯一透氣的氣窗在車頂，但那兒却對視覺沒有帮助。

車子停了下來之後，很快又急急開動——這是三俠在車中唯一可感覺得到的。

槍聲仍在外面响。

車子不但開得飛快，而且正被襲擊——子彈擊在甲板外面，傳出了淸脆的聲浪，三俠只担心它被擊穿。

車子開得越快，三俠在車卡之內就越無法穩定下來。

他們伏在甲板上俯臥着，一則爲避免被子彈擊中，二則也免得撞到頭崩額裂。

車子橫衝直撞。

外面的槍聲越來越少。

突然靠近車頭駕駛室這一邊，一個小窗被人打開了。

一度光綫透入，三俠有些刺眼。

「快些起來準備一下，我們由水路逃走！」有人在小窗傳音入來。

三俠見不到那人是誰。

如果憑常理忖測，他們可能是來救三俠出險的。

但這是利比亞，會不會又是另一項陰謀？

三俠坐直了身子。

車子很快停了下來。

車門迅速打開，有人叫三俠快下車。

三俠剛下車，車子立即開走了。

三俠被人連推帶擁，衝向道旁一間屋子裏去。

連同三俠在內，總共是四個人。他們

現代英雄譜

麥海雲·文
盧令·圖

常東昇橫掃千軍

剛入到屋子裏，門隨即關上。

街上响起警號。

一輛輛軍警的車子在外疾馳而過。

三俠驚魂未定，也見不到任何事物，因為裏面一片黑暗。

只聽到有人說：「到裏面來休息一下，我們要等黑夜來臨！」

儘管現在還是日間，但屋內所有窗戶被人封閉，因此伸手不見五指。

三俠在摸索中入到後面，才發覺這屋子相當大。

後面比較光亮得多了。

三男一女的利比亞人，還有一個歐洲人，友善地對呂偉良等三俠說：「我們是朋友，你們大可放心！」

說放心是假的，畢竟眼前出現的還是卡達菲的同胞們。但是，看見對方似無惡意，又想起剛才的逃亡過程，相信他們可能是一個有組織的地下份子。

歐洲人自我介紹說：「我叫費沙，這位一定是呂阿生先生吧？」

阿生道：「閣下是——」

「巴黎總部派來的。」費沙說：「先介紹你們認識……」

原來三男一女利比亞人是「反卡達菲地下陣綫」的成員。

費沙出示他的證件，阿生認出這是巴黎總部簽發的。

費沙表示抱歉，因為他遲遲未能與阿生連絡好。主要毛病是在巴黎機場的字條傳送之上。

總部本來的確派了一個人到機場去向阿生送出一張字條，指示到了班加西這裏之後，如何找着費沙。但是，日本赤軍組織份子竟然神通廣大，知道了特警隊的傳訊和暗號，於是派人冒充。

結果，阿生當然上當了。

但是，巴黎總部的人因為在機場上無法與阿生接觸，也心感不妙，於是急忙通知這裏的費沙等人。

費沙與「反卡達菲地下陣綫」的人有來往，因此便向他們求助。

不久之前在街上發生的槍戰，就是他們的人發動的。現在他們可能還在街上追逐，但是，眼前這四個利比亞人却有信心，表示他們的人不會落入軍警之手。

費沙却說：「我已派人去預備好一隻快艇，我們等到入黑之後就走。」

但阿生却說：「我想我還不能走。」

「為什麼？」費沙這樣問。

就是呂林夫婦二人也在心裏問。

阿生道：「總部交下來的任務，我還未完成！」

費沙瞪住四個利比亞人，發出會心的微笑，道：「我相信總部不會怪你！」

「除非你們不是總部的人，否則，你沒有理由贊成我走。」阿生說。

費沙道：「我的證件你也看過了，不會假的。」

還是那個會講英語的利比亞女子說：「卡達菲的辦公室和恐怖聯盟的會議室之內，都給我們的人偷偷安裝了竊聽器。」

費沙這才說道：「是的，他們答允送我們一份聲帶副本，有了這些東西，你總可以先返巴黎交差了。」

三俠這才明白，原來「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

卡達菲到處攪風攪雨，鼓吹「革命」，他一定想不到「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竟然也有人要「革」他的「命」。

× × ×

晚上，整個班加西市都在戒嚴。

滿街都有軍警巡邏。

日間這裏發生過的槍戰事件，除了利比亞人之外，通訊社的消息也被封鎖，不准發佈。

阿生他們有些担心。

費沙比誰都更担心，因為巴黎的密令曾不止一次地重申：盡一切努力救阿生。

費沙雖然表面上是個商人，每年只有三兩次回巴黎總部秘密述職，但他却知道阿生的來頭。

總部對任何人都沒有偏袒，但對一個像阿生這些優秀的年青特警卻顯得非常重視。他們一直等到天亮，還沒有人來通知他們落船。

他們困處屋內，也不敢外出。

一切連絡均告中斷。

這屋子裏又沒有電話。

怎麼辦？

天亮了，市區的戒嚴解除了。

市面一切逐漸恢復了正常。

這時候才有人來敲門。

一名利比亞女子去應門，進來的都是他們自己人。

他們抬了一些「貨物」入來。

這些人一直用三俠聽不懂的言語交談，費沙則只充旁聽。

後來費沙告訴三俠：「外面風聲很緊，這次要委屈三位了。」

那女子示意着說：「請你們到這裏面去吧！」

原來那三大包「貨物」是空心的，裏面有暗格，剛好入得一個人。

三俠只好坐了上去。

「貨物」被人抬走。

三俠不知道外間的情形，現在一切似乎只聽命於上蒼了；萬一他們被出賣，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是，在起伏不定的情形底下渡過了數小時，終於有人過來把他們放出。

這是一艘貨艇。

機動貨艇正在地中海上航行，目的地是馬爾他。

艇上出現一名歐洲人，他自稱是費沙的助手。他叫格雷，費沙叫他照顧三俠，直至回到巴黎為止。

費沙沒有同行，但阿生相信格雷，因為那證件是眞的。

馬爾他在望，但距離巴黎還遠，三俠有感於前途茫茫。

地中海不是汪洋大海，但仍然有風，也有浪。利比亞不是大國，但却同樣有大國的野心。

三俠不知道地中海是否可以覆舟，但他們却因為利比亞總統卡達菲的野心，而替世人担心。

（完）

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蒙娜麗莎**」馬雲著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凡是一種武功，一定要給人特別注意，然後變成流行的武藝，日本拿刀已經創立許多年，直到大山培達這個高手在美國徒手斬斷牛角，那一隻牛角附在活牛的身上，實在不容易有這樣精采的表演，一般人然後知道日本掌刀厲害，至於摔角，現時因為日本摔角手豬木，斗胆向拳王奇利挑戰，因此，這種武功立刻變成歐美人士談話的資料，而且學習摔角的人也增加了許多，甚至有些人放棄日本的柔道，改學摔角。

摔角並非僅限於歐洲國家喜歡做的一種運動。中東的國家比較歐洲國家更加的喜歡摔角，甚至蘇聯也喜歡它。最初的一段時間，摔角是皇帝在宴會和盛大的慶典中所表演的娛樂節目，挑選各地最高級的好手，使他們跟赴宴的另一些摔角好手交戰，而且在宴會上打賭誰勝誰負，等於現時賭馬，這種情況，使所有摔角好手都獲得良好的訓練，待遇優厚，而且在街上走動時，非常威風，無異是一個天神的模樣，因此就影响到一般人喜歡學習它，而且希望擊倒已經成名的摔角好手，民間有了這種風氣，摔角便在中東方面奠定了很高的位置，而且把這種風氣吹向歐洲。

上述的事情發生於紀元前三四百年，到了紀元之後四五百年，進入中世紀，歐洲的國際摔角大賽，時常舉行，特別是羅馬帝國，鼓勵各國的摔角好手在廣場表演，頒以重金，在歷史上很有根據，反映出摔角已經是一種很有地位的比賽。至於西洋拳賽，還沒有盛行，一般人甚至覺得用拳打倒對方，遠比不上用摔角那麼有利，事實上也沒有人當衆表演拳賽。

摔角在蘇聯很遲然後出現，大概在十三世紀，至於芬蘭，較為早些，冰島也有摔角模樣的比賽流行，但却另創一格，選手一定要穿很堅固的皮衣，到時互相撞擊，撞跌對方便算打贏，比較普通的摔角更加簡單。

歐洲方面，德國，法國和英國都是比較複雜的，那時摔角的形式一直都用希臘式或羅馬式，文藝復興時期，有一個摔角名手兼劍客比得蒙地，屬於領袖人物，因此之故，便影响到摔角變成當時上層社會流行的風氣，後來法國還有特種的摔角運動場，將摔角發展成健身運動。

進入十九世紀，歐洲的盛典，以及元旦之類的假期，到處盛行摔角表演，而且加插翻跟斗以及大力戲等，便使摔角變成一種雜技，如果用拳擊的方式去做雜技表演，沒有觀衆喜歡欣賞，因為一拳打過去，不是贏，就是輸，很快結束那一場賽事。至於摔角，却絕不相同，兩人互相倒地打滾，各展絕招，可能產生新的刺激，而且欣賞的時間比較長得多，最合觀衆的胃口。

十八世紀的時期，有一個英國人叫做譚臣托威，揚名國際，他身高五尺十寸，體重二百磅，但却能夠雙手舉起一個木台，木台之上有十二個人在台上走動，或者坐着飲酒捉棋，每個人體重都是一百五十磅或一百八十磅的，換句話說，他雙手可以舉起二千磅重，他憑着這種絕招，在世界各地作戰，而且表演大力戲，吸引無數觀衆，另一方面，他還把獅子老虎等野獸

帶在身邊，他表演之後，輪到野獸表演，更使觀衆如醉如狂，那是馬戲班的開始，至今具有吸引力。

這傢伙具有超人的氣力，有過一次輝煌的紀錄，他用三個大水桶貯滿了清水，絕無花假，共重一千八百三十六磅，他能够把這樣重的東西由高台站着，抓住繩子把它拉起來，離地一尺，雖然他只能把它拉高一尺，已經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了，自始之後，他就升做摔角王，其實他的摔角技巧並非超卓，只是手上有特殊的氣力而已。如果他現時仍然活着，可以肯定的說，必然給豬木擊倒，因爲豬木是個很有頭腦的人，懂得三百幾種摔角的絕招，隨時把對方的筋骨扭曲，使他無法作戰，如果譚臣托威碰着這樣强的高手，並非僅靠氣力取勝，他就會打輸。

整個世界各方面的技術都是向前推進的，就算槍炮之類殺人武器，也有很大的進步，何況摔角呢？摔角這種功夫在無數專家苦心研究之下，創造出來的絕招愈來愈多，因此，有資格算做摔角手的人，不必雙臂能够擧起二千磅重，仍有機會獲勝，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在甚麽時候施展那一種絕招可以擊倒對方，如果對方施展同類的絕招撲攻，如何拆招。

摔角因爲花樣很多，變化無窮，一直都是電視台的精采表演節目之一，最可惜的是這一點，靠這一行混飯吃的摔角手實在太多了，彼此在電視節目演出之際，俱是拆招的成份居多，事前約好如何攻，如何守，觀衆所看到的並非眞功夫，只是含有娛樂成份的表演。

說到中國的摔角，遠在蒙古稱霸的時期，已經有這種摔角功夫了，甚至更遠的時代，距今三千五百年，皇帝征服蚩尤，就靠這種摔角的功夫取勝，不過，到了元朝，蒙古的皇帝成吉思汗，然後把它發揚光大，那時稱做蹪交，後來改稱摔交，民國十八年最爲盛行，那時正式定名摔角，各地高手雲集，所有摔角的專家都比不上常東昇，故此他有長勝將軍的稱號，現時他已經老了，但却老而不衰，仍在台灣教授摔角。

說到常東昇的摔角功夫，得自家傳，屬於保定派，兄弟四人都是從小練習摔角的，以他最爲突出，他僅有十七歲，就暢遊蒙古，綏遠以及察哈爾等地，跟當地的名手比賽，民國二十年，再度暢遊北方，沿着天津，濟南到南京去，都是到處公開找名手作友誼賽的，他往往出場就勝，名氣更响。

因爲他必須沿着正路爬到高處去，故此，他的摔角功夫再精一點，仍要經過中央國術館這一個大門，才有資格教授各地的學生，因此，他雖然摔角的功夫極高，仍要在中央國術館做練習，不過，當時的教授也鬥不過他，一般學生更非他的敵手，故此，他還沒有畢業，已經在中央國術館獲得很崇高的地位，照當時形勢推測，他剛畢業，就是摔角的教授，理所當然。

當時山東有一個人姓馬，單名一個艮字，他看報紙知道常東昇有這種技術，便親自率領山東國術館的名手畢鳳亭，楊法武兩人到南京向他領教，當時南京的國術館長張之江，也知道畢楊兩個人是山東最傑出的摔角手，有心到來，打算跟常東昇較量，認爲那是一件盛事，故意隆重其事，定期在國術館內體育館的競技場公開比賽，而且收相當高的門劵，然後入座參觀。當時擴大宣傳，由於一般人震於雙方的名氣，料想那一場龍虎鬥一定大有可觀了，紛紛購票入座，盛况空前。

比賽的時候，山東方面首先派楊法武出場，跟常東昇較量高下，兩個人都是大個子，體重相等，剛剛交手，楊法武就把常東昇整個拋高，又跌下來，不過，常東昇落地即時滾開，施展蒙古式的摔角絕招，勝了第二三四這三個回合。

當時節目的編排是如此措施的，常東昇和楊法武打足了四個回合，常東昇輸了第一個回合，直贏三個回合，有些人以爲他疲倦，他却不以爲意，休息一會，跟着和畢鳳亭比賽，仍是直賽四個回合的。

畢鳳亭的武功比楊法武略差，心裏有點畏懼，跟常東昇交手的時候，竟然給常東昇直落連贏四個回合，贏得非常乾脆。

馬艮看見常東昇身手不凡，對他十分敬重，對他說：「現時南京有一個高手從北京來，在南京設立一間私人摔角學院，專門訓練這種人材，他沒有敵手，自稱摔角大王，你知道有這個人嗎？」

常東昇聽了，說：「我似乎記得起南京有這麼一個人，自稱摔角大王，設館教授，但因國術館擧辦摔角比賽的時供，他沒有報名參加，事後還說他自己的功夫太高，不屑參加，故此，我也很想找一個機會跟他較量，可是，却不知道他的實力如何，因而遲遲未能成行。」

馬艮即時告訴他，說他的武技還比不上楊法武，必然不是對手，鼓勵常東昇找他一決雌雄，常東昇聽了此話，充滿信心，決定跟他較量高下。

那時已經進入冬季，天氣很冷，常東昇故意穿了一件破棉袍，親到摔角學院找那個摔角大王蓋世雄，自稱想來求學，不知道從何學起，摔角大王根本沒有看見過常東昇，跟他接洽，常東昇自稱學過一點功夫，懂得摔角，一定要試一試對方確實有資格做他的師傅，然後入學。

摔角大王怎會把他看在眼內呢？立刻答應，還說明依照競技場的規矩，較量四個回合。既然摔角大王對他如此輕視，以爲擧手提足，便即可把他打倒，怎料剛剛交手，即時被常東昇摔了一交，暗自吃驚，立刻傾全力應付，殊不料常東昇要出蒙古摔角的絕招，連續贏了四個回合，他才大吃一驚，到了此時，常東昇然後說出自己的姓名來，他知道此人就是常東昇，並非到來學習武功，只是想挫挫他的豪氣，經此他就不敢再自誇大。

常東昇在競技的時候，動作非常快速，有如穿花蝴蝶，兼且他也生得英俊，武林中人就索性給他一個花蝴蝶的綽號。

南京召開第五屆全國運動會，地點是中央體育場，節目當中有摔角一項，常東昇知道北平，保定，天津各地名手都會到那裏參加，認爲那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於是報名參加。

常東昇在比賽的時候，知道他的師兄閻益善代表北平參加，兩人非常要好，可謂兩雄相遇，份外有趣，比賽的時候，各

地選手集中力量對付他們，全部失敗，只就剩下常東昇與閻益善兩人爭奪冠軍和亞軍，常東昇知道彼此是一家人，如果互相爭奪，勢必使出最毒辣的手法應戰，那時候等於兄弟相鬥，給人看穿這一個門派的竅妙地方，因此不願正式交手，故意讓他一招，使閻益善很輕易的擊敗他，但却仍使閻益善知道，他故意把冠軍讓出來。

同月二十日，在南京城擧行國術考試，常東昇參加摔角比賽這一項，那就絕不相讓了，這一場比賽當中，成爲常東昇最大勁敵的人叫做劉九生，劉九生譽滿全國，正是摔角名手，在國內作戰了二十多年，未逢敵手，跟常東昇比賽，因爲他年紀較大，恐怕體力不支，故此僅打三個回合，剛剛交手，劉九生很輕易的把常東昇摔倒了，當時在座的觀衆都以爲常東昇這回失敗，殊不料第二個回合，劉九生就給常東昇摔倒，成爲一勝一負。至於第三個回合，常東昇仍然使用蒙古摔角最凌厲的招式，把他擊倒，奪得冠軍，自此之後，他就聲譽更响，全無敵手。

後來常東昇爲着觀摩技術起見，率領他訓練出來的摔角班到上海，和上海周士彬組織的摔角隊作友誼比賽，所有旗下的健將互相作戰，至於主帥方面，常東昇對周士彬，更加惹人注目，雙方講好，鬥三個回合，開始比賽時，第一個回合打個平手，第二個回合常東昇把周士彬摔了在地上，已佔優勢，再戰第三個回合，周士彬大發神威，亦把常東昇摔倒，故此，雙方打個平手。

最後一場是常東昇對顧培麟，對方也是上海的名手，訂明打三個回合，但是，一下場常東昇就施展蒙古摔角絕招，一連摔了顧培麟八個跟斗，掌聲四起，不必再賽，南京隊得到絕對的勝利，奏凱而歸。

那時上海的新聞報對此事非常重視，第二天刋登這段新聞的時候，所用的標題是這樣說：「周士彬以摔成名，常東昇保持不敗。」

暗示着這場比賽，常東昇沒有吃虧，面面俱圓，對常東昇來說，等於把他抬高一級，跟周士彬齊名，他當然是很高興的，那時他已經有三十歲，氣力略減，到了第七屆全國運動會在上海江灣體育場擧行，當時上海的摔角冠軍吳晋楚，非常生猛，連戰皆捷，最後決鬥，跟常東昇爭奪。對方僅有二十四歲，常東昇已經三十多歲，年齡已高，恐怕體力不足，事前聲明只是賽完這一場，不論勝負，立刻收山。

到了交手之際，碰頭他就要出絕技，把對方連跌兩交，奪取冠軍，保持長勝將軍的紀錄，此後他不再跟後輩爭奪錦標。

抗戰時期，他因爲要跟日本人作戰，日本擅長柔道，中國方面的功夫未必能够戰勝對方，他認爲蒙古摔角，能够尅制柔道，便在軍中充任總教練，教授徒弟，再由徒弟教授軍隊，這是專門爲了尅制日本的柔道而設，那種功夫就叫做中國摔角，那時他譽滿大江南北，綽號中國摔角大王，如果用柔道的資格計算，他可謂升到第九段了。

對於貼身搏擊，他能够教授軍隊用特殊的招式尅制日本軍隊所練習的柔道，這種功勞非同小可，事實上當時中國的武器比不上日本士兵，隨時會打到貼身作戰的，預先知道對方的弱點，施展最沉重的一擊，反敗爲勝，奪取對方武器，隨即獲得勝利，這種功勞，簡直難以計算。

現時他仍然健存，他跟鷹爪名手劉法孟非常深交，劉法孟死後，他就把蒙古摔角的絕招教授給劉法孟的女公子莉莉，故此，現時鷹爪門懂得這一派的摔角。

說到摔角方面，現時在本港與九龍正式教授摔角的一位武林高手，叫做劉飛，已經是五十過外，仍是驍勇善戰的，等閑之輩，並非他的敵手。

劉飛在九龍創「中國摔角健身院」，表示他的摔角技巧比較原有的蒙古摔角，更進一步，門人頗衆。若干年前，他的一雙鐵腿在摔角場內壓倒羣雄，榮獲當時全國摔角冠軍，事實上他的體型矮胖，雙臂粗壯，腰圓背厚，馬步極穩，給他纏住絆倒，便會打輸，他的確是一塊摔角的好材料，以摔角來說，體高而又略瘦的人，比較吃虧。

照理劉飛師傅對他所擅長的摔角相當滿意了，可是，他却認爲時移勢易，只是纏住對方絆跌的蒙古摔角，太過簡單，爲了急速取勝，應該在摔角的手法之外，加進一些拳擊。擧例言之，蒙古摔角往往出其不意的握住對方一隻手，使勁一拖，隨即把自己的身體旋轉，作爲圓心，猛兜圈子，使他整個人兜了五六個圈，頭暈眼花，跌在地上，然後俯伏下來，以摔角的姿勢壓倒他，這種摔角方式是很正宗的，如果用它打鬥就嫌它慢吞吞了，事實上一個人已經給你拖着轉了一個圈，已經失去重心，那時你乘機一拳打在他的下頷上面，他就受擊暈倒，不必再拖下去，試把這兩種摔角方式放在一起較量，你就會發生這種感覺，認爲摔角當中，不妨略加拳擊。不過，這一拳必須是到了最有利的一瞬然後出擊，違反了這個原則，那就不是摔角了。

劉飛師傅是查拳中的高手，他認爲摔角不妨包括拳擊的一兩招，這種觀念，大概是脫胎於查拳，因爲查拳就含有摔角的意味。

不過，查拳所重視的始終是拳，並因它有許多招式是擒拿手，擒拿手雖似摔角，但却不是摔角，故此查拳跟摔角仍是分道揚鑣。

劉飛師傅在他主持的中國摔角健身院裏面放置的健身器械，俱是銅鐵鑄成的，作圓筒形，粗如木柱，中空，初時貯砂，後來逐少注入鐵沙，增加它的壓力，拿這種鐵筒分別用左右手握緊，前後揮舞，或把它放在伸到盡的兩隻手臂之上，使它滾動，都可以增加臂力。

劉飛師傅說，這種功夫叫做鐵臂功，學習蒙古摔角，或者學習查拳的人，都要經常苦練，寫在這裏，獻給喜歡玩摔角的人參考。

劉飛師傅的公子劉百川，曾經連獲三屆香港西洋拳冠軍，女公子的武功也很精湛，曾做歌后姚蘇蓉的私人保鑣，有足够的實力跟匪帮搏鬥。

至於劉飛師傅本人，他除了在健身院授武，還在學校以及青年會教授拳脚，經常個別指導後起之秀。 （完）

武林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溫涼玉・文
盧令・圖

毒手（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追緝欽犯的前頭部隊及殿後部隊，均陷入連雲寨的伏擊陷阱，柳雁平與田大錯二將領均拚命苦鬥，而中路的主將時震東，周冷龍和鐵手，周白宇，白欣如，伍剛中等也在虎尾溪的地方，遇上連雲寨五寨主千狼魔僧管仲一，驅使千頭餓狼來襲，時震東等苦鬥狼羣不下，鐵手知此等餓狼，全受魔僧的木魚聲驅役，遂提聚內家功力，發嘯振聲，羣豪互相呼應，遂把魔僧震倒，狼羣不驅自去，未幾，連雲寨的三，四寨主又率四百騎衞來，鐵手首向穆鳩平撲去，以無比內力執住穆鳩平刺來長矛，把穆鳩平挑離馬上——

兩釋英勇漢　三陣定輸贏

穆鳩平眼見受制，可不慌不亂，立即撤矛，回手拔劍，穆鳩平這一撤矛，身子便得以落下，鐵手怎讓其得逞，手執矛尖，以矛使一招「寒鴉點點」，一剎那間，矛柄已撞中穆鳩平的身上「中樞」、「少衝」、「沉香」三大要穴，穆鳩平在半空無力，便「咕嚕」一聲倒栽下來，一面還運力以圖衝穴，鐵手撲前摟住了他，一矮身「刷刷刷」已避過三刀，這時大軍已至，穆鳩平也只不過較衆惡徒衝前十餘丈，可是等山賊衝近時，鐵手已制住穆鳩平，還順手再封他「中靈」、「氣海」二穴，敎穆鳩平連運氣也不能，一閃身，已回到時震東那邊，衆人大是喝采不已。

鐵手大呼道：「『連雲寨』的聽住：你們再衝過來，我先殺了你們四寨主！」衆賊一聽，果然勒馬止住，一時火光熊熊，但鴉雀無聲，火光映照在雪地上，清晰異常。鐵手「錚」地拔出穆鳩平的佩劍，精光四射，已抵住穆鳩平的咽喉，冷冷地道：「穆寨主，你要命不？」穆鳩平怪眼一翻道：「要。」鐵手見他答得那麼爽快，又道：「叫他們退兵，我不傷你一分一毫。」

穆鳩平冷冷地道：「不要。」鐵手沒聽清楚，問道：「什麼不要？」穆鳩平冷笑道：「要我穆鳩平一命使『連雲寨』退兵，沒有的事，我寧願不要命了，你要殺就殺，要剮就剮，老子不皺一皺眉毛！」忽然大聲道：「兄弟們聽着：我的命就喪在這干人的手裏，你們要爲我報仇！」竟然引頸撞向劍鋒！

鐵手一呆，猛然撤劍，劍已割下一條小血痕，時震東馳騁沙場，見此好漢，不禁道：「好漢！」伍剛中大叫道：「有種！」薛丈二却喃喃自語道：「難怪會長得比我黑，原來脾氣也比我大！」只聽穆鳩平大喊道：「你們怎麼不衝過來，怕我死得了啊！」衆賊竟呆在馬上，不知如何是好，敢情這「陣前風」平日待屬下極好，衆人知寨規難容，但仍不敢衝近，怕害了穆鳩平一命。

穆鳩平暴跳如雷，忽覺身上一鬆，原來穴道已盡解，解的人正是鐵手，穆鳩平倒是一呆，鐵手向他長揖道：「穆兄弟，適才猝然偷襲閣下，是在下不是，敬請原諒。」其實鐵手適才那一下，是千軍中擒將，並非「偷襲」，只不過他見此人威武不屈，而「連雲寨」的人居然也有情有義，忙以禮相待。

穆鳩平怔了怔，沒敢相信那是事實，竟然不走，鐵手笑道：「穆將軍請回，咱們再來陣中拚過死活。」穆鳩平扳着臉孔走了幾步，見鐵手眞不追來，知是誠意相釋，竟是不走了，道：「好小子，剛才你那一下，我穆鳩平是輸得心服口服，無話好說。」忽然揚聲道：「兄弟們，這一仗，遇着仁義之軍，我不打了，你們要打，你們打吧！」

這一下連鐵手也沒料着，此語一出，衆徒議論紛紛，互覷而不知如何是好。衆人見鐵手義釋自己這方的主將，已是大爲感激，又見對方一出手便擒下所向無敵的穆鳩平，知道來人武功已是神乎其技，不免都有些恐懼，本不欲戰，但又怕大寨主責怪下來，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鐵手拱手謝道：「穆兄弟，感謝不戰之恩，你那位五弟，只是震傷內臟，若然不棄，兄弟我可以代爲治理。」衆人一聽，又是歡呼不已；穆鳩平大喜過望，道：「眞的？那太好了。」鐵手正待答話，忽聽北面一人冷冷地道：「四弟，你陣前不戰，又唆使軍士不鬥，知不知罪？」

穆鳩平聽了震一震道：「四弟知罪。」那聲音又道：「你知什麼罪？」穆鳩平接過鐵手剛剛才雙手奉回的長劍，「哈哈」一笑，無限蒼涼，道：「三師兄，小弟自刎當堂便是。」鐵手既知那人是三師兄，也就是「賽諸葛」阮明正了，當下也不插手，料想怎麼樣阮明正也不會讓穆鳩平自刎的。果然穆鳩平把劍一橫，那冷峻的聲音又道：「若你殺了這干人，可以將功贖罪。」穆鳩平慘然一笑道：「第一我穆鳩平向不殺朋友，第二我穆鳩平也非其敵手，求阮師兄成全！」當下引頸自刎！

鐵手見此人竟把自己當成朋友，不惜自刎也不願與自己爲敵，心中大受感動，對「連雲寨」也敵意全消，穆鳩平把劍一橫，只聽一聲冷哼，一柄飛刀激射而來，「噹」地震歪長劍，穆鳩平變色道：「阮師兄你……」只聽阮明正道：「你不但臨陣退縮，而且唆教軍士不戰，尚當敵爲友，豈是自刎能了事，當知寨規否？」

鐵手見阮明正以飛刀射歪長劍，以爲果然料中，阮明正不會讓穆鳩平自刎的，沒料到阮明正竟說出那番話來，罪加一等，彷彿自刎也不能補罪一般；鐵手大怒，抬目望去，只見一雪衣中年漢子，下頷三綹長髯，臉白如玉，神色十分冷峻，這就是「賽諸葛」阮明正。

只聽穆鳩平向西南方半跪道：「弟子領受寨規處死。」阮明正冷冷地道：「還有人不戰否？」那四百個山賊見四寨主尚受此罰，那敢說「不」字，齊聲道：「爲寨殺敵，人人爭先。」阮明正向鐵手等人冷冷的橫了一眼，道：「教人看看我們『連雲寨』，有沒有賣友求榮之輩！」忽然自袖中射出兩柄飛刀，直奪穆鳩平雙目！

鐵手沒料到他忽施辣手，對自己的四師弟亦如此狠毒，怒喝一聲，這時阮明正的刀已及穆鳩平的雙目，只見刀鋒青藍，必有劇毒，原來這寨規是雙毀雙毒，再令其毒發身死，十分殘酷。穆鳩平也不閃躲，瞑目受死。忽然急風突至，「卜卜卜卜」幾聲，原來鐵手已飛身過去，及時雙手捏住雙刀，因爲怒極，所以雙刀被他一抓之下，被他捏個粉碎。

正在鐵手捏住雙刀之際，一條美妙的白影忽然長身而起，正撲向阮明正，七八名嘍囉意圖相攔，但見白影凌空一躍，已飛過諸人頭頂，直攻阮明正。阮明正身前的七八名護衞，顯然武功也不差，七八根長矛，同時改向這道白影；這白影正是白欣如，只見她在半空雙手一陣連抓，已把長矛統統接住，但也被逼落下地來，阮明正大爲放心，因爲只要白欣如不能一擊便中，自己的手下便可以立即圍住她，碎屍萬段了。

阮明正正待喝令攻擊之時，忽又見白影一閃，已至眼前，阮明正一驚，正待拔刀，已然太遲，那人出劍如電，一柄劍已抵在他咽喉上，才聽到「唰」地一下破空之聲，抬頭一看，正是「北城」城主周白宇。

阮明正登時大悟：原來白欣如的攻擊是聲東擊西之法，掩耳盜鈴而已，眞正的攻擊來自周白宇，而且如迅雷不及掩耳，出手之快，令人歎爲觀止，阮明正發覺時，已經受制了，心中勃然大怒，沒料到自己以智稱絕，竟一下子被幾個毛頭所制，當下鐵青着臉，冷視周白宇。

這時周遭的衆匪已紛紛拔刀衝了出來，周白宇粗聲喝道：「你們上前一步，我就殺了你們的三寨主！」衆匪立時停住，沒料阮明正喝道：「無胆小子，你們衝來便是，個人生死，何足道也，你們不過來，都要受寨規重罰！」周白宇本想喝問他爲何對自己拜把兄弟也不放過，沒料到這人性子也恁是剛烈，仰頭一撞，向劍鋒撞來，周白宇是何許人也，忙把劍一抽，阮明正雖得不死，但額上已有血痕，但阮明正毫不畏懼，又撞了過來，周白宇再一縮手，阮明正再撞，周白宇再縮手，三撞三縮，劍仍抵住阮明正的咽喉，阮明正既求死不得，也逃不開去。

只聽穆鳩平怒道：「辱我三哥，便是我敵！」阮明正大笑三聲，朗聲道：「老四，我和你一同死了便是！」周白宇見他剛强，並非只工心計而已，心中也暗暗敬佩，問道：「看你也是條好漢，爲何對那位穆兄弟此如狠毒？」阮明正瞪了他一眼，大笑道：「若『連雲寨』上上下下都因敵人小施仁義，便感激不盡，棄械不鬥，『連雲寨』還像不像個山寨？四師弟身爲將領，尚且如此，不加倍處罰，何有顏見大哥？就是因爲他是四師弟，更該處死，我和他相交最深，我處死了他，最多與你們力拚而亡，以報他待我兄弟之情！縱我向你們投誠，也應處於極刑，否則寨衆那會心服！你勸我也沒有用，大丈夫行事，自當乾脆一些，快快刺來吧！」周白宇、鐵手聽得這一番話，不覺對這阮明正的以身作則，大公無私而肅然起敬，只聽穆鳩平叫道：「是，是，三師兄說得對，小弟

連寨規也破壞了，胡塗之至，眞是該死之至！」

阮明正閉目待斃，大義凜然，周白宇倏地收劍施禮道：「阮先生，在下適才不識二位君子，多有得罪，尙請勿怪。」阮明正氣憤憤的說了一番話，以爲必激起周白宇之怒，一劍刺來，沒料他對自己更爲恭敬，並向自己賠罪，當下雙目一睁，道：「你少施仁德，你饒我不死，我還是要與你爲敵！」

周白宇劍入長鞘，漫聲道：「阮先生儘管出手便是，我放先生，只因心儀，別無圖謀；在下適才猝然偷襲，否則未必能制得住先生。」阮明正見周白宇如此謙遜，一時呆立當堂，不知如何是好。忽聽一人漫聲而道：「明正，你平常好聰明，怎的今日固執成見，喋喋不休，倒教客人笑話了，咱們『連雲寨』的寨規是活的，你怎麼拿它作死的用呢？」聲音柔和風雅，但隱然有俠客之凌厲冲虛。

鐵手等人霍然回身，只見北方的「連雲寨」的人，紛紛相避，讓出一條路來，一個青年含笑步出，另一個黑衣人臉無表情的跟着，只聽那些「連雲寨」的人都七嘴八舌的道：「啊，大寨主也來了。」「二寨主也出動了。」「大寨主您好。」「大寨主、二寨主，您們好。」那年青人一一含笑作答，連一點架子也沒有，敢情與寨徒的感情極好，這麼年紀輕輕的，便是「連雲寨」的大寨主，衆人心裏也不覺舒服。這兩人出場，反沒有三寨主，四寨主等出來時那麼嚴肅，寨衆都如釋重負，對這兩個寨主都極爲放心似的。

那青年既無架子，亦不傲慢，走近來向鐵手等一揖道：「在下戚少商，諸位路過，『連雲寨』有失遠迎，在下失職，適才多蒙二位對三弟，四弟不殺之恩，我這三弟，向來執法如山，請諸位勿怪。」衆人大吃一驚，只見那青年穿着的是一件褪色得厲害的青衫，已補了幾個破洞，都捨不得換上一件，十足個落魄書生模樣，以爲充其量他只不過「連雲寨」的二寨主，沒料到他便是「九現神龍」戚少商！

時震東見大家都比較緩和下來，輕咳一聲，道：「戚寨主，咱們路過此地，本待過寨時投帖拜見，沒料到却幾乎與貴寨子弟交起手來了，實在是……」戚少商笑道：「多有得罪，這位想必是名震滄州的時將軍了，坦白說，在下等以爲來的是那些欺壓百姓的官僚，像對付這些亂臣賊子，咱們『連雲寨』是素不容情的，適才見諸位以氣功退狠，又義釋我三師弟，四師弟，想非常人，特高攀結交，未知諸位賞不賞臉？」語言中隱有王者之氣，暗示若你們是那些狗官，早已下令一網打盡了。要知道地方百姓，常被貪官汚吏所壓搾，眞是民不聊生，但時震東將軍在滄州一帶，雖鐵臉無情，但從不欺壓良民，深得讚譽，這戚少商竟在言語間，透露了極大的抱負與氣派，大有替天行道之意，心下不覺暗驚，難道這人想造反不成？

這時那神色冷漠的黑衣人，緩緩走到那枯樹下，到了管仲一的身前，看了一看地上被震碎的木魚，猛然抬目，向鐵手等瞪了一眼，神光暴射，好一會才轉移目光，扶起管仲一，以內力輸入管仲一體內，以保住他的性命。穆鳩平兄弟情深，問道：「二哥，五弟能活否？」那勞穴光並不答話，戚少商笑問道：「二弟，五弟的性命全仗你了。」勞穴光即答道：「大哥放心，五弟能活。」

果然不消一刻，管仲一蒼白的臉色轉爲紅潤，衆人見管仲一未死，暗中慶幸與「連雲寨」便結仇不深，一方面也驚詫於勞穴光豐厚之內力。

戚少商向鐵手等笑道：「諸位既然路過此地，又惹起一場誤會，都是敝寨的不是，幾位若肯賞光，隨兄弟至寨裏喝幾杯水酒如何？」時震東臉有難色，道：「實不相瞞，在下等邀得這幾位助拳，爲的是抓拿欽犯而來的，匆忙間不及拜山，戚寨主可否待在下擒得欽犯，回京交差後，再偕大家來飲幾杯如何？」戚少商忽然臉色大變道：「你要抓拿欽犯？」時震東見明局勢緩和，戚少商又忽然轉變態度，心下暗暗防範，道：「正是。」戚少商神目如電，盯在時震東臉上，冷冷地道：「是『絕滅王』？」時震東視形察色，知道瞞也瞞不下來，當下坦然道：「不錯。」戚少商厲聲道：「不許！」

局勢當時又緊張了起來，時震東苦笑道：「戚寨主也是明理人，當知我們這些喫公家飯的不易。」戚少商搖首道：「我們待在這裏，爲的便是截擊這一道上追擊楚主公的人。」鐵手聽得戚少商稱楚相玉爲「主公」，知道他們關係非淺，當下拱手道：「戚兄，你技高無比，智絕三軍，爲何不爲國家出力做事，而時正年少！」言下之意是說，你才智武功都高，只奈何甘爲賊寇，戚少商笑道：「這位想必是『天下四大名捕』之鐵手兄，好厲害的嘴；不過爲何要有朝廷，朝廷乃求國泰民安，朝廷若不會做事，只會壓搾欺侮良民，那我爲良民做事，推翻朝廷，另立良主，不也是替國家，替人民做了大事麽？」

鐵手等都吃了一驚，當時的確是貪官當道，民不聊生，外侵內亂，天子又昏庸無能，各地軍民，都已怨聲連天，各人聽得心下一動，戚少商字字鏗鏘，竟令人反駁不得，時震東見衆人默然，便苦笑道：「我只是一介武官，朝廷的事，我怎管得了，戚寨主，尙請你高抬貴手，讓下官過山，去抓楚相玉後，再來謝罪。」

戚少商也苦笑道：「時將軍赤胆忠肝，不叛朝廷，在下也無話好說，不過行有行規，帮有帮規，在下曾是楚先生的一名家僕後裔，便有責替他截住追兵，況且，楚公所志所謀，與本寨相同，冲着這點，敝寨也不能袖手不理。」鐵手忽然問道：「戚兄既有大志，爲何還留在寨裏？」戚少商笑道：「時機未到，只求組織，不求聞達；況且，我奉義軍之命，在此恭候一俠名天下，義擧無雙的大哥到來。」

鐵手心頭一震，道：「那位大俠，姓甚名誰？」戚少商竟不隱瞞，恭然道：「江南白衣，溫振眉是也。」鐵手道：「溫振眉是當世名俠，自是不錯，但溫大俠怎會應允加入叛軍？」戚少商一字一句地道：「義軍才是眞正的王師，誰會不加入？溫大俠義滿天下，若他加入，武林中人一呼百諾，報効必多。」鐵手道：「若他不肯加入呢？」戚少商肅然道：「再三相求

，訴以大義。」鐵手仍道：「若他仍不加入呢？」戚少商臉色凝肅，手掌作勢往下一切道：「他若不加入，武林人士必效之，只好殺了！」鐵手等心下一寒。

鐵手忽道：「戚兄，咱們乃外人，甚至是喫公門飯的，戚兄爲何要告訴我們這些？」戚少商笑道：「我見各位義胆忠肝，當非小人，况且事無不可對人言也。」鐵手道：「若我們回滄州府後，傳出此事，不是對貴寨大大不利？」戚少商大笑道：「鐵兄說笑了，現在大家只不過是撞鐘和尙，但求盡力而已，各位是武林好漢，焉不知天下叛亂四起？多我一個「連雲寨」，諸位也不至爲求封賞而傳揚出去。」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道：「况且，事若傳了出來，天下英雄，也不會饒了你們的！」衆人又是一驚。

要知道戚少商這一番話，是軟中帶硬，硬中帶軟的。其時天下動亂，義軍頻起，若在王朝當官，秉公行事，無人會說不妥，若爲求名祿而出賣義軍，則爲天下所不容，不但被出賣者要報仇，連旁人也不會饒了那告密的人。就算是時震東與周冷龍等，雖是大將，畢竟是武林中人，又怎會不知？怎會甘冒大不諱而上奏朝廷，况且朝廷昏庸無能，很可能招奸人所妒，一個反奏下來，說上奏者結交叛匪，弄至全家抄斬，也不一定。

各人不禁都驚出一身冷汗，時震東苦笑道：「在下乃寨邊小將，朝廷的事，下官都管不了，戚寨主放心便是；但這楚相玉乃逃自我獄中，若不能抓回歸案，以將功贖罪，只怕下官一家大小，都受重刑，下官朋友，亦受牽連，無論如何，但請戚寨主網開一面，他日再拜寨相謝！」時震東的話，說得極其委婉，只求捉拿欽犯而已，絕不計較「連雲寨」的事。

戚少商沉吟道：「時將軍的難處，在下乃知，在下亦有難處，楚主公是在下義主，本當死力相助，但諸位是在下義友，又不能不顧，不過無論如何，諸位欲過山抓人，『連雲寨』是不會袖手的！」衆人聽得心下一沉，因「連雲寨」的這幾個寨主，已難應付，何況還有七百餘衆？戚少商又道：「這樣好了，既是朋友，寨裏弟子，絕不能以多欺少，現下我們雙方，各派出三人，抽籤決定誰與誰戰，那一方三勝其二者，便是贏者，萬一敝寨敗了，當拱手相讓諸位過山，敝寨也算盡了救助之力，只不過技不如人而已，萬一諸位敗了，只好請回滄州，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鐵手等本就忌於「連雲寨」羣起而攻，那自己等就傷亡必鉅，而今聽戚少商竟要以一對一，連打三局，不佔人多的便宜，知道他有意賣個交情，心中大事感激，時震東當下道：「謝過戚寨主，不知比試方法如何？」戚少商笑道：「並不如何，切磋武功，點到爲止，各位乃英雄好漢，當必知曉，又何需在下多言？只請將軍選出三人，再抽籤應敵便了。」說着就拖阮明正，穆鳩平走向勞穴光與管仲一喁喁細語，似是選拔誰出手較技。

這邊的時震東向大家道：「待會三戰中，我出一戰，不知另二戰那位願一陪老夫？」鐵手道：「不好。」時震東奇道：「鐵兄何出此言？莫非見我老頭兒武功不行麽？」鐵手道：「不敢，只是時將軍乃此行主將，萬一有所閃失，如何交差，還請將軍自珍是好。在下願代出一戰。」周白宇道：「鐵兄所言甚是，時將軍乃主將，不宜出戰，我也願代戰一場。」

伍剛中聽得哈哈笑道：「還有我這老頭子，只要不嫌我老，也可打它一場！」時震東知道現下諸人，當以鐵手，周白宇，伍剛中三人的武功爲最高，見三人肯出手，當下大喜過望，竟欲跪拜，邊道：「諸位相助之恩，下官沒齒難忘。」鐵手、周白宇忙左右扶攙，不讓他下拜，鐵手邊道：「還有一事。」

時震東道：「何事？」鐵手道：「我們三人出戰，對方三人中必派出戚公子和勞二寨主，這兩人武功相當可怕，但願我能纏上一人，不過『連雲寨』九大寨主只出了五人，其他四位寨主，只怕是去了伏擊田統領，柳統領等，現下必十分危急，待會兒我們第一場交戰時，時將軍請派人溜出救援。那時大家觀戰，勢必分心，若人數少，能溜出的希望極大。」

周白宇也道：「正是，派出的人一多，必被發現，戚少商料我們不會溜出求助，因數里內，並無官兵駐紮，所以防範不嚴，料想我們也逃不出去，料不到我們僅派出二三人，前後救援，欣兒，妳輕功好，就勞妳去一趟好了！」時震東見白欣如出劍殺狠，武功極高，輕功又好，當下喜道：「若白女俠肯去，那就最好不過了！」周冷龍忽道：「將軍，請派末將前往救柳統領。」時震東知道這周冷龍武功也極高，一直在自己手下，對他極爲放心，當下道：「甚好。」

「黑煞神」薛丈二，「地趟刀」原混天也想要去，鐵手道：「人多反而不好，這兒山賊更多，尙望二位替伍寨主等掠陣爲重。」薛丈二，原混天二人見沒有任務指派，心中已是老大不悅，但聞鐵手說這兒要人掠陣，而且這兒賊多，又担心寨主伍剛中之役，於是皆無異議。

那邊的戚少商向勞穴光，阮明正，穆鳩平，管仲一等道：「若我們以多欺少，縱打敗他們，也不會心服，待會我們以一對一，一敵一，敗了他們，他們既不敢回京師，又重信義不能前去抓楚主公等，說不定咱「連雲寨」因而多了幾位得力高手。」阮明正道：「大哥果然妙計，以大哥二哥身手，必可穩勝他們兩場了。」

戚少商道：「但願如此，但三場之中，你也打它一場，你武功雖不及鐵手，周白宇，伍剛中，時震東等人，但智計無雙，能勝一局，也未一定，如我們能連勝三局，看他們還心悅誠服不？」阮明正道：「是，三弟武藝低微，但所幸腦筋清醒，必盡力而爲。」

這時鐵手，周白宇，伍剛中三人從容步出，戚少商也率勞穴光，阮明正走了上來，六人三對，昂然而立。各人議論紛紛，「連雲寨」中的人，平素知這三位寨主智技過人，但從未見過他們眞正出手過，平常的敵人，多被四寨主「陣前風」穆鳩平如斫瓜切菜一般，根本非其敵手，更知這三位寨主了得，今日萬幸得一見神技，至於對鐵手他們，眼見他們以音拒狠，輕易擒下三寨主與四寨主，也知非常之人，

每人都渴望一見這場拚鬥，當下七嘴八舌，甚至賭起誰贏誰輸起來了，當然，寨徒們還是對自己的寨主們比較有信心，以一賠十也賭，至於賭鐵手這方面贏的，則寥寥無幾了。

這混亂的當兒，白欣如在周白宇身旁說一聲：「公子，我去了，你小心些。」周白宇道：「我當自珍，妳不用担心，妳也小心一些。」白欣如幾個閃身，已潛了出去，無人覺察，這時周冷龍也向時震東告辭一聲，與白欣如分頭去救助柳雁平與田大錯去了。

這時鐵手笑道：「戚兄，咱們如何交手是好，總不成各人任挑。」戚少商也笑道：「說得正是，我們寫上『戚』，『勞』，『阮』三姓，放在箱子，各位任挑一張好了。」鐵手笑道：「該是主人挑客，寫上「鐵」，「伍」，「周」，三姓方是，怎麼挑起主子來了！」戚少商笑道：「不成不成，有道是賓者爲上，三位挑選才對。」鐵手見戚少商有意堅持，也同意了。於是戚少商寫下三人姓名，讓鐵手等三人抽籤，這一下，由誰對誰，是決定勝負的一下，各人無不急欲知道，而周，白二人也趁機閃出重圍了。

話分兩頭，周冷龍和白欣如一離了大隊，周冷龍道：「我要向前去救柳統領。」白欣如道：「我救的是田統領，那就此別過啦。」周冷龍道：「白姑娘妳多加小心。」便遠去了，白欣如也提起輕功，向西北奔去！這一陣提氣急奔，如燕子一般，已跑了七八里路，到了一村子裏，猛聽一聲暴喝。

白欣如忙繞過去一看，那六名仍在苦戰的軍士，只剩四名，仍力戰四十五名山賊，而田大錯雙掌力敵「紅袍綠髮」勾青峯及「金蛇槍」孟有威二人，已左支右絀，十分危急，除左脅鮮紅了一大片外，小腹也滲出了血漬，敢情受傷得不輕，猶在苦戰。

白欣如知道猶疑不得，只得用快刀斬亂麻之法，白影一閃，已然衝近，「唰唰唰」已刺倒三名山賊，那些軍士見白欣如既到，無不大喜，軍心陡振，又酣鬥起來，絕無倦意。四名山賊揮刀，往白欣如斬來，白欣如連閃三下，用劍一架，封住一刀，那人一抽，竟抽不回來，要知道雪山「素女劍法」陰柔之勁，天下甚少人能破得了，那山賊又怎有能耐？白欣如借刀一抽，那人一個踰踉，白欣如已順手封了他的穴道。

另外三人一刀斬來，白欣如拿那漢子一推，三人怕斬着自己人，忙一抽刀，白欣如趁機欺近，劍鍔封了一人穴道，左手點了一人穴道，一脚踢了一人穴道。四人盡被點倒。

白欣如一來便已解決了七名山賊，又有四名衝來，白欣如一連以「素女劍」法中的「琴鳴四响」的四劍，重創了二人，只剩二人，已無鬥志，白欣如水袖一拂，又封了一人的穴道，剩下一人，再也不敢與白欣如交手，跑回去纏戰那四名軍士。

這時已倒下一共七名山賊，只剩下三十五名，一時也傷不了那四名勇猛的軍士，白欣如一閃身，如飛燕一般，已加入田大錯，孟有威，勾青峯三人的戰團，一時間「嗤嗤」之聲不絕，竟已刺出了七七四十九劍，劍劍刺向「金蛇槍」孟有威，孟有威萬未料到對方一年輕女子，出劍竟如此了得，憑着一雙肉掌，屢次想奪劍，但都被一股陰柔之力撞了回來，不能得逞。七七四十九劍一過，已被退得追了十餘步，臉紅耳赤起來。

白欣如的武功，本就比田大錯高出許多，田大錯的武功，却又比這孟有威高出不少，所以白欣如一刹那間便佔了上風，田大錯大叫道：「要得了！」一面又瞪着勾青峯，哈哈大笑道：「小子，適才二對一，不算！再接你爺爺的掌力瞧瞧！」勾青峯曾被田大錯打得陷入地中去，出不得來，幸而孟有威施暗算，才好不容易佔了田大錯的上風，並用鐵枷掃中了田大錯的小腹一下，眼看可以得手，沒料到半途殺出個程咬金，而今要他獨戰田大錯，不由得他不心驚。

田大錯搶近身去，一招「落地分金」，「落地分金」乃「分金手」田大錯之成名絕技，勾青峯哪有不驚，不驚猶可，一驚脚步稍滯，田大錯便已撲到，大喝一聲：「『童子拜佛』！」

勾青峯已避無可避，聽見又是「童子拜佛」，眞箇嚇得魂飛魄散，舉起鐵枷，硬接了下來！

要知道高手相對，絕不能胆怯，胆怯便遜了半籌，勾青峯本也是內力高深，但一怕之下，也大大打了個折扣，他武功本就不如田大錯，這一招接實了，勾青峯竟似樁子一般的，被打得下陷及膝，田大錯恨這人以二敵一，下手不再容情，大喝一聲，雙手以「五雷轟頂」擊下。

這一下，勾青峯接得正如「五雷轟頂」，「隆」地一聲，被打下地去，陷及臍部。勾青峯本想大叫饒命，沒料到田大錯一揚聲，喝道：「『如雷貫耳』！」勾青峯以爲田大錯最仗以成名的只是「落地分金」、「童子拜佛」、「五雷轟頂」三式，沒料到這一記「如雷貫耳」，更是犀利，勾青峯這一下接下來，已被打入地下至胸部，掙扎不得，簡直就是樁子。

田大錯哈哈笑道：「這才是跟剛才一樣了，再接我一記『雷行電閃』！」勾青峯自忖必死，沒料到田大錯還有這招，再接之下，鐵枷一齊震飛，落在數丈的地上，已活像一塊破銅爛鐵；原來田大錯這「五雷轟頂」、「如雷貫耳」、「雷行電閃」是一連三式，招名爲「雷殛三式」，是田大錯近年來最得意自創的新招！

田大錯見這三下只能把這勾青峯打入地下及胸，雙拐震飛而已，心中大是不悅，忽然飛起丈餘高，運足力量，雙手握拳，打將下去，一面喝道：「看我的『大種蕃薯式』！」勾青峯嚇得三魂去了七魄，只得用雙掌硬接，「轟」地一聲，勾青峯眞的被種入地心去，只剩下幾隻手指頭，在些微掙動着。

田大錯大喜雀躍道：「好哇！我又創了一招啦！這招實够力道，叫什麼來着？對了，就叫『大種蕃薯式』吧！」

這時一名山賊不知死活，一刀向他砍去，田大錯一招「霸王拉弓」，抓住他的頭一扯，那人立時了賬！又有三人，揮刀砍來，田大錯一招「左支右絀」，兩人一聲悶哼，各自噴出一道血箭，還有一人，逃之不迭。

那四名軍士大發神威，也殺倒了四名山賊，剩下的二十七個山賊，人人自危，反給那四名軍士迫住了。那邊「咕咚」一聲，「金蛇槍」孟有威已給白欣如的「素女劍」逼得手忙脚亂，白欣如趁機出手封了他的穴道，田大錯趨前，本就恨這孟有威暗算於他，正欲一掌斃之，白欣如搖手道：「萬萬不可。這『連雲寨』對咱們並無惡意，他們人多勢衆，我們需留點情面才好。」田大錯點點頭道：「好，那我把這兩個小子帶回去見將軍。」

田大錯走近那封在地下的勾青峯，雙手箝住他的手指，用力一拔，「嘩啦」一聲，勾青峯脫土而出，但一口一鼻都是黃泥，竟已焗暈過去了，田大錯大笑道：「你這老小子還未死哇！」

白欣如以劍抵着孟有威的頸項，大聲道：「『連雲寨』的聽着，你們的兩個寨主，都給我們擒啦，還不回寨報訊，就在這裏送死麼？」那二十七名山賊，一見兩個頭兒被擒，嚇得忙不迭脚底加油，走個乾淨。那四名軍士死裏逃生，無不暗自揑了一把冷汗。

於是白欣如、田大錯與那四名軍士，揹了那勾青峯、孟有威，直趕回時震東那兒去。田大錯一到，只見黑壓壓的都是人，圍在一個圓圈，圈內二丈餘空出雪地，兩人正在打得飛砂走石，好不駭人！

只見這兩人，一個銀髮銀鬚，矍鑠威武，正是伍剛中；另一人黑臉黑衫，精悍沉着，不知是誰。田大錯一見有人與自己的人交手，即不顧一切，大喝一聲，金衣一閃，一招新創的「大種蕃薯式」，直蓋向那黑衫人！

×　　×　　×

原來在白欣如與周冷龍分頭去救援田大錯、柳雁平二隊的時候，鐵手等抽籤，結果是：

第一場：鐵手戰阮明正。

第二場：伍剛中戰勞穴光。

第三場：周白宇戰戚少商。

這一下來，時震東等都知道，除了鐵手對阮明正那一場較有把握，其他二場，都是生死未卜，末一場的戚少商，尤其難鬥。而就算鐵手戰阮明正，阮明正足智多謀，詭計多端，一不小心，也極易落敗。

雖云是比武，但武功中又分內功、外功，內功又分吐納法、靜坐法、修行法、催敵法等等，外功又有指功，掌功、腿功、輕功等，何況十八般武器，外加三十二類奇門兵器，那一樣不是武功？於是又決定選出由誰「劃出道兒來」，「劃出道兒來」的意思是說，決定如何比試，當然最公平的方法仍是抽籤。

這次抽籤的結果是：第一場由阮明正決定，第二場由伍剛中決定，第三場由周白宇決定。

一切決定後，兩方再不打話，鐵手與阮明正，緩緩行至場中，鐵手向阮明正拱手道：「有僭了。不知先生要如何比試？」原來鐵手見阮明正十分重義，心忖：此人雖無孔明之智，却有孔明之義，這「賽諸葛」三字，還担當得上，心中很不想傷他。要知道三國時孔明，不單智略無雙，而且也義薄雲天，爲劉備出生入死，不知贏了多少戰役，創出多少舉世震驚的智略陣法，而且鞠躬盡瘁，明知阿斗無用仍費神調培，一生從未負過劉備，眞是智、勇、信、義俱全的偉人。

阮明正長歎道：「鐵兄，在下自知不是你之對手，但爲敝寨，亦只好獻醜一戰了。」鐵手沒料他如此自挫銳氣，當下道：「這倒未必，在下能不敗於先生手下，已屬萬幸。」阮明正道：「技不如人，夫復何言？鐵兄顧全在下面子，才如此說而已！」說着緩緩拔出一柄又厚又大的刀，道：「鐵兄既要顧全我，廿招之內，奪下我的刀便是贏了。」

鐵手心下暗忖道：敢情他明知不是我的對手，有言在先，只奪他的兵器，不致傷了他。當下道：「好，我們只是比試，在下斗胆試奪先生兵器便是了，如力有未逮，尚望先生手下留情是好。」鐵手一來也有意成全，二來這一場劃出道兒的是阮明正，阮明正現在要求的光是以奪兵刃爲準，也不過份，鐵手有意成全，便一口答允，沒料阮明正喜道：「鐵兄答應在廿招之內，以奪得在下兵刃爲分勝敗，多謝鐵兄相讓了！」

鐵手一怔，情知中計，對方說的是廿招之內奪下兵刃，自己一口答應，雖然沒說是廿招之內，也等於是同意了，鐵手已知中計，但此時反口，敵衆人多，本就不滿自己滿口狂言能廿招內奪得阮明正兵器，而今反悔，必遭口齒之辱，當下不動聲色，心中暗忖：阮明正武功不高，二十招內，要奪其兵器亦不難，也不見得如何中計。阮明正大刀一橫，道：「請了。」

時震東等聽了那番話，知道鐵手乃中阮明正之圈套，心中暗罵阮明正果是老狐狸，一面担心鐵手不能在廿招內奪得兵器，這第一場輸了，第二場第三場便更不易贏。衆人看見阮明正人體輕靈，竟執大刀，不知他是善於何種刀法，不禁都有些担心起來。

鐵手不再打話，忽然搶前一步，右手直扣阮明正脈門，阮明正大吃一驚，暗道：「天下怎會有出手如此快之人！」連忙一縮手，倉促間身子不十分平衡，跌退三步，戚少商已然大叫道：「第一招！」

衆人見鐵手一招便逼退了阮明正三步，心中無不大駭。阮明正才退得三步，鐵手已在他身前，又扣向阮明正之脈門！阮明正又慌忙身退，這次一退便是七八步。戚少商大叫：「第二招！」聲音中也有錯愕之意。

鐵手攻到第七招，阮明正已退無及，忽然一個肘錘，反撞向鐵手的胸膛！

鐵手易指爲掌，一掌反拍過去，原料後發先中，阮明正不得不收招自救，自己便可在第九招裏把阮明正的大刀奪下。

殊料阮明正根本不理會鐵手那一掌，仍一肘撞來，鐵手猛地心中一動：自己答應過只能奪他兵刃，不能傷他，若傷了他，反而是自己背信，所以阮明正根本不閃不躲；鐵手大吃一驚，及時收掌，仍險險間封住了阮明正那一肘。

這時戚少商大叫道：「第八招，第九招！」要知道鐵手出掌半招，也算一招，反掌封肘，又是一招，無疑是等於白費了

兩招！

鐵手這一封，阮明正便得以反攻，大刀一掄，別看他身裁瘦小，竟舞得「呼呼」有聲，一連三刀，砍向鐵手上盤、中盤、下盤！

這三刀方位不變，竟一連奪人上、中、下三盤，單止這手刀法，已屬難見，衆人叫了一聲好。要知道阮明正不像鐵手，出手時有多少招的制限，只要能攻，便可以盡力搶攻！

衆人才喝了半個「好」字，忽然刀光一滅，鐵手竟以五指緊箍住刀身，這三刀疾快無倫，鐵手仍一出手便中，更是難得，衆人又爲鐵手喝起采來。戚少商的聲音仍穿過衆人的大呼，清清晰晰的傳了出來：「第十招！」

阮明正忽然左拳一掌，向鐵手擊去！

鐵手右掌陡出，正切在阮明正左臂上，忽然又是心中一動：如他這一掌切傷阮明正的左臂，阮明正的左掌自無力擊出，但卻是自己言而無信，傷了阮明正，縱奪得兵刃，也算不上贏了，只好收掌側身，讓過這一掌，但他左手仍扣住阮明正的大刀不放。

戚少商這時大叫道：「第十一招、十二招！」這時二人已打到酣處，衆人無不凝神以視。

鐵手既扣住阮明正的大刀，便不輕易放棄，正欲一抽，把刀抽到手來，阮明正卻忽然連人帶刀，向鐵手沖了過去！

鐵手既不能傷他，又不能纏戰下去，阮明正這一衝來，若撞不中鐵手，少不免也會被手中大刀割傷，鐵手長歎一聲，知道無法堅持，只好撤手身退，讓過來勢！

這時衆人都看得出，阮明正是有恃無恐的打法，鐵手却是諸多避忌。戚少商已然叫道：「第十三招！」

鐵手身形甫退，突又如脫弦之箭，飛了上來，一把手又扣住了刀身，阮明正沒料到鐵手一進一退之間，是如此之快，方才穩定了前衝的步伐，刀未舉起，便又被鐵手握住，當下急中生智，忙用力旋轉刀身。

這時鐵手正以手抓刀身，只要阮明正一旋轉刀身，只怕鐵手右手便得廢了。阮明正用力一旋，刀竟絲毫不動，原來鐵手的手，眞如鐵箍一般，緊緊握住刀身，絲毫旋動不得。

鐵手吐氣揚聲，猛喝道：「撒手！」用力一抽，「錚」地一聲，那柄大刀便被他劈手奪到。只聽這時戚少商已算到第十五招了。

鐵手一奪得刀，忽覺刀風襲臉，以爲阮明正不守信義，再取刀攻擊，吸了一口氣，倒飛七尺，猛地一呆，自己手上所拿的，只是一柄空心大刀，沒有刀柄，而阮明正手上却是一柄小型薄刀，顯然是先前已套入大刀殼中的。鐵手又驚又怒，戚少商已算至第十六招了。也就是說，還有四招，鐵手還奪不下阮明正的刀來，鐵手便算是輸了。阮明正刀中藏刀，鐵手始料不及，但原先的比試說明是「廿招之內奪得手上兵器」，而阮明正此刻手上仍有刀，雖是使詐，但絕不是輸了。鐵手知道這阮明正狡詐多端，刀中只怕還有藏刀，唯一的辦法，是在這四招之內，逼其撒刀。

時震東等眼見鐵手明明得手，却奪了柄刀殼，又浪費了一招，不禁大爲惋惜，不由自主都「呵」了一聲。寨衆見鐵手手中已搶得一刀，以爲三寨主敗了，定睛看時，三寨主刀仍在手，不禁一齊歡呼。

阮明正一刀不中，知道鐵手只剩下四招，而又不能毀約傷害自己，心想，就算你武功再好，我只把刀藏在身後，硬是不給你抓到，四招之內，你又奈得了我何，甚至用身子攔你，你也不敢傷我，一旦傷我，那便是你輸了，不是我輸了，說什麼也得給「連雲寨」贏得這一仗。

阮明正把心一橫，刀橫背後，看鐵手如何來攻，猛地鐵手發出一聲大吼，阮明正被震得神馳魂飛，目瞪口呆，觀看的衆人也是一震，「連雲寨」帮衆無不「蹬，蹬，蹬」退了三步，前排的三四十人，竟被這一聲大喝，震得咕咚倒地。衆人見過鐵手以內力震傷「連雲寨」五寨主「千猨魔僧」管仲一，仍未料到他的內力如此充沛，但隱約間戚少商的聲音依然傳來：「第十七招！」戚少商把這一聲大吼，也列爲一招，實是無理至極；但在這一聲宛若雷殛的大吼裏，戚少商的聲音依然不減，其內力亦可想而知，何等渾宏了。

鐵手大喝了這一聲，阮明正一震，如五雷轟頂，一時心智全失，鐵手一閃身，已至其身後，出手如電，已扣住了阮明正右手脈門！這竄身出招，捷若遊龍，分明是同一招，換作平時，鐵手可以用這一招忽然轉到敵人背後出擊，很少人能避得了，縱使戚少商再狡猾，也只得把此招算成一招：第十八招！

鐵手一扣住阮明正手腕，內力一逼，意圖震開阮明正五指，使他單刀嗆然落地，豈料他內力一催，阮明正的五指果然陡地震開，但刀並未落地，鐵手一看，勃然大怒，原來刀柄有五個鐵環，扣在阮明正的五指中，除非把阮明正的五指都削去，刀才會離手，但這樣一來，又等於是傷了阮明正，也等於是輸了。

這時衆人也看清楚了阮明正指上鐵環，驚歎一聲，鐵手知道自己僅有兩招，機會無多，阮明正這時也巳恢復過神智，毫不理會脈門被扣，左手一拳向鐵手門頂擂來！

鐵手此時只要一加運力，即可傷了阮明正，截住這一拳，但他苦於不能傷阮明正，只好一仰身，避過一拳，戚少商大叫道：「還有一招！」本來江湖人說多少招敗人，指的是攻招而不是守招，而今戚少商把守招閃避也算在內，無疑這是鐵手事先未說明之誤，衆人明知戚少商使詐，但也無錯處可指。

鐵手這時忽然鬆開阮明正的右腕，阮明正一反手，刀向上削鐵手之臂，鐵手並不避開，五指一彈！

「撲」！刀砍在鐵手的左臂上。

「格格格格格」，一陣連响，跟着「嗆」一聲，阮明正的刀落地。阮明正的臉色一陣紅，一陣白，說不出話來。鐵手的左臂沒有流血，手臂的衣衫被削開了一大片，但鐵色的肌肉，全無損傷。戚少商長嘆道：「第二十招！佩服！佩服！」

原來鐵手一鬆阮明正的脈門，是誘他撩刀上削，這時必握手不穩，鐵手五指一

彈，竟把阮明正指上五環彈斷，並運力於臂上，阮明正這一刀砍中鐵手，如劈鐵條，阮明正因五指有環，本就無全力握刀，又因反刀上撩，所以執得極其不穩，這一震之下，刀鬆脫，嗆然落地。鐵手在第二十招裏奪去了阮明正手中之刀。

但鐵手以指斷鐵環，以血肉之軀，硬捱一刀並震飛一刀，敢情他的手，竟比鐵還硬？

時震東等見鐵手獲勝，歡呼一聲；「連雲寨」的人也是敬重英雄的，眼看鐵手在絕不可能的情形下獲勝，也不禁替他喝采起來。

鐵手笑着拱手道：「承讓，承讓。」

那阮明正臉上陣紅陣白，好一會兒才頹然歎道：「鐵兄好說，我阮明正遇戰沒一千也有五百，這一仗，輸得最心服口服。」因爲他以話套得鐵手以二十招內遞奪他兵刃，又利用鐵手不傷他的允諾，狠命反攻，而且力盡其事，不讓鐵手奪得兵器，不惜刀中藏刀，刀柄鑴環，除非是五指俱斷，才能被脫去兵器，不過這一來也等於是傷了他。

可是最後仍是在廿招之內，兵刄脫手，阮明正實輸得無話可說。

伍剛中這時大笑步出，朗聲道：「該我出場領教『連雲寨』絕技了！」

那二寨主勞穴光沉着臉沉着氣地走出來，雙脚一張，站得淵停岳峙，殺氣大盛，只向伍剛中一拱手，淡淡地道：「伍寨主，有僭了。」

伍剛中端詳了勞穴光一下，大笑道：「你是寨主，我也是寨主，哈哈哈，這一仗，好打得很呀。」要知道這「虎嘯鷹飛靈蛇劍」勞穴光，在「九現神龍」戚少商尚未登山寨之前，便是這「連雲寨」的大寨主，「連雲寨」那時便聲望直追「南寨」，大有並駕齊驅之勢，後來這戚少商來了，「連雲寨」的聲望便在「南寨」之上了。可是這勞穴光，說什麼也非好惹之輩，伍剛中雖上了年紀，但性格剛烈喜動，最喜歡遇上敵手，見到勞穴光，心中躍躍欲試巳久。

勞穴光冷冷地一哂，道：「請伍寨主劃道。」

伍剛中大笑道：「你外號『虎嘯鷹飛靈蛇劍』，是內力深、輕功高、劍法快，咱們就來比比內功、輕功、劍功如何？」

勞穴光吃了一驚，因他也深知伍剛中外號「三絕一聲雷」，第一絕是內力，第二絕是輕功，第三絕是劍術，剛好與自己三樣擅長的相同，但心中暗忖：伍剛中年事巳高，只怕不宜久戰，自己體力旺盛，內力持久，高去低來，更不會臉紅心跳，運起蛇劍，以快打慢，勝算在握，當下沉聲道：「好。」

伍剛中「哈、哈、哈」笑了三聲，說：「說打就打了！」一掌拍出。

伍剛中在江湖上，是以快劍出名的，他的弟子，尙且在江湖外號巳叫做「電劍」，他本人出手快不快，可想而知。但伍剛中這一拳擊出，却十分緩慢，氣勢凝重，隱有風雷之聲，與快劍截然不同。

勞穴光也沒有閃避，冷哼一聲，一掌反拍過去，他這一掌，看來只是隨手一擊，但隱有虎嘯龍吟，山雨欲來之聲勢，他外號中有「虎嘯」二字，眞個沒有叫錯。

「拍」！二掌相擊，伍剛中連退三步，勞穴光臉色大變，身體搖擺不巳。同時間，伍剛中又擊出一掌，勞穴光也一掌迎去。

「砰」！地上陡地昇起一柱飛雪，震起足有七尺高，才飛濺落地！伍剛中臉色大變，搖擺不巳，大聲的喘了幾口氣，而勞穴光却一連退了七步。

勞穴光七步一止，竟又衝前，一掌劈出，不容片刻緩息，這一掌擊出，虎嘯之聲大作，十倍於第一掌，伍剛中大喝一聲，猶如雷擊半空，也是一掌擊出，聲勢更是凌厲！

「隆」！這一掌相擊，勞穴光與伍剛中二人僵立當堂，竟以各人體內功力互拚不休，而兩人身後三尺之遙，各自拔起一柱雪泥，足有丈餘高。

這二人掌力之猛，由此可見。

伍剛和勞穴光，都同走的兩人的掌力剛猛的一路，所以一上來就想以本身內力摧倒對手，但棋逢敵手，一時高下未分。

伍剛中覺得勞穴光比自己年輕，內力火候可能不够深厚，故接掌之後，更圖以內力摧之，但對方內力源源不絕，不覺大驚；勞穴光本以爲伍剛中掌力威猛，但必年老力衰，故也圖以內力摧之，不料對方內力連綿不絕，不住湧來，不覺也爲之失驚。

這一來，就變成兩人以內力相拚，一時相持不下。

兩方掌力一旦相交，就難再撤掌身退，一旦有一方貿然撤掌，不但對方掌力乘虛而入，自己的掌力也極可能被對方掌力一逼之下，反震傷了內脈。所以這種拚內力，除非是雙方同時撤掌，否則就得等另一方力盡而死了。所以一般人，絕少一上來就用這種大傷眞元的拚掌，而伍剛中與勞穴光，都是同一條硬性子，所以一上來就拚個不休，待要撤掌時，跟認輸也差不了多少，只好硬着頭皮拚鬥下去。

羣雄待要阻止，但勝負未分，這一出手，只怕會引起諸多誤會，伍、勞二人也必然不悅，而出手也未必能分得開他們，倒是極可能會反被二人的內力所震傷，一時只得作壁上觀，心中很是焦急。

只見兩人頭頂昇起裊裊白烟，二人周圍十尺之內，冬雪盡融，二人竟愈來愈下陷，雙掌却分不開來。這時大雪紛飛，落在他們二人的身上，紛紛自碎成雪片，漫天激發，好不驚人！

這時田大錯恰好回來，看見二人打得飛砂走石，不明就裏，半空大喝一聲，一招「大種蕃薯式」便砸了下去。

衆人吃得一驚，陡地一聲大喝：「你也接我一記『小拔蕃薯式』！」只見一個穿黑盔甲長相極其威武的黑臉大漢，虎地撲了出來，雙拳握在膝間，認準田大錯落下之勢，「虎」地劃了半個圈，倒拋了上去。

這人正是天生神力，「連雲寨」的四寨主「陣前風」穆鳩平。

原來伍剛中與勞穴光這一場捨死忘生的決鬥，人人屏息靜觀，但這一場戰鬥，夠劇烈表面却不精彩，許多武功輕微的寨徒們，都不知伍、勞二人在幹什麼，穆鳩

平當然知道這兩人在拚內力了，不過他天性好動，無耐心久看，所以東張西望，一見田大錯奔來，便已留上了心，即時出手，反而戚少商、鐵手等來不及出手。

穆鳩平見田大錯這一招「大種蓄薹式」，聲勢驚人，他自恃神力，從不服輸，當下倒反了田大錯的招式，自下向上迎了上去，稱之為「小拔蕃薹式」，有心跟田大錯過不去。

「碰」！二人四拳上下相擊，這聲震耳欲聾的巨响過後，田大錯飛得半天高，落在三丈外，穆鳩平也像勾青峯一摔，被打入雪地中，沒及前胸，呆在當堂！

只不過田大錯落得下身時，被震得頭昏眼花，一交摔在地上，不像原先對付那勾青峯一樣，可以使對方無喘息的機會一般打下去。而穆鳩平一時也出不了土，兩人這一擊，可以說是旗鼓相當。

不過田大錯這一擊，却解了伍剛中與勞穴光互拚殆盡的危，因為田大錯這一擊，勢若奔雷，勞光穴自知無法倖免，寧可被伍剛中掌力撞中，還有生機，若給這傢伙在門頂一擊，則是死定了。所以急急收掌。

沒料伍剛中見有人偷襲勞穴光，伍剛中為人剛正，又與勞穴光拚掌一陣，暗暗賞識對方的內力渾厚，不想檢這個便宜，也馬上撤掌。

兩人同時撤掌，收勢不住，一連退出七步，不過都沒有受傷，內力這一場，算是拚個勢均力敵。

只是勞穴光心中知道，若不是伍剛中及時撤掌，自己非受重傷不可，心中大是感激。

這時白欣如急躍出場外，「千狠魔僧」管仲一冷笑道：「想三打一麼？只怕够不着咱們人多！」

白欣如抱拳笑道：「管大師那裏的話，只是這位田爺剛剛趕至，不知道二寨主與伍老英雄在一對一比試，才貿然出手，實在對不起，請諸位恕罪。」

這時時震東已喝令田大錯歸隊，衆人見白欣如乃女子，既然勞穴光絲毫無損，戚少商也看得出是伍剛中手下留情，不檢這個便宜，也不便發作，只好笑道：「好說，好說，不知者不罪。」

那邊的穆鳩平也用力自土中拔身而出，瞪着田大錯，喃喃地道：「好大的膂力啊！」田大錯也瞪了他一眼，道：「好大的臂力，好漢！」兩人竟有些不打不相識，惺惺相惜了起來。

白欣如招呼一聲，那僅賸的四名軍士把「紅袍綠髮」勾青峯和「金蛇槍」孟有威背來，白欣如道：「適才這兩位寨主因有些誤會，殺了我們六人，不得已只好相擒，請戚先生原諒。」

戚少商知道白欣如這番話乃指勾、孟二人暗襲人家，又殺了人，所以怪不得人家會自衞傷人，一時無話好說，阮明正却命人接過勾青峯、孟有威二人，佯怒罵道：「你們二人，就只知道惹事生非，白姑娘等是我們寨裏的朋友，怎得無禮！」時震東明知道阮明正是在做戲，不過也祗得留給對方一個面子，免得對方老羞成怒，壞了大事，道：「這也難怪，是咱們行動太莽撞了一些，事前未遂拜帖，實感歉意。」阮明正也趁勢罵了孟有威、勾青峯幾句，便不了了之。勾、孟二人有口難言，明知是大寨主派他們伏襲的，但又難以分辯，不過帶了七八十人，還擒不住十一個人，也自知罪，不敢反駁。

「連雲寨」衆徒見白欣如這麼一個纖小秀姿的女孩兒家，居然把六寨主、七寨主手到擒來，本來佻撻的神色，一下子成了敬仰。

那邊的勞穴光和伍剛中已比到第二陣了，只見勞穴光伸手入懷，掏出一枚銅錢，冷冷地道：「誰拿到這銅錢，誰的輕功最高！」猛地一拋，竟拋了三丈高，正在二人之間。

勞穴光長身而起，伍剛中也同時躍起，只聽虎嘯龍吟，兩人同時昇起！

伍剛中以姆食二指，急扣銅錢，勞穴光怕給他扣住了，猛地中指凸出，把銅錢又頂出丈高！中指是比姆食二指長了一小截，所以勞穴光先彈中銅錢，伍剛中這一扣便不中了。

伍剛中怒吼一聲，居然猛一吸氣，憑空再昇一丈；勞穴光也一樣不弱，一提眞氣，居然躍過銅錢，回手一抓！

這時伍剛中也正出手抓銅錢，見勞穴光的手已伸到，見他居高臨下，怎讓他奪得銅錢，當下即易抓為切，一掌削向勞穴光的五指！

勞穴光情知這一下若是給伍剛中切中，非五指齊斷不可，當下顧不得抓住銅錢，只好一縮，伍剛中一切不中，又易掌為抓，數易之間，變化極快，又無跡可尋，似本來就是一抓而已，衆人心中，大是喝采。

眼看伍剛中就要抓到銅錢的時候，勞穴光身子已下沉，一抬足便踢向伍剛中的手，而且後發先至，伍剛中大吃一驚，情知若給他踢中，這隻手便沒了，只好一縮手。銅錢已上昇到頂峯，餘力全盡，向下落了下來。

勞穴光已先下沉，見銅錢落下，伸手一撈，伍剛中急運「千斤墜」之力，使下墜加快，一脚踩向勞穴光的脈門，勞穴光又只好抽手，伍剛中下落之勢更快，已沉到勞穴光腿下，勞穴光急運起「地虎功」，向下猛沉！

伍剛中本來準備先落到地下，奪得銅錢，脚尖沾地，正仰望銅錢，勞穴光急一脚踹出，那銅錢被踢斜飛出丈外！伍剛中身子一震，斜飛而出，勞穴光同時貼地飛去。

兩人一上一下，都是電光火石間的工夫，已交換數招，而今兩人一齊斜飛，十分好看，衆人大喝起采來！

眼看銅錢勢盡，勞穴光和伍剛中同時出手，伍剛中左手一抓，正要沾到銅錢，勞穴光的右手已閃電般扣住他的脈門！勞穴光嘿嘿一笑，左手一伸，眼看就要拎住銅錢，伍剛中右手一扳，也同時扣住了勞穴光的左手脈門，兩人一時相持不下，銅錢終於落地。

衆人迄此，不覺同時發出一聲輕噓，十分惋惜；伍剛中與勞穴光互相狠狽地瞪視着，好一會才一隻手指一隻手指地鬆了開來。

伍剛中「哈哈」一笑，勞穴光冷冷地

道：「好輕功！」伍剛中笑道：「你也好！我們再來比第三場！」語音渾足，他年紀雖大，但經一連兩場劇烈的比試，居然還元氣豐足。勞穴光心念一轉：自己畢竟是年青力壯，毋論伍剛中武功再好，再打這第三場，只怕便眞氣不繼，自己便有機可趁了，無論如何，這勝負之決，都在第三場。

伍剛中的想法也是一樣，不過他覺得對方內力和輕功都極佳，可是比劍不同，要憑經驗，伍剛中自恃劍法比勞穴光有更豐富的經驗。當下反手拔出厚劍，竟「嗡」的一聲，本來拔劍有兵刃破空之聲，是每個劍術名家都能做到的，不過伍剛中使的是一柄兩寸餘闊，幾乎半寸厚的大劍，居然也如急電劈空，可見其劍法之神乎其技。

勞穴光冷哼一聲，「呼」地拔出長劍，只見金虹一抹，仍逕自震動着，劍身竟是彎彎曲曲的，像一條蛇的身子，伍剛中脫口道：「好！靈蛇劍！」勞穴光冷哼道：「還有『靈蛇劍法』！」「嗤」地一劍，竟快若迅雷，已刺向伍剛中。

伍剛中一翻手，長劍一橫「錚」地星花四射，勞穴光的劍已刺在伍剛中的厚劍劍身上。

伍剛中一擋過這一劍，「嗤嗤嗤」地反刺了三劍！伍剛中的劍雖然沉厚，但是劍法之快，令人連看也看不清楚！

勞穴光反劍一挑，劍尖挑在伍剛中的厚劍劍身上，厚劍又快又沉重，可是勞穴光這幾劍，竟似擊中蛇之三寸，被「四兩撥千斤」撥了出去，伍剛中的三劍都被挑去，勞穴光立時還了五劍，這五劍刺得十分奇怪，似蛇一般，開始是彎彎曲曲的，一旦攻擊，却歹毒無比！

伍剛中一連橫劍五次，這五劍都被擋了回去，又反刺七劍！

勞穴光蛇劍連閃，一連挑了七挑，這七挑都把伍剛中的劍挑了回去，即刻又反攻十劍。

兩人越打越快，劍法越來越精，出劍越來越多，到後來連劍光也看不到了，漫空都是「嗤嗤」的劍風之聲，連人影也看不見。

衆人看得驚心動魄，而這兩人打到後來，也不知發了多少劍，擋了多少劍，鐵手暗暗心驚，心道不妙，只怕伍剛中年老力邁，戰久必憊，只怕不够勞穴光持久。

戚少商也是心中暗驚，因為久戰之下，伍剛中與勞穴光二人本功力相當，但伍剛中行走江湖四十餘年，也不知身經多少戰陣，長打下去，伍剛中的經驗，要在勞穴光之上，只要勞穴光萬一不防，就得輸了。

忽然二人身影驟然止歇！

大家定睛望去，只見勞穴光，伍剛中二人氣喘呼呼，臉色陣紅陣白，伍剛中的厚劍正指着勞穴光的胸膛，只離半寸，而勞穴光的「靈蛇劍」也指着伍剛中的眉心穴，也只離半寸。

原來這兩人鬥到最後，伍剛中有些力不從心，只好假意氣力不繼，正要絆倒，勞穴光以為得手，不防伍剛中的劍已刺着他的胸膛，可是畢竟力量不繼，出手一慢，勞穴光的劍也指着了伍剛中的眉心穴。

兩人一時僵住。

戚少商呆了一呆，疾聲叫道：「點到為止就好了！」他怕二人發狠，提劍刺了下去。

時震東朗聲道：「這一戰應是和局。」他倒是因為鐵手既已贏了第一場，第二場若是和局，只要第三場不敗，便算己方勝了。萬一敗了，也只不過是鬥個平分秋色而已，對自己仍是大大有利。

伍剛中與勞穴光二人緩緩收劍，喘息漸平。

伍剛中道：「好劍法。」

勞穴光道：「你也是。」

兩人深深地對望一眼，竟有些惺惺相惜起來。

要知道二人三樣擅長的武功：輕功，劍法，內力，都鬥得個旗鼓相當，都不由自主的有些欽佩起對方的武功來。

這時「北城」城主周白宇與「九現神龍」戚少商却已緩步入場。這決定勝負的一戰，也即將開始。

話分兩頭，柳雁平殺了「雙刄搜魂」馬掌櫃後，力戰「霸王棍」游天龍與十幾名嘍囉，那邊的軍士，又倒斃了一名，只剩下兩名軍士，對十五名強盜，展開困獸鬥。

柳雁平一人對十幾人，憑着一柄快刀，與輕靈的身法，那十幾個人也奈不了他的何。久而久之，他斫倒了一人，再斫倒了一人，剩下游天龍和九名嘍囉，仍對他苦纏不休。

他知道再這樣打下去，他要殺了這九名嘍囉，也得是半個對時以後的事，可是那兩名軍士，隨時都支持不住，一旦那兩人倒下了，那十幾個强盜又圍了過來，那時就算有三頭六臂，只怕已弄得筋疲力盡，寡不敵衆，束手就擒了。

正在這時只聽一聲怒叱，一人飛來。

圍困那兩名軍士的其中三名嘍囉，忽然，看見前面多了一個相貌威武的人，竟然似有三隻手，一呆之間，三個人已被摔了出去，這三個人當然是會家子，雖然摔出去，半空中仍竭力企圖翻轉過來，以脚先落地，沒料這摔出去的力量十分怪異，手法又奇準，三個人對準三塊鋪着雪花的石頭撞去，頭壳破裂，登時斃命！

只聽柳雁平喜呼：「周副將軍！」

這來人便是周冷龍。

周冷龍外號「三手神猿」，是指他與人對敵時，宛若有三條手臂，一齊出手時，十分怪異，像千手觀音，連看也看不清楚。至於「神猿」二字，也正合乎他武功的路子，他這套武功是據猿猴相搏時悟出來的，近乎長拳，善摔交相撲，身法靈巧，像這摔那三名嘍囉的這一招，那三名嘍囉想半空翻身，又談何容易，要知道猿猴是最擅於翻身觔斗，猿猴相搏時，早料及對方能安然落地，所以力量用得出奇的巧妙，否則摔交便無效，那三名嘍囉縱是猿猴，只怕也跌得個屁股開花，這三人半空一翻動，便成了肝腦塗地。

周冷龍一閃身，又攔住了三名山賊，其中一名山賊見周冷龍一個照面便殺了三個同伴，大驚閃開，另二人不知死活，舉刀就斫，「呼呼」二聲，又被摔出丈外，筋骨斷裂，立時身死！

（未完）

六期完俠情故事

曹若冰・文
盧令・圖

寒星劍(二)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少年英俠六俊之首一刀斬江阿郎，自關外歸來，途經嘉峪關，驀見武林羣豪畢集於此，探知全爲山頂發現寶光而來，江阿郎忖想或有神兵寶刃行將出土，他恐寶物爲歹徒所得，決留下以觀究竟。客邸中結識一武林高手石奇，江阿郎見他氣宇不俗，願與結交。石奇有妹石玉珊，身罹奇症，聽石奇說出與江阿郎締交經過，立着石奇往請江阿郎到來，向江阿郎詢問他曾說過能治的便能治，不能治的便不能治的意義，更說這兩句話如出自他人之口便無意義，但出自江阿郎口中，便不一樣，所以特意請教——

隱聞血腥味　遙聽殺伐聲

江阿郎道：「請教二字在下不敢當。」

石玉珊道：「相公不必客氣，請問什麼病能治？」

「凡是能治的病都該能治！」

「什麼病不能治？」

「不能治的病便不能治！」

「什麼病是不能治的病？」

「死人。」

「妾身是死人麼？」

「請問死人還能說話不？」

「這麼說，妾身的病還能治了！」

「在下並未這麼說。」

石玉珊臉色微微一變，道：「不能治？」

江阿郎淡淡道：「在下也沒說過這話。」

石玉珊美目一眨，凝注地道：「相公可是沒把握？」

江阿郎道：「在下還不知道姑娘患的是什麼病，焉能談得上有無把握？」

石玉珊語聲平靜地說道：「妾身患的是羣醫束手的絕症！」

「哦。」江阿郎似乎早已料到她患的是一種絕症，是以聽來毫不驚異地緩緩說道：「絕症並不一定不能治，羣醫束手的病症也不見得就是絕症！」

姬神婆那紅如嬰兒般的臉上，突然湧現一片驚喜之色，神情顯得十分激動地顫聲說道：「這等說來，姑娘沒有白費心刀，相公果然是一位精通醫道，能治姑娘之病的當代武林奇人了！」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神婆高抬在下了，在下只不過粗通醫理岐黃，略涉皮毛而已，焉能當得那精通、奇人之類的字眼。」

石奇忽然接口笑說道：「江兄弟，請別再虛作客套自謙了。」

說着長身站起，肅容拱手朝江阿郎一揖，說道：「我謹代表家母請求兄弟爲舍妹一展仁術，天南瓊瑤石府一門上下莫不感激兄弟的大德！」

江阿郎連忙欠身拱手還禮說道：「石兄這話就見外了，你我既已訂交，令妹便是兄弟之妹，兄弟怎會不傾盡全刀而爲。」

語聲一頓，倏然目視石玉珊正容說道：「姑娘，我與令兄和姑娘三人以年齡論，令兄居長應爲大哥，我居次，姑娘最小該爲小妹，以後妳便喊我二哥，我則喊妳小妹，可好？」

石玉珊慧質蘭心，聰慧過人，在這時候，

江阿郎突然說起這種似乎無關緊要的稱呼問題，她芳心中雖然有點猜想不透江阿郎的用意何在，但却明白江阿郎必有深意，而且她所患絕症多半有希望能治！

她對自己所患絕症，自經天南十位名醫會診全都搖頭表示無能爲力之後，芳心已然絕望，自知生命有限，因此乃才商得乃母「瓊瑤仙子」同意，由姬神婆與錦袍老者「震天鐵掌」戚定遠率領四婢，乃兄石奇率領「雙虎」陪同她遠離天南，以有限的生命餘年，一遊天下名勝古蹟。

現在她既然明白已經絕望的絕症突然有了希望，芳心不由異常激動地連忙點頭說道：「這當然好，二哥，小妹好高興好高興哦！」

江阿郎笑了笑，道：「小妹，請將石手伸出來先讓我替妳把過脈再說。」

石玉珊沒有說話，依言伸出石手。

姬神婆連忙跨步從床上拿過一個軟枕放在石玉珊身旁的茶几上，石玉珊便將她那賽雪欺霜般的皓腕擱在軟枕上。

江阿郎起身移步過去，抬手以三個指頭輕輕地搭在石玉珊的腕脈上，闔起雙目用心凝神地診脈。

房中的空氣突然有如凝結般地沉靜了起來，石奇，姬神婆，戚定遠與四婢等人，所有的目光全都凝注着江阿郎臉色神情的變化。

江阿郎的臉色神情一片肅穆，雖然看不出絲毫變化，但是他的一雙濃眉，却時而深蹙，時而軒動。

石奇等衆人的心情，也就跟着江阿郎雙眉的動態，時揪時鬆而不住的忐忑！

石玉珊本人的兩隻美目，雖也不眨的望着江阿郎的臉孔，但是她的心情却很平靜。

因爲她隱隱覺得江阿郎身上似乎有着一股令她說不出的神奇刀量，使她信賴！

一盞茶的辰光過後。

江阿郎緩緩收回手，睜開雙目凝望石玉珊沉吟地問道：「小妹，妳懂得醫道麼？」

石玉珊芳心明白江阿郎已經從脈象上看出了端倪，也明白瞞不過去，螓首微微一點道：「小妹曾看過很多醫書，是以懂得一些。」

江阿郎道：「適才之前，小妹可是使用過借藉外力激發體內潛能，振奮精神的方法？」

石玉珊道：「在二哥未來之前，小妹曾讓姥姥以三成眞力在小妹命門上點了一指。」

江阿郎濃眉微皺地道：「小妹，妳既懂得使用這種方法，當該知道它在醫理上乃是病患者的大忌，妳知道麼？」

石玉珊道：「小妹知道。」

江阿郎臉色忽然微沉道：「妳既然知道，爲何還要使用這種有百害而無一益的方法，妳如此不珍惜妳自己的身體，雖扁鵲重生，華陀再世，也將束手無能醫治妳這種十九必死的絕症！」

「我……」

「瓊瑤仙子」夫婦生平只有石奇和石玉珊一子一女兄妹二人，因石玉珊從小患病，更因她性情十分溫婉柔順，對她向來愛逾性命，從不忍稍加呵責，石府上下衆人對她更是百依百順，視若鳳凰般地捧着。

江阿郎這番話，語氣不但很重，而且還含着深責之意。

因此，石玉珊只說了個「我」字，便不禁眼圈兒一紅，美目淚光閃動，盈盈欲滴！

姬神婆自三十年前就已投入瓊瑤石府，石玉珊可以說是由她從小抱着長大的，她對石玉珊的感情與憐愛，較之乃母「瓊瑤仙子」尤勝三分。

她一見石玉珊美目淚光閃動，盈盈欲滴的樣子，立時不由雙眉一軒，才要開口說話時，可是江阿郎竟似已明白她心意地冷冷說道：「神婆請勿開口袒護，否則，我就不管了！」

當然，他只是這麼說說，絕不會眞的不管的。

他雖然只是這麼說說，但這話還眞有威脅性，眞靈！

姬神婆聞言臉色雖是微微一變，却未敢出聲。

江阿郎目光隨又逼視着石玉珊冷冷說道：「小妹，妳知錯麼？」

石玉珊垂着螓首，低低說道：「二哥，小妹知錯了！」

江阿郎神色這才緩和地點了點頭，說道：「小妹，原諒二哥的話說得重了些，但二哥這是爲妳好！」

石玉珊螓首微點地道：「小妹知道，這是小妹不好，難怪二哥要生氣。」

江阿郎沒再說話。

石玉珊螓首微抬，眨了眨美目，神情有點怯怯地問道：「二哥，小妹這病有希望麼？」

江阿郎仍沒說話，默然沉思着。

石玉珊也沒有問，只拿眼睛望着他，靜靜地望着他。

一陣默然沉思之後，江阿郎方才輕吁了口氣，緩緩說道：「有希望，不過現在我還沒有十分把握！」

石玉珊道：「有幾分？」

江阿郎道：「最多只有九分。」

石玉珊眨眨美目道：「二哥，有九分已經很夠很夠了！」

「不夠。」江阿郎搖頭道：「小妹，所差的那一分，關係非常重大，妳懂？」

石玉珊點頭道：「小妹懂，也相信所差的那一分，二哥一定有能力克服的。」

江阿郎含笑道：「小妹那麼相信我？」

石玉珊正容道：「小妹絕對信賴二哥的能力！」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小妹，二哥要妳聽話，妳聽麼？」

石玉珊道：「小妹當然聽！」

「好。」江阿郎倏然肅容說道：「從現在起，妳不得使用一點心刀思索任何一件事情，儘量多休息，使全身四肢放鬆，妳能麼？」

石玉珊點頭道：「能，小妹一定遵照二哥的話盡力去做。」

江阿郎道：「小妹，這不是盡刀去做的事情，妳必須要一定做到。」

「是。」石玉珊道：「小妹一定做到！」

江阿郎含笑地點了點頭。

姬神婆問道：「江相公，您什麼時候開始替姑娘治病？」

江阿郎微一沉吟道：「三個月以後。」

石奇道：「必須要等三個月以後麼？」

江阿郎道：「也許能早些日子，但在此之前，兄弟還必須先見見伯母，和伯母作一次深談。」

石奇凝目道：「爲什麼？」

江阿郎淡然一笑，尚未答話。外面院子裏突然響起一個粗壯的聲音說道：「小二，就是這三間嗎？」

「是的，大爺，就是這三間。」

不用拿眼睛去看，先聽這口氣，就知道這答話的是個店小二。

粗壯的聲音道：「那怎麼行，咱們有二十多人，只有這三間房怎麼夠住。」

「大爺，您的人只訂了這三間。」

「你們還有別的房間沒有？」

「大爺您多包涵，這幾天的客人特別多，所有的房間早就都住滿了。」

「那邊三間房裏住的是些什麼人？」

「客人。」

「廢話！」粗壯的聲音突然沉叱道：「我怎會不知道是客人，我問你住的是生意人還是武林中人？」

「這個：：小的看不出來，不敢亂說。」

「那三間房的客人都是一夥的？」

「是的。」

「你去和他們說一下，要他們讓兩間出來給我們。」

「大爺，這恐怕不行。」

「你怎知道不行？」

「他們人也不少，三間房已經够擠的。」

「他們有多少人？」

「五男五女，一共十個。」

「哦。」粗壯的聲音沉默了一下，說道：「你快去準備茶水吃喝的吧，咱們的人馬就要到了。」

「是，大爺，您先請進屋裏坐歇會兒，小的這就去準備。」

只聽一陣腳步聲匆匆往外去了，沒聽那粗壯的聲音再說話。

旋而，脚步聲响又起，只是這回不是往外去，似乎往這邊走了過來。

江阿郎不由濃眉微微一皺，朝石奇低聲說道：「可能是痲煩來了。」

石奇劍眉方自一揚，脚步聲已然停止，門外出現了一個身材魁梧的黑衣大漢，當門而立，雙目兇光灼灼一掃房中衆人，沉聲問道：「你們是那一派的門下？」

石奇才要開口，江阿郎已冷聲說道：「你呢？」

黑衣大漢道：「大爺是七星莊門下。」

「哦。」江阿郎淡淡道：「原來是名震武林的七星莊門下，我失敬了。」

語聲一頓卽起，冷聲問道：「貴莊王也來了？」

「沒有，是我們少莊王。」

「他人呢？到了麼？」

「馬上就到，朋友認識我們少莊王？」

「嗯，算是熟人。」

「朋友是那一位？」

「你想知道？」

「朋友旣是我們少莊王的熟人，咱們當然想知道。」

原來江阿郎一直背門坐着，黑衣大漢能看到的只是一個背影，他做夢也想不到與他答話的人竟是名震武林的「一刀斬」江阿郎，他若知道，只怕早已色變魂驚，轉身溜開了。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我就坐在這兒，你想知道我是誰，進來看看不就知道了麼。」

黑衣大漢突然嘿嘿一聲冷笑道：「朋友可是當咱不敢進去？」

話落，腿一抬，邁步就要往門內跨進。

江阿郎只不過這麼說說而已，豈會眞讓他進入房內。

他這裏剛一抬腿邁步，江阿郎那裏已陡地一聲沉喝道：「站住，你敢跨入門內一步，我就打斷你一條腿！」

這一聲沉喝很震人，黑衣大漢竟被喝得心神猛地一震！抬起的那條腿也踟躕猶豫着沒有落下。

喝聲中，江阿郎已連人帶椅的轉過了身。

黑衣大漢正是費翔雲身邊「龍，虎，獅，豹」四侍中的「豹侍」，他見過江阿郎，自是認得。（事詳本書——少年六俊故事之一——一刀斬）

當時，費翔雲與「四侍」雖然只發覺江阿郎身懷奇絕武學，功力高不可測，並不知道江阿郎就是「一刀斬」，但在「幽靈門」總壇被摧毀以後，他們都知道了。

「豹侍」一見江阿郎，臉色不由倏然大變，驚聲道：「是你！」

江阿郎冷然點頭道：「是我，現在你知道了。」

「豹侍」暗吸了口氣，定了定驚魂，竟雙手抱拳一拱，說道：「在下不知道是你江少俠在此，請恕打擾！」

話落，轉過身軀，邁步便要走去。

江阿郎倏地冷喝道：「站住！」

「豹侍」身軀一震，他眞聽話，硬是站着沒敢動。

江阿郎冷聲說道：「費翔雲來了時，你告訴他，就說我要和他談談。」

「豹侍」道：「在下一定將話轉達。」

「好了，你去吧。」

「豹侍」連忙快步的走了。

× × ×

由於「豹侍」一見到江阿郎時那種色變魂驚的樣子，使得石奇，姬神婆和戚定遠等人心中全都不禁詫異萬分。

他們都是天南「瓊瑤石府」的絕頂高手，眼力都有過人之能，「豹侍」一身功力如何，他們自是也都看得出來。

江阿郎三字，他們雖然都從未聞聽說過，而事實擺在眼前的，江阿郎必然是位身懷絕學功力，武林大有名頭大有來歷之人！

要不然，以對方功刀之高，對江阿郎怎會顯得如此畏怯？

可是，江阿郎的功刀究竟有多高呢？

他們雖都自信眼力够好的，却就是看不出江阿郎功力的深淺！

× × ×

石奇眨眨眼睛，忽然輕聲一笑道：「二弟，你好凜人的威風！」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大哥，這不是二弟的威風凜人，實在是此人太無能，太不濟！」

石奇笑道：「二弟別謙虛了，我看得出來，此人一身功力不低，該是江湖一流好手之屬，他一見二弟你便頓如耗子見了貓，一副魂驚色變的神情：：」

江阿郎含笑接口說道：「大哥別再說了，小弟承認，所學功力確是比他略高少許！」

石奇凝目道：「眞是只略高少許？」

江阿郎點頭道：「大哥出身瓊瑤石府，當知武功高低一着之差，便足够致敵手於死命，雖只略高少許，已經很够很够了！」

石奇雖然明知這位令他莫測高深的二弟的一身所學功力，絕不止只比那黑衣大漢略高少許，但是，江阿郎說的却是實情，是理，他自是不便駁說什麼，只好就此打住。

「震天鐵掌」戚定遠突然輕咳一聲，問道：「江少俠，那人所說的『七星莊『，可是中原武林三莊一堡中的『七星莊』？」

江阿郎點頭道：「不錯，此人乃是少莊主費翔雲手下『龍虎獅豹』四侍之一。」

戚定遠道：「費翔雲可就是當今中原武林譽稱『少年六俊』名列第五的『寒星劍』？」

江阿郎又點頭道：「正是他。」

戚定遠雙目倏射奇采地說道：「江少俠，連威震當今武林的『七星莊』手下人對你都如此畏怯震懾，看來你必定是當代武林：：」

江阿郎連忙抬手一搖，笑說道：「戚老何妨且暫作忍耐，等那費翔雲來時就明白了。」

他旣這麼說，戚定遠怎好再多說什麼，莫可奈何，只有苦笑地搖搖頭。

× × ×

「寒星劍」費翔雲到了。

費翔雲一到，「豹侍」便將江阿郎在此的消息告訴了費翔雲，也轉達了江阿郎的話。

儘管「一刀斬」江阿郎是他費翔雲目前還

奈何不得的人物，是他們父子圖謀武林霸業的最大阻碍，早晚必定誅除的强敵！

此時此地，儘管他費翔雲不願與江阿郎碰面，在寶刃未到手之前，不願意節外生枝！

但是「豹侍」旣已與江阿郎朝了面，江阿郎又讓「豹侍」帶了話，要和他談談，他怎能置之不理，不與江阿郎見面一談？

否則，那豈不顯得他小家氣，落人笑話，說他費翔雲膽怯怕見江阿郎。

何況彼此同住在一家客棧一個院子裏，早晚總得要碰面的。

因此，他略作沉吟之後，便決定以禮與江阿郎見面，以不變應萬變，看看江阿郎要和他談些什麼，就便探探江阿郎的口氣。

他行裝甫卸，洗了把臉，喝了口茶，吩咐一衆隨行高手在房中休息待命之後，便帶着「四侍」以禮拜訪江阿郎。

他旣以禮拜訪，江阿郎當然不會失禮，拱手相迎他進入屋內。

這時，屋內只有江阿郎，石奇和戚定遠三人。

石玉珊姑娘和姬神婆秀梅等四婢，早在費翔雲到訪的一刹前，進入裏間房內廻避開了。

江阿郎肅客落座，並替費翔雲介紹石奇和戚定遠。

對石奇與戚定遠之名，費翔雲從未聞聽說過，是以只與二人畧作寒暄客套而罷。

寒暄客套旣畢，費翔雲便輕聲一咳說道：「聽敝屬說，江兄要和在下談談，不知有何賜教？」

「嗯。」江阿郎點頭一笑說道：「賜教二字不敢當，只不過是想和少莊王隨便談談。」

「哦。」費翔雲雙目一眨道：「江兄這隨便談談之說，有主題麼？」

江阿郎點頭道：「有，要是沒有，那豈不成了閒扯淡麼！」

「江兄說的是。」費翔雲笑說道：「那主題大概便是山頂上出現的那道閃光吧？」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少莊王高明，一語中的，我要和少莊王談談的正是它。」

費翔雲目光倏地一凝，問道：「它究竟是什麼寶物，江兄知道麼？」

「不知道。」江阿郎搖頭道：「我正想向少莊主請教呢！」

費翔雲道：「據傳說，那是一柄前古神兵寶刃，江兄以爲然否？」

江阿郎道：「我也是聽人這麼說的，不過事實眞假，尚須到時方知。」

費翔雲點點頭，雙目一眨道：「江兄此來必然也想得到它了。」

江阿郎淡淡道：「我只是從關外回來，路過此地。」

費翔雲道：「這麼說，江兄並無意與人爭奪它了！」

江阿郎搖一搖頭，道：「前古神兵寶刃，雖是武林人人夢寐以求欲得之物，但在我眼中，它只是柄殺人的兇器，說實在話，我對它並無興趣！」

費翔雲點頭一笑道：「江兄說的極是，不過這種殺人凶器，如果落在武林正道俠士仁者手裏那還罷了，一旦爲江湖惡徒兇人所得，那將會更增其兇焰！」

江阿郎含笑凝目道：「那麼少莊主此來之意是？：：：」

費翔雲突然正容說道：「在下想爲天下武林蒼生盡點棉力，來個當仁不讓。」

「哦。」江阿郎道：「我請問少莊主這『當仁不讓』之語，可是要盡力奪取？」

費翔雲道：「不錯，在下絕不容許這等神兵寶刃落入江湖惡徒兇人手裏。」

江阿郎道：「這麼說，少莊王也是志在必得了！」

費翔雲點頭道：「前古神兵寶刃，乃是無主之物，人人皆可盡力奪取，在下爲天下武林蒼生着想，確實是存有志在必得之心！」

他雖坦然直承「志在必得」，但那「爲天下武林蒼生着想」之語，却說得非常冠冕堂皇，十分動聽。

對費翔雲之爲人，江阿郎雖尚不太十分了解，但却知其所言，前者，確是眞心話，後者，只是前者的藉口而已。

江阿郎笑說道：「少莊主有這份『爲天下武林蒼生着想』的心胸，實在令人欽佩！」

語聲一頓，眨眨雙目，又道：「少莊王旣存『志在必得』之心，此來想必定有十分把握了！」

費翔雲淡然一笑道：「十分把握在下雖不敢說有，却有八成以上。」

「哦。」江阿郎道：「這麼說，少莊主帶來的高手一定不少，實力很强大了！」

翔雲道：「不瞞江兄說，在下此來隨行之人，除『四侍『外，尚有高手十八人。」

「這實力確實够强大的。」江阿郎含笑地點了點頭，倏然凝目問道：「都是貴莊的屬下高手麼？」

費翔雲笑了笑，沒說話。

只笑不說話，自然就是默認。

江阿郎話鋒忽地一轉，道：「令尊將會隨後趕來麼？」

費翔雲搖頭說道：「家嚴近年來已淡泊名利，厭倦江湖上的紛爭血腥生涯，他老人家認爲江湖後浪推前浪，今後武林天下，應該是少年人的天下！」

江阿郎含笑說道：「人生最難看透的就是名利二字，歷古至今，不知有多少大英雄豪傑毀在這名利二字上，令尊能够淡泊名利，看破江湖上的紛爭血腥生涯，急流勇退，確實是一位了不起的明智智者，令人敬佩！」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以此看來，令尊已有可能打算從此退隱，今後不再過問江湖上的紛爭事非了！」

費翔雲道：「家嚴雖然尚未正式宣佈從此退隱，但已與退隱無異，今後江湖上如非發生重大事故，他老人家是決不會過問的。」

江阿郎微微點頭，神色忽然一肅，說道：「在下有句肺腑之言想奉勸少莊主，希望少莊主能予見容！」

費翔雲正容說道：「江兄請說，在下當洗耳恭聽！」

江阿郎淡笑道：「少莊主太客氣了，這恭聆二字我可不敢當，我想請少莊主賞我個臉，改變那『志在必得』之心！」

費翔雲微微一笑道：「江兄言重了，你我何言賞臉二字，不過：：」

目光倏然一凝，道：「江兄這話必有什麼原因道理，在下請教？」

江阿郎正要答話，突聞屋外院子裏，响起一個沉冷的聲音沉喝道：「站住，你是幹什麼的？」

只聽一個粗豪的聲音道：「找人的。」

沉冷的聲音道：「你找誰？」

粗豪的聲音反問道：「你們可是七星莊的人？」

「不錯，怎麼樣？」

「費翔雲現在那裏？」

「你要找我們少莊主？」

「哼，他現在那裏，快叫他出來見咱。」

「就憑你？」

「不錯。」

沉冷的聲音嘿嘿一笑道：「我們少莊主是

何等身份，豈是你隨便見得的。」

粗豪的聲音道：「那要怎樣才見得？」

「先報出你的姓名身份，說明來意，以禮求見。」

「哈哈哈……」一陣震天豪笑聲落，說道：「好大的規矩，可惜這兒不是七星莊，是客棧，再說咱也不習慣以禮求見這一套。」

「那你就打那兒來還回那兒去吧。」

「以咱看，你還是快叫費翔雲出來見咱的好，不然，咱可不是個有好耐性的人！」

「那是你的事。」

「現在卻與你無關。」

「與我何關？」

「惹惱了咱的耐性，咱會讓你小子躺在地上瞪眼喘大氣！」

沉冷的聲音忽地一聲嘿嘿冷笑道：「大個兒，你是個什麼東西，也敢……」

他話未說完，已被一聲震天「哈哈」豪笑截斷，說道：「咱要是個什麼東西，費翔雲他就該是個什麼玩藝兒了！」

那沉冷的聲音乃是費翔雲此行帶來的十八名屬下高手之一，名叫金大魁，外號「奪命金環」，是個出身西北綠林的惡徒。

金大魁聞言立被激怒，陡地揚聲沉喝道：「混賬東西，你敢出言侮蔑我們少莊王，老子揍你！」

驀聽「叭！」的一聲暴响中傳出一聲痛呼大叫。

只聽那粗豪的聲音豪笑道：「小子，就憑你這點能耐也敢狂言揍人，這是給你一點小教訓，以後眼睛可睜大些，別再胡亂要揍人！」

不言可知，是揍人的金大魁，反而挨了揍，吃了虧，那聲痛呼大叫，也是發自金大魁之口！

費翔雲與江阿郎自院子裏話聲一起，雖然卽已中止談話，却一直凝聽着外面情形的發展，這時，一聽金大魁痛呼大叫吃了虧，他忍不住了，立時雙眉一挑，霍地長身站起，說道：「對不起，江兄，有人來找在下，在下得出去看看是何方豪雄！」

江阿郎點頭含笑說道：「少莊王應該出去看看，只管請便。」

費翔雲沒再說話，抱拳一拱，帶着「四侍」快步走了出去。

費翔雲與「四侍」那裏剛走出門外，石奇這裏也站起了身子，朝江阿郎說道：「二弟，走，我們出去看看熱鬧去。」

江阿郎坐着沒動，搖頭道：「不必了，大哥。」

石奇凝目道：「二弟不想看熱鬧？」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不是不想看，而是……大哥只靜聽下去就明白了。」

適時，外面已傳來費翔雲的聲音，說道：「費翔雲在此，閣下找費某何事？」

粗豪的聲音一聲豪笑道：「費翔雲，你要是早出來一步，你的這位屬下就不會……」

費翔雲冷聲截口道：「閣下少廢話，須知七星莊的人不是隨便容人欺侮的。」

粗豪的聲音道：「你費翔雲要護短！」

費翔雲冷聲一哼道：「此間是客棧，費某爲了不驚擾別人，閣下欺侮費某屬下的這檔事，改天費某必當向你找回，現在你還是先說你的來意吧！」

他眞是爲了不驚擾別人麼？以他驕狂跋扈的爲人心性，他會有這等顧慮麼？

當然不是。

他是別有顧忌，顧忌着江阿郎。

粗豪的聲音倏然一聲震天豪笑道：「好，你費翔雲既這麼說，咱當然隨便你，也隨時等着你找場！」

話聲一落卽起，說道：「聽說你爲了嘉峪山頂上的那件寶貝，帶了不少的高手來，是不是？」

費翔雲道：「不錯，怎麼樣？」

粗豪的聲音道：「咱要你帶着你的人立刻全都回七星莊去。」

費翔雲道：「憑什麼？」

粗豪的聲音道：「就憑咱這個人。」

「哦……」費翔雲意含輕蔑地一聲冷笑道：「只聽閣下這口氣，閣下必然是位名震當今武林的大有來歷之人了！」

粗豪的聲音道：「咱雖不敢自誇是名震當今武林之人，但至少決不會比你那『寒星劍』三字差！」

這話，聽得費翔雲雙眉不由倏地一挑！

的確也是，放眼當今天下武林少年一輩中，除「六俊」中以外，似乎還沒有聽說過有什麼人的名頭不比他「寒星劍」三字差的。

他雙眉一挑，隨卽眼珠轉動地淡淡道：「如此，我請問閣下的大名？」

「風雷鞭鄧天杰。」

「風雷鞭」名列「六俊」第三，據說不但練有一身普通刀劍難傷的橫練功夫，而且天生神力，單臂能舉千斤巨石，所使九節鋼鞭重逾百斤，鞭發風雷聲動，武林中鮮有人能硬接得下其鋼鞭一擊之力。

這時，費翔雲的一衆屬下高手早已都走了出來，站立一邊，一聽「風雷鞭」三字，臉上全都不由微微色變！

那金大魁看了看自己本來是揍人，結果反被震得紅腫了的一隻右手，心中不由暗說道：「原來他就是『風雷鞭』，這就難怪自己那一拳猶如打在一塊鋼鐵上。」

費翔雲一聽「風雷鞭」三字，心神不禁暗暗一震！也這才想起眼前這半截鐵塔般巨無霸型的身材像貌正如傳說中的一樣。

他心中十分明白這霸王型的「風雷鞭」鄧天杰，是個不可力敵的人物。

既是不可力敵，當然就只有儘量避免動武，儘量智取了。

因此，他心念電轉了轉，立卽雙拳一拱，說道：「原來是鄧兄當面，請原諒兄弟眼拙不識之過。」

鄧天杰豪聲大笑道：「你別客氣了，咱問你，現在你怎麼說？」

費翔雲道：「什麼怎麼說？」

鄧天杰道：「咱要你帶着你的人立刻囘七星莊去，你答應不？」

費翔雲眨眨眼睛道：「兄弟請問這有道理麼？」

鄧天杰道：「道理便因爲那是柄寶刀。」

「是寶刀又怎麼樣？」

「因爲你是用劍的，刀對你無用，你縱然得到它，也等於是件廢物！」

「哦，鄧兄的意思可是說那既是柄寶刀，就應該由用刀的人去奪取它？」

「不錯，這柄刀並且已經有人定下了。」

「誰定下了？」

「咱。」

費翔雲神情不禁甚感意外地一怔！凝目道：「鄧兄自己？」

「嗯。」鄧天杰點點頭。

費翔雲詫異地道：「鄧兄，兄弟這可就不懂了！」

鄧天杰道：「你怎麼不懂了？」

費翔雲雙目眨了眨，道：「兄弟請問，鄧兄可是用刀的？」

鄧天杰搖頭道：「當然不是。」

費翔雲微微一笑道：「既然不是，那麼鄧兄這已經定下之語豈不……」

鄧天杰突然哈哈一聲豪笑道：「你誤會咱這話的意思了。」

費翔雲目光一凝道：「如此兄弟請教？」

鄧天杰道：「咱雖說已經定下了，但並不是咱自己要，只是要把它贈送給一個人。」

「哦，鄧兄要把它贈送給什麼人？」

「一個當今武林眞正夠資格用刀之人。」

「兄弟請問是誰？」

「江阿郎。」

這時，石玉珊與姬神婆，秀梅等四婢已早在費翔雲離開以後，就自裏間走了出來，與石奇江阿郎靜坐屋中，凝神靜聽着費翔雲與鄧天杰二人的對答。

入耳「江阿郎」三字，石奇等衆人立時全都不禁目射驚奇異采地望向江阿郎。

石玉珊美目一眨道：「二哥……」

江阿郎連忙朝她一搖手道：「小妹有話等會兒再說，現在先聽下去。」

石玉珊只好住口不言。

只聽鄧天杰那粗豪的聲音又說道：「放眼當今天下武林，只有江阿郎才配使用這種神兵寶刃，也只有在他的手裏，才能保得住不被那些武林黑道兇人魔頭掠奪！」

費翔雲道：「這件事江阿郎知道麼？」

鄧天杰道：「他不知道。」

費翔雲道：「鄧兄認爲他會接受鄧兄這番心意，接受這柄寶刃麼？」

鄧天杰道：「他是用刀之人，只要眞是柄寶刀，他定會接受。」

「但是兄弟却知道他對這柄寶刀並無興趣，也無意要它。」

「誰說的？」

「是他自己親口對兄弟說的。」

「眞的？」

「一點不假。」

「你遇見過他了？」

「嗯。」

「在什麼地方？」

「就在那邊客房內。」

「他還在麼？」

費翔雲突然揚聲說道：「江兄，你該出來替兄弟作個證了！」

江阿郎聞言，立朝石奇含笑說道：「大哥，我們出去吧。」

話落長身站起，大步走向屋外。

石奇兄妹與姬神婆戚定遠等衆人，立刻全都跟在江阿郎身後走了出來。

鄧天杰一見江阿郎，滿臉立現驚喜地大踏步奔了過來，說道：「老大，你什麼時候囘來的？」

江阿郎笑說道：「正午時分。」

鄧天杰道：「費翔雲剛才說你親口對他說的是眞的麼？」

江阿郎點頭道：「小弟對那什麼神兵寶刃確實沒有興趣，不想要它。」

費翔雲哈哈一聲大笑道：「鄧兄，兄弟可沒有說假話吧！」

鄧天杰沒理費翔雲，濃眉微微一皺，望着江阿郎說道：「老大，你可曾想到這種神兵寶刃，如果落在惡徒手裏，那可是……」

江阿郎抬手一搖，阻斷他的話鋒說道：「小弟明白，這件事小弟自有道理，我們等會兒再談好了。」

語聲一頓，轉向費翔雲說道：「少莊主還記得我適才奉勸之言麼？」

費翔雲淡然一笑道：「在下靜聆江兄的高論。」

江阿郎目光凝注地道：「我說的如果有道理，少莊主便接納麼？」

費翔雲道：「只要江兄說的確有道理，在下當然樂於從命。」

江阿郎倏然正容說道：「神物至寶，唯有德者居之，强掠奪取到手非止無益，反而有害，所以，我之要奉勸少莊主改變那『志在必得』之心，希望少莊主別倚仗人多勢衆，恃强掠奪，辣手殺人傷命！」

費翔雲道：「江兄之意可是要在下別出手奪取？」

江阿郎淡淡道：「古人遺物本是無主之物，人人皆可奪取，我無權也不敢要少莊主別出手奪取。」

費翔雲道：「這麼說，在下若是出手奪取，江兄也不會得出手阻攔了。」

江阿郎搖頭道：「我當然不會，不過，如果落入正道俠義之士手中，也希望少莊主別妄圖逞强掠奪！」

費翔雲道：「如果在下認爲那人並非是正道俠義之士呢？」

江阿郎濃眉微微一皺，道：「是非自有公論，若果確非正道俠義之士，少莊主自是仍可出手，不過仍望少莊王能上體天心，手下留情，儘量避免流血！」

費翻雲點頭一笑，說道：「這個自然，江兄放心，除非萬不得已，在下決不會隨便傷人的，」

江阿郎點頭道：「謝謝少莊王，我不多打擾了。」

抱拳一拱，轉朝鄧天杰說道：「鄧兄，我們屋裏去談吧。」

× × ×

進入屋中。

鄧天杰在江阿郎替他介紹過石奇兄妹，姬神婆與戚定遠等衆人之後，立卽問道：「老大，你關外的事情辦完了？」

江阿郎點了點頭，反問道：「鄧兄，虹弟他們是不是都來了？」

鄧天杰搖頭道：「虹弟沒有來。」

江阿郎道：「是那些人來了？」

鄧天杰嘻嘻一笑道：「有西門姑娘，虹虹姑娘，谷姑娘，芸姑，咱表妹，杜老，紀老，高老師徒五位。」

江阿郎濃眉一皺，道：「這麼多人來做什麼，難道也要參加奪寶？」

鄧天杰道：「這是大家的意思，如果眞是『貝葉神刀』，就把它取來送給老大。」

江阿郎濃眉又是一皺，道：「你們怎麼可以存此私心，簡直太胡鬧了！」

鄧天杰神情不由微微一怔！道：「老大，你當眞不要它？」

江阿郎正容說道：「福緣天定，豈是人力可以强求的。」

話鋒一轉，問道：「你來此想趕走費翔雲，這大概是霜姑娘的鬼主意吧？」

「也是虹姑娘和咱表妹大家的意思。」

「他們都住在什麼地方？」

「東街上一家店名豪義的皮貨店內。」

江阿郎微一沉吟道：「鄧兄，痲煩你先囘去告訴她們一聲，我一會兒就過來。」

鄧天杰道：「你不和咱一起去。」

江阿郎搖頭道：「我還有點事情要和石大哥談談。」

鄧天杰道：「那麼咱就等你好了。」

江阿郎想了想，道：「如此也好。」

語聲一頓，轉向石奇說道：「大哥，小弟想請教一件事情，可以麼？」

石奇劍眉不由微微一蹙道：「二弟，你怎麼客氣起來了，有什麼事你只管問就是，何言請教二字。」

江阿郎微微笑了笑，目光倏然一凝，問道：「大哥，適才你注意到費翔雲的那隻右掌沒

有。」

關於費翔雲那隻右掌情形，石奇心中一直暗暗存着懷疑不敢肯定，此際聞問，他心頭不禁倏然一震！道：「二弟，你也看出他那隻右掌的奇特之處了！」

江阿郎點頭道：「大哥，小弟看的如果沒錯的話，他已經練成一種霸道絕倫的掌力，且有六成火候了！」

石奇心中不禁又是一震！道：「這麼說，二弟也知道那是種什麼掌力了？」

江阿郎點頭道：「否則小弟就不會得向大哥請敎此事了！」

這話，說得够明白了，江阿郎不僅知道那是種什麼掌力，而且知道那種掌力的來歷。

石奇雙目眨了眨道：「二弟可是懷疑他與我石府有關？」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大哥身爲石府少主，當該明白此種掌力乃是當今天下武林無二的石府獨門絕學！」

石奇劍眉一蹙道：「這麼說，他可能眞與我石府有關了，可是：：」

江阿郎含笑接口說道：「可是大哥並不認得他，是麼？」

「不錯，」石奇點頭道：「事實上我確實不認得他。」

江阿郎笑了笑，話鋒忽地一轉，問道：「大哥，你習練過這種掌力麼？」

這是一句多餘之問，他既能由費翔雲的手掌上看得出練過這種掌力的異狀，石奇有沒有練過，他豈有看不出來的？

顯然，他作此多餘之問，必有道理，決非無因！

石奇雙手一伸道：「二弟，你既然知道習練過這種掌力的異處，只看看我這雙手就明白了。」

江阿郎笑笑道：「大哥爲什麼不練？」

石奇道：「因爲這種掌力太過霸道歹毒，中人無救，所以遠在二十年前，先父在世時，就嚴令禁止門下弟子習練它了。」

江阿郎又笑笑道：「這就是了，令尊他老人家既遠在二十年前就已嚴令禁止門下弟子習練這種掌力，由此可見費翔雲雖練有這種掌力，却顯然並非貴府門下弟子，大哥又怎會認得他呢！」

石奇道：「如此說來，他該與我石府無關了！」

「不。」江阿郎搖頭道：「此事必然仍與大哥府上有關。」

石奇一怔！道：「他仍與我石府有關？」

江阿郎道：「不是他，是另外一個人！」

石奇愕然道：「另外一個人？」

江阿郎點頭道：「也就是傳授費翔雲這種掌力之人。」

石奇劍眉一蹙道：「那會是誰呢？」

江阿郎忽然一笑道：「大哥可聽說過近二十年來門下弟子中，有什麼人偷練過這種掌力麼？」

石奇搖頭道：「沒有。」

江阿郎道：「可知有什麼人因犯規被逐，或者是失踪不知去向的？」

石奇道：「這我就不大淸楚了。」

石玉珊忽然眨眨美目，望着姬神婆說道：「姥姥，妳想想看，有麼？」

姬神婆雙目倏然一凝，望着江阿郎道：「江少俠，你究竟想幹什麼？」

江阿郎正容說道：「我要知道那個傳授費翔雲這種掌力之人與石府是什麼關係？」

姬神婆道：「知道以後呢？」

江阿郎道：「知道以後·再作如何處理此事的決定！」

姬神婆道：「少俠要管此事？」

江阿郎道：「神婆難道認爲不該管？」

姬神婆道：「少俠該知道此事可能是瓊瑤石府的私事！」

江阿郎凝目道：「神婆的意思可是說瓊瑤石府的私事，應該由瓊瑤石府自己來處理。」

姬神婆點點頭道：「老身正是這意思。」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這麼說，神婆必然知道那人是誰了？」

姬神婆搖頭道：「老身不知道。」

江阿郎道：「那麼神婆又怎說這是瓊瑤石府的私事？」

姬神婆道：「老身說的只是可能。」

江阿郎濃眉微蹙了蹙，說道：「我雖然明知神婆確知那人是誰，與瓊瑤石府的關係，但是神婆既不肯說，我自是不能勉强神婆，不過，有句話我却必須說明，就是此事不論是不是瓊瑤石府的私事，以那人現在武林中所擁有的實力，已經不是瓊瑤石府的力量所能處理得了的了！」

姬神婆兩道白眉倏地一挑，目射威稜的道：「少俠這話未免太小瞧天南瓊瑤石府了！」

江阿郎淡淡道：「神婆請先別發怒威，我這話決無一絲小瞧瓊瑤石府之意，乃是依據事實而言！」

姬神婆威態稍斂的冷聲一哼，道：「你依據的是什麼事實？」

江阿郎淡然一笑，旋卽神色一正道：「我請問神婆，以費翔雲那五成火候的歹毒掌力，如與神婆相搏，神婆有把握能接得下來麼？」

姬神婆神情不由一怔！道：「這個……」

江阿郎道：「沒有把握，是不是？」

姬神婆雙眉微軒了軒，道：「老身雖然沒有把握，但是五大護法都足能接得下來。」

江阿郎道：「可是神婆應該想到費翔雲既已練有五成火候，那傳授費翔雲這種掌力之人，他就決不止只有五成火候了。」

姬神婆明白江阿郎這話的意思，是說五位護法雖然都足能接得下費翔雲那五成火候的歹毒掌力，但却難敵火候高過費翔雲的那人。

因此，姬神婆不禁默然了。

石玉珊美目忽然一眨，問道：「姥姥，妳眞知道那人是誰麼？」

姬神婆忽然輕聲一嘆，點點頭道：「老身不想欺瞞姑娘，老身確實知道。」

石玉珊道：「如此，姥姥何不就告訴我二哥呢！」

姬神婆微微搖頭道：「姑娘，妳要原諒，老身不能。」

石玉珊美目一凝道：「爲什麼？」

姬神婆神色有點猶豫地道：「因爲……因爲……」

她接連說了兩聲「因爲」之後，竟倏然目注江阿郎，問道：「江少俠，一定要管這件事麼？」

江阿郎點頭道：「不錯，我非管不可。」

姬神婆道：「就是因爲他練有那歹毒霸道的掌力？」

「不是。」江阿郎搖頭道：「只要他不在江湖上爲惡作歹，我又何必管他。」

姬神婆道：「他在江湖上爲惡作歹了？」

江阿郎道：「他可能就是目前隱身暗中主持危害天下武林，陰謀稱霸宇內之人！」

姬神婆眨眨眼睛道：「少俠這所謂『可能』二字，大概只是懷疑之說吧？」

江阿郎點頭道：「我不否認，這確實只是懷疑！」

姬神婆倏然哈哈一笑道：「現在老身可以答應少俠，當少俠這可能二字成爲事實時，老身定當告訴少俠想知道的一切。」

「神婆高明。」江阿郎微揚了揚眉，淡淡說道：「眞要到那時候，神婆告不告訴我已經無關緊要了！」

說話間，院子裏又响起了一陣脚步聲，兩名灰衣壯漢站立在門外躬身說道：「稟少主，屬下回話。」

石奇道：「進來說吧。」

兩名灰衣壯漢恭敬地應了一聲，跨步進入屋內。

石奇抬手指了指江，鄧二人說道：「你們先見過江少俠和鄧少俠。」

兩名灰衣壯漢剛恭敬地見過禮，江阿郎立刻站起身子，朝石奇抱拳一拱說道：「大哥，小弟該告辭了。」

他一站起身子，鄧天杰自然也立刻跟着站了起來。

石奇連忙起身抬手一攔，道：「二弟，你這是見外麼？」

江阿郎搖頭一笑道：「大哥莫誤會，小弟只是：：」

石奇接口說道：「那你就別忙着告辭，且先聽聽田强他兩個的稟報之後再走。」

江阿郎雙目一眨，笑問道：「大哥認爲有此必要？」

石奇笑道：「雖無必要，二弟聽聽又有何妨。」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同時，二弟的朋友也就是我天南瓊瑤石府的朋友，我這個做大哥的，豈可不隨同二弟前往與二弟的各位好友見見。」

石玉珊嬌聲接口說道：「二哥，小妹也要去和各位姊姊見見。」

江阿郎沉吟地望了石奇兄妹二人一眼，輕聲一笑道：「看來大哥是吃定我這個二弟，小妹也吃定我這個二哥了！」

石奇笑說道：「二弟，你這可就寃枉煞大哥了！」

石玉珊嫣然一笑道：「二哥，你和鄧大哥快坐下來聽聽田强他們打聽來的各方面的消息吧。」

江阿郎沒再說話，含笑地和鄧天杰重又坐下。

石奇也跟着坐下，朝兩名灰衣壯漢田强，邱平二人說道：「各方面的情形如何，你們說吧。」

「屬下遵命。」田强躬身說道：「各方面來的人很多，都是些一流高手。」

石奇道：「揀那有名的說。」

「是。」田强說道：「據屬下探聽所得，少林，武當，峨眉，華山，長白等各大門派，名震武林的三莊一堡都有高手趕來了此地。」

石奇微一沉吟道：「可曾聽說那一方面的實力最强？」

田强答道：「聽說以七星莊的實力最强，第一堡方面的實力也很不弱！」

「哦。」石奇道：「第一堡方面來了多少人，知道麼？」

田强正要答話，江阿郎已含笑接口說道：「大哥，第一堡的實力如何，等會兒你就知道了。」

石奇一怔！眨眨眼睛道：「二弟和第一堡的人認識？」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大哥現在別多問，稍時你自然明白。」

話鋒一轉，說道：「如果已無其他事情，請與小妹和小弟一起去和大家見見吧。」

石奇點了點頭，遂卽吩咐戚定遠和田强，邱平三人在客棧中守着，他則偕同妹妹石玉珊與姬神婆秀梅等四婢，隨着江阿郎鄧天杰出了客棧。

×　×　×

江阿郎等衆人剛走出客棧不遠，便見迎面快步走來了六個人。

爲首的是一位腰懸長劍的青衫美少年，身後五人是一位六旬年紀的灰布衣褲老者，四個年紀二十多到三十之間，氣宇英挺的藍衣佩劍少年。

江阿郎一見六人不由濃眉微皺了皺，隨卽大步迎了上去。

青衫美少年正是易釵而弁的「飄雨劍」西門玉霜姑娘，灰布衣褲老者是「眉山老樵」高元慶，四藍衣佩劍少年乃是高元慶門下弟子尙斌，許飛，楚心堯，公孫百瑾。

西門玉霜一見江阿郎，雙目不由突然一亮，滿臉驚喜之色地道：「大哥，你回來了。」

江阿郎點頭一笑，抱拳朝「眉山老樵」一拱說道：「高老，我這裏向您請罪了！」

「眉山老樵」神情不禁一怔！愕然道：「小兄弟，你向老朽請個什麼罪？」

江阿郎笑說道：「我破壞了你老那淸靜安樂的生活，難道還不該請罪麼！」

「眉山老樵」這才恍然明白地一笑道：「算了，小兄弟，你別向老朽請什麼罪了，他四個心裏感激你都還來不及呢！」

他四個，指的自然是他門下的弟子，尙斌師兄四個。

江阿郎笑了笑，目光望向尙斌師兄弟，尙斌師兄弟朝江阿郎一笑，身子一動，正要行禮，江阿郎却連忙搖手阻止地笑說道：「這是大街上，四位請別多禮。」

尙斌師兄弟聞言，自是恭敬不如從命。

西門玉霜眨了眨眼睛問道：「大哥，你是什麼時候來到這裏的，他們幾位是：：」

江阿郎含笑接口道：「現在先別問，大街上也不方便詳談，還是到妳們住的地方再說好了。」

「眉山老樵」首先笑說道：「小兄弟，老朽師徒在前帶路了。」

說着，他已率領着尙斌師兄弟四個轉身往前走去。

×　×　×

豪義皮貨店，是嘉峪關上生意做得最大，買賣最公道的大字號。

掌櫃的姓魏名叫漢成，是個白胖臉孔，一團和氣，見人就打哈哈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也是地方上有名的熱心腸的大好人。

凡是嘉峪關當地人，不論男女老少，幾乎沒人不認識魏掌櫃的。

因爲當地的窮苦百姓，一有了困難，魏掌櫃沒有個不帮忙的，就是那些往來路過的行旅客商，如是遭遇了盜刦，或是生了病，缺了盤纏，魏掌櫃的沒有不慷慨解囊延醫贈藥，贈送盤川的。

認識魏掌櫃的人，雖然都知道魏掌櫃的是個熱心腸，喜歡濟人危難的大好人，但却無人知道魏掌櫃乃是位武林高手，十數年前名震江南的「神手鐵算」魏慕仙，是當今武林第一堡堡主西門天豪手下十二位心腹膀臂之一，這間豪義皮貨店也是第一堡所有各地生意中，唯一不冠「第一」兩字的產業生意。

×　×　×

在豪義皮貨店後院的大廳中，江阿郎於介紹石奇兄妹和姬神婆三人與西門玉霜姑娘等一衆男女老少豪雄見禮寒暄過後，便望着石奇笑說道：「大哥，現在你看到了，這便是第一堡的實力，很不小吧？」

石奇點點頭道：「確實很不小。」

西門玉霜聽得不禁詫異地望着江阿郎問道：「大哥，你和石大哥說什麼，什麼這是第一堡的實力？」

江阿郎笑笑道：「據一些江湖朋友傳說，趕來此地奪寶的各大門派和三莊一堡中，以七星莊的實力最強，第一堡的實力居次！」

「哦。」西門玉霜倏然一笑道：「原來是這麼回事，江湖上人眞是慣會無中生有，見了風就是雨！」

江阿郎笑道：「江湖本來就是個事事非非，風風雨雨的江湖，誰叫妳帶這麼多人到嘉峪關來了。」

最後的一句話似乎引起了西門玉霜心中的氣忿不平，雙眉一揚，道：「怎麼，難道別人能來，我就不能來！」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霜妹，我說過妳不能來了麼？」

西門玉霜眨眨眼睛，話鋒忽然一轉，道：「大哥，鄧大哥大概已經把我們的心意告訴你了吧！」

江阿郎點頭道：「已經告訴過我了，不過，我不贊成。」

「你不贊成？」西門玉霜目光一凝，問道：「為什麼？」

江阿郎正容說道：「神兵寶刃除了鋒利無匹，得之可以增加一個人在武林中的殺威外，只是柄殺人凶器，並無其他價值，因此，我對它並無興趣，不想要它，更不願為它去與人強搶豪奪！」

陳虹虹突然說道：「大哥，我反對你這種論調！」

江阿郎雙目一凝，笑問道：「虹妹這話有道理麼？」

陳虹虹道：「道理便是因為它是一柄殺人凶器！」

江阿郎笑道：「妳這算是什麼道理？」

陳虹虹道：「小妹請問大哥，這種鋒利無匹，足以增加持有人的煞威的殺人凶器，在那些生性毒辣的武林惡徒兇人手裏，那將會怎麼樣？」

江阿郎眉鋒微微一皺，道：「虹妹是在担心被那武林惡徒兇人所獲得？」

陳虹虹道：「大哥難道敢說絕無可能？」

江阿郎搖頭道：「世事難料，誰敢說絕無可能！」

陳虹虹道：「那麼請大哥回答小妹，可能若然成為事實時，那將會怎麼樣？」

江阿郎沉吟地道：「那當然是如虎添翼，更增其惡行兇焰！」

陳虹虹道：「只是如此？」

江阿郎眨眨眼睛道：「虹妹以為還能怎麼樣？」

陳虹虹道：「是小妹在問大哥。」

江阿郎倏然一笑道：「虹妹什麼時候也變得這麼厲害了！」

陳虹虹笑道：「大哥應該明白，這並不是小妹厲害，小妹這是當仁不讓，是為天下武林蒼生，說的是個理字！」

西門玉霜接口說道：「虹妹說的對，這是為天下武林蒼生，說的是個理字！」

江阿郎濃眉一蹙道：「霜妹，妳們怎麼可以聯合起來對付我！」

他不這麼說還好，他這麼一說，虞筱眉立刻帮腔地笑說道：「江大哥，這本來也是大家的意思，依我看，你就別再多說什麼了，還是恭敬不如從命，聽虹妹霜妹的令諭為是！」

這話聽來似是沒有什麼，只是帮腔之間。但那也只是前者，後者那「恭敬不如從命」和「令諭」之說，都語意曖昧，顯然含有開玩笑的意味。

這時，石奇兄妹和姬神婆雖然還不知道江阿郎的師承來歷，也不知道江阿郎就是名震當今武林的「少年六俊」之首「一刀斬」，却已經看出江阿郎在眼前男女老少一衆豪雄心中的份量，江阿郎不但是年青一輩中的領袖人物，即連成名武林多年的「天煞」紀坤，「眉山老樵」等人對他也都十分敬重，以他馬首是瞻！

虞筱眉這種含有開玩笑意味的曖昧語氣，在石奇和姬神婆聽來雖然並沒有什麼，也未在意。

可是，石玉珊就不同了。

女孩子本就細心，尤其對於某些與她們自己有關連的事情，更是特別敏感得很。

因此，她一聽虞筱眉這話之後，心中不由微微一動，頓時思潮起伏地暗忖道：「難道西門姑娘和陳姑娘都是二哥的紅粉知己……」

她心中正思潮起伏暗忖間，忽聽「金石巧匠」杜心蘅哈哈一聲大笑道：「江兄弟，虞姑娘說的不錯，老朽也認為你以聽從霜姑娘虹姑娘的令諭為是，否則呀……」

江阿郎雙眉一蹙道：「杜老，你怎麼也帮着她們……」

杜心蘅連忙接口笑說道：「江兄弟，老朽這並不是帮着她們，說實在的，放眼當今武林天下，除你以外，實在找不出幾個够資格足可持用這種佛門至寶『貝葉神刀』之人。」

江阿郎搖頭說道：「杜老太高抬我了，杜老應該明白，當世天下武林，芸芸豪俠正義之士中，高人奇士不知凡幾，我江阿郎只不過是個武林末學後進……」

杜心蘅不待他話完，又接口笑說道：「江兄弟，老朽還有後話呢，你先聽老朽把話說完如何？」

江阿郎只好頓聲點頭說道：「如此杜老請說。」

杜心蘅微微一笑，旋即正容說道：「江兄弟，誠如你所說，神兵寶刃雖然鋒利無匹，却只是柄殺人凶器，並無其他價值，可是那得要看它在什麼人的手裏而定，在兇人惡徒手裏，它固然是一柄不折不扣的殺人兇器，但在你手裏，情形便就不同了，所以……」

語聲微頓了頓，又說道：「西門堡主與二位姑娘等衆人聞聽得此間山頂上出現白光，可能是『貝葉神刀』的消息之後，經大家商議結果，為不讓這種神兵寶刃落入黑道惡徒兇人手裏，多造血腥殺刦，乃決定由二位姑娘與老朽等衆人趕來將它取得交你持用，因此，老朽等人此來，名義雖說是奪寶，事實上是為護寶，也為的是天下武林蒼生！」這番話，說的是正義，是理。

江阿郎眉鋒微蹙地想了想，道：「如果那不是『貝葉神刀』是柄劍呢？」

杜心蘅道：「那便交給霜姑娘或是虹姑娘持用。」

江阿郎默然了刹那，緩緩說道：「杜老，這件事如果在我剛入關時就遇見諸位就好了，可是現在却有了問題。」

杜心蘅不禁一怔！

西門玉霜問道：「有什麼問題？」

江阿郎道：「適才在客棧中我已經與費翔雲談過話，說過我只是經過此地，對山頂上的那什麼神兵寶刃，我並無興趣。」

陳虹虹美目一眨道：「大哥可是為了不便失信於費翔雲？」

江阿郎點頭正容說道：「我話已出口，豈能出爾反爾，自毀信譽！」

西門玉霜忽然一笑道：「大哥，這問題應該是個不成問題的問題！」

「哦。」江阿郎目光微凝道：「霜妹說說道理看。」

西門玉霜道：「大哥為了一個信字，到時不妨來個不聞不問，在旁靜作壁上觀。」

江阿郎道：「妳的意思是說由妳們出面，

出來奪取？」

西門玉霜道：「如此，費翔雲他就無話可說了！」

江阿郎一搖頭道：「這不行。」

「為什麼？」西門玉霜道：「你可是怕我們這些人不是費翔雲之敵？」

江阿郎道：「這是原因之一。」

西門玉霜雙眉倏地一揚，道：「大哥，我不信他能比我強！」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霜妹，若單憑劍術造詣，他的確不比妳這名列他之前的『飄雨劍』強，不過，那也只是指劍術造詣而言。」

西門玉霜道：「這麼說，大哥是指他的功力修為高過我了！」

「不是。」江阿郎搖頭道：「論功力修為，他也不見得能強過妳去。」

西門玉霜臉露詫異地道：「那麼大哥怎麼說是……」

江阿郎正容說道：「他練有一種歹毒霸道絕倫的掌力，妳劍術，功力雖然都強過他，但却絕不可能是他那種掌力之敵！」

西門玉霜笑道：「你怕我會傷在他那種歹毒的掌力之下？」

江阿郎道：「他那種掌力只一出手，不但中人無救，而且當世武林中極少有人能接得下來。」

陳虹虹美目一眨道：「大哥，你也接不下來麼？」

江阿郎道：「我能接得下來。」

西門玉霜道：「大哥可是已見他施展過那種歹毒的掌力了？」

江阿郎道：「沒有。」

西門玉霜道：「那麼大哥怎知他練有那種掌力了？」

江阿郎道：「練有那種歹毒掌力之人，就同練過『鷹爪力』，『鐵沙掌』之類的功夫一樣，手掌會有一種異狀，我是從他手掌的異狀上看出來的。」

西門玉霜道：「大哥不會看錯麼？」

江阿郎搖頭道：「不會，而且那種掌力乃瓊瑤石府獨門絕學，石六哥也看出來了。」

西門玉霜轉望向石奇問道：「石大哥，是麼？」

石奇點頭說道：「是的。」

西門玉霜雙目一眨，又問道：「石大哥也練有那種掌力麼？」說時，目光灼灼地望着石奇的雙手。

石奇搖頭道：「因為那掌力太過歹毒霸道，有傷天和，早在二十年前先父就已諭令禁止門下弟子習練它了，是以目前敝府已無人練有這種掌力！」

「哦。」西門玉霜微一沉吟，話鋒一轉，又望着江阿郎問道：「大哥，你說這是原因之一，那之二呢？」

江阿郎道：「霜妹是聰明人，應該想到費翔雲他不會不知道霜妹虹妹等諸位和我都是朋友，諸位只一出手，費翔雲必然說是我暗中主使的，指說我不守信諾。」

西門玉霜眉鋒輕蹙道：「這麼說，我們這些人都只有睜眼看着他奪取那寶刀，不能出手了！」

「是的。」江阿郎點頭道：「霜妹和虹妹等諸位都只能旁觀熱鬧。」

陳虹虹眨眨美目道：「難道我們就當眞任由那費翔雲去逞兇威，與各派豪雄你爭我奪，也不管不問麼？」

江阿郎搖頭一笑道：「那當然不會，旁觀看熱鬧，那也只是表面上，暗地裏我將另作安排！」

西門玉霜道：「你將另作如何安排？」

江阿郎微微一笑，正待說明他與費翔雲在客棧中談話的經過，與及他心裏的計劃安排時，突見「神手鐵算」魏慕仙快步走進廳來，朝西門玉霜說道：「姑娘，冷梅莊冷姑娘派人來請姑娘前往一晤。」

西門玉霜神情不由一怔，道：「冷姑娘派人來請我？」

魏慕仙道：「是的。」

西門玉霜眨了眨雙目道：「魏叔可曾問過來人是什麼事沒有？」

魏慕仙道：「屬下問過，來人只說奉命來請姑娘前往有要事商談。」

「這就奇怪了。」西門玉霜神色詫異地道：「我與她素不相識，也從未見過，她怎會知道我……」

魏慕仙聞言，心中似是突有所悟地說道：「姑娘，屬下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

「哦。」西門玉霜目光微凝道：「是怎麼回事？魏叔。」

魏慕仙一笑道：「來人只說奉冷姑娘之命，來請『飄雨劍』前往一晤，並未提說姑娘的姓名，以屬下猜想，冷姑娘可能只知道『飄雨劍』，並不知姑娘的眞實姓名身份。」

這猜想，似乎頗有點道理。

西門玉霜微一沉吟，問道：「來人是何許人？」

魏慕仙道：「是冷姑娘的侍婢。」

西門玉霜道：「她還在麼？」

魏慕仙道：「還在外面店中等候回音。」

西門玉霜眨眨眼睛，望着江阿郎問道：「大哥，小妹想叫她進來問問話，大哥認為可以麼？」

江阿郎點頭道：「應該叫她進來問問話再說。」

西門玉霜立即轉對魏慕仙說道：「魏叔，麻煩你去帶她進來吧。」

魏慕仙點了點頭，轉身快步而去。

西門玉霜忽又望着江阿郎問道：「大哥，以你看冷觀音她派人來請小妹的用意何在？」

江阿郎沉吟地道：「以我猜想，她多半沒有惡意。」

西門玉霜道：「何以見得？」

江阿郎道：「因為『飄雨劍』是位名滿武林的青衫書生美少年，冷觀音則是個眼高過頂，川南武林中有名的當世絕色紅顏。」

一個是美少年，一個是絕色紅顏，這話的意思何指，不用說明，衆人心中自是全都十分明白。

西門玉霜嬌靨不禁倏地一紅，嬌嗔地道：「大哥，我和你說正經的，你怎麼……」

江阿郎含笑說道：「霜妹，我這不但是正經話，而且也是冷觀音請妳去的關鍵所在。」

西門玉霜惑然地眨動着雙目道：「也是請我去的關鍵所在？」

江阿郎點點頭道：「如果我猜想的沒錯，她請妳去的眞正目的，第一可能是當面看看妳的人品氣宇，探測一下妳的心情為人。」

西門玉霜道：「第二呢？」

江阿郎道：「第二，可能便是有關那寶刀的問題，不過，對第一，如果她感覺不滿意的話，便就不會得有第二了。」

西門玉霜雙眉微微一蹙道：「那麼……」

這時，魏慕仙已領着一名十六七歲年紀，容貌長得十分秀美的綠衣婢女走進廳來。

西門玉霜連忙頓住話鋒，目注綠衣女婢問道：「姑娘，妳叫什麼名字？」

綠衣婢女答道：「小婢名叫小玉，公子就是『飄雨劍』少俠麼？」

西門玉霜微一點頭，說道：「我正是『飄雨劍』。」

（未完）

一月完民間俠義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金菩薩（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裴振宇作客京畿，接友函云唐曉峯因沾上亂黨嫌疑，被醴親王扣押，着他籌欵往賄王府總管邵機新，裴振宇忍痛將家傳寶物兩尊金菩薩之一押於奇珍齋，當時曾力囑店方守秘，不知怎的竟爲人所知，其中除了醴親王派邵機新往奇珍齋洽購，遭店方謊言並無此事予以婉拒外，黑道上的芙蓉園主人胡姬也得知此事，且不擇手段，偷進裴振宇居所搜尋另一尊金菩薩，幸裴振宇已把它秘密收藏未被搜去，第三個知道的人是趙天行，他逕往找振宇商量，裴振宇拒之。趙天行返家後與妹趙韻芬商議，趙韻芬担心胡姬對裴振宇用強——

巧施調虎計　智劫欽犯逃

「這就是我担心的事，而且我也跟裴振宇說了。他不信。」趙天行兩手一攤，一副莫可奈何狀。「有什麼辦法？」

「哥哥！咱們臨進關的時候，娘曾一再交代過，這兩尊金菩薩身上有着當年爹被殺害的秘密，教咱們無論如何都得把這兩尊金菩薩弄到手……」

趙天行道：「小芬，我當時就跟娘說過，咱們趙家，一向行事光明磊落，絕不施展巧取豪奪的手段……」

「哥哥，這也叫做食古不化，眼看那兩尊金菩薩就要落入那個妖娘兒們的手裏，咱們還能袖手旁觀嗎？」

趙天行似乎也認爲他妹妹的見解不錯，頻頻點首表示同意，但他並沒有立刻作出什麼決定。

「哥哥，咱們要主動，不能站在被動的地位。」

「小芬，你倒說說看，如何主動法？」

「咱們要主動釘住芙蓉園主人胡姬。」

「小芬，別打這種主意啦，胡姬這個娘兒的行踪飄忽，來如疾雨，去如流雲，咱們那釘得上呀？」

「哥哥！你眞是聰明一世，胡塗一時，咱們眞沒法子釘上她嗎？」

「有什麼法子？妳倒是說來聽聽。」

「咱們只要釘住裴振宇不就行了麼？」

趙天行在他妹妹的臉上擰了一下，笑着說：「小芬啦，娘說妳是一個鬼靈精，一點兒也不錯哩！」

趙韻芬又在她哥哥的耳邊嘀嘀咕咕了好一陣子，看樣子，她的詭主意還眞不少。

趙天行一面聽，一面點頭，最後他作出一個決定：「小芬，咱們就這麼辦，記住一點，非必要不准動手。」

×　　×　　×

剛上燈，裴振宇就來到蕭艷月常住的那家客棧。一落座，酒菜點好，蕭艷月就像花蝴蝶似的飛了過來。

她開門見山地說：「我已經跟邵機新談過了。」

「怎麼樣？」

「他當然有些心動，不過，他一時還不能決定幫不幫得上忙，他教我轉告你一句話——

千萬別亂鑽門路，免得將事情鬧大了反而不好辦。」

裴振宇得到這個消息，心頭當然輕鬆了不少。不過，他還是不放心地追問：「他多早晚給妳回話？」

「不定規。這種事他想必不會拖的。」

「待會兒妳還會去跟他見面麼？」

「誰知道！聽說明兒是醴王六十大壽，身爲總管的必定很忙，說不定他今晚也沒空找我呢！」

「哦！」裴振宇慢應了一聲，悵然若有所失。

「艷月姑娘，艷月姑娘！」有人叫喚。

「幹什麼呀？大呼小叫的？」艷月嬌嗔地嚷着。

「沁春園的堂差，洋車已經在門口。等着啦！」

蕭艷月神色一楞，低聲說：「我看啦，一定是邵老頭兒叫的條子，你要是沒事，就在這兒等我回來。」

「好，我一定坐候。」

「小二！」蕭艷月向垂手一旁的店小二交代。「這位爺們是我的常客，要是他喝醉了，你就扶他到我房裏歇息，聽見了嗎？」

蕭艷月上了車，心裏一個勁兒地盤算着。見到了邵機新如何把握機會促成這件事。雖然她曾表示「此情只待成追憶」，可是，裴振宇在她的心目中還是佔了很重要的地位。

車到沁春園，自有店小二帶她進入樓上雅座，簾子一掀，蕭艷月守住禮數，低着頭而進，當她站定，行禮，等店小二退出，再抬起頭來時，她不禁楞住了。

因爲指名教她來侑酒的不是王府總管邵機新，而是那權重一時的九門提督大人的少爺。

「坐呀！」在場還有一位陪客，是瑞蚨祥銀樓的少東龐少傑，他含笑招呼：「楞在那兒幹嗎呀？」

蕭艷月畢竟在風塵中滾了這麼些年，隨機應變的功夫自然高人一等，神色一鬆，立刻咯咯嬌笑起來：「二位大少爺，我可眞是受寵若驚，作夢都沒想到呀！」

她在兩人中間坐下，立刻就開始她的「工作」，執壺斟酒，酒壺一端起，就被一隻手按住了。

是那位黃少爺的手，他一面按住酒壺，一面向龐少傑打了一個眼色。

「蕭姑娘！」龐少傑神態很嚴肅地開了口，說：「風月不談，談正事……喲，這兒是五百塊大洋的銀票，妳要支領，隨時請來，存在小號生息也可，這是黃少爺的一點賞賜，還不快謝……」

「這……？」蕭艷月一副驚慌失措的模樣兒，其實，她心中更慌，五百塊？幹嗎呀？平白可以收的嗎？

「收下，收下，」龐少傑拿着鈔票往蕭艷月手裏塞。「黃少爺不喜歡多話。只向妳打聽一件事，蕭姑娘，妳是老跑江湖的，不冲着這五百塊大洋，單是冲着九門提督黃大人的虎威，妳也該老老實實地回答幾句話吧？」

「當然啦！可是，我知道些什麼呢？」

龐少傑開門見山地問：「妳今兒跟醴親王王府的邵總管見過面，是不是？」

蕭艷月心中暗怔，她情知這是不能否認的，九門提督手下有很多捕快，要偵查她的行動還有困難嗎？

「是呀，吃了盅蓋茶，聊幾句閒話。」

「只是閒話？」龐少傑語氣咄咄迫人。

「喲！」蕭艷月尖聲嚷叫起來，「人家是什麼身份呀？跟咱們還有什麼正經的話兒好聊呀？」

「蕭姑娘！」龐少傑的語氣更冷漠了。「今兒個黃少爺把妳叫到這兒來問，還給妳五百塊大洋的賞錢，可眞是天大的面子，如果派捕快把妳給拘去，先給你五十大板，妳什麼話不說呀？敬酒不吃吃罰酒，那又可必呢？」

蕭艷月在這一瞬間，心中像風車般打了千百轉，最後還是作了一個堅定的決定，目前的確需要好好應付，但是絕不能把裴振宇所托的那碼子事說出來。

龐少傑又道：「蕭姑娘，妳是聰明人，可別自惹麻煩。」

「對了！」蕭艷月突然想起來似的。「邵老跟我談起奇珍齋收進一件什麼古董，王爺要買，去跟一個姓齊的老先生交涉，結果碰了一鼻子的灰……別的也沒有談什麼呀？」

那位黃少爺，可眞沉得住氣，始終不發一言。

龐少傑以徵詢的目光望着他，似乎在對方的眼色中得到了暗示，徐徐吐出一口長氣，然後緩緩地說：「蕭姑娘，咱們相信妳的話，不過，我還要點妳一點，在北京城，要混就得找靠山，要找靠山就得找黃少爺這種有身份的。邵老在王爺面前挺抖，在北京城可還抖不起來……好啦，咱們就談到這裏爲止，邵老今兒在東來順有飯局，商量明兒個給醴親王送禮的事兒，少不得還會叫妳的條子，妳趕緊去吧！往後，邵老那邊有什麼動靜，妳就向黃少爺知會一聲，少不了妳的好處。」

「那……我就多謝啦！」蕭艷月一聽說放她走，就趕緊站了起來。

「我送妳出去。」龐少傑也站了起來。

那位黃少爺架子大得眞嚇人，自始至終沒說過一句話，也沒有動一下。

來到樓梯口，龐少傑輕聲細語地說：「蕭姑娘，這個黃少爺是北京城最厲害的人物，我可不是存心要刀切荳腐——兩面光。是他逼着我來的。待會兒妳見到邵老，可別提起這碼子事呀！」

「龐少東！我可不是那種多嘴婆哩！」

洋車拉回天橋，果然，邵機新派來接她的洋車已經等了老半天，眼看裴振宇還在店堂裏淺飲慢酌地磨時間，卻無法子跟他說上半句話兒。

來到東來順，又是昨晚那些人，獨缺九門提督的公子，龐少傑竟然比她先到。蕭艷月心中不禁暗暗罵了一句：這小子倒眞是一株牆頭草。

邵機新跟他們談的都是醴親王明日大壽的事，然後在他的示意下，龐少傑，薛飛照，朱韻白紛紛告退。最後，只剩下他跟蕭艷月兩個人。

「艷月，怎麼老半天才來呀？」

蕭艷月不會實話實說，她笑着打了一個馬虎眼兒：「剛才出了一趟堂差，怎麼！你吃醋啦？」

「別逗，說正格的……艷月，托你那樁事兒的人是誰呀？」

「哎呀，邵老，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是唐曉峯的一個親戚。」

「哦！穩妥嗎？」

「當然穩妥呀，是我在杭州時的舊識，老實得很。」

「他打算化多少錢？」

「兩萬。」蕭艷月替裴振宇省下了一萬。

「艷月，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兩萬塊錢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數目，憑我這個總管想撈這筆錢也不怎麼費事，而且……」

「邵老，你不用說啦，這我還不明白嗎？可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是積陰功的好事呀！」

「說的是啊，他化錢消災，我拿錢救人，彼此心甘情願，是不是？」

「誰說不是呀！」

「兩萬塊就兩萬塊，我答應帮這個忙，不過，有一句話我要先說清楚，妳先問問那個人，看他同不同意？」

「你吩咐，我照傳。」

「我不能明目張膽地放人。」

「哦？」

「昨兒妳見過那個姓黃的，他是九門提督的兒子，妳也聽到了，他就是代表他老子找王爺要那個姓唐的。黃大人不但說姓唐的是亂黨，還硬說他是亂黨的主要份子哩！」

蕭艷月不禁暗暗吃了一驚，原來姓黃的剛才找她去是爲了這碼子事，幸虧她方才機警沒漏了口風，要不然，唐曉峯救不出來，還可能將裴振宇也扯進去啦！

「邵老，你的意思是……？」

「明兒王爺大壽，府裏很熱鬧，這是一個好機會……」接下來，邵機新在蕭艷月耳邊嘀咕了好一陣子。

「邵老，這……怎麼成呀？」

「這有什麼不成的呀？一切我都會安排好，包管有驚無險，連夜離開北京，上那兒去追？上那兒去找呀？艷月，如此一來，九門提督也找不了我們的碴兒呀！」

「好呀，我去跟他說說看……」

「艷月，他要幹就這麼幹，不幹就拉倒，趁明兒教他冒充拜壽的客人混進王府，我會在門上等着他。艷月，妳也一塊兒來，別忘了帶着那兩萬塊錢，要瑞蚨祥的錢票。好啦，妳回去吧！」

事兒算是有了眉目，可是蕭艷月的心頭並不輕鬆。

也許是因爲等得太久怕引人注意，裴振宇果眞進了蕭艷月的閨房；也許是因爲太累，他竟然和衣躺在她的床上睡着了。

蕭艷月關上了房門，在床邊坐下，對他凝視：他是那樣憔悴，那樣削瘦。她依稀記得當年在西子湖畔，他是多麼的瀟洒，飄逸……難道眞是歲月不饒人嗎？裴振宇才四十歲呀，那不是男人最具魅力的年齡嗎？

也不知出於一種什麼樣的情緒，她伏下身子，將臉頰貼上了裴振宇的胸膛。

裴振宇醒了，但他沒有動，他似乎也在貪戀這片刻的溫馨。他抬手撫摸她輕柔的頭髮，輕輕地喚：「艷月！」

「嗯！」

「什麼時候啦？」

「才九點來鐘。」

「哦？」裴振宇輕輕將她推開，坐起。「我以爲睡了老半天了哩！」

蕭艷月道：「振宇，你好憔悴，好疲倦，是怎麼回事？」

「老了！」

「你不老。」

「心老了。」

「心老了？」蕭艷月似是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裴振宇道：「哀莫大於心死，妳難道沒聽說過？」

「唉！」蕭艷月受感染地嘆了一口氣。似又唯恐引起裴振宇的傷感，又連忙換上了笑臉。「振宇！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邵機新有回話來啦！」

「哦！他怎麼說？」

「兩萬塊龍洋，價錢我都跟你談妥了。」

「他什麼時候放人？」

「邵機新說，他不能公然放人，因爲九門提督要王爺將唐曉峯交給他辦，王爺沒有答應，兩下裏鬧得很僵，所以……」

「事情鬧得如此嚴重嗎？」

「也許唐曉峯在京裏鬧得太兇了吧？」

「艷月！後來邵機新怎麼說？」

「他說，唐曉峯被囚在王府的側院裏，他會預先安排一個不太著力的守衛，也會把側院的門鎖先打開，趁明兒正逢醴親王六十大壽，你一個去也好，帶兩個人去也好，冒充賀客，邵機新會在門上等着你。你將兩萬塊錢票帶去，要瑞蚨祥的……然後你就到側院行事，從後門逃走，表面上看起來唐曉峯是被他的同黨刦走了。」

「艷月，並非我膽小怕事，誰知道邵機新在暗中有沒有佈置什麼圈套？」

「那倒不會，他還說，連夜離開北京，就什麼事都不會有了。」

「好吧！」裴振宇站了起來。「我回去合計，合計，明兒一大早我再到這兒來找你……你早些睡吧！」

「振宇，你不能留在這兒陪陪我嗎？」

「艷月，咱們爲什麼要跟那些俗人一樣盡作俗事呢？」

蕭艷月笑了，那笑，多少有些失意與落寞。她雖作俗事却不是俗人。她明白，過去已然過去，消逝的也已消逝，再回頭是不可能的。

裴振宇踏着月色歸去，他無心賞月，不管怎麼看，北京的月色絕比不上西湖的月色。月亮本身沒有變，亘古以來，它總是那樣皎潔，只是人，事，環境變了。

裴振宇只想求助於夜風驅散他的酒意，使他清醒，使他能愼重地考慮明天將要來臨的行動。

一輛馬車緩緩從他身後馳來，得得的蹄聲長夜裏聽來格外清晰而輕脆，裴振宇沒有在意，大街本來就是人與車行走的地方，可是，當那輛馬車越過他之後在街邊停下來時，他開始發現情況不太尋常了，因爲馬車停得太突然。

車夫跳下了車，站在車傍，面向着裴振宇，似乎在等待他。在這一瞬間，裴振宇的確是吃了一驚，由於近幾年來在北京經過了太多的磨練，雖驚而不慌，他挺挺胸，又若無其事地向前走去。

兩者相距約莫五步的時候，那位車夫開口了：「請問：您是裴振宇先生嗎？」

態度，語氣都不像是一個粗俗的下人。

「是呀……」

「請上車。」車夫一抬手，彎着腰，態度非常恭敬。

「上車？去那兒呀？」裴振宇很鎭定。

「家主人有要事想與裴先生一談。」

「哦？……」

「這次晤談，與裴先生有相當大的關係，請裴先生不要遲疑，請登車。」

車夫的話固然使裴振宇動了心，而他也多少抱着聽天由命的想法。心一橫，立刻登車掀簾坐進了車廂。

車簾是竹子編織的，很稀，裴振宇很清楚地看見那車夫矯健地登上高座，揚鞭策馬，馬車立卽奔馳如飛。

「裴先生！如此邀請，實在太冒昧了。」

裴振宇這才發現車廂內還有別人，不但有人，而且還是女人，車內光綫很暗，他只能依稀看到一個輪廓，但是從聲音上去判斷，這個女人的年齡約莫二十餘歲。

「妳是……？」

「我姓胡，古月胡。」她口齒清晰，語氣和緩，「單名一個姬子，霸王別姬的姬，你一定看過這齣戲。」

「姑娘！咱們素昧平生，這……這……？」裴振宇道。

「裴先生，你畢竟是讀書人，竟然如此拘泥……你方才蕭艷月房裏小憩，那不是很洒脫的嗎？」

裴振宇心頭暗暗一怔，我的行動她完全明白嘛！

裴振宇道：「胡姑娘，那究竟是不一樣的，艷月是書寓的姑娘，過去在杭州本是舊識，而妳我却……」

「裴先生，別這麼迂腐……我找你，是有正事。」

「那……咱們現在上那兒去呀？」

胡姬本是笑語溫和的，現在，她的口氣突又冷漠起來：「咱們不上那兒去。」

「哦？」

「咱們就在車裏聊，不是很安全嗎？」

裴振宇活到這把年紀，當然也懂得去觀察某一個人。他發現，胡姬機警，老練，而且有善變的性格，不管她的來意，目的是什麼，自己都應該沉着應付。

「裴先生，你有個遠房親戚名叫唐曉峯的是不是？」

「是的。」

「聽說，他因爲公然侮罵清廷腐敗無能，鼓吹革命，被人檢舉密告，如今被囚在醴親王王府，是不是？」

「是的。」

「聽說你正在籌措鉅欵想法子營救他，是不是？」

「是的。」每回答一句，裴振宇的心弦就拉得緊了一些。他發現：這個女人簡直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

「聽說，你已經找人搭上了綫，王府的總管答應帮你的忙，條件是兩萬塊龍洋，是不是呢？」

「是的。」

「聽說，邵總管雖允帮忙，却不能公然釋放唐曉峯，要你明兒個趁亂混進王府，將唐曉峯刦走，是不是？」

裴振宇已經回答不出，因爲緊繃的心弦使他透不過氣來。這是天大的秘密，邵機新悄悄地告訴蕭艷月，她又告訴了自己，而胡姬是如何知道的呢？難道眞如神話中傳說那樣，胡姬有「耳報神」嗎？

「裴先生，我在等你回答我的問題哩！」

「是的，」裴振宇的聲音輕得不能再輕。

胡姬的聲音却非常大，又道：「那是一個陷阱。」

裴振宇猛地吃了一驚，是陷阱？兩萬塊大洋不是一個小數目，邵機新竟然不起貪心，也許還有更高的賞金在誘惑他吧？

「裴先生，你怎麼不說話呀？」

「我……我大概是嚇呆了。」

「你化兩萬塊錢，在你看來已經不是一筆小數目，可是，人家邵機新可沒有在眼裏。爲什麼？你知道嗎？醴親王認爲唐曉峯後頭還有好些人，要是能够一網打盡的話，王爺答應賞他黃金百錠，算算看，那要值多少錢呀？」

「胡姑娘，你怎麼知道得如此清楚呢？」

「這你就不用問啦！」

「那麼，你召我上車，告訴我這些，用意何在呢？」

「警告你，千萬不要落進陷阱。」

裴振宇道：「胡姑娘，我眞不知道該如何感激妳……」

「裴先生，先別說感激的話，咱們還有事要商談。」

「哦？」

「別吃驚，我這個人作事一向不會教別人吃虧，當然我自己也不願意吃虧，所謂水帮魚，魚帮水……說得直截了當一點，我有法子將唐曉峯從王府裏救出來。」

「眞的？」裴振宇是既驚又喜。

「裴先生，我這個人說話一向算數。」

「胡姑娘，如果妳眞能將唐曉峯那孩子救出來，我照樣奉送妳兩萬塊錢，絕不食言，絕不食言。」

「錢？」胡姬鄙夷地笑笑。「我又沒看在眼裏。」

「那……？」

「我要跟你要一樣東西。」

「妳說。只要我有，我拿得出的……」話到一半，裴振宇不自禁地將話頓住，因爲他突然想到了那兩尊金菩薩。萬一她……？

「方才我的措辭欠妥當，不是跟你要，而是跟你買，因爲那樣東西很貴重，如果硬要，似乎有些兒乘人之危。」

裴振宇不敢接腔了，絃外之音，昭然若揭，她所說的不是那兩尊金菩薩是什麼呀？

「怎麼啦？裴先生，莫非又是我的話把你給嚇呆啦！」

「不！不！我只是怕不如妳的意，令妳失望，那豈不是辜負了妳一片好心嗎？」

「裴先生不愧是讀書人，眞會說話，我這個人呀！從來不作過份的要求，不會使你爲難的。」

「那……妳就直說了吧。」

「先說我這邊的，明兒一亮燈，我就能把唐曉峯帶到您面前來。」

「謝謝！謝謝！」裴振宇簡直不敢多說一個字。

「您呢？趕緊到奇珍齋把那尊金菩薩拿回來。」

「胡姑娘莫非想買家傳兩尊金菩薩？」

「是的，你倒是個直爽人，價由你開。」

「胡姑娘，這件事可教我爲難了，家傳之物怎可隨意變賣呢？」

胡姬的臉色冷了，語氣也冷了：「典當與變賣又有什麼差別？」

裴振宇道：「典當只是權宜之計，還可以再贖回來……」

「裴先生，你又可知道你在奇珍齋典當金菩薩的事連醴親王都知道了嗎？他嗜愛古董如命，大凡奇珍異寶，千方百計都要弄到手，你以爲你那兩尊金菩薩還保得住嗎？」

「胡姑娘！」裴振宇看上去外表懦弱，其實內心倔强，這時，他的倔强性子表露出來了：「妳在威脅我？」

胡姬道：「威脅？我承認，但是威脅你的不是我。」

「是誰？」

「是情勢。」

「情勢？」

「是的。情勢所迫，如果你認爲唐曉峯可救可不救；如果你認爲你有絕對的把握保護你的家傳之寶，那麼，我們的說話可以到此結束了。」

裴振宇沒有吭氣，也可以說是不敢吭氣，唐曉峯絕對要盡力營救……那……自己也應該窮通達變呀，什麼家傳之寶，革命工作需要錢，用那筆錢來擴充革命陣營，豈不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嗎？

「裴先生，我再說一遍，不是敲詐，是要跟你買。」

裴振宇道：「胡姑娘！妳知道那兩尊金菩薩的價值嗎？」

「我剛才就說過了，價碼由你開。」

「胡姑娘，妳也會相信我這個人不會心口不一，這樣行嗎？原則上我答應妳提出的條件，不過，要等到唐曉峯脫險之後再從長計議，胡姑娘，妳答應嗎？」

「行，」胡姬非常乾脆，立即滿口答應。然後，她提高了嗓門叫道：「長順兒，送裴先生回櫻桃斜街。」

「不！不……」裴振宇連忙叫道：「我就在這兒下車，說不定，我寓所附近已經有人釘上我啦！」

「長順兒，停車。」

大車立刻在街邊停了下來。

「裴先生，有幾件事情，我還得要問個清楚。」

「請講。」

「唐曉峯獲救之後，你打算如何安排？」

「連夜南下。」

「那麼，咱們明兒夜裏八點正在火車總站見面，他還來得及開往天津的那班夜車，你看怎麼樣？」

「好，我準時恭候。」

裴振宇跳下了車，當那輛馬車絕塵而去之後，裴振宇才發現那兒是西直門，離他的寓所可遠着哩！

驀然背後傳來一個冷淡的聲音：「裴先生，你怎麼會認識這個女人的呀？」

裴振宇回頭望去，發現說話的人是趙天行，趙韻芬在她哥哥身邊靜靜地站着，只是裴振宇不識她罷了。

「啊，趙兄，你：：？」

「姓胡的娘兒們跟你說了些什麼？」

「談到了金菩薩。」裴振宇倒很率直。

「巧取，還是豪奪？」

「都不是，她願意化錢向我買。」

「裴先生！」趙韻芬氣嘟嘟地嚷了起來：「這怎麼成？是咱們先找您，您不賣給咱們，却答應賣給姓胡的娘兒們，怎麼着，你怕咱們化不起錢，出不起價，是嗎？」

「這位是：：？」

趙天行連忙搶着說：「舍妹韻芬，小孩子不懂事，說話沒大沒小的，不過，她說的倒是實話……」

「趙兄……」

「裴先生，我年紀比您小得太多，如果您看得起，不妨叫我一聲小老弟……」

「稱你老弟我可擔待不起，」裴振宇留下了分寸。「剛才令妹說的話不是沒有道理，不過，我並沒有答應要將金菩薩賣給那位胡姑娘呀！」

趙天行年紀雖輕，世故却很深，冲着這一聲「胡姑娘」的稱呼，就不難想像裴振宇和胡姬相談甚歡，對她的印象也不太壞。他本想立即將胡姬的爲人及來路揭穿，但他又有一層顧忌，中傷別人很可能會引起裴振宇對自己的厭惡。因此，他決定暫時不去談這些。

「裴先生！」趙天行很溫和地問：「如果你決定賣出那兩尊金菩薩，你將誰看成第一優先呢？」

裴振宇毫不考慮地回答道：「當然是胡姑娘。」

「爲什麼？」趙韻芬又嚷了起來。

趙天行連忙拉了他妹妹一把，接下去問道：「即使我出的價錢比對方高，您也毫不考慮嗎？」

「是的。」

「裴先生！連我都要問一句爲什麼了？」

「我一定要向二位說明緣故嗎？」

「裴先生！」趙天行的態度始終很客氣。「我們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如果不便說，那就只有另當別論了。」

裴振宇沉吟了好一陣子，才接了腔：「趙先生！我剛才說，即使你出價比那位胡姑娘高我也不考慮賣給你，你就不難想像我不是純粹爲錢而賣這件家傳之寶……」

「那又是爲什麼呢？」趙韻芬又揷嘴了。

「當然有原因，」裴振宇有些無可奈何地攤一攤手。「至於原因何在，請恕我不便奉告了。」

「莫非還有什麼附帶條件？」趙韻芬緊追不捨地又提出了問題。「而那個姓胡的姑娘兒們答應你了？」

「是嗎？」趙天行也補了一句。

「對不住，」裴振宇當然不能將那麼重要的事情在這兩個陌生人面前說出來。「往下不能再談了。」

趙韻芬還是不肯放手：「裴先生！她答應你的事，未必就能辦到；就算能辦到，難道咱們兄妹倆還辦不到嗎？」

「夜已深了，」裴振宇抬頭看了看天色，然後拱拱手說：「請恕我先走一步，失陪！失陪！」

裴振宇轉頭離去，趙韻芬還想搶步跟上，却被她哥哥一把抓住了。

「眞是氣死人！」趙韻芬連連地跺着脚。「一定是胡姬那個賤女人使出什麼狐媚子手段，把姓裴的迷昏了頭。」

「韻芬！別亂說，裴振宇不是那種人。」

「還說不是哩！連小客棧裏的雌貨他都看得上眼……」

「小芬！」趙天行發火了。「這是妳一個女孩子該說的話嗎？」

「哥哥！你……」

「小芬，裴振宇一定有什麼難言之隱。試想：他不揮霍，不荒唐，幹嗎拿一尊金菩薩到奇珍齋去典當三萬塊錢呀？他一定遇上了什麼緊急的事兒。」

「對！」

「偏巧裴振宇的事兒讓胡姬知道了，於是她就利用了這個弱點。小芬！我推斷的情況一定不會錯。」

「那……那咱們該如何對付呢？」

「從此刻起，咱們輪班把胡姬釘死。」

× × ×

醴親王又在嗅他那隻心愛的鼻烟壺，邵機新畢恭畢敬地站在一邊。今兒個夜裏暖壽的場面雖然很熱鬧，可是王爺從頭到尾就沒展顏笑過，害得這位總管心裏直敲悶鼓。

半晌，醴親王才收起了鼻烟壺，慢條斯理地說道：「黃提督他怎麼說來看？」

「回王爺！黃大人他說，他明兒不但要親自來向王爺賀壽，還精選了二十名捕快，內穿勁裝，外罩禮服，隨侍保護王爺的安全……」

「他這麼作，」王爺瞪起了眼珠子。「是什麼意思？」

「回王爺，黃大人的意思很明顯，不過，奴才却不敢據實往上回。」

「儘管回上來。」

「回王爺，這黃大人的意思很明顯，明當是保護王爺的安全；暗中呢？他是監視王府內的動靜。」

「哼！」醴親王的火頭兒上來了。「連夜跟我傳話，他黃凱要是還把我這個醴親王看在眼裏，明兒他就來喝一杯水酒。要是不高興來，我也少不了他這位客人。告訴他少操心，王府裏的侍衛誰也不是酒囊飯袋。」

「回王爺！這……話好像太冲了一點。」

「照我的話去傳，半個字兒也不許改。」

「喳！」邵機新行了大禮，連忙退下。

王爺上了火，邵機新那敢怠慢，連忙吩咐備轎，直奔提督衙門。夜如此深，說不定還會吃上閉門羹。

結果大出邵機新意料之外，黃凱非但沒睡，還立刻傳見。邵機新在醴親王王府固然一呼百喏，在這兒却不敢造次；循規蹈矩，報門而進，唯恐被提督大人找着了碴兒。

黃凱畢竟是武將出身，雖然已是五十開外的年歲，依舊是精神旺健，威風凜凜。不過，對邵機新却是非常客氣；這是令邵機新感到第二個意外，因此他更加心懷忐忑了。

獻茶，敬烟，然後摒退從人，黃凱這才開了口：「邵總管深夜駕臨，想必是帶來了王爺的上諭……」

邵機新本來要直話直說的，所謂伸手不打笑臉人，黃凱對他如此客氣，一開口也就不由自主地緩和多了：「黃大人不必如此客氣，王爺有幾句心腹話，敎小的前來告訴大人……」

「總管請講，黃某洗耳恭聽。」

「王爺說，明兒務必要請大人過府去喝一杯水酒，至於大人說要親率幹練捕快隨侍保護，王爺則認爲大可不必，府中也有侍衞，也都精明能幹，想必也出不了差錯。」

「哦！」黃凱的反應很緩和：「王爺一定不明白黃某的一番心意……」

「明白！王爺完全明白……」

「不！王爺一定不明白……唉！」黃凱有些爲難地攤一攤手。「我眞不知道，該講不該講。」

「大人有話，最好直說，小的也好回稟王爺。」

「說來說去，又說到唐曉峯那件案子上去了。」

「哦！」邵機新小心翼翼地，不敢亂接碴兒。

「醴親王曾奉御命，節制本官，所謂『節制』，是在本官枉法踰權的時候加以干涉抑壓，並非大小事兒都得王爺親自管，親自問，總管您說是不是？」

「嘿嘿！嘿嘿！」邵機新一味乾笑，更不敢接話了。

「唐曉峯涉嫌亂黨一案，王爺得到消息，立即派出身邊侍從，出面抓人，然後又將嫌犯囚之於王府，這種作法是對的嗎？如果是對的，那我可要請問：還要設置我這個九門提督幹什麼呀？那不成了聾子的耳朶——擺飾嗎？」

「大人！這碼子事跟王爺六十大壽又有什麼關係呀？」

「大有關係。」黃凱聲如黃鐘大呂，說得斬釘截鐵。

「哦！」邵機新滿面奸笑。「那我倒想請敎。」

「我得到了準確的消息，明日有亂黨冒充賀客混進王府，趁亂刦走唐曉峯……」說到這裏，黃凱露出了陰險的笑容，雙眼眨也不眨地盯在邵機新的臉上。

邵機新不禁渾身一震，心中暗道：好厲害呀？

「怎麼！邵總管！你吃驚了嗎？」

邵機新笑了，雖然笑容有些勉强，他能在此刻笑得出來，就足證他還有些火候：「黃大人！乍聽之下，的確會令人吃驚。細細一想，這種說法未免危言聳聽……」

「什麼？」黃凱滿臉怒氣。「你認爲這是本官揑造的消息嗎？」

「小的不敢妄斷，不過，根據常情推斷，亂黨還不敢如此膽大妄爲，只怕……這個消息不確。」

「嘿嘿！」黃凱聳肩乾笑一聲。「邵總管！想不到你是如此有種，敢不敢跟本官賭個東道？」

邵機新道：「如果黃大人有此雅興，小的自然奉陪。」

「我說明兒夜裏王府準定有事。」

「我說絕不可能。」由於醴親王的靠山，使得邵機新跋扈飛揚，根本就沒有將黃凱看在眼裏。

「好，咱們賭什麼東道？」

「由黃大人吩咐。」

「我賭九門提督的頂子，你賭你的項上人頭。」

「嘿嘿！小的這顆腦袋那有大人的紅纓頂子值錢？」

「邵總管，你也不用客氣，在京城，你也够抖的啦！好！就這麼說定，若是明兒夜裏王府平靜無事，我自摘頂子，告老還鄉；若是有事，我可要砍你的腦袋。」

「我說黃大人，你是輸定啦！」

「邵總管！現在說這句話可太早啦！」

「黃大人！夜已很深，王爺還等看您的回話哩！」

「回王爺！本官明兒準時前往拜壽，絕不帶半個隨從，以免碍了王爺的眼，掃了王爺的雅興。」

「謝謝黃大人賞臉，敎小的好回話……告辭！」

邵機新在黃凱面前裝得若無其事，一出提督衙門立刻就出了一身冷汗。心中暗道：好在自己還够鎭定，要不然，眞會露出馬脚。可是，這消息是如何走漏的呢？

用自己腦袋下注跟黃凱的一賭，的確有些冒險，但是，邵機新却有把握保住自己的腦袋，只要通知蕭艷月，所議之事暫緩進行，然後加重兵看守人犯，還會出岔子嗎？

不可能，一千個不可能，一萬個不可能。

坐上轎子，搖搖幌幌的，他的心情反而平靜下來了。

他掀開轎簾，吩咐轎夫先到天橋那裏彎一下。

蕭艷月所居住的客棧已經上了門板，邵機新敲開了門。用不着擺出王府總管的架子，只消一塊龍洋，店小二就笑得闔不攏嘴來啦！

邵機新貪夜來訪，倒是敎蕭艷月吃了一驚。本當大禮參拜，只見邵機新連便眼色，也就連忙打住。

「說話不方便嗎？」

「小聲點，不碍事。」

「告訴那一位，明兒的事取消……」

「怎麼啦？總管大人！您又反悔啦！」

「不是我反悔，是風聲太緊，九門提督還一個勁兒地向王爺要人。要是在這個節骨眼兒上出了岔子，誰擔待得起呀？不用說我啦！就是王爺也挑不起這副重擔哩！」

「那……那該怎麼辦呢？」

「敎那一位放心，兩萬塊白花花的龍洋難道我還不愛嗎？不出三天，我包管將姓唐的放出來就是。」

「當眞？」

「瞧妳，我還能誆妳嗎？醴親王王府的總管，說話可要算數的呀。」

蕭艷月眉花眼笑地說：「總管大人！您這是什麼話呀？我敢說您說話不算數嗎？那……就這麼說定啦！」

「好啦！我走啦！千萬別跟外人說我曾來過。」

「您不坐一會兒啦？」

邵機新在蕭艷月面頰上親了一下，賊眉賊眼地走了。

長廊上靜靜的，邵機新心頭非常輕鬆。哼！他心中暗暗冷笑：黃凱！我看你的那頂紅纓頂是摘定啦！

突然，一扇客房的門打開了，露出了一綫燈光。

接着，那幾盞燈光又被一團黑影擋住了。

「這位爺們！要不要到奴家的房裏來坐坐呀？」

抬頭看，一個嬌滴滴的美人兒，論姿色，比起蕭艷月還要勝三分，邵機新的心中不禁一蕩。

「請進呀！」那語氣眞嬌，聲音眞甜。

邵機新到底不是飛揚浮躁的年輕人，想到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責任，這個時候那敢尋花問柳？當即心神一正，笑着說：「姑娘！改天再來，改天一定來。」

「邵總管！」她冷冷地笑：「如果你不到奴家房裏坐坐，你一定會後悔。」

邵機新不禁一楞，這娘兒們時嬌時嗔，神色變化無常，而且還知道他的身份，來路眞不簡單。

他沉聲問道：「姑娘是幹什麼的？」

「賣的。一塊龍洋就可宿一夜。」

「我不信。」

「不信可以試試。」

邵機新稍一猶豫，就一轉身進了廂房。

砰地一聲，那娘們把房門關上了。

邵機新逞勇跨進了房，這時不免有點兒後悔。他有些緊張地問：「姑娘到底是幹什麼買賣的？」

「賣的。你不信嗎？」她動手解開了衣領的鈕扣。「瞧瞧這細皮白肉，還不值一塊龍洋嗎？」

「姑娘！妳瞧瞧老夭這一把年紀，」邵機新自嘲地聳聳肩。「不中用啦！姑娘千萬別跟我逗。」

「既然如此，你又何必跑到蕭艷月的房裏去？」

邵機新又是一怔，他不愧是老狐狸，很快又嘿嘿笑了起來：「這裏除你之外，再無外人，有話直說吧！」

「直說只怕會使你大吃一驚。」

「姑娘！別嚇唬我，我活這麼大年紀，見多啦！」

「好！你聽着：你跟九門提督黃大人賭了一個東道，是不是？」

「不錯。」邵機新表面鎭定，心中却暗暗吃驚。

「邵總管，你想不想知道這一次賭後的結果。」

「姑娘難道會預卜先知之術嗎？」

「不錯。」

「那麼，就請姑娘指點迷津如何？」

「邵總管！我是直話直說，三個字——你輸了。」

邵機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現在，他才開始認眞地端詳面前這個娘兒們。看情態，似二十七，八年紀，論容顏，又像二十左右，美艷中略帶陰狠之色。

邵機新老奸巨猾，閱人無算，但他却無法看透眼前這個美人兒。

「怎麼啦？邵總管！嚇破膽啦？」

「姑娘尊姓，芳名如何稱呼？」

「我姓胡，古月胡，單名一個姬字，妖姬的姬。」

「胡姑娘！妳可知道我跟黃大人賭的是什麼注兒嗎？」

「他賭的是紅纓頂子，你賭的是項上的人頭。」

「胡姑娘！他輸得，我可輸不得呀！」

「邵總管！不幸得很，你是輸定了。」

「難道姑娘就沒有法子讓我不輸嗎？」

「法子是有，那要看你這位總管大人是不是信得過我。」

「信得過。」邵機新答得相當 快。

「那就怪了！萍水相逢，素昧平生，你憑什麼信我呀？」胡姬的語氣輕飄飄的：「你倒是說來聽聽。」

「胡姑娘！老夭這雙眼睛見過不少人，姑娘人品，氣質，談吐，都非比尋常，老夭就憑這一點。」

胡姬格格嬌笑道：「連武聖關老爺都喜歡戴高帽子，何況我呢？邵總管！你這個法子倒是使對了，不過……」

「姑娘儘管直言，老夭一定深信不疑。」

「就算你不疑，但你也未必作得到。」

「唉！胡姑娘！妳說話怎麼老喜歡繞彎兒呀？」

「邵總管！別急呀！」這就是胡姬的高明處，她將邵機新的胃口吊足了，才會有預期的效果。「你聽我說，法子只有一個，你肯，王爺也不一定會肯呀！」

「胡姑娘！王爺對我，是言聽計從，好商量，妳倒是快說呀！」邵機新被逗得毛焦火辣了。

胡姬這才壓低了嗓門提到了正題：「明兒一大早，就將姓唐的小子押到提督衙門去，就是這個主意。」

邵機新一楞，接着問道：「爲什麼呀？」

「咳喲！我的總管大人，將燙山芋往黃凱的手裏一塞，讓他去坐蠟，這個你還不懂嗎？」

邵機新這才會過意來，期期艾艾地說：「這麼說來，明兒眞有人要闖進王府刦走姓唐的了？」

「不錯。」

「胡姑娘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不瞞你說，打算刦犯人的就是我。」

邵機新猛地一震，心中暗道：這娘們的口氣眞大呀！再看看胡姬，神色平靜，就像沒說過什麼似的。

「胡姑娘倒是一個爽直人！」

「我這個人一向光明磊落，不喜歡偷鷄摸狗的。」

「胡姑娘！妳既然口直心快，我也不跟妳玩花招。如果妳存心想刦人，在王府動手比在提督衙門動手要容易得多，妳如此作，又是爲了什麼呢？」

「九門提督比起醴親王，相差太多。也就是說，一個小小提督不在我眼下，王爺我可不敢得罪。」

邵機新抱拳一拱，很恭敬地說：「承蒙姑娘指點迷津，老夫深深感謝，連夜就去跟王爺商量……」

「邵總管！話已說明了，你看着辦吧！」

若是往日，邵機新第一件事就是要向店家查問這位胡姑娘的來歷；第二件事就是立刻派出王府侍衞將胡姬加以監視或逮捕。現在，他却沒有如此作；也不敢如此作，一眼就可以看出來，胡姬不是一個簡單人物。

匆匆趕回王府，一聽醴親王還在書房裏等着回報，那敢怠慢，忙不迭地跑去王爺打千兒叩安。

「怎麼一去那麼久？」醴親王有些不耐煩地問。

「回王爺！黃凱黃大人可眞難纏，好不容易憑着王爺的虎威，仗着奴才的三寸不爛之舌，才把他說服啦！」

「哦！他怎麼說來着？」王爺的神情緩和了許多。

「他說，明兒準來向王爺賀壽，不帶半個隨從。」

「唔！」王爺頗爲得意。「他可是口服心服？」

「回王爺！他可眞是心悅誠服，不過……不過……」

醴親王道：「怎麼啦？什麼時候學會說話大喘氣啦？」

「回王爺！這樁事奴才不敢直回。」

「邵機新！你跟我這麼些年，還不曉得我的脾氣嗎？有話儘管往上回，就是說錯了也沒關係呀！」

「回王爺！剛才奴才離開提督衙門之後，就去天橋拜訪了一位江湖異人，這位異人能卜吉凶禍福……」

「哦！」醴親王似乎提起了興趣。

「關於唐曉峯這件案子我請敎了他。」

「他怎麼說來着？」

邵機新道：「他說，最好是把姓唐的移送提督衙門。」

「爲什麼？」

「一來嘛！此人犯煞，王爺大壽之期，把他囚在王府，對王爺不吉；二來嘛！他掐指一算，算出來有亂黨之輩想計刦姓唐的，萬一眞有其事，那還得了嗎？」

醴親王的雙眼睜得很大，良久，才問了一句：「這位江湖異人果眞鐵口直斷，非常靈驗嗎？」

「回王爺！這位江湖異人所斷之事沒有不準的。」

「那可好，」醴親王極爲興奮地說：「趕明兒咱們暗中佈置妥當，亂黨來刦人犯，正好來個一網打盡。」

邵機新不禁大吃一驚，他萬萬想不到，彎來繞去，想出了一個自認爲非常巧妙的方兒，却招來相反的效果。

「就這麼辦，你去召喚侍衞……」

「回王爺！這樁事恕奴才多口，千萬要多加考慮。」

「怎麼啦？難道有什麼不妥嗎？」

「回王爺，那位江湖異人一再囑咐，趨吉避凶唯一的方法，就是將那姓唐的解送到提督衙門去。」

醴親王沉吟着，半晌才開了口：「機新！你想到沒有？這麼一來，不是咱們向黃凱低頭了嗎？」

「回王爺！話可不是這麼說，是黃凱向王爺低頭，王爺回過來再給他一個面子，他反而會感激王爺。」

「人犯解送提督衙門之後，亂黨還會打刦嗎？」

「那……？」邵機新不知該如何回答。

「萬一亂黨依然去打刦，却教黃凱一網打盡，這個大功勞豈不是被他給搶去了嗎？」醴親王的顧慮太多，當然是由於貪功心切的緣故。

「我看，還是不動爲妙。」

邵機新急得直冒汗，可是又不便說明。

醴親王何等精明，立卽一眼識破，厲聲問道：「邵機新！你是怎麼啦？莫非還有什麼隱情沒有告訴本王嗎？」

「回王爺！」邵機新戰戰兢兢地說道：「那位江湖異人，說得非常明白的，他說……他說……」

「他說什麼來着？你趕緊往上回明呀！」

「回王爺！他說，他不但善觀凶象，還深諳紫微斗數，如果不將姓唐的解送提督衙門，可能會引起官非……」

「什麼？」醴親王顯得異常吃驚。

「恕奴才斗膽回明，那位江湖異士說，王爺的星座昏黯無光，凶在眼前，姓唐的就是惹禍根苗。」

「哦？」醴親王兩道花白的眉毛立刻皺了起來，然後突地一揮手。「走！帶我去見見那位江湖異人。」

「奴才不敢，奴才不敢！」邵機新連連搖頭。

「怎麼啦？」醴親王不禁一怔。「你怕什麼呀？」

「回王爺！自先帝雍正以後，朝廷就立下了規矩，王族絕不許可與江湖術士之流來往，居間引見者罪加一等，處以凌遲之刑。回王爺！奴才怎敢干犯廷規呀！」

醴親王道：「唉！咱們悄悄去，悄悄回，誰知道呀？」

「回王爺！古話說得好，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王爺堅持要去，莫非是不信任奴才，以爲是奴才揑造出來的麼？」

「唉！本王沒這個意思。本王還有更多的事想要請敎那位江湖異人……不去就不去吧！改天再談。」

邵機新乘機問道：「那麼，唐曉峯的事，王爺如何決定呢？」

「好！就依你，明兒一大早把他送到提督衙門去。不過，你要點黃凱一下，咱家給他面子，他也得俟機圖報才行呀！要不然，找着機會我一定狠狠地整他一下。」

「奴才一定會把話向黃大人說明的，不過……」邵機新趨前一步，壓低了嗓門道：「以奴才之見，最好事不宜遲，連夜就將人犯送過去。」

「爲什麼要那麼急呀？」

「回王爺！早脫手，早安心，而且教那些準備打刦的亂黨措手不及，萬一在解送的途中出了差錯，責任還是咱們的呀！」

「嗯！有理，這事就由着你去辦吧！」

「王爺敬請放心，包管出不了差錯。明兒一大早不但有文武百官前來賀壽，恐怕聖上都會降旨道賀，王爺還是早些安歇吧！」

醴親王也很關切地說道：「人犯解送過去之後，你也趕緊回來歇息，趕明兒還有你忙的哩！」

邵機新叩謝辭出，一身衣服，都已經濕透了。

他到現在都還不明白，胡姬的三言兩語爲什麼會使他如此深信不疑？那娘們莫非會什麼邪門的媚功嗎？

經過靜寂的中院之後，邵機新又恢復了他的活力，又恢復了他那身爲總管的威嚴，立刻召來侍衞頭兒，轉達了王爺的命令。

經過一番佈置，經過一番忙碌，解囚的隊伍出發了。兩輛馬車，十六匹快馬護衞，輕騎緩蹄地向提督衙門行去。

前面四匹快馬，然後是載着唐曉峯的馬車，後面又跟着八匹快馬，接下來是邵機新的座車，又是四匹快馬殿後。

沒有任何人知道這個行程，也沒有任何人知道兩輛馬車內坐的是什麼人物。而且，唐曉峯身邊還坐了兩個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漢，手執最新式的洋槍九連珠。卽使有人想刦囚，在如此堅強的防範下也不可能成功。

眞不明白胡姬爲什麼要來上如此一着棋，難道她認爲在提督衙門動手遠比在王府動手更加容易嗎？

或者，她算定了邵機新會說動醴親王而連夜解囚，在路上行刦比起在王府中動手更方便？更可靠？

她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來對付這一支雄厚無比的隊伍？芙蓉園主人胡姬名震江湖，這一次她恐怕失算了。

事實絕非如此；果如此，爲什麼一提到芙蓉園主人，趙天行兄妹就要皺眉頭呢？胡姬就是胡姬，名震江湖的芙蓉園也不是一天建立起來，其中累積了太多的傑作。

這一支隊伍經過西單牌樓的時候突然慢了下來，預先早經安排，到了這裏，邵機新的座

車就要超前；原因是——前面就是提督衙門，邵機新必須先去報名投帖。

就在邵機新的座車超前的那一瞬間，斜刺裏突然出現了一支馬隊，來得太快，轉瞬就到了眼前。

這支馬隊一共九騎，其中八騎衝了過來，一看他們身上的勁裝，就知道是提督衙門派出來的夜巡馬隊。

另外一人一騎留在對街，並未跟過來，那好像是一位帶隊官。

這八騎因爲佔住外圍，遂形成了包圍之勢，其中一騎挽韁上前幾步，沉聲問道：「幹什麼的？」

這邊領頭的立刻揚聲回答：「醴親王王府的侍衛。」

「哦？王府侍衛？深夜結夥策馬馳行，幹什麼呀？」

這邊的侍衛頭兒因見對方是提督衙門的巡兵，也就照直回答：「咱們正要解送一名人犯到提督衙門去。」

「哦？咱們爲什麼事先沒聽說呀！」

「人犯重要，所以行動秘密，而且也是臨時決定的。」

「囚車呢？」

「唯恐引起歹徒注意，所以沒用囚車。」

「人犯呢？」

「吶！」領隊的抬手一指。「在那一輛車上。」

「讓咱們瞧瞧。最近京裏不平靜，咱們可不敢馬虎。」

「各位！邵總管也在，難道你們還信不過他嗎？」

言來語去，邵機新當然聽到了，他下了車，老氣橫秋地問道：「你們是幹什麼的？」

「提督衙門派出來巡夜的。」

「老夫是醴親王王府總管，正要解送重要人犯去面交黃大人，請各位不要刁難，免得黃大人久等。」

對方很有禮貌，抱拳行了禮，恭敬地說：

「邵總管！小的絕無刁難之意，只要看看那輛車，不但放行，小的們還情願護送。若有得罪之處，改日再向總管請罪。」

邵機新也沒有辦法，只得揮揮手說：「去看吧！」

領頭的一揮手，八騎立即湧了過去。

對方果眞沒有刁難，只不過隨意看了一眼，就散開了。領頭的人策馬來到邵機新跟前，很客氣地說：「總管！咱們已經看過了，請！可要咱們護送一程？」

「用不着啦！你們還得繼續巡夜哩！」

「多謝總管！」那人再度行禮，然後一揮手。

一陣奔雷般蹄聲響起，那九騎又消失在暗巷之中。

邵機新回到車上，下令繼續進發。

不一會兒工夫，隊伍就到了提督衙門。

黃凱已睡，一聽說邵機新連夜將唐曉峯解送過來，大爲意外，連忙披衣而起，並吩咐開中堂迎接邵機新。

「邵總管！怎麼啦？如此深夜還勞動你跑來跑去？」黃凱覺得自己佔了上風，自然在言語上就客氣了許多。

邵機新自然不會放過這個兩面討好的機會，他諂媚地說：「黃大人！我可是把唇舌都說破啦！好不容易說動了王爺……說實在的，兩下裏一鬧僵，我夾在中間可不好受呀！」

「邵總管！」黃凱心中一樂，也將對方誇讚了一番：「薑是老的辣，我就知道你會把這樁事辦得舒舒坦坦的。」

「黃大人！夜已很深，就請您將人犯收下，給我一封回文，我也好跟王爺交差……」

「案卷呢？」

「有什麼案卷呀？人犯是一句口供都沒有哩！」

黃凱道：「你等着瞧，人犯一到我這兒，連他祖宗八代的骯髒事兒，都得給我招出來……來人啦！」

兩個捕快立刻應聲前來聽命。

「跟邵總管去把犯人解押到大牢裏去，總管！偏勞啦！」

邵機新連忙退出中堂，來到門口，那兩名捕快也拿着刑具，鎖鍊之類準備解押人犯。侍衞頭兒接到邵機新的手勢之後，立刻揚聲叫道：「把人犯帶下來。」

沒有回應，車簾也沒有掀開。

那侍衞頭兒嘟囔着道：「怎麼啦？全都睡着啦！」

他奔過去，猛地一掀車簾。他先一楞，接着發出一聲大叫。

「怎麼啦？」邵機新連忙奔過去，察看究竟。

這一看，邵機新差點暈了過去。

那兩名侍衞已經東歪西倒地靠在車座上，而唐曉峯却不見了。

邵機新疾聲說道：「快看看，他們怎麼樣了？」

侍衞頭兒檢視一番，愁眉苦臉地說：「死了。」

「死了！」邵機新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這一鬧，人聲沸騰，黃凱也從衙門內趕了出來。

「黃大人！」邵機新結結巴巴地說：「人……人犯被……被……刦……走……啦！」

「哦？」黃凱大步向前，看了個明白，臉色也立刻就沉了下來：「邵總管！深更半夜，你拿本大人開玩笑？」

「沒有呀……對了！一定是剛才……」

黃凱冷聲道：「本大人在問你的話，你不要語無倫次。」

「黃大人！您聽我說，咱們剛才經過西單牌樓的時候遇到一夥巡邏的，說是黃大人的手下，他們硬要檢查馬車裏面是不是犯人，一定是在那個時候出的事……」

「你說，那是本大人派出去巡夜的？」

「是呀！」

「那麼，你的意思是本大人派人刦走了人犯？」

「不……不是這個意思。據我猜想，那夥人一定是歹徒僞裝的。」

「嗯！那夥人有幾個？」

「八個。」

「九個。」侍衞頭目在一旁補充。

「你們有多少人？」黃凱又問。

「十六個侍衞。」

黃凱厲聲說：「邵總管！十六對九，會教別人把人犯刦了走，你的鬼話誰會相信？你想騙誰？」

「黃大人！你聽我說，這是事實……」

「我不會相信。邵總管！王爺不願意將人犯交本大人審問也不要緊，又何必來這一着苦肉計呢？」

「黃大人，你千萬不能這麼說，這是我的錯……」

「你的錯？」

「是的。是我解押人犯時防範不週……」

「人犯眞是被人刦走了？你一定要本大人相信？」

「這是千眞萬確的呀！」

「好！本大人相信就是，邵總管！我現在就要你的頭。」

邵機新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承認人犯被刦，打賭就輸了，賭約一輸，腦袋瓜子可就搬家了呀！

邵機新畢竟是老謀深算的人，他低聲下氣地說：「黃大人，我是輸得口服心服，黃大人眞是高明卓見……」

「別說廢話，既然認輸，就拿頭來吧！」

「黃大人！頭是你的，不過，請你暫時記在我的頸子上……」

「爲什麼？」

「黃大人！我邵某人生死事小，人犯走脫才是大事，萬一捅出大漏子來，對黃大人，對王爺都不好呀！」

「哦！莫非你還有法子追回來不成？」

「黃大人！我這裏還有一條綫索……」邵機新湊過頭去，把他在天橋客棧中的遭遇敍述了一遍。

黃凱似信非信地說道：「莫非你又在編故事？」

「大人！這是千眞萬確的事，要不……」

「要不然你也不會慂慫王爺將人犯解交本大人是不是？還想嫁禍東牆，到頭來還是自作自受，哼！」

「黃大人誤解了，王爺是誠心誠意……」

「不用說啦！」黃凱現在的氣勢如同排山倒海一般。「邵機新，就照你說的，腦袋瓜兒就寄在你的頸子上，要是本大人將姓唐的亂黨追了回來，就算給王爺送了一份壽禮。要是追不回來，明兒夜裏你就提頭來見。」

「是是是！」邵機新畢恭畢敬地。「黃大人！要不要我給您帶路？」

「用不着，緝捕人犯，維護京畿治安，本來就是我九門提督的事，往後如果你還能活着，就該少管閑事。」黃凱這番話不但着實教訓了邵機新，也暗暗罵了醴親王。

邵機新當然聽得懂，可惜他現在根本就沒有回嘴的資格，只有奴顏婢膝地說：「多謝大人教誨！」

「去吧。」黃凱像趕蒼蠅似地一揮手。

「回王府！」邵機新這一聲吆喝，稍稍顯露了一點威風。

邵機新帶着從人走了，黃凱却還沒有回身進去。他佇立階前，似在思索什麼。

他的兒子黃鈞悄悄走到他的身邊，却沒有說話。

「哦！是鈞兒，這麼晚了，還沒睡？」

「爹，有這麼好的戲看，怎麼甘心去睡覺呀？」

「鈞兒，快別這麼說，走脫了亂黨究竟是大事情。」

「爹，您手底下這麼多捕快，難道還怕抓不回來嗎？」

黃凱神凝色重地說：「聽邵機新的描述，打刦人犯的歹徒不但實刀雄厚，而且還非常狡猾，恐怕……」

「區區幾個亂黨就能難倒九門提督黃大人嗎？」

「鈞兒，聽你話中有話，莫非……？」

「爹，万才邵老頭，不是同你提供綫索了嗎？」

黃凱道：「是呀！天橋一家客棧，一個年輕女子……」

「爹，別聽他胡謅，您老人家還是聽聽我的。天橋不錯，那家客棧，也不錯，是要抓另外一個女人，她叫蕭艷月。抓到她不但就能揪到了人犯，還抓着了王爺的小辮兒。」

× × ×

一盞燈，兩個人；這兩個人是一男一女，可是他們有一個共同之處——眉心都有一個深深的結。

趙天行皺眉沉思，沒有說話，他妹妹趙韻芬也在蹙眉細想。由此可見，他們思索的是同一個問題。

不錯，正是同一個問題——胡姬爲什麼要刦持一個人犯？

「哥哥！」趙韻芬突地神色一振。「我想通了。」

「哦？小芬，妳想通了？快說呀！」

「那個被刦走的人犯跟裴振宇有關係，裴振宇典押金菩薩，得欵三萬元就是爲了救人之用。這個消息被胡姬知道了，她就以帮忙救出人犯爲交換條件……」

「對了！」趙天行雙掌一擊。「小芬，方才姓裴的已經露出了口風，金菩薩賣不賣還沒有決定，如果要賣，也決定賣給胡姬……這太明顯了，這太明顯了呀！」

「哥哥！如此說來，咱們跟胡姬的爭奪已經失敗啦！」

「未必。」

「哥哥，你難道還有什麼挽救万法嗎？」

「有。」

「說說看。」

「咱們再從胡姬手裏把那刦走的犯人搶回來。」

「可能嗎？」趙韻芬表示了懷疑。

「爲什麼不可能？咱們兄妹雙檔在江湖上還沒栽過觔斛哩！」

「哥哥，我可不是存心潑你的冷水，這一回胡姬來京，把芙蓉園的精華都帶來了，抱着志在必得的決心，哥哥！就憑咱倆，鬥得過嗎？咱們可得先合計，合計呀！」

「小芬，這幾年來妳的確老練了許多，不過，有些事妳却未必懂。達到目的不外巧取、豪奪兩種手段。咱們實力薄弱，豪奪不成，難道還不能運用智慧巧取嗎？」

「巧取？」

「嗯。」

「你以爲胡姬笨得像豬，她精得像隻狐狸呀。」

「小芬，咱們先別談這個，首先，要查到胡姬在北京的窩。妳剛才發現馬隊往那個方向去的。」

「天橋。」

「對！那邊有騾馬棧，馬匹便於掩藏。咱們先從騾馬棧着手，找到馬，就不難找到人。咱們一定要在胡姬與裴振宇碰頭之前得手。走……咱們這就動身。」

「哥哥，咱倆一起行動嗎？」

「爭取時間，咱們自然是分頭進行。」

「瞧你，急什麼呀？咱們最少也得合計，合計，你查什麼路綫？我查什麼路綫？然後在那兒碰頭，你說是不是？」

趙天行經過幾天的盤桓，對天橋的環境也有了印象，他就以食指蘸着茶水在桌上畫了簡單的圖形，計劃好搜索路綫，然後決定會合的地點。「就是蕭艷月住的那家客棧，客棧有後巷，巷深而暗，最爲僻靜。」

「好，咱們這就動身吧，最好在天亮前有個着落。」

「二位何必如此費事？……」話聲未落，人已到了面前，身法之快，快得像一道閃光似的。

是胡姬，一身勁裝，嫵媚中的略帶幾分煞氣，她是從窗戶中躍進的，窗檽在一開一闔之間沒有發出絲毫聲音。

趙韻芬騰身而起，拔出了兩把七首，趙天行畢竟火候到家，坐在那兒一動也不沒有動。

「小妹妹，幹嗎掏傢伙呀？收起來，收起來！」胡姬笑嘻嘻地說：「要打架，這也不是地方呀！」

② （未完）

武林軼聞

找錢華棍打丁其光

賴巖霜。文

詠春派的拳脚在香港非常流行，尤其是李小龍享譽之後，因他把詠春拳作爲最基本的拳法，奪取萬國空手自由搏擊比賽的冠軍，故此一般人對詠春派另眼相看，葉問宗師仙遊之日，武林中人前往致祭的大不乏人，至於近代詠春派最有名氣的一一個人，叫做梁贊，外邊人稱他做贊先生，梁贊的高足叫做找錢華，因爲他是在一間銀舖裏面工作的，經常找換，故此稱做找錢華，他苦練多年，技成之後，就在廣州蓮花地那一間缸瓦店內進設館授徒，說也奇怪，他本人十分斯文，看來不像是一個武林高手，但却出手十分沉重，他的門徒也是很斯文的，包括茶樓酒家的掌櫃先生，醫生以及公子哥兒之類，極少赳赳武夫到他的武館學習技擊。

在那些斯文的門徒當中，特別文靜的一個人姓蔡，叫做阿鈞，蔡鈞本來是一間絨綫店的太子爺，剛剛成年，體弱多病，因此學習武功，希望身體强壯，一來他是優閒階級，二來他不必担心生活，故此他投到找錢華的門下學詠春拳，不過三年，成就很高，身體也就反弱爲强，成家立室了。

那時他只有二十四歲，因他的外表看來好像白面書生，很少人特別注意他，新婚後不久，剛巧是農曆新年，佛山的習俗，認爲在新年走過村尾的通濟橋，到對面供奉的白衣送子觀音那邊跪拜，便有可能早生貴子，這一條橋在佛山八景之內，頗有名氣，叫做「村尾垂虹」，平時很少人故意走上通濟橋的，到了新春佳日行橋的人特別多，忽然盛況驚人。那天，蔡鈞帶着愛妻到通濟橋遊覽，因爲蔡鈞穿了長衫小馬褂，頭戴尖頂帽，毡底鞋，文質彬彬，他的太太也穿了華衣麗服，還帶着一個小婢，在橋上走動時，誰也不知道他是武林高手，怎料行到蜘蛛山，繞過一條小基，因爲那邊行人特別擠擁，必須慢步而行，兩人快要走到梁贊經營的贊生堂那邊，忽然有一羣輕薄的登徒子，俱是穿上短衫褲，作工人打扮，一共有十多人，乘着行人擠迫，竟把蔡鈞的嬌妻包圍，多手多脚，向她亂摸一頓，弄到她尖聲驚呼起來。

蔡鈞有技在身，怎能忍受妻子被辱呢？立刻標馬上前，跟他們理論，那班登徒子惡人先告狀，立刻揮拳發招，向蔡鈞毆打，殊不料蔡鈞施展詠春拳法，連消帶打，轉瞬之間，就把七個人打到倒地打滾，其餘的人、不敢再鬥，趕快扶着傷者狼狽而逃。

蔡鈞就算打贏這一場架，衣裳也撕破了，身上還有多少泥漿，他的嬌妻更加雲鬢蓬鬆，花容失色，雖然那邊跟通濟橋只有咫尺之遙，仍不高興到橋上去了，悶悶不樂的朝着原路返家。

那班登徒子並非等閒之輩，俱是金魚塘丁其光的門徒，至於丁其光，本來是鳳陽人，賣武度活，因爲他玩得一手紅纓槍，每到一處，先行豎起一枝旗，寫着「以武會友」這幾個字，然後向衆人宣佈，自稱他的槍法天下無敵，如果有人能够抵擋三招，他就跪下拜師，故此綽號丁三槍，他初時到佛山賣武，在金魚塘開檔，表演槍法，非常出色，看熱鬧的人愈聚愈衆，紛紛鼓掌叫好，剛巧他賣藝之處，正是一間祠堂的門外，那間祠堂租給一班客籍人士居住，那些客籍人士正想找一個教頭傳授武功，但因他們跟佛山人格格不入，故此不願聘請本地人做師傅，那時看見丁其光有這樣好的武功，認爲難得，便由一個姓林的人出頭跟他商量，請他做客籍祠堂的教頭，丁其光橫豎沒有地方棲身，便一口答應，此後就以教頭自居。

丁其光手上有些斤両，再者，客籍人士一向就喜歡練武，既然有名師指點，武功愈來愈精，理所當然，再又因爲丁其光除了擅長紅纓槍之外，對於單刀短棍各種各式武器，亦很出色，換句話說，刀槍拳棒，件件皆能，正合那班遊手好閒的人的需要，一方面努力指教，另一方面苦心學習，不久之後，客籍人士的拳技大進，他們往往集中十多個人，一邊走動，一邊高談闊論，甚至闖進一家毫不相識的人屋內筵席中坐着就吃，對方無可奈何，仍是笑臉相迎，久而久之，那班人就有一個綽號稱做金魚帮，表示他們屬於金魚塘的人馬亦即丁其光的門徒。

做師傅的應該有責任管理門戶，不讓門徒惹事生非，可惜丁其光是個賣武爲生的人，即使變成教頭，威震一方，仍然脫不了賣武的本色，對於門人東逛西逛，隨意動武的所爲，漠不關心，毫不理會，因此，那些門徒更加放肆，他們一向就是恃勢凌人，從來不會吃虧，那天給白面書生蔡鈞施展詠春拳法，打得倒地打滾，雖然沒有重傷，究竟是一件很丟臉的事，他們狼狽逃去，回到金魚塘，立刻向師傅禀告，還加醬添油的說出蔡鈞先行動手，恃着詠春拳厲害，一個打六七個，然後揚長而去，故意把蔡鈞描寫成一個惡霸的模樣，使丁其光聽了撞火。

丁其光此人一向就是自高自傲的，認爲自己的花槍天下無敵，聽了此言，勃然大怒，立刻叫人捧起那枝沉重的紅纓槍隨着他，殺奔通濟橋那邊。

通濟橋上面仍有許多善男信女想到白衣觀音廟參神膜拜，看見人來人往，讓出一條路來，又看見丁其光怒容滿臉，帶槍而行，心知肚明，就快有一場厮殺，紛紛散開，丁其光在該處守候一會，無法找到蔡鈞，含恨而去。

那天的事情就此結束了，怎料冤家路窄，三日後，丁其光率領手下在附近徘徊，剛巧蔡鈞走過，前幾天給他毆打的金魚塘那帮人，其中有一個認得蔡鈞，立刻報告丁其光，丁其光在遠處一望，目露兇光，蔡鈞早已聽到丁其光這個人兇神惡煞，

不知道丁其光的武功是否深厚，不敢應戰，橫豎那個地方跟梁贊先生的藥材店相距不遠，他就加緊脚步，閃身走入店內。

丁其光率領門徒，追入店內搜索，幸而蔡鈞已由後門走出，急步飛奔而去。

梁贊一向就在藥店的內座教授詠春拳的，另有八斬刀釣魚棍等，故此有一個兵器架，架上放置雙頭棍以及其他武器，又有木樁，丁其光找不到蔡鈞，盛怒之下，並不計較到效果，一手抓起雙頭棍，就對店伴說出他的姓名，如果詠春派有人斗胆登門取回那枝雙頭棍，他便雙手奉上，要是無人上門取回，以後就不必在佛山開館，說完，那帮人一湧而去。

當時梁贊不在店內，店伴雖然學過詠春拳，可是，那些人來勢洶洶，恐怕不是敵手，不敢迎戰，只好逆來順受，默然無聲，他們走後，贊先生回來，然後把此來詳細禀告。

梁贊經過調查之後，知道這件事情是蔡鈞惹出來的，便找蔡鈞查問，又由蔡鈞帶他到找錢華那邊聚着計議。

找錢華說：「梁師傅，現時我們已經被人欺負到頭上來了，如果沒有人出頭，到丁館取回雙頭棍，那就無顏立足，本來是蔡鈞的事，現時已經變成詠春派的事了，我想到丁館取棍，你的意下如何呢？」

梁贊想了想，說：「論理你的釣魚棍法可以尅對方的花槍，不過，詠春派很少因爲這種小事就跟人用兵器决鬥，因此，我覺得此行似乎小題大做。」

蔡鈞覺得很難過，說：「此事由門徒引起，還是由我到丁館去吧，我先向他謝罪求恕，也許他們明白事理，放我一馬，亦未可料。」

找錢華勃然大怒，說：「丁其光這種人非懲戒不可，蔡鈞，你沒有做錯事情，不必慚愧，跟隨我殺奔丁館好了。」

事已至此，梁贊亦難壓低他們的怒焰，只好幾個人一齊到金魚塘那裏找丁其光理論。

找錢華，蔡鈞以及同門的雷汝濟，何漢侶，高大連等人直入金魚塘的武館，丁其光看見他們幾個人一齊走進來，知道對方一定是贊生堂人馬，那時他已經知道贊生堂的梁贊先生的醫館，而且知道梁贊是詠春派的宗師，門徒甚衆。看見對方一湧而入，一定是準備作戰了，立刻迎上來說：「你們幾位是否梁贊師傅的人呢？」

找錢華開口，說：「你講得對，我就是梁贊先生的門徒，叫做找錢華，如果你知趣，快些把雙頭棍交給我。」

他一邊說着，已經一邊向兵器架那邊斜望，看見有一根雙頭棍，認得是贊生堂的物件，立刻一個箭步衝過去，把那一枝棍拿在手中。

他的舉動這樣快，丁其光担心自己吃虧，只好從兵器架那邊抓起一枝紅纓槍在手，攔住去路，高聲呼叫，說：「找錢華，怎會這樣容易把那枝棍拿回的，如果你眞的能够抵禦我三槍，我就雙手把那技棍奉送給你。」說完他把紅纓槍使勁一彈一壓，使倉尖震動，登時震出了大湯碗那麼大的一個槍花。

既然他這樣說，找錢華知道非鬥不可了，便把手中的棍擺開一字的姿勢，橫棍以待，說：「好，丁師傅，我也奉陪一下，試試你的槍法，請發招！」

丁其光正是想一槍把對方刺到重傷的，既然找錢華答應作戰，他就精神一振，把紅纓槍繞了一個小圈，猝然進馬，手中的槍向對方當胸刺來，而且微微傾左，這一招叫做烏龍出洞，有七八種變化，銳不可當。

找錢華已經握棍在手，對方的每一個小動作，都十分留意，照平時的情形看，對方使用手中槍繞了一個圈子，一定是繞足整個圓圈然後衝刺的，他能够繞了一半，即時收槍刺出，可見槍法是非常靈活的了，那一槍來勢極兇，不過找錢華把手中的棍一提，從一字形的棍變成釣魚棍，等於一個直立的一字，便把對方的一槍向斜裏擋去，至於他的馬步，完全沒有改變，只是平時閒立的形狀。

丁其光一槍不中，立刻收槍向他的右邊衝刺，因爲他苦練紅纓槍已經十多年，手上的槍只是收了兩尺，向前一衝，便有五六尺，原因是他一衝之際，把槍尾也向前一送，故此，刺得很遠，如果找錢華不明其中奥妙，看見對方一槍刺來，向後躲閃，不料那一槍刺得這樣遠，就會吃虧，不過，找錢華非常鎮定，他的直立釣魚棍沒有改變，只是把它從左邊移到右邊去，立刻打消來勢。

丁其光失了兩招，迫於用更毒辣的槍法，忽然進馬，並不收槍，只是把一枝紅纓槍從高處劏下來，希望斬斷找錢華握棍的手，這一招比第一招和第二招更加毒辣，不過，找錢華的棍法非常熟練，看見他的槍法改變，立刻卸馬偏身，把棍頭變成棍尾，同時把棍尾變做棍頭，不但使他的花槍落空，還可以把那枝棍壓住他的花槍，於是，丁其光這三槍的絕招全部落空，而且受制於人，非常尷尬，不過，他究竟是花槍的高手，能够在危急之際用最迅速的方法把花槍一縮一標，脫離對方的雙頭棍，還順勢向他的脚下刺去。

找錢華的一枝雙頭棍好像有特殊感覺，一經對方擺脫，知道他必然是向下邊刺來的，便施展倒轉乾坤的一招，先把他的花槍打了一下，跟着以韓湘子吹簫的姿勢，向橫直掃過去，打算一棍把丁其光的胸部打傷。丁其光急於取勝，看見他的雙頭棍橫掃過來，立刻閃身避過，隨即倒下，就地一滾，以下馬鎖喉的槍法應戰，突然一躍而起，左脚跪地，那枝花槍由下邊標上，直刺對方的咽喉。

因爲這一招是倒地打滾之後刺出的，照理不知道那一枝花槍反攻向何處衝刺，不易招架，可是，找錢華十分鎮定，似乎預知他刺完下邊必刺上邊，但見槍身微動，便即把標出去的棍收回來，沉在腰部，微微向左一撥，把對方的花槍威脅解除，跟着一招烏龍出洞，順住棍勢把那枝棍垂低，向他的膝蓋骨直刺過去，雖然那是一條棍，並非花槍，但因腰力厲害，一標一插，登時把丁其光膝頭的波蘿蓋撞碎，倒地呻吟，找錢華就此收棍，向蔡鈞以及其他幾個門徒打了一個眼色，揚長而去。

丁其光的門徒忙着救師傅，急急忙忙的灌飲跌打酒和跌打藥，無人敢追，於是，找錢華大獲全勝。（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文·馮嘉
圖·盧令

毒路（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美寶被司馬洛安排住在祁恩的家中，那晚，祁恩和張亮都外出去追踪李嘉妃，祇留下美寶一人在家，驀地，她聽見有滅聲槍擊中大門門鎖的聲音，不久，便見到一幪面人撞開她的房門進來，伸手向她招着，說要帶她去一個地方，美寶驚慄地縮進床裏，震着聲問要到什麼地方，爲什麼要跟你去——

再中美人計

那人的聲音仍是溫柔的，他說：「讓我簡單地告訴你吧，美寶，司馬洛和我已經作了一個約定，那就是，他要把他所找到的東西拿來送給我，換取你的自由，因此，我是必須把妳收到一個他找不到的地方的。」

「司馬洛——他現在呢？」美寶關心問。

「司馬洛現在的情況有點尷尬。」那黑衣人說，「不過他很快就會沒事的，如果你不想我把司馬洛，祁恩和張亮都殺掉，那你最好乖乖地跟我走。」

美寶默默地想了半分鐘，她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她知道她是不能不服從這人的，於是她下床，抓起床邊椅上放着的一件男裝外衣披在肩上，那外衣是祁恩的，入住這間屋子之後，美寶便發揮她的女性本能，應該收拾的東西她收拾得齊齊整整，應該縫補的衣服她就拿來縫補，這件衣服也是她剛剛補好的，她柔順地說：「好吧，我們走吧。」

黑衣人嘉許地點點頭：「美寶，你眞是一個很乖的孩子！」他和美寶一起離開了那間屋子。……

終擄毒徒歸

× × ×

這時，在船上，司馬洛已經成功地把那張沙發推開了，而且把雙脚遞上去，讓縛着他的雙脚的繩子凑到刀口上。那鋒利的刀鋒好像切豆腐一般把繩子割斷了，司馬洛的雙脚回復了自由，他便一滾身站起來。現在，他的上身是仍給緊緊地縛在椅子上的，不過能够站起身，事情就易辦了。

但就在此時，他聽見了一下奇怪的聲音。

「托」一聲，就像有一件重物撞在船邊。接着有兩條船槳給收起來的聲音。司馬洛的頭髮也差點豎直了。

因爲這聲音顯然是表示有一艘小艇剛靠到了這遊艇旁邊，而下一步，划艇的人就會上來的。司馬洛連忙把肩上的繩子向牆上的刀鋒揩去，姿勢是很尷尬的，因此雖然繩子斷了，衣服也割了一大塊，好在是嚴寒的天氣，衣服穿得厚，他的皮肉並未受到傷害。

遊艇旁邊的繩梯負重，吱吱地响起來。那個人正沿繩梯上來了。司馬洛拚命一扭身子。肩上的繩子脫落了，人也離開了椅子，但雙手仍然是給縛在背後。原來縛他的繩子是分三條的。第一條縛着他的雙脚，第二條把他的雙手縛在背後，第三條則縛着他的肩，把他縛在椅上。現在兩條繩子都斷了，就祇剩中間一條仍迎着他，而他的手又無法遞得那麼高去把繩子縛到刀鋒上的。

司馬洛連忙拚命掙動雙手，因爲祇有這個辦法了，希望能快點把繩子掙鬆，脫出雙手吧。但這樣做着，已知道來不及了，因爲輕微的脚步聲踏過頭上的甲板，接着有一個人跳下走廊。

司馬洛連忙閃到門口的旁邊等着。起碼，他的雙脚仍然自由，仍然保存着作戰能力的。

那人走到房門外了，接着李嘉妃的聲音畏縮地叫道：「司馬洛！司馬洛！你在哪裏？」

司馬洛鬆了一口氣。是李嘉妃回來了。他柔聲說：「進來吧。」

李嘉妃踏入門內，手中拿着一把槍，但槍咀沒有指向他，因此司馬洛的脚並沒有向她的槍踢去。他是仍然可以裝傻扮懵而和李嘉妃仍保持着友善的關係的。李嘉妃把槍插回腰間，驚疑地看着司馬洛：「他們都死了——你把他們全殺了？」

司馬洛苦笑，轉身讓她看到手上的繩子，「你以爲我是神仙嗎？李嘉妃，單用兩條腿就可以殺這許多人？」

「那麼——」李嘉妃迷惘地說：「究竟發生了什麼？」

「你還是先把我放了再說。」司馬洛說。

李嘉妃去拔了牆上的刀子，把司馬洛手上的繩子割斷了。司馬洛揉着手腕以帮助血液循環恢復，一面看着她苦笑：「我倒想不到你還會回來。」

「我當然會回來。」李嘉妃說，「我得來救你！難道我會就此把你丟下嗎？」

司馬洛奇怪她的劇本中這一場救他的戲的情節又是怎樣安排的，也許，莫如思從他口中實在問不出什麼時，李嘉妃就會來「救出」他吧？

「你倒眞有勇氣，」司馬洛諷刺地說，「一個人就有把握救我？」

「我有一個計劃的。」李嘉妃說，「我已經帶了潛水的用具來，我打算潛水上來，但是我在水邊用望遠鏡向這船上望望，看見差不多人人都死了，我便直接上來，究竟發生了什麼？這是誰幹的？」

「讓我們快點離開這裏，在途中再慢慢說吧！」司馬洛道。

於是他們划艇離開，而司馬洛把經過情形略加修改而告訴她。修改的地方就是把黑衣人對他說的話全部隱瞞起來。他祇是說，黑衣人什麼都沒有說，祇是把人都殺死了之後，把刀刺在牆上讓他用以脫身，之後便走了。

爲什麼黑衣人會救他？司馬洛說，他猜黑衣人也是想找他們所要找的東西，而黑衣人認爲他們很有機會找到的，所以便讓司馬洛活下去，代替他找了。

「但是，」司馬洛又可惜地說，「莫如思死掉了，我便再也難找出那個女殺手來了。」

「至少你已經找到了殺死高啓明的兇手，」李嘉妃說，「而且，來日方長，她總會再出現的。」接着她打了一個冷顫。

「怎麼了？」司馬洛問，「你害怕嗎？」

「是的，」李嘉妃說，「我害怕，原因我會遲一些再告訴你。」

他們回到李嘉妃的家裏，司馬洛說他的肚子很餓，而李嘉妃也像一個眞正的理想情人一樣，到厨房裏去給他弄點吃的東西。司馬洛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拿起電話打給祁恩，以證實美寶被綁架的事。但他的眼光接觸了書房那度打開着的門。書房的門開着，這是他的機會，如果運氣好，找到那本書，他是可以連李嘉妃也馬上解決的。

李嘉妃正在厨房裏弄着，於是他裝作無聊地在屋中逛來逛去，逛進書房，便開了電燈。那裏面的書多得使他眞是眼花繚亂。司馬洛並不知道他要找的那本「戰爭與和平」是什麼樣子以及是什麼顏色的，因此他祇能首先把房中的書瀏覽一遍，然後他再細細地看。眼睛看了一層書架又看另一層書架，分辨着書背上的書名。

這樣看了十分鐘，他已經大致上找遍了書架，但是看不到有一本「戰爭與和平」的中譯本，忽然，他發覺厨房裏已經沒有了聲音，連忙轉身，原來李嘉妃已經站在身後了。他也不知道她已經在那裏看了他多久了。

「怎麼了？」李嘉妃小心地審視着他臉上的表情，「想看什麼書嗎？」

「哦，」司馬洛聳聳肩，「我祇是奇怪，看不出你是個讀書人！」

「這是我父親遺下的東西。」李嘉妃說，「我自己是不大看的，這是賣不到錢的遺產，丟掉了又太可惜，所以就這樣放着，留作紀念了！」

「哦，」司馬洛欣賞地點着頭，「原來令尊翁是一位飽學之士！」

「你想看書的話可以隨便看，」李嘉妃小心地注意着司馬洛臉上的反應，「但最好先吃飽肚子，因爲吃的已經弄好了。」

「這是好消息，」司馬洛說，「對於書我也不大感興趣。」他領先走出廳中去了。

李嘉妃仍留在書房門口，小心地看着書房裏，奇怪司馬洛要找的是什麼。一本書？很可能是一本書，因爲司馬洛到書房裏找，那麼當然是找一本書了，他已經找到了沒有？

司馬洛在廳中的餐桌坐好，李嘉妃便把食物捧出來。原來她雖然是一個窮兇惡極的女殺手，但是也是一個好厨子，如果不去想想死在她手下的人，那麼是可以吃得很開胃的。

李嘉妃看着司馬洛在狼吞虎咽，自己却一點也不吃，祇是兩手交抱在胸前，這是標準的女人作風了，自己製造的食物，最喜歡看着男人吃，自己吃不吃倒是沒有所謂的。

「究竟這是怎麼回事？」司馬洛問，「那個劊子手殺的傢伙是什麼人物？」

李嘉妃抖一抖。「我不知道，」她說，「但我可以猜的，蝎黨這個組織你聽過嗎？」

司馬洛停了筷子。蝎黨是東南亞一個很龐大的犯罪組織，他不但聽過，而且還多次和蝎黨交過手，而每一次都是他佔了上風，他和蝎黨可以說是老相交了。他說：「聽過的，怎樣呢？」

「我相信那人就是蝎黨派來的殺手！」李嘉妃說。「我早從可靠的情報來源知道，蝎黨想奪取這一區的販毒控制權，但莫如思却不是一個容易屈服的人。這一次，他們是有藉口硬把莫如思消滅了！」

「如果蝎黨也想得到這批海洛英，」司馬洛沉吟着說：「那麼這批海洛英的數量一定很大了。」

李嘉妃微笑：「如果數量小，我也不會感興趣了，是不是？」

「那麼，羅拔遜的方面，」司馬洛說，「可不可能是蝎黨作後盾的吧？」

「不大可能吧？」李嘉妃說，「如果是，這個劊子手就不會讓我們隨便殺死羅拔遜了，既然他一直都在留意着我們的行動。」

司馬洛沉吟起來：「那麼，我們眞是遇到很强的敵手了！」

「是的，」李嘉妃說，「這使我們的處境很尷尬！那傢伙救你的目的，顯然就是利用你替他找那些海洛英。我們不能不去找的，但我可以肯定，當我們一找到的時候，他就會來搶了。」

「那麼，」司馬洛說，「我們應該怎樣做呢？如果就此放手的話，我們也許還能留着性命！」

「放手？」李嘉妃不以爲然地看着他，「你不會是一個這樣懦弱的人吧，司馬洛？不，我們不能放手！而且，我們要先做一件事，就是解決這傢伙。」

「你知道哪裏可以找到他嗎？」司馬洛問道。

「不知道，」李嘉妃說，「但既然他是在監視着我們，那麼他一定常常在我們附近的，這樣，我們要把他找出來，並不是沒有可能的了。」

司馬洛沉默下來，心不在焉地吃着。現在，他應該怎樣做好呢？他在未找到高啓明留下的那本書之前不能和李嘉妃攤牌，但是李嘉妃又主張解決這個劊子手，如果他和李嘉妃合作這樣做，那麼美寶的生命就很有危險了！

「怎麼了，司馬洛？」李嘉妃問：「你害怕嗎？」

「不，」司馬洛說：「我祇是需要想一想，也許可以想到一個好些的辦法。」

李嘉妃站起來，進去了，司馬洛起來，拿起電話，打回去祁恩的家，久久都沒有人接電話。

祁恩也許還未回家，但美寶也不聽電話，那證明劊子手並不是騙他的，美寶已經給捉去了。

司馬洛放下電話，李嘉妃仍然不見出來，他叫道：「唏，你到哪裏去了？」

「我在這裏，」李嘉妃在房裏說，「進來吧！」

司馬洛皺着眉頭走到睡房門口，望進去，睡房裏沒有開燈，但是廳中有燈光射進去，隱約可以看得清楚，李嘉妃已經睡在床上了，身子給被子蓋着，但露出被外的兩肩上是沒有衣服的，她低聲說：「進來吧！」

她的需要是很明顯的。司馬洛也祇好進去了。無論如何，他現在也是需要睡覺的，而且暫時又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的。

一小時之後，他們兩個人才是正式睡着了。而大約睡了四個小時，天已亮了。司馬洛首先醒過來，李嘉妃仍然在他身邊睡熟着。直到這個時候，司馬洛才有機會仔細思索一下。也許，他應該和李嘉妃開誠談判一下，仔細談談這件事。

不，李嘉妃決不會合作的，而司馬洛也決不能和她妥協，因爲妥協就是表示要把海洛英交給她或者和她對分，而司馬洛是決不能這樣做的。那麼，以後他應該怎麼辦好呢？如果他找到海洛英時，不但那劊子手打扮的人會來和他爭奪，李嘉妃也會來和他爭奪的，於是他便處於夾縫之中了，而此外他還要顧及美寶的安全呢！有人說清早是腦筋最清醒的時間，許多計謀都是在清早想出來的，然而這個清早，司馬洛卻實在想不出什麼來了。

於是他起來，打了那個早就應該打的電話給祁恩。

「她不見了！」祁恩在電話一响時就接聽，而慌張地報告司馬洛：「有人捉走了她，門的鎖給用槍打壞了。」

司馬洛把經過情形大略告訴了他，一面用眼角瞥見李嘉妃仍在房中的床上熟睡未醒。

「我的天！」祁恩震驚地說，「那麼我們必須把海洛英交給他，換回美寶了？」

「情形就是這樣。」司馬洛說，「假設我們眞能找到海洛英的話。」

祁恩在那邊吐出一連串惡毒的咒駡：「你有什麼主意嗎？司馬洛？」

「沒有，」司馬洛慚愧地說，「看來也祇好先把海洛英找出來，來一次交換再算了。」

「我會把她找出來的。」祁恩咬牙切齒地說，「我會殺死那傢伙。」

「你最好別輕舉妄動，祁恩，」司馬洛說，「你不是那人的敵手的。我提議你還是繼續監視李嘉妃吧。張亮呢？他在那裏？」

「他仍在附近監視着，」祁恩說，「我們的安排是我到下午才去接班的。」

「很好！」司馬洛說：「我們以後再聯絡吧！」

放下電話的叮噹一聲，使李嘉妃醒過來了，她惺忪地走出廳中來，看看牆上的掛鐘，說：「噢，我得趕快了。」

「你要幹什麼？」司馬洛問她。

「我要去找一個人。」李嘉妃說：「也許他能供給我一點有關那個黑衣人的綫索，這人在蝎黨方面是有一點綫路的。」

「需要我一起去嗎？」司馬洛問。

李嘉妃瞥他一眼。「最好你不要去了，因爲，你明白的，這種人都怕見陌生人，有陌生人出現，他們說話就不會那麼順利了，我看你仍然是很累的，爲什麼不在我這裏多睡一會，等我回來？」她親熱地用手指一拉他的下頷。

司馬洛的心怦然一動。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她離開了，他就可以在這裏大肆搜索，找尋那本「戰爭與和平」了。於是他微笑：「對了，我想我是需要休息一下的。你去吧！」

李嘉妃匆匆梳洗和穿衣之後，便出門了。

司馬洛無聊地坐在廳中，抽着一根香烟，等着李嘉妃走遠了才動手搜索，一面搜一面想這件事的始末。現在情形是比較明顯了。首先，高啓明之所以會忽然從迷幻藥的集團投到海洛英集團這邊來，那是由於李嘉妃的影响。一定是李嘉妃在枕邊勸他變節的。李嘉妃是莫如思派出的女間諜，也是殺手。但是，就在有一大批海洛英經過高啓明之手時，高啓明就遭到對方的報復而被殺死了。另一方面，正在想吞併這裏的販毒勢力的蝎黨也乘時而動，要得到那批海洛英。這批海洛英如果眞的是很大批，那麼除了能變錢之外是還有着操縱市場的作用的，因爲這東西不是隨時拿錢出來就隨時買到。某一段時間之內你祇能買到那麼多，而且是早已預定了的。如果失去了一大批，這段時間之內就無法補充新貨，那就抓不住「客戶」們了。這就是爲什麼有兩帮人要找到那些海洛英，第一帮就是莫如思他們，派來了李嘉妃作代表，要找回他們自己所失去的東西。

第二帮則是那個黑衣人了，他則是聘用了張三李四作他的代表，而且一直都藏頭露尾，盡量避免親自動手。第三帮湊巧介入的人就是祁恩了，他是和海洛英絕對沒有關係的，他祇是要找回高啓明用以勒索他的那把槍。司馬洛想着，不禁嘆息着搖搖頭，覺得一個「貪」字眞是累人不淺。高啓明臨死仍然充滿貪念，把海洛英的藏處寫下傳給他的父親，以爲能使他的父親下半生過着豪華的生活。然而剛好相反，他的密告，使高嘉再多活十年八年都不可能了。他也奇怪高嘉爲什麼眼睛會瞎了。可能與這件事完全無關的，雖然高嘉和高啓明都不願意對美寶提起。

香烟已經抽完了一根，司馬洛就把這當爲他出動的訊號，而站起來，走進書房，這一次是眞眞正正地搜遍那些書了。一小時之後，他已經連書架後面的空處都看過了。沒有，並沒有那本有暗碼的「戰爭與和平」。他可以肯定這書房裏沒有。奇怪，李嘉妃家裏放着這許多書幹什麼，也許眞如她所說是她父親的遺物？

司馬洛放棄了書房，再在屋中到處搜索了一遍，繼續找尋那本書。但還是找不到。當他滿頭大汗回到廳中坐下來時，他有了一種奇怪的感覺。

細細想了一下，司馬洛忽然想出是什麼不對了。這裏既然是高啓明住過的地方，應該有高啓明遺下來的東西的，然而司馬洛已經搜遍全屋，除了沒有找到那本「戰爭與和平」之外，並且連一點男人的用品也找不到。高啓明一死，李嘉妃就把他的東西都丟掉了？司馬洛不相信。李嘉妃不是這樣一個蠢人，特別是她還要找尋那些海洛英，她一定會仍然保留着那些東西，希望能從中找到綫索的。然而在這屋裏，一件高啓明的東西都沒有，那麼也卽是說，她已經把高啓明的東西集中起來，而收藏在另一個地方了。

收藏在一個什麼地方？也許不是在這屋裏？也許是在這屋中一個暗格裏？很可能是後一種情形的。於是，司馬洛又在屋中找尋起來，檢視着牆壁縫隙的地方，鏡架及掛畫的後面，又敲過各處的牆壁。這樣又花了半個鐘頭，很失望，完全沒有成績。如果那些東西眞是在這屋中的話，他可沒有本事找到了。他托着腮呆在那裏。那麼現在李嘉妃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也許她明知他要找的東西不在這屋裏，所以不怕離開而把他留下來，給他這個機會吧？……

× × ×

且說此時，李嘉妃已經在市區的另一端，一個小小的房間裏了。沒有錯，她果然已把高啓明的遺物藏在另一個地方，就是收藏在這裏，這間房間的一隻大箱子裏面。這房間是在一層空樓裏的。這是李嘉妃名下的物業，一直空置着沒有租出去。司馬洛也果然猜對了。在高啓明死了之後，李嘉妃對於那些失去了的海洛英無法找到綫索，於是便把高啓明的東西收在這裏，以備不時之需。現在，她就是來把高啓明的東西再度檢查一下。

司馬洛要找的東西是一本書，這一點她是已經肯定了的，而，在那隻箱子裏，高啓明的遺物中祇有一本書，就是一本「戰爭與和平」

中譯本。李嘉妃的心裏忽然一陣興奮。沒有錯了，這本書她已經翻過，她記得裏面用紅筆寫着好些數目字！起先她還以爲這是高啓明的讀書心得記錄，或者是用這些數目字記住自己究竟是看到哪一頁。但現在她知道不是了。這些數目字，其實就是一些密碼！

李嘉妃以微微發顫的手把書打開來。那些紅筆寫下的數目字仍然在的，但，在她的眼中看來，這些數目却是全無意義的。她就像拿到了一隻寶箱，然而却沒有開箱的鎖匙。她知道，開箱的鎖匙一定是在司馬洛那裏。司馬洛一定知道怎樣使用這本書上的密碼。看來，和司馬洛攤牌的時間是已經到了。

於是她走出廳間，拿起電話打給司馬洛。司馬洛是仍然在她的家中搜索着的。他把一隻搬開了床頭几推回原位，走過去接電話。

「你在那裏？」他問李嘉妃。

「我找不到那個蝎黨的情報，但我找到了一點東西，」李嘉妃說，「可是是很重要的，我需要一個人帮忙，你可以來一趟嗎？」

「當然可以，」司馬洛說，「反正我也已經睡够了！」

李嘉妃把那裏的地址告訴了司馬洛，並且低聲說：「你最好快點來，因爲說不定我會有危險的！」

「我馬上就來。」司馬洛說。

他匆匆離開了李嘉妃的家，到了街上。祁恩那部車子並沒有停在老地方，顯然已經跟踪李嘉妃去了。司馬洛覺得很放心。假設李嘉妃有了危險，車中的張亮一定也會出力的。而，萬一他到了那地方時是踏入了一個圈套，張亮也還可以救救他。他踏上一部的士，告訴了司機李嘉妃給他的地址。

在同一刻，張亮正在附近的車中，監視着李嘉妃上去了的那層樓的門口。忽然有人打開車門坐到了他的旁邊。張亮吃了一驚，差點把槍也拔出來了。但來的祇是祁恩。

「怎麼了？」張亮問，「換班還未到時候呢！」

「不，」祁恩搖頭，「不是換班，我們是要去做一件工作！」他把手中的報紙包打開來，讓張亮看看裏面包着的那原子粒收音機一般的東西。

「這是什麼意思？」張亮問。

「我們去找美寶！」祁恩的眼中閃爍着異彩，「我們得把她救出來！」

張亮迷惘地看着祁恩：「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你知道美寶在哪裏嗎？」

祁恩把東西遞到張亮的鼻子下。「看看這個，是司馬洛留在我家的，記得司馬洛當初是怎樣跟踪我嗎？」

張亮點點頭。他當然記得。司馬洛是偷偷在祁恩的衣領後勾上了一隻小型的發波器，然後就用這東西探測電波的來源而予以跟踪的。

「這東西能告訴我們美寶在什麼地方！」祁恩興奮地說：「我在家裏想了一夜，覺得美寶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她沒有理由就這樣乖乖的跟那人走的，她一定會想辦法。後來，我就發覺我那件外衣不見了。」

「那怎麼呢？」張亮仍不大明白。

「那還不簡單嗎？」祁恩叫道，「她故意穿去了那件外衣，因爲那隻發波器是仍然在外衣的領後的。」他把那隻奇怪的儀器的掣開了，那儀器上的鐘面果然亮起來，指針作了一個九十度的擺轉，指着他們的左方。

「我們走吧！」祁恩催促道。

「但，」張亮不以爲然地說，「司馬洛還不知道這件事，我們起碼得通知他一聲吧？」

「我們已經沒有時間了，」祁恩說，「而且，他有他的工作，我們反正太無聊，這一件就由我來做好了。」

張亮仍然遲疑着。

「怎麼樣？」祁恩氣憤地道，「難道一定要經過司馬洛的批准才能做什麼事的嗎？你又不是他的奴隸，而且，我還以爲你是我的好朋友！」

「好吧，」張亮嘆口氣，「但，祁恩，你知道我是怎樣猜嗎？我猜你是想要面子。你在美寶面前證明你也頗有點本領的，所以你要獨自去救她，特別不要借助司馬洛的帮忙！」

「我爲什麼要對美寶的面前證明這些呢？」祁恩皺眉。

張亮忽然微笑。「這還不簡單嗎？你喜歡那女孩子，你很喜歡她！」

祁恩的臉有點紅了。他乾咳起來：「張亮，我提議你還是少說廢話，多做些有用的事情吧！你究竟幹不幹？」

「好吧！」張亮無可奈何地聳聳肩，「我們走吧。」

於是他開動車子，載着祁恩離開了那裏，一面用那隻測波儀器探測他們應走的方向。而，司馬洛那隻儀器的確是很有效的，能準確地指出他們應走的路。

大約十分鐘之後，司馬洛便來到這個地方。他下了的士，便登上了那幢樓宇的樓梯。這時祁恩和張亮已經離開了，所以沒有看見他的到來。而且，在以後一段時間之內，他們是會暫時失去聯絡的。

司馬洛到了李嘉妃所說的那層樓的門外，按了門鈴，久久都沒有人應。難道李嘉妃眞的是出事了？也許又是一次假出事，就像在莫如思的船上那一次一樣？接着，司馬洛就發覺那度門原來是並未鎖上的，於是他便推門而入。迎接他的是一層空洞的樓宇，沒有任何傢俬，因此他很容易就巡遍了全屋，一面叫着李嘉妃的名字。他沒有找到李嘉妃，但是找到了那間小房間的那隻箱子。

箱子是打開着的，內中的東西有一部份已翻了出來，散在周圍的地上。司馬洛在箱子的旁邊蹲下來，略一翻動，心中便急促地奔騰起來了。這就是高啓明的遺物。

他很快便從其中檢出了那本「戰爭與和平」的中譯本，小心地翻了一遍。裏面果然有高啓明使用鉛筆圈下的記號。司馬洛以微顫着的手把那本書放進袋裏，然後拔出手槍，小心地四面望望。房中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了。

接着一聲女人的呻吟使他汗毛直豎，這聲音明明是發自他的身邊的，然而，他的身邊却明明沒有人在。

頭上响起了輕微的吱吱聲，司馬洛連忙抬頭，原來房間近天花板的地方是還搭着一隻木櫃的，大概是作爲儲物室之用，但很大，裏面可以藏起一個人有餘的。現在，這櫃門開着一綫。

司馬洛在愕着時，呻吟聲又來了，果然是來自那木櫃裏傳來的。司馬洛忙跳起，伸手把那櫃門掀得大開，同時向櫃內窺了一眼。果然有一個人在櫃子裏。那是一個女人，正橫躺在那裏，果然就是李嘉妃。「唏，你沒有什麼吧？」司馬洛又跳起，扳着木櫃的底板，把身子扳上去，向櫃內張望。李嘉妃的眼睛是閉着的，不過看不到她身上有什麼受傷的地方。

司馬洛伸出一隻手去推推她：「喂，你怎麼了？」

李嘉妃的回答祇是一聲呻吟，仍然沒有睜開眼睛。司馬洛企圖把她拉動，但身子懸空，沒有可以着力的地方，而且又祇能用一隻手，所以無法把李嘉妃拉動。

「你能下來嗎？」司馬洛焦急地搖着她，「究竟發生了什麼？」

李嘉妃的眼睛張開了一點，軟弱地爬動，似乎也想爬出那隻木櫃。司馬洛跳回地下，慫恿着：「爬出來吧，我在這下面接着你。」

李嘉妃吃力地爬着，上半身伸出了櫃門外，手垂下來，司馬洛接住她的手，帮着拉她，於是她終於離開了櫃子而跌下來了。司馬洛把她接住。她雖然不是一個很重的人，但到底有這樣高，所以司馬洛也接得很吃力，不能不和她一起滾到地下。

他狼狽地連忙要爬起身，却發覺有一件硬物抵住他的肚子了。那是一把槍的槍咀，拿槍的人就是李嘉妃，而她現在變成精神奕奕，一點也沒有昏迷之態了。司馬洛知道自己又踏進了一個陷阱，而這一次却是另一種陷阱了。他吶吶地說：「李嘉妃，我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李嘉妃摸去了他帶來的槍，然後才開口說話：「原來秘密就是在那本書中，我現在知道了！」

「書？什麼書？」司馬洛表示摸不着頭腦地問。

「別再裝傻了！」李嘉妃猙獰地道，「你剛剛把它放進袋裏，我看見的。」她從他的衣袋把那本書摸了出來。「這是一本密碼書，司馬洛，現在，我就要你替我翻譯一下密碼。」

「攤牌的時候到了嗎？」司馬洛苦笑。

「是的，」李嘉妃說着離開一點，「現在好了，司馬洛，伏下來吧，伏在地上。你知道應該怎樣做的。」

司馬洛果然知道應該怎樣做。他在地上伏下來了，而這個姿勢，使他幾乎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因爲要反抗的話，他首先得跳起身，然後還要轉身，當他做完了這兩個動作時，李嘉妃已大有時間把槍中的子彈向他身上射完了。

「你要殺我了嗎？」司馬洛問。

「不，」李嘉妃吃吃笑着搖頭，「我並不要殺你！到底，你和我是合股人，我祇是想你對我講一些眞話吧了，因爲你對我講的眞話實在太少了！」

「你要我對你講些怎樣的眞話呢？」司馬洛問。

「例如，」李嘉妃道，「那些海洛英放在什麼地方？」

「我怎麼知道？」司馬洛苦笑，「如果我知道，我早就已經去拿了，是不是？」

「不錯，」李嘉妃點頭，「但你現在都可以知道了。」她從司馬洛的衣袋裏把那本「戰爭與和平」取出來。她的計劃果然是相當巧妙的。她把司馬洛叫來，自己則躲到上面那木櫃中去。司馬洛來到，看見了高啓明的遺物，當然是馬上取起他要找的一件東西，而這件東西就是那本書了。李嘉妃把書放在司馬洛的臉前揚一揚。「現在事情已經很清楚了，司馬洛！那海洛英的秘密就在這書中，而你一定知道一些號碼！你祇要把號碼唸出來，我就看得懂這本書了。」

司馬洛冷笑：「李嘉妃，你太神經過敏了，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別拖延時間，司馬洛，」李嘉妃的脚在他的腰上一踢，那一踢是毫不留情的，司馬洛不由得痛得身子一陣痙攣，我知道你要找的是一本書。你三番四次要搜我的書房，那你找的當然就是一本書了。現在你又拿了這本上面寫着號碼的書，那麼秘密還會不在這書上嗎？」

司馬洛沒有做聲。他以爲張亮是應該知道他來的，他希望張亮能察覺有異而上來救他。但，怎能使張亮察覺有異呢？他並不知道張亮已經和祁恩一起走了，而現在他祇能靠自己。

「你的喉嚨有問題嗎？」李嘉妃陰冷地說，「我的手段你不是沒有見過的，所以我勸你最好別惹起我的脾氣！」

「我是在考慮，」司馬洛說，「假如我把眞相告訴了你，你會怎樣呢？你不見得就會和我對分那些海洛英吧？」

「你根本不是爲了這個而來的。」李嘉妃說，「所以，我不分給你你也不見得就會太失望！」

「問題正是在這裏，」司馬洛說，「我要的不是海洛英！」

「不錯，」李嘉妃說，「你要找的祇是兇手，而兇手不是都已經找到了嗎？事實上，兇手已經死了。」

「還有那個幪面的女兇手，」司馬洛說，「還有你！」

李嘉妃沉默了一下，在這剎間，她的臉上變得烏雲密佈的，兇暴駭人。她以低沉的聲音說：「司馬洛，你好像不想活下去！」

「別騙我了，李嘉妃，」司馬洛冷笑，「我把秘密告訴了你，難道你就會讓我活下去嗎？我告訴你，就等於加速執行我自己的死刑吧了！」

「你沒有選擇的餘地的，」李嘉妃說，「你不告訴我，你也反正是要死！」

「你殺死了我，那你更永遠沒有希望找到那些海洛英了！」司馬洛說。

「那你有什麼提議呢？」李嘉妃問，「我們之中總有一個要讓步的。」這樣說着，她的心裏充滿了怒和恨。她一向不是一個習慣和什麼人妥協的人，和司馬洛一起，她實在已經忍耐得太久了。

「要讓步的當然是你，」司馬洛說，「我的提議就是，我們現在分手，你把書拿走，然後你打電話給我，我把密碼告訴你。」

李嘉妃皺着眉頭想了一會，搖起頭來：「不，司馬洛，這樣是行不通的，司馬洛，你別把我當小孩子！假如我打電話給你，你却不肯把密碼告訴我呢？」

「書是在你的手裏，」司馬洛說，「我看不到書，也無法自己去找那些海洛英的。」

「問題正是在這裏，」李嘉妃說，「你不需要這些海洛英，你可以就此拉倒，不用拿的，所以你的提議行不通，你得動動腦筋，想一個比較好的辦法！」

「輪到你提議了。」司馬洛說。

李嘉妃猙獰地笑起來：「我的提議就是讓你嚐試一些痛苦的滋味。我是頗懂得一些行刑的把戲的，電影上的德國蓋世太保，和我比較起來也要望塵莫及。」她走上前去，槍咀向司馬洛的耳後一撞。她撞的地方是最敏感的地方，是耳後凹入的那一塊最軟弱的地方。那痛苦眞是難以形容的，整個世界就像充滿了烈火，司馬洛希望自己能暈去，然而那痛苦又恰好未達到使人暈倒的程度。而且，她並不是撞一下就停手，而是一左一右，一連撞了數下，每一下都是撞得那麼準確。

司馬洛除了痛苦之外，簡直什麼都不知道了。她說得很對，電影中的蓋世太保，和她比較之下，是要望塵莫及的。

司馬洛在烈火的痛苦翻騰浮沉着，要保持知覺，不讓自己暈過去已經不是容易的事，更談不到去反抗了。幸而李嘉妃沒有再動手，因此他還能得到喘息的機會。漸漸，痛苦稍爲消退了，其他的機能回復。他仍然保持强硬，吶吶地說：「不能，李嘉妃，你逼我沒有用的。」接着他覺得有一條軟軟腿子正壓着他的腿。奇怪，那是誰的腿呢？難道李嘉妃在地上坐下來了嗎？

司馬洛勉强運力，把上身支撑起來，而扭頭向自己的腿部望過去。果然是李嘉妃的腿壓

着他。李嘉妃伏在那裏，一條腿壓在他的腿上，已經死了，後腦已經完全不見，是給槍轟去了的。有人說：「別擔心，司馬洛，我不會逼你的！」司馬洛霍的一跳起來。他認得那聲音，現在又認得那個人了。那個劊子手打扮的人。還是一身黑色的衣服，一隻布罩罩着頭，手上一把大口徑的自動手槍指着他。就是這人把李嘉妃打死了，而且殘忍地把她的後腦轟走了！顯然，現在李嘉妃對他已經沒有用，所以他就把李嘉妃解決了。攤牌的時間已到。

「怎麼了，」那人吃吃笑，「不多謝我嗎？我已經第二次救了你的命！」

司馬洛祇是坐在地上，呆呆地看着那人。

「那本書，」那人手中的槍動一動，「丟過來，丟在我的脚邊吧。」

司馬洛小心地從李嘉妃的手中將那本「戰爭與和平」拿過來了，丟到那人的脚邊。那人拾起來，放進袋裏，說：「多謝。好了，現在，司馬洛，那些數目字，唸出來吧！」

司馬洛搖搖頭：「你和李嘉妃並沒有什麼不同，朋友，我把數目字告訴了你，你就會給我一顆子彈的！」那人吃吃笑：「很聰明，司馬洛！但我和李嘉妃不同，首先，我手上就有美寶！」

司馬洛怒目看他。司馬洛一生最不喜歡受到人威脅和控制，但現在却不能不受。這人的手中果然是握有一張皇牌！以美寶作要脅，司馬洛是非受控制不可的。

「但是我會體貼你的，司馬洛，」那人說，「讓我依照你剛才的辦法吧！我先離開這裏，然後打電話給你，你把數目告訴我，怎麼樣？我和李嘉妃不同，我能接受這個辦法，因爲我手上有美寶做抵押品，怎麼樣？」

「好吧！」司馬洛不能不答應。

「很好，」黑衣人點點頭，「你在這裏等我電話，不要走開，而且你最好也別用假的號碼騙我，因爲你不會得到下一個機會的。你騙我一次，你就完了，你會得回美寶的屍體！」

司馬洛祇好再點頭。

那人轉身，離開了。司馬洛沒有離開原位，祇是坐在那裏，等着。這人並不是一個低手，在這種情形之下，自己如果追出去，一定會大吃虧的！大門砰然地關上了，司馬洛這才開始動作。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從李嘉妃的身上找回了他自己的槍。槍在手中，他才安心一點。接着他便走到外面的廳中去，在電話的旁邊守候着。……

就在這個時候，張亮和祁恩已到了很遠，到了市區的邊緣，而進入了郊外。負責開車的是張亮，而祁恩則拿着那隻指引器，依着指針的方向，指導張亮開車。

現在，指引器上的小燈閃得很厲害了，表示已經很接近目的地。張亮把車子開得很快，因爲現在地勢很簡單了，祇有一條路，而沿路的屋子很少。

忽然，指引器的小燈熄掉了。張亮連忙把車剎住。因爲指引器的燈熄掉，就表示他們已經到了電波的來源的旁邊。他們發覺車子就停在一座別墅式的洋房的前面。那座洋房就是築在路邊的，進入花園的鐵門嚴扃着，但是圍牆並不太高，祇是比人高一點點，他們是很容易就可以踰牆而入的。

祁恩向圍牆指指：「我們進去吧！」於是張亮再開動車子，靠到圍牆下，兩個人都下車，跳上車頂，由車頂跳上圍牆的牆頂，然後跳進園裏。祁恩的估計沒有錯誤的。那個劊子手既然要時時刻刻監視着司馬洛，那麼他就不可能守在美寶身邊。而，這人顯然是喜歡獨行的，因此他也多數不會派有同黨在看守着美寶。因此，他們進了園中，也並未遭到抵抗。

他們迅速地繞到屋後，祁恩用百合匙開了廚房的門，進入屋中。兩個人互相照應着走遍了屋子的二層樓，一個人也找不到。這屋中的人全都出外了。美寶呢？正奇怪着時，張亮找到了一度通到地下室中去的門。

「她一定就在這下面！」張亮說。

「我們下去看看吧！」祁恩把門拉開了。那地下室的門並沒有鎖，望進門裏，他們看見一度樓梯通到下面地下室裏的黑暗中。

下了半樓梯，張亮找到了電燈的開關，把電燈開亮，便看見了美寶。近來，美寶眞是多災多難，似乎與綁有緣，因爲她現在又是已經給綁了起來，放在地下室中的一張行軍床上。這行軍床乃是地下室中的唯一傢俬了。她被縛的是手和脚，嘴巴是自由的。她在這下面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所以不怕讓她的嘴巴自由。

祁恩一跳到了她的身邊，就從袋裏取出一把小刀，替美寶把身上的繩子割斷了。美寶一時也不能動，因爲繩子把她縛着，使她的血脈一時滯住。不過看見有人來救她，她便放心地閉上眼睛。

祁恩捉住她的兩肩，關心地搖着她：「你還好嗎？美寶？你還好嗎？」

美寶沒有回答，祇是點點頭。

「他有沒有對你怎樣？」祁恩問。

「沒有，」美寶軟弱地說，「他沒有對我怎樣，他祇是把我縛在這裏吧了！」

「張亮，」祁恩把美寶抱起來，「帮帮忙吧，我們出去。」但是張亮却沒有過來，祁恩才發覺張亮原來已經不在身邊了。他祇好一個人抱着美寶，走上樓梯，離開地下室，到了上面的廳中。

仍然看不見張亮。「張亮！」祁恩大叫。

張亮從二樓的樓梯口探頭出來：「你和她出去吧，祁恩，我還要搜搜這裏。」

「搜這裏？」祁恩吼道：「你瘋了嗎？我們不是來捉那傢伙的。我們祇是來救美寶！現在美寶已經救出來了，我們還等什麼？」

「好吧，」張亮有點難爲情地聳聳肩，「那麼我們走吧。」

於是兩個人合力扶着美寶，到了花園的圍牆邊。這時美寶的四肢已經恢復了靈活，可以自己動了，因此以後的事情就易辦得多。他們把美寶扶上了牆頭，再扶下去，上了車。

車子開動了，祁恩放心地嘆了一口氣。現在那個劊子手是很難找他們了。

「但我們不能回家，」張亮說，「不然那傢伙會再來一次的。」

「不要緊，」祁恩說，「我們另找一個地方好了。這城市這麼大，難道沒有可以躱的地方嗎？」他轉向美寶：「你不怕住酒店吧——一個人？」

「我不怕住酒店，」美寶猛搖着頭，「住什麼地方都不怕，但是我不要一個人。不！我不要一個人！誰都好，你們分一個人出來陪着我吧！」她可憐地哭起來了。

「不要緊，」祁恩拍着她的肩，道：「我陪着你好了，你不會再孤獨的！你不會再孤獨的！」……

這時，在李嘉妃那間空樓裏，司馬洛已經接到了那個劊子手的電話。他等了十分鐘電話才響。

司馬洛拿起電話，那人的聲音說：「好了，司馬洛，現在，把號碼講出來吧。」

「美寶呢？」司馬洛問，「你什麼時候放她？」

「在我拿到了東西之後！」那人說。

「你答應嗎？」司馬洛問。

「我答應，」那人說，「雖然我的允諾也許不值什麼！」

「好吧！」司馬洛便把高啓明臨死所寫下來的那些號碼說出來。

「等一等，等一等！」那人說，「我得先查一查！」因爲他要與那本書上的號碼對證一下，看看是否符合的。過了一會，他沉吟起來：「唔！唔！有點道理！唔——我相信你是說眞話的了！」顯然他已憑那本書而查到一句有意思的話，「再說一次！」

司馬洛把那些號碼再唸一次。

「很好，司馬洛，多謝你的帮忙，」那人說，「當我拿到了那些東西之後，我就會把美寶還你！當然是死的美寶！」

「但你答應過的，」司馬洛大聲喝叫，幾乎把聽筒也揑碎了，「你剛剛才答應過！」

「我剛剛祇答應過把美寶還給你，」那人狡滑地吃吃笑，「我並沒有講明是死的還是活的！」

「但——」司馬洛氣冲牛斗，「這對你有什麼好處？你殺了她也對你沒什麼好處！」

「你欠我很多債，司馬洛，」那人吃吃笑，「我已經放過了你的命幾次，現在我祇收回一條，這還不便宜嗎？」接着他便掛了電話。

司馬洛慢慢地放下聽筒，發出一聲冷笑。「很好，朋友，你一定要硬來，我就陪你硬來吧，好在，我還有一隻皇牌藏在袖子裏。」他把槍挿回了，然後便離開那裏。

半小時之後，他已經回到了祁恩的家裏，在房中翻着一本書，就是一本「戰爭與和平」的中譯本。這書是他另外在書店買來的，那些紅筆寫下來的密碼他並沒有機會完全看清楚，但是他已經看出了一個大概，那就是每隔五頁有一個號碼，那即是說，在書的第五頁上有一個紅筆寫的1，在第十頁上有一個紅筆的2，照此類推下去。

現在，司馬洛已經在書上寫了紅字，而他就用這些紅字來翻譯那密碼。這祇是一個嘗試而已，如果以後的編排不是依照每五個號碼跳進，那就沒有用了。

但是結果證明司馬洛的推測沒有錯，因爲他終於譯出了一段有意思的文字來，而把它寫在紙上。

司馬洛看着那張紙，微笑。現在，他也知道那些海洛英是在什麼地方了。那個黑衣人並沒有比他領先多久，如果他有辦法走捷徑，也許可以趕在他的前面到達的。雖然到達了之後還要經過一番惡鬥，並且還要把那人生擒，然後才可知道美寶的下落。不過那是其次的問題了，現在，最重要的是趕去。

司馬洛站起來，首先拔出槍來，檢驗一下機件。這是經常出入於險境中的人，慣性動作，因爲槍是一種機械，而機械是隨時可能失靈，因此也隨時要檢驗。一把失靈的槍，很容易累了自己一命，然後他就開始盤算了，現在還有兩點是對他有利的，第一點，藏海洛英的地方並不近，一來一去要兩天時間，所以他仍然大有機會趕在那人的前頭，第二點，那人無疑地現在一定已經起程趕去拿海洛英了，因此就不會再有空監視着他，因此他的行動也再不會受到拘束了。

但是，使他不明白的是，祁恩和張亮兩個傢伙究竟到何處去了呢，他並沒有見他們出現。祁恩應該是休班在家睡覺的，但是也不見他在家。

接着電話就响起來了，司馬洛拿起電話，是祁恩打來的，在司馬洛有機會開口責備之前，他就把他的「英雄事蹟」告訴了司馬洛，並且說他現在已經把美寶帶到一家酒店去，把她安頓好了。

司馬洛聽着，兩隻膝蓋一直發軟，心裏在埋怨祁恩的魯莽。並不是說他看不起祁恩的本領，而是，他見過這個劊子手的手段，他知道這也是一個殺人不㬨眼的冷血兇手，而且會比李嘉妃更甚。萬一祁恩他們在行事之時與他碰上了，那怎樣呢？但事情已經過去，他也不提了。

「你那方面如何了？」祁恩問，「有什麼發展嗎？」

司馬洛也把他的遭遇告訴了他。

「那很好，」祁恩大爲高興，「讓我們也趕去，把他捉住，脫下他的頭罩，看看他的眞面目吧！」

「我本來的計劃也是這樣，」司馬洛說，「但現在美寶既已脫了險，那又不同了！」

「你的意思是你不想再追究，就此算了嗎？」祁恩大不以爲然，當初，本來是他不願意介入這件事的，但是，現在却輪到他不肯放手了。

「不，」司馬洛說，「我祇是在想，我們大可不必去和他爭。既然知道他的住處，我們大可到他的住處去等他的。」

「這是一個主意，」祁恩贊成道，「那麼，我現在應該做些什麼好呢？」

「你如果想參加行動，你就必須照足我的話去做，因爲魯莽的事你已經做够了，」司馬洛說，「答應嗎？」

「好吧。」祁恩有點難爲情。

「第一步，」司馬洛說道，「你們兩個人去——」

「我去吧，」祁恩說，「不能兩個去，因爲美寶不敢獨自一人去，要張亮陪着她——」

「噢，」司馬洛說，「美寶要人陪着她！好吧，你一個人去就一個去，不要進去，也不要做別的事情，祇是監視着，看見有人出入也不要幹什麼，祇是記在心裏，明白嗎？」

「爲什麼要這樣做呢？」祁恩問。

「我遲一些再告訴你吧，」司馬洛說，「你先去等着，我會來找你的，我現在要回家去拿些東西，我會來找你的。」

「好吧！」祁恩說，「我現在就去！」

放下了電話，司馬洛便馬上起程回家去。在他的家裏，洗手間中，藥櫃後面的暗格中，他是有很多古怪武器的，例如那隻追踪器就是其中之一。現在他又回家去拿一些別的古怪武器了。對付古怪的人，是需要用一些古怪武器的。

一小時之後，司馬洛已經駕着車子到達了那間屋子，地址當然是祁恩告訴他的。他在附近兜了兩個圈，便找到了祁恩的車子。祁恩的車子當然認得的。

他拿着一隻旅行袋走到祁恩的車子旁邊。

「你帶來了什麼？」祁恩看着司馬洛的旅行袋，奇異地問。

「你別管，」司馬洛說道，「有人進出過嗎？」

「沒有，」祁恩搖搖頭，「我來過之後就沒有。」

「那麼那傢伙很可能沒有來過，」司馬洛說，「他很可能已經直接去拿那些海洛英了，他根本不知道美寶已經不在了。我這個計劃，是要他不知道美寶的所在才能成功的。」

「你究竟有個什麼計劃？」祁恩問。

「我暫時沒有時間解釋，」司馬洛說着從旅行袋裏取出一隻烟匣型無綫電通話機，塞進祁恩的手中。「我現在要進屋去了，如果有人來，你用這東西通知我．知道嗎？」

「好吧。」祁恩說。

於是司馬洛提了那隻旅行袋，踰牆入屋了。他順利地進了屋內，屋中果然沒有人，而看情形那劊子手的確是未曾回來的。他順利地進入了地下室的門，在地下室的半樓梯蹲下來，

打開他那隻旅行袋，取出一應工具，開始做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花了半小時便完成了，之後他便迅速離開了。

回到車子，祁恩仍然好奇地圓睁着雙眼看看他，司馬洛從旅行袋裏取出一隻鬧鐘模樣的東西來，放到車子的雜物架上。祁恩看了一回，說道：「希望我沒有看錯，這不是一隻鬧鐘嗎？」

「這正是一隻鬧鐘，」司馬洛說，「到時候，它就會鬧起來通知我們的。」

「我們不是要睡覺吧？」祁恩奇怪地皺着眉頭，「爲什麼需要一隻鬧鐘呢？」

「是這樣的，」司馬洛解釋，「我已經想過了，那傢伙說祇打算把美寶的屍體還給我，那麼，他取到了海洛英回來之後，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麼呢？當然就是要到地下室裏去殺死美寶，我已經在地下室的樓梯上裝了一個機關，他要下去殺人，就一定要經過這機關……」

「怎樣的機關呢？」祁恩問。

「太複雜了，」司馬洛說，「這裏不能對你詳細解釋，但總之這機關是由一條幼幼的黑綫引發的，這條黑綫就橫在樓梯的中段，離梯級面一呎。除非不到那地下室去，否則一定會踼着這條黑綫的，明白嗎？」

「我明白了，」祁恩說，「一踼黑綫，就會有炸藥爆炸，把那人炸死之類是嗎？」

「大意是這樣的，」司馬洛說，「不過，我並沒有裝炸藥；我還不想殺死那人呢！我要活的。他是一個蝎黨的殺手，那他對蝎黨的秘密一定知道得不少的，所以我要活捉他，爆炸的不會是炸藥，祇會一種使他變成瞎子的藥而已！」

「你要知道蝎黨的秘密幹什麼，」祁恩問道。

「我並不要知道，」司馬洛說，「是我一位在情報部的朋友，他一定很感興趣的！」

「而你要把這人賣給他？」祁恩問。

「可以這樣說！」司馬洛微笑，「但不是向他賣錢。你看，這件案子我們硬挿進私人的手來攪，警方一定很不高興的，如果要的話，探長眞可以控我們一百條罪名，自知情不報到謀殺嫌疑不等。但，我這位情報局的朋友却可以施壓力，使他們忘記提控的事。」

「唔，」祁恩明白地點頭，「祇要你能使這位情報局的朋友對你感激，他就會替你施壓力了，是嗎？」

「正是，」司馬洛點頭，「這正是我的計劃！」

「但——」祁恩皺眉，「假如那傢伙不回來呢？他不回來，也可以弄死美寶的，因爲美寶給縛在那下面，即使不窒息而死也，會餓死的！」

「不錯，他可以這樣，」司馬洛說，「但我相信他會回來的，因爲美寶總有自己掙脫的可能。」

祁恩看看那隻鬧鐘：「而當機關觸到的時候，這隻鬧鐘就會鬧起來，通知我們了？」

「對了，」司馬洛說，「我們祇要對着這鬧鐘，等着，就可以知道我們的對象什麼時候會自投羅網。」

祁恩忽然伸手一指。「也許我們不用等很久呢！」

因爲這個時候，有一部車子在那屋子的花園門口停下來了。車上走出一個穿着黑衣的大漢。他就是那個劊子手，沒有戴着面罩，他的面貌，是醜得使人噁心的。司馬洛雖然從未見過他在面罩下面的眞面目，也知道就是他了。

這人並不如司馬洛或祁恩所預料，馬上就趕到「藏寶」的地方。他在出發之前先回家一趟。現在，他的車內後座已經放滿了乾粮及營幕等等的旅行用品，所差的祇是沒有充足的槍械和彈藥而已，他回家來就是爲了取槍械及彈藥。那「寶藏」是在一座荒島上的，他必須要有充足的準備才能起程。

他輕鬆地吹着口哨下了車，進了屋子的前門，由於祁恩和司馬洛都不是經由前門進入的，因此他在開門時仍未察覺有異。但開門進入了廳中之後，他就察覺到有點不對了，他是一個很機靈的人，也不知道是什麼跡象，使他知道有不該來這裏的人來過。

他的手快如閃電地拔出了手槍，兩個箭步便衝到地下室門前，打開地下室的門，跑下去，一面伸出手去開燈，他相信美寶很可能已經不在下面了。就在他的手摸到燈掣時，脚也踼到了橫在樓梯中段的那條黑綫。

他果然是一個高手，反應的靈敏已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當一踼着綫時他已猜到大概是怎麼回事，手便向自己的臉上掩上去，因此，當柔和的爆炸聲响時，他已掩住眼鼻了。那陣撲面射來的酸氣仍把他的臉灼傷，而且透過指縫進入他的眼睛，但是總算沒有直接射中他的眼鼻。本來他應該馬上暈去而變成瞎眼了的，但是他却沒有暈，眼睛也沒有瞎，而且還能馬上逃上樓梯。

而此時，司馬洛和祁恩面前的鬧鐘正在大响。這突如其來的轉變倒使他們有點狼狽了。司馬洛喝道：「去捉他！」便抓起旅行袋，一面拔出手槍，向屋子衝去，而祁恩也拔出槍來跟着。

當他們衝進花園門口時，就看見那人正跳上花園後面的圍牆，跳出去，一隻手拿着槍，一隻手掩着眼睛。

「他並沒有瞎，」祁恩一指，祇聲對司馬洛說。

「沒有瞎也不見得會眼力很好了！」司馬洛說，「來，我們追他去。」

於是兩個人一起向花園的後牆追去。

「別擔心，」司馬洛一面安慰祁恩，「他不可能還看見什麼的。他的眼一定已經壞了，他能逃得出來，已經算他神通廣大了！」

他們追到了花園的後牆，祁恩奮勇一躍，率先跳上了那比人還高一點的牆頭。

不錯，那劊子手的眼已經壞了，現在，在屋後的樹林中，他雖然拿着槍，但是眼睛却痛極，睁開一下，就要閉上，而睁開的時候也祇是看到一片白茫茫，一切物體都祇是這一片白茫茫中的一些陰影。但他的頭腦還是好的，他之所以要跳過圍牆到屋後的樹林，是有理由的。第一，後面有樹林，可以讓他藏身，第二，因此跳過圍牆之後，他便躲在一棵樹的後面，等着。眼睛不能看，他便傾耳而聽。

當祁恩一踏上牆頭時，他便聽到了，於是立即張開眼睛，眼前的白茫茫一片中隱約出現祁恩在牆頭上的影子，他便舉槍就放，一連六槍，把槍中的子彈都放完了。

祁恩大叫一聲，向牆內跌回去，跌在草地上．這使司馬洛不能不停下來了，他跑到祁恩的身邊，蹲下來，搖搖他：「你還好嗎？」

祁恩的右肩已開始給鮮血染滿，他掩着傷口：「沒什麼，子彈打進了肩上，但沒有中骨！我支持得住的，你去對付他吧！但，小心點，並不是像你所說一般，看不見什麼的。」

司馬洛微笑：「發了六槍祇中一槍，還不是打中要害，這證明了什麼，當然證明他是什麼都看不見了！很好，你在這裏等着不要動，讓我去。」司馬洛說着離開了祁恩的身邊，一下子就躍上了牆頭，然後跳下去。

林中的劊子手也聽見司馬洛跳上去的聲音的，但是他此時正忙着把身上的最後六顆子彈

納入槍中。所以不能放槍射擊。他勉強張開眼皮看了一眼，看着司馬洛的影子從牆頭飄落，心中不禁大起恐慌。他忙把子彈納好了，又合好槍膛，等着。

司馬洛的腳步聲急急地奔跑了幾步，劊子手又勉強張開了一次眼睛，但是這一次却看不到什麼了，因爲樹林內是陰暗得多的，景物的輪廓並不分明，他向腳步聲停止的方向發了一槍，心裏已經知道擊中目標的希望是很微的。

他這一槍射得倒不如他想像中的那麼差，事實上子彈是向正司馬洛的胸部射去的，祇不過司馬洛此時已經是藏身於一棵樹的後面，因此子彈就給粗大的樹幹隔去了。

司馬洛哈哈大笑起來：「你看得見我嗎，朋友？」

劊子手幾乎把自己的嘴唇咬破了，他狠毒地說：「這算是英雄行徑嗎？司馬洛？爲什麼你不敢光明正大地碰碰我？」

司馬洛也冷笑：「對光明正大的人我是會用光明正大的手段的，但你什麼時候光明正大過？如果你是光明正大的人，我也不會到現在才看得見你的眞面目了！」

「我救過你的命兩次，」那人說，「而且還放過了你幾次。」

「正如你說，我們的債已在美寶的身上清了，」司馬洛說，「現在彼此都不欠什麼！」

「我沒有殺美寶！」那人說。

「但你是準備殺她的。」司馬洛說，「我們及時把她救回，那祇是我們本事了吧！」

「我——祇是開玩笑，」那人吶吶地說，「其實我並不打算殺她。」

司馬洛又哈哈笑起來：「怎麼了？妳好像在害怕！」

那人可用力一咬牙。「誰說我害怕？」他的手指在槍機上一緊，又一顆子彈吐出來，在司馬洛的旁邊擦過。

「節省一點，」司馬洛提醒他，「你的子彈快用完了，」那人沉默着，等着司馬洛接近一點才用他的子彈。「爲什麼你不投降呢？」司馬洛道：「卽使你殺了我，你也逃不了的，你的眼睛已經壞了，」

「別多說話了，」那人道：「既然你以爲我的眼睛已經壞了，你爲什麼不過來殺我呢？難道你是想活捉我嗎？」

這句話好像是在憤激之中出之，但司馬洛知道是有試探作用的，那人想知道司馬洛是不是要活捉他。如果他知道司馬洛是要活捉他的，那麼結局就可能完全不同了，因此司馬洛小心地回答：「不，我不一定要活捉你，我祇是不想就此一槍殺死你！你這樣一個人，如果讓你死得爽爽快快，那不是太便宜一點了嗎？」

司馬洛這樣說着時，手中已悄悄地把那隻旅行袋打開，從裏面取出一件奇怪的武器來。這件奇怪的武器就是一把手槍，但不是普通的手槍，而是形狀很古怪的，槍管特別粗，有人的手臂那麼粗，而長度有一呎，他拿着這槍，槍咀對準那人。

那人的臉上露出一個猙獰的微笑，使他的樣子更加可怕了。忽然，他閃身離開了樹後，直向司馬洛跑過去，手中的槍不停地放射，而口中不停地吐出惡毒的咒罵。很快，他的槍中的子彈已經射完了，他便把空槍向司馬洛一丟，後來從身上拔出一把刀子，繼續上前。

在亂槍掃射之下，司馬洛是一直躲在樹後的，現在才有機會現身。

這時那人距離司馬洛已不到十呎了。司馬洛忽然扳動槍機，那把粗大奇形的槍發出「撲」一聲，槍咀吐出的子彈是像一隻核桃般大的，而且這子彈顯然開了，它擊中了那劊子手的兩眼之間，便彈開了，滾進了林中。

劊子手忽然呆住了，手慢慢地鬆開，讓刀子跌在地上，然後身子也慢慢向前仆倒。那槍中射出來的祇是一隻包了橡膠的鋼球，撞力很強，一撞之下就會使人暈去，不過要殺人却是很難的，司馬洛祇是要這人暈去了。他仆倒在草地上，便不動了。

司馬洛吁一口氣，離開樹後，向那人走過去，一面喃喃着說：「要制服你也眞不容易，果然是高手，高手！」

他在那人身邊蹲下來，把那人翻轉，使之面孔朝天。此時，那人的咀巴正鬆鬆地張開，而這正好方便司馬洛行事，他把那人的嘴巴再扳開一些，向口腔裏窺望。那人的牙齒全部是參差不齊，又黃又黑的，因此司馬洛也特別容易找到他要找的東西，就是這些難看的牙齒之中，一隻特別完整而潔白的。他伸進手指，把這隻牙搖一搖，便使之脫落下來了，他把這牙拿出來，看一看，微笑，隨手丟進了草叢中。

正如上文說過，司馬洛和蝎黨已經是老相識了，他對蝎黨知道得很多，他知道到了最後關頭，這人就會把這隻膠質的牙齒嚼破，讓裏面的氰化鉀毒液流出來把自己毒死，免得日後再要回答什麼問題。現在他先把這隻毒牙拔去，這人便求死不能了。然後，司馬洛把那人的刀子將那人自己的衣服割破，成爲布條，權充繩子，把那人縛起來。他正要去看看祁恩時，祁恩已經自己來了。祁恩一隻手緊按着肩，血仍在流，而步履蹣跚的，不過他仍得走動。

「我已經替你打了電話報警。」祁恩說，「希望我做得沒有錯。」

「你做得沒有錯，」司馬洛說，「事實上，在我這件事之中，你幫了很大的忙，我不知道該怎樣多謝你好！」

祁恩有點難爲情地微笑：「如果你想多謝我，你何不把照顧美寶的權交給我呢？」

司馬洛很興奮地看着他，說：「她喜歡你嗎？」

祁恩聳聳肩：「我不知道，但她當然是並不討厭我的！」

「不錯，」司馬洛點頭，「這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了。而且，她欠高家的債也總算是已經清還，她也應該過一下自己的生活了！」

「她根本沒有愛過高啓明，是嗎？」祁恩問。

「沒有，」司馬洛搖頭，「祇是感恩，不是愛！」

（續完）

下期預告

司馬洛傳奇故事：『第十一誡』 馮嘉・著

繼毒路之後的科學、偵探、搏擊的司馬洛傳奇故事・下期將在本刊刊出・作者以尖銳的筆觸・特別的手法・將人物表現得栩栩如生・把故事描述得絲絲入扣・實時下不可多睹的奇情詭異扣人心弦的現代化技擊小說・讀者萬勿錯過。

新派武俠長篇

甘十九妹

蕭逸・文 一ㄕ・圖

預排八木陣 伺候彩蝶來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尹劍平背負着中毒垂危的段南溪潛進岳陽門宗祠時猝遭襲擊，尹劍平功力深厚，把偷襲的二名白衣人殺死，而段南溪也毒發身亡，尹劍平正欲潛離，甘十九妹已率領着阮行來到，尹劍平不敢與鬥，強忍滿腔血恨，施展縮骨神功，屏着氣息，躲在神案下面，甘十九妹與阮行進入祠中，發現二手下倒斃地上，猝吃一驚，甘十九妹檢視二手下的致死原因，指出殺死此二名手下者，身手之高，已達化境，希望能與此人一鬥，阮行獻議立刻追索，甘十九妹却搖頭道，我倒希望那人根本還沒有離開岳陽門的好——

阮行道：「姑娘說這個人還在這裏，未曾離開？」

「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甘十九妹冷冷的道：「如果不幸他眞的走了，那麼我們派出去的人，不知道要有多少，喪命在他手裏！」

阮行一驚，似乎忽然想起了不妙！

甘十九妹目光在神廟裏轉了一轉，點頭道：「我們走吧！」

嬌軀微閃，翩若驚鴻般的，已經遁了出廟門外。

紅衣人阮行巴不得趕快追上那個人，當下跟蹤而出。

廟房裏頓時一片沉寂，倒只是神案上的一對白燭，「噗突，噗突！」的向空中吐着火苗子！映襯着那兩副白木新棺，以及地上血淋淋的三具屍身，倍覺陰森恐怖！

足足有小半盞茶的時間，尹劍平都不曾現身出來——

他甚至於像剛才一樣的閉住呼吸，仍然倔促在神案下的角落裏，保持着方才同樣的姿態，一動也不動。

對「非常人」，就得用「非常」的措施！

尹劍平似乎較諸先前更爲提高警覺——

果然，他的機智，又爲他再一次帶來了安全！

廟旁裏人影一閃，甘十九妹去而復返——

她的身法至爲輕巧，輕巧到像是一隻穿窗而入的燕子。不驚塵灰那般的已經落在了廟房裏，緊接着她身後紅光閃爍，紅衣人阮行持着燈跟蹤而入，他不明所以的問道：「怎麼，姑娘又回來了？」

甘十九妹娟秀的臉上帶出了一種失望，那雙澄波的剪水雙瞳仍似不死心的，緩緩在這間廟房裏移動着——

她當然不會發覺出什麼異態！

阮行道：「這裏有人？」

甘十九妹搖搖頭，索然道：「等一會派人把盛家兄弟的屍體抬上船，我們走吧！」

阮行怔了一下道：「那麼這個人……？」

甘十九妹一笑道：「這個人我們早晚總會要見面的，你還怕見不着他麼？」

話聲甫落，人已穿窗而出。

× × ×

北出洞庭入鄂境，沿江水東去，披星戴月，不分晝夜，以四日夜的時間，來到了「襄陽」，捨舟登陸，深入隆中，再一日夜來到了「白石嶺」。

——這一路緊趕，尹劍平幾乎跑斷了氣！

現在[illegible]蒼冥，倦馬歸林的傍晚時分，他[illegible]昔日的楓樹林前。

[illegible]掩藏在林內的青石洞門，尹劍[illegible]浮起了一番傷感！這雪殘晚楓之景[illegible]令人迸淚！

如果有一點可以告慰他的——那就是他感覺到自己終於走在了敵人的前面，最起碼要早他們一步來到了這裏——雙鶴堂。

青石的門柱，嵌着兩扇半月形的大門，門是純銅所鑄，看上去十分堅固，只是却因爲長年未曾打磨的緣故，門面上生長了一層綠苔，看上去古意盎然。

就在那兩扇門扉上，左右[illegible]有一隻展翅待飛的仙鶴——這個標誌，顯示[illegible]門派正是名噪江湖的武林名門——「雙鶴堂」。

稍具見識的武林朋友，當然都不會忘記這「雙鶴堂」在武林中昔日的威望，對於那位以擅施七面飛鑼，以及「金剛鐵腕」的門主「坎離子」米如烟的大名尤其不會感覺到陌生！

然而曾幾何時，「雙鶴堂」的名聲沒落了，在波譎雲詭的武林中，雙鶴堂的蹶起好像只是曇花一現，往後的歲月就再也沒有人提起過，也不會再能記憶起來這一門派到底在武林中有過任何作爲。

人們可能還記得那位掌門人米如烟，在接掌「雙鶴堂」之初，曾經很幹過幾件震驚武林的事情，「雙鶴堂」一度曾經大放過光彩，被稱爲江漢道上第一名門，但是萬萬却料想不到；這一門派的衰落，竟和竄起是同樣的快速，一經衰退，武林中就再也聽不到雙鶴堂的名字了！

「坎離子」也就是後來的「坎離上人」，這位昔日的武林健者眞個的跳出塵俗，成了三清界內的修行者，有幾年他這「雙鶴堂」的香火倒是鼎盛的。

「雙鶴堂」成了典型的一所道觀！米上人除了終日燒汞煉鉛以外，得暇的時候，偶見他揹着藥箱子，拿着串鈴，騎着一頭小毛驢，四下裏走走。

人們但知他是個道士，是個草藥郎中，却很少人知道他老人家還是個武林名宿！

再過幾年，這裏的香火也不行了，他老人家似乎連騎驢爲人看病的雅興也沒有了，到此爲止，這「雙鶴堂」才是眞正的沒落了。

香火不繼，門人星散，雙鶴堂前門可羅雀，倒是那一山楓林，每當晚秋季節，開得一片耀眼通紅，較諸昔年更有甚之，稻晚楓秋之意，令人無限悵惘！

尹劍平踐踏着滿地枯枝敗葉，吱喳有聲的一直來到了雙鶴堂石門正前——

「嗡嗡」聲中，一大羣雪蠅被驚飛起來，在空中聚散着，山風起處，萬樹悲嘯。

尹劍平在門前停望了一刻，這裏一樹一石，都是他的舊相識——

他來到大門左側，找着了那棵大棗樹，樹高五丈，粗可合抱，就在光禿的樹身上，佈滿了橫七豎八的無數傷痕——他就是在這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苦練他的「金剛鐵腕」絕技的。

——他尤其不曾忘記那一道「十」字形的交义痕跡！那道痕跡深入樹幹四寸有餘——正是他交义雙臂，以「金剛鐵腕」功力留在上面的。

這一手功夫，曾被「坎離上人」擊節讚賞，也是他功力成熟的鐵證。

在那道「十」字形的痕跡一旁，他曾經用手指留下了一行字跡「尹劍平技成於乙亥年紅葉初染」——算起來，那已經是七年以前的事了。

輕輕抬起手，摩挲着那些樹痕，他彷彿又回到了當年來此習技的那段時光。

幾隻寒鴉在屋簷上嬉戲着，簷角下的「驚鳥鈴」不時傳出叮叮聲，「驚鳥鈴」成了「招鳥鈴」，這院堂的冷落也就可想而知了。

尹劍平繞過正門，來到了側面，那一排石頭牆，不過只有三尺來高，只須要一跨腿就過去了。

他來到牆邊，剛剛抬起腿來，眼睛却看見了一個人，這條抬起的腿情不自禁的又放了下來。

一個形容消瘦的黃衣長身漢子，正停立在一棵樹下平視打量着他，彼此相隔不過六七丈的距離。

尹劍平猝吃了一驚，這麼近的距離裏，站着一個人他居然不知道，不能不謂之疏忽了！

黃衣人正在向着他笑，露出一口白白的牙齒。

他實在很瘦，但是並不蒼白，年歲約在三十上下，看上去略比尹劍平大一點，一身衣服洗得乾淨平貼，有一種飄逸瀟洒的意味！

尹劍平着實的吃了一驚，連日來他已是「驚弓之鳥」，猝然見到陌生人，都不禁令他怦然心動！

黃衣人笑容收斂住，目光裏多少也帶出一些驚異。

——他正在打製一串繩結。

很奇怪的一串繩結。

說它是「繩」其實並不確實，那只是一種蕪——「黃蕪」，像是新繅的生絲，一縷縷的隨風揚起，一端繫在粗樹幹上，下剩的部份統統垂散下來，却在下垂的部位，緊打着三個結頭。

這是一種很奇怪的動作，黃衣人顯然還在打第四個結頭，——也就在這時，他發現了尹劍平。

尹劍平走到了他的面前。

黃衣人看了他一眼，繼續打他的繩結，他的手法很怪，繞過來又揷進去，揷進去又繞出來，總之，那是一種不可能爲別人所模仿的手法。

就這樣，第四個繩結打好了。

尹劍平靜靜的在他身邊看着，只覺得對方溫文儒雅，一如處子，然而說不出是什麼理由，尹劍平却斷定他絕非是時下的書生。

——他身上那襲長衣質料很特別，像是爲蕪所製，同他繫在樹上的那一綹黃蕪看上去是同一質料，在這種寒冷季節裏穿蕪質長衣，確實顯得極爲怪異！

忽的，尹劍平又發覺出來，對方可能對於「黃蕪」似有偏愛，他的頭巾，鞋，同樣的爲黃蕪所製。

此外，在他瘦長的手指上還配着一枚黃色寶石的戒指，他可能讀萬卷書，也行過萬里路？溫文儒雅的面頰上，曾爲風塵的歷練留下了很深的條紋路！

總之，這個人的出現，給人一種絕非偶然的感覺！

尹劍平終於忍不住抱拳道：「這位兄台請了——」

黃衣人微微點了一下頭，把注視在黃蕪套結上的一對眸子改向尹劍平。

「來朝山進香的？」他立刻又搖了一下頭：「不像。」

尹劍平手指了一下「雙鶴堂」莞爾笑道：「雙鶴堂乃是在下昔日師門，在下已久年未歸，特此前來探視。」

黃衣人一笑道：「聽你口氣，好像你是雙鶴堂門下傳人？請問上下？」

尹劍平抱拳道：「不敢，尹劍平。」

黃衣人立時臉上現出了笑容，點頭道：「原來你就是尹劍平，我聽說過你的名字，也曾拜賞了你在那棵棗樹上所留下的功力，很好——只是，遺憾的你却不是雙鶴堂的衣鉢傳人，算不上是雙鶴堂門下弟子。」

尹劍平陡然一驚，由不住頓時呆住！

這些事在他來說，一直視爲「不足爲外人道」的隱情，外人自是難以獲知，想不到這個黃衣人居然知道這麼清楚，一開口即與道破。

「你不必驚異我是怎麼知道的——」黃衣人冷冷的笑道：「總之，在雙鶴堂危急傾亡之前，你還想到回來，却還算不昧良知，比起其他各門下來，總算是強得太多了！」

說到這裏，黃衣人臉上與起了兩條深刻的紋路，那雙深邃的眼睛裏，現出了一種濛濛的寒意。

——總是因爲那種過人的涵養，像「他」這樣的人，是不容易被人家一上來就捉摸清楚的。

「你回來的也許正是時候，」他說：「雙鶴堂如今人去樓空，剩下的人不多了，米如烟已經喪失了昔日的銳氣，你應該鼓舞鎭定他戰勝強敵的信心！」

尹劍平一怔道：「兄台，您是……？莫非您已經知道了雙鶴堂未來的這場刧難？」

那人微笑了一下，道：「水紅芍老醜不堪，却打發了個漂亮的徒弟出來，想爲她找回已失的面子，這件事狂妄復荒唐，江湖上已有風聞，我豈能有所不知？」

尹劍平心中怦然一動，着實吃驚不小。

黃衣人無視於他，繼續道：「姓甘的姑娘一身本事確實了得，三天的時間踏平了洞庭岳陽門，可憐李鐵心老少兩代，皆遭毒手，小妮子的手段也着實太厲害了一點！」

尹劍平內心大驚，表面却不現出，問道：「這件事兄台何以知道？」

黃衣人一笑道：「江湖上沒有一件事能瞞人耳目的，這種事更何能例外？」

尹劍平心中着實不解，就「岳陽門」慘遭殺刧一事來看，不過是五日以前，自己身歷其事，晝夜兼程，披星戴月的趕到了這裏，最快的消息，絕不至快過於自己這張嘴，而面前的這個黃衣人，居然在自己來抵隆中之前，就已先行知道，這豈非太不合情理了！

這麼一想，他頓時心存警惕，原先到口想探詢對方的話又復呑在了肚子裏。

對於「岳陽門」事，更不便再提。

黃衣人微微頷首，道：「你大概可以進去了。」

尹劍平抱拳告辭，轉身自去——

他不曾進一步打聽黃衣人的來龍去脈，因爲那樣，固然可幫助他解除對於黃衣人的眼前疑惑，但是反過來同時也等於暴露了自己。

大敵當前，他覺得自己的身份還是越少暴露爲妙。

尹劍平前進了約有六七步，再回過頭來，霍然竟失去了那人的踪影，倒是那一綹繫在樹枝上的黃蕪，還留在那裏，被風吹得像是馬尾也似的飄洒着。

這個人出現得好奇怪，那綹繫在樹上打了結的黃蕪，更不知是什麼路數，若非他眼前有重要的任務須待完成，他一定要弄個清楚。

由矮牆上跨進了院門，驚飛了那一羣簷前嬉戲的巨鴉。

尹劍平一直到了前殿。

兩扇門扉，隨風開闔着，發出了「咿呀！」一聲息。

前殿裏積滿了枯葉——還是入秋時候的紅葉，被風吹進來，到現在都不曾爲人清除。

正殿裏，供奉着呂祖與太上老君的金漆法相——

曾是「雙鶴堂」門下的弟子，尹劍平當然不會忽略了本門的禮數，他上前恭敬的行了大禮，找着了香，在長生燭上點着了，揷好。

他原以爲這些動作，必然會驚動了本門負責前殿的弟子，那裏知道一個人也沒有露面。

踐踏着地上的紅葉，他穿出了大殿，順着一道偏廊走出去，驚動了兩隻正在睡覺的狗，猛的撲過來，向着他狂吠不住。

却由後面傳過來一陣叮叮的鈴聲，兩隻狗乍然聽見了鈴聲，夾着尾巴就跑了。

尹劍平方自覺出鈴聲傳自雙鶴堂主的丹房，即聽得一人嗟嘆着道：「你還是回來了！」

這句沒頭沒尾的話，不禁使得尹劍平定住了腳步。

果眞那位雙鶴堂主米如烟算出了尹劍平的此刻來到，他可眞是活神仙了。

尹劍平心裏不勝驚異，剛要出聲詢問，丹房裏却已傳出聲音道：「你回來就好了，我是不會錯待你的。」

話聲少停，垂着的竹製門簾嘩啦捲起，却由裏面走出一個白髮皤皤的青袍道人——

若非尹劍平認定了這道人就是昔日的授業恩師米如烟，特別加以注意，否則的話，他是萬萬認不出他來了。

這位昔日名噪武林的健者，居然在短短七年時光裏，變成了這般蒼老，乍然一見之下，尹劍平疑心自己是認錯了人，只是在亂草般的白髮虬髯裏，那張清癯消瘦的臉上，仍然保留着可供故人追尋的些許痕跡。

髮鬚白了，背也彎了，瞳子裏已失去了昔日的鋒凌，較諸以前，簡直判若二人！

然而尹劍平却斷定，眼前這個人，正是造就出自己「金剛鐵腕」功力的恩師「坎離上人」米如烟——

他情不自禁的往前面走了幾步！

老道人銀眉頻眨，一連向後退了三四步，神色上滿佈疑惑——

「你是……？」他吶吶的道：「你不是石明江……」

「上人不記得弟子了？」

尹劍平快步走過去，親熱的去握他的手，道人身形一閃，飄出了丈許以外，顯然他的功夫，還不曾完全擱下。

「你是誰？快說。」

老道人不勝驚訝的打量着他，一隻左手曲如鷹爪，深藏在寬大的袖統裏。

尹劍平深深一揖道：「老師父莫非連弟子的模樣也忘記了？弟子是尹劍平回來探望你老來了！」

道人嘴裏「哦」了一聲，瞳子忽然睜大了許多。

「劍平——」他吶吶的說道：「你……你是尹劍平？」

尹劍平走近過來，正面向着他。

那道人端詳了一刻，像是忽然認出來，一時眉開眼笑，上前一步抓住了他的手，大聲笑道：「眞是尹劍平，你怎麼想着回來了？莫非發生了什麼事？」

尹劍平道：「有重要的事，要面禀你老，特來報告。」

坎離上人皺了一下眉，却又展顏笑道：「來，我們進去說話。」

推開了丹房門扉，只覺得裏面黑忽忽的，未曾點燈。

坎離上人摸起了火熠子「叭打」一聲亮着了火，點着了燈。

「天敢情又黑了……」嘴裏吶吶的說着，他回過身子來，拍着尹劍平道：「坐下來說話吧。」

尹劍平答應一聲：「遵命。」遂即坐下。

丹房裏雜物堆置，只有當中一小塊方寸之地可供起坐，對着上人坐墊正前方懸有一小木牌，牌子上繪着縱橫的幾道綫條，也不知是什麼玩藝兒。

尹劍平道：「上人，怎麼這裏只剩下你老一個人了？」

「不錯……」米如烟慨嘆着道：「這裏香火不濟……觀裏也無餘錢可供養活他們，只好容他們自行另謀出路去了。剩下我一個人，覺得怎麼都好。」

尹劍平心情甚是沉重，吶吶道：「你老人家也太委屈了……」

「沒什麼……這樣反而好——我一個人了無牽掛，反倒輕鬆，只是石明江一走，却害得我斷了炊——」

他嘆息一聲道：「你是知道，我的辟穀術，一直都練不好，有時候嘴饞，想吃點什麼，可就爲難了！」

尹劍平嘆息了一聲心情至爲沉痛！

他發覺到昔日這位爲自己深深所敬仰的武林名宿，變得自暴自棄，已經墮落不堪——一種深深的自責，刺灸着他，他忽然感覺到此一門派的垂亡，自己也有一份責任，而棄置曾經傳藝的師尊墮落如此，尤其更是難辭其咎！

痛心，失望，自責，……這麼多的錯綜心情岔集之下，尹劍平緩緩的垂下頭來——

過了一會兒，他才接口問道：「石明江是誰？」

「是我最後收的一個徒弟。」

尹劍平微微一怔：「弟子却不曾聽說過這個人。」

坎離上人道：「你當然不認識，他是我近五年才收的一個弟子，誰知他外表忠厚，却心藏奸詐，在騙得我信任把一身所學傳授給他之後，却棄我而去，唉！我上他的當了。」

尹劍平冷冷一笑道：「他走了多久了？」

坎離上人嘆息一聲，道：「總有好幾個月了。」

尹劍平冷笑一聲，心裏把「石明江」這個名字牢牢記住！

坎離上人臉上展開了笑容道：「他雖然走了，但是你又來了，太好了，從今天起，你就陪着我在這觀裏住一下吧。」

尹劍平搖頭道：「你老人家錯會了我的意了，我不是來這裏與你老人家過日子來的。」

「那你去……？」

老道人顯然迷惑了。

尹劍平嘆息一聲道：「你老可曾聽說過最近江湖上出現了一個人？」

「什麼……人？」

「一個叫甘十九妹的姑娘。」

「甘十九妹？」

坎離上人搖了一下頭：「倒沒有聽說過，這個姑娘是幹什麼的？」

尹劍平苦笑道：「那麼你老是否還記得一個叫水紅芍的女人？」

坎離上人頓時一呆，道：「誰？」

「水—紅—芍！」

尹劍平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一面注意着上人的神態。

果然，坎離上人的臉色變了。

忽然，他由位子上站起來，道：「水紅芍？你說的是四十年以前在鳳凰山遇害的那個女人？」

「不錯！」

尹劍平忽然發覺到坎離上人在一件事裏，幾乎近於無知，他不得不把詳細的情形，告訴他。

「你老人家居然不知道，」尹劍平說：「水紅芍那個女魔頭，並沒有死。」

坎離上人呆住了。

尹劍平道：「四十年前你老人家夥同淮上的樊鍾秀以及岳陽門的洗冰等幾位老人家誘殺水紅芍於地道，洗老宗師因一時心軟，打開了地道，終使那個水紅芍於千鈞一髮之際逃得活命——」

坎離上人完全傻了，他的臉像是一下子的被冰凍住了。

尹劍平接下去道：「水紅芍雖然當時逃得了活命，却將一張花容月貌的臉，燒成了慘不忍睹，因此懷恨在心，發誓要報仇雪恨——」

坎離上人雙膝一顫，坐了下來。

「這……你又怎麼會知道的？」他看向尹劍平道：「你再說下去。」

尹劍平應了聲是，遂即搖頭，道：「那水紅芍四十年來非但未死，更練成了厲害的絕技，因自惡那張醜陋的臉，無顏見人，特地造就出一個出色的女弟子，代她復仇雪恨，這個女弟子，就是剛才我向你老人家提起的那個甘十九妹！」

坎離上人緩緩點了一下頭，苦笑道：「怪不得這幾天，我坐臥不定，總覺得像是有什麼事要發生——只是，劍平，這些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尹劍平道：「是洗老宗師，親口告訴弟子的。」

「洗……老宗師？」坎離上人吶吶道：「你說的是洗冰？」

尹劍平只得把岳陽門滿門遭刦的事說了一個大概，坎離上人米如烟聆聽之後，一時面色如土！

良久之後，他站起來，踟躕着轉了一個方向，尹劍平忽然發覺到，他的身子微微的在發抖。

他的臉看上去異常的蒼白，神情遲滯而木納！

尹劍平怔了一下，叫道：「上人，你怎麼了？」

坎離上人感觸遲鈍的看着他苦笑了一下，蹣跚的走去一角，坐下來。

那裏放置着一個瓷罎子，他抖顫的雙手摸在罎子上，臉上忽然帶出了一絲笑容。

「酒……酒……」

蓋啓開來，一股濃重酒氣充斥丹房。

掐了滿滿的一碗酒，一飲而盡，接着他又去掐第二碗？

那雙端着酒碗的手却被尹劍平按住了。

坎離上人掙了一下，却沒有把尹劍平的手掙開。

「你……」他瞪大了眼，啞着嗓子道：「你這孩子……怎麼不讓我喝酒，我的酒……酒……」

陳年的「老二白」在花瓷大罎裏滴溜溜的打着轉兒，陣陣的酒香溢上來，聞着那種味道，坎離上人全身的骨頭都酥了——

他啞聲的叫着，用力的掙着，只是却奪不開手裏的這隻酒碗。

二人掙奪中，酒碗的酒灑了一地，忽然那隻大瓷碗「叭！」的一聲，在地上摔了個粉碎。

坎離上人大叫了一聲，猛地跳起來，一掌直向尹劍平的臉上打過去，叫道：「他媽的，你這小子——」

尹劍平右腕一翻，不費吸灰之力刁住了他的手腕子。

坎離上人大怒，厲吼一聲：「你——好小子！」

右手一翻，一掌直向尹劍平頭頂上擊來。

這隻手也不費力的被尹劍平接住了。

兩個人在丹房裏較起了力道，四隻脚快速的轉了幾個圈子，隨着尹劍平的手一個推送的勢子，坎離上人身子像旋風似的摔了出去，「噗通」一聲坐在地上。

他還來不及站起來，尹劍平的一隻手已按在他肩上，坎離上人一連用了幾次力量，瘦削的臉漲得通紅，却掙不開昔日這個徒弟那隻有力的鐵腕。

坎離上人運出了全身之力仍是掙不開，他乾脆也不再掙了，只累得氣喘如牛。

「好小子……」他喘息着道：「你的功夫，是練成了……却回來對付老子……眞眞氣死我了……」

尹劍平怒視着他，想要說什麼，可是話不曾說出來，却禁不住傷心的垂下頭來，一時淚如泉湧。

那隻按在坎離上人肩上的手，却由不住鬆了下來。

坎離上人一把搶過了酒罎子，雙手端起來，用嘴對着罎口，咕嚕嚕一口氣喝了個乾，大股的酒，順着他的嘴角淌下來，把整個道袍都浸濕了。

放下了罎子，他大口的吐着氣，却發覺到尹劍平正在注視着他，目神裏充滿了凌厲與悲憤，在他的目光裏，坎離上人下意識的感覺到一種戰慄，先前搶奪酒碗的勇氣忽然喪失了。

尹劍平凌厲的目光，像是兩口鋒利的劍，深深的刺進到他的胴體裏，一下子就刺穿了他的虛假，揭示了他的情怯與畏懼——

在這個昔日弟子的目光下，同時也嚴重的傷害了他的自尊，他像是一個紙老虎，忽然被人戳破了。

他大聲的呼着氣，好幾次把目光轉移到別的地方去，可是，最終仍然是逃不開對方的注視。

尹劍平嚴厲的目神，就像是兩塊磁鐵，吸引着他流離的視綫，他終於不得不當回事的注視過去。

四隻眼睛對着之下，坎離上人臉上掩飾不了他的內在情虛！

他忽然像孩子也似的放聲痛哭了起來——他哭得那麼傷心，眼淚鼻涕交相滴流着。

尹劍平一動也不動的注視着他，並不曾上前去勸阻他。

「完了……」坎離上人道：「我一切都完了……劍平，你沒有看見麼？雙鶴堂已經沒有了……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尹劍平冷冷的道：「當年我爲你苦心所調教的一干門人呢？」

「全走了！」坎離上人啞着喉嚨道：「誰能受得了這份蕭條？冷漠？雙鶴堂是完了！所有的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一個糟老頭子！」

「所以你就自甘墮落，自暴自棄的每天酗酒。」

「我不喝酒怎麼辦？」坎離上人道：「這裏誰還理我？誰還管我？我又能幹什麼？」

老淚縱橫，他看上去較諸先前更爲蒼老，衰邁——

「我是完了……這一輩子是完定了，再也沒有什麼作爲了！」

伸出了一隻抖顫的手，坎離上人面色蒼白的又道：「你看看我這隻手……那裏還像是練功夫的人？」

「這麼說，你老的功夫全都拉下了？」

「拉……下了？」坎離上人冷笑着道：「我三年沒練功夫了，什麼都不……行了，都丟下了！」

尹劍平沒有吭聲。

坎離上人道：「所以……唉！你說我不喝酒，我幹什麼？只有酒……酒……」

臉上瀰散出一片笑容，他整個的人，似乎在一提到這個「酒」字，陡然間精神百倍！

下意識裏，他幌動着兩隻手，又要去摸那個酒罎子。

尹劍平用力的按着他的手：「上人，你不能再墮落下去了，你必須要振作起來，面對當今。」

坎離上人呆呆的看着他。

「來！」尹劍平一面拍着他，把他扶起來：「我們坐下來說話。」

他把坎離上人扶着走到一邊坐好。

「老師父——」尹劍平注視着他：「我不能看你這麼下去——你老人家聽着，敵人甘十九妹現在已在路途之中，今明兩天之內，很可能就來了，你不能不有個準備，否則可有殺身之禍！」

坎離上人呆了一下，吶吶道：「甘十九妹？你是說那個年輕的姑娘？」

「不錯！」尹劍平道：「也是要命的女殺手！」

「那……」坎離上人像是忽然才觸及到這個問題似的：「你說該怎麼辦？」

「我要你立刻收拾一下跟我離開這裏。」

「離……開？」老道人頭搖得跟博浪鼓似的：「你要我跟你逃走？不……不……我不想走。」

尹劍平呆了一下：「那你老是想坐以待斃了？」

坎離上人抬起手來，在嘴唇上摸了一下，尹劍平才發覺到，他臉上沁出了一層虛汗，那張瘦老復蒼白的臉，像是抽了筋也似的在痙攣着！

「不……我不能走，就是死也要死在這裏。我不能就這樣捨下了祖宗留下來的這片基業，一走……了之！」

尹劍平嘆息了一聲，站起來向外步出。

他一直走出到院子裏。

陣陣的冷風襲着他，天空裏閃爍着幾顆寒星，一彎上弦月放着清皎的寒光，附近的地形山勢，在星月的光輝下襯托得十分清楚。

偌大的雙鶴堂，只有丹房裏的一盞燈，其它各處看過去都是黑黝黝的，偶而傳來的幾聲狼嗥，更增加了寒夜的寂寥！

尹劍平面色沉重，心裏有說不出的頹喪，恨疚——恨自己也恨坎離上人，恨雙鶴堂所有的門人，更恨造就這一切罪惡的劊子手——甘十九妹——

其實，甘十九妹也是無辜的，她只是那個女魔頭水紅芍手下所運用的一顆棋子罷了。

但是，她仍是有罪的，罪在她執行的那麼透徹，那麼認眞！

甘十九妹美麗的倩影，不覺浮上了眼簾。

尹劍平內心禁不住興起了一種異樣的感受，像是一波靜水，忽然有人投落下一粒石子，只是尚未在激蕩起漣漪之前，即爲他狠狠的束綁住。

一種衝動鼓動着他，這時候，他眞恨不能那個甘十九妹就在眼前，這樣就可立刻與她動手拚搏，分上一個高下，須知道，克制的本身，就是一種痛苦，任何類型的克制，都是痛苦的。

星皎雲淨，萬籟俱寂！

寒夜似水，冷月如霜，這環境太靜了，出乎意料的平靜，然而尹劍平却幾乎已經嗅出來那種屬於刀殺的意味！

老實說，他並不是屬於任人欺凌的那一型的人，然而在他仔細的分析過「甘十九妹」那個姑娘的武功之後，他不得不承認那個姑娘的武技確是高出於自己許多，而且心思靈巧，持重縝密，對付這樣的一個大敵，確是一點也疏忽不得。

現在，他感覺到這個姑娘必然已在來此的途中，如果對方的脚步一經踏上了這座山，再想從容脫身，勢將大費週章，他覺得自己有義務保護着坎離上人的平安離開。

陣陣山風襲過來。

楓樹林子發出了嘩啦啦的一片聲音。

忽然，尹劍平看見了那條繫在正門前側方的黃蔴，冷夜裏，那條黃蔴像是一條緞帶子般的飄動着——

尹劍平忽然想到了來時所見的那個黃衣人，心中一動，遂即轉身向丹房步入。

坎離上人還在喝酒，整個丹房裏充滿了濃郁的一陣酒氣，看見尹劍平進來，坎離上人趕忙的放下了酒碗，表情甚是窘迫。

尹劍平苦笑了一下，道：「你老人家眞的

不打算走了？」

坎離上人不安的站起來，又坐下來，垂喪的低下頭，搖搖頭道：「不走。」

尹劍平嘆息一聲道：「既然這樣，我也只有陪你在這裏了。」

坎離上人頓時大喜，道：「眞的？那太好了——」

說時，他幾乎高興的要跳了起來。

「有什麼好？」尹劍平道：「只不過多死一個人而已！」

「多死一個人！是誰？」

「我……」尹劍平目光炯炯的注視着他道：「老師父，你老聽明白了，我並不是跟你在開玩笑，這個姑娘的武功是你想像不到的高，她的手段也是你想像不到的狠，我給你看一件東西——」

說完，他反手摘下了背後的那口長劍——「玉龍劍」。

這口劍爲防備毒性的外侵，尹劍平特地用一條厚厚的黑布帶了纏起來。

坎離上人接到了手裏，只向劍柄看了一眼，即奇怪的道：「這是『岳陽門』的玉龍劍，怎會在你手裏？」

「因爲我是岳陽門目前僅僅活着的一個人！」尹劍平指着那口劍，道：「你老打開這口劍，一看即知。」

坎離上人有點莫明其妙的樣子，那雙抖顫的手，緩緩的抽劍出鞘，頓時，他的臉色凝住了！

燈光下，那口玉龍劍劍身如墨，冷森森的劍氣襲上來，由於劍質內含蓄着劇烈的毒性，是以散放出來的劍光，別具一種沁人毛髮的感覺！

坎離上人雖說是老朽不堪，但是畢竟見多識廣，立刻他就感覺出毒性的劇烈，遂即把劍身放遠了，嘴裏禁不住連連向外吐着氣。

「毒！」他驚異的道：「好厲害的毒！」

尹劍平道：「你老可曾看出來，是什麼毒麼？」

「這個……」坎離上人把劍身持近了，似乎利用他的嗅覺，嗅了一下——他的臉色陡地變了！

尹劍平道：「是什麼毒？」

「七步斷腸紅……」

說到這裏手一抖，掌中的玉龍劍「嗆啷！」一聲墜落在地，尹劍平小心的把劍揀起來，又交到了他手上。

「你老人家顯然還沒有看清楚！」尹劍平冷冷的道：「七步斷腸紅是不錯，但是又怎麼能够貫注入劍身，你老可知道？」

坎離上人把劍拿得遠遠的，嘴裏向外吹着氣，他的膽力顯然也同於身上的那身功夫一樣，早已隨着衰退的歲月喪失得乾乾淨淨！

然而，他仍然具有一流武功的見解，和這超過常人的銳利目光。

在他精細的目光勘察之下，頓時看出了一些訣竅。

他驚嚇的道：「這姑娘竟然會有如此精湛的內功，簡直是太也不可思議……『含沙射影』——這些劇毒是用含沙射影的無上內功注入劍身的。」

尹劍平微一點頭，道：「不錯，正如你老所說，確是這種功夫，那麼，再請看這個劍上的指印！」

坎離上人眼睛睜得極大，他反覆的看着劍上的兩個指印，樣子顯得更爲驚嚇——

放下了這口劍，他長長的吐了口氣，一時面如槁木死灰：「五指燈——」

他驚嚇的看着尹劍平，又道：「這是『五指燈』的『透點』功力，劍平，你可曾聽說過這種功夫？」

尹劍平點點頭道：「曾聽冼冰冼老宗師說過。」

坎離上人搖搖頭道：「我不信……一個年輕的小姑娘，竟能有這種功夫！」

「這是千眞萬確的。」尹劍平道：「岳陽門滿門上下，親眼看見那個姑娘施展的，豈容你老人家不相信？」

坎離上人閉了一下眼睛，頹然道：「這就難怪了，武林之中，竟然會出現了這等高人……莫怪乎這個小姑娘要席捲天下了。」

尹劍平收劍入鞘，重新揹在背後！

坎離上人苦笑道：「『五指燈』與『二心橋』天下之至功也，武林中百年來，也是僅聽傳聞，却很少有人親眼見過其中之一，我何幸兩者都親目得見，並曾相識，又何不幸，兩者都失之交臂！」

說到這裏搖頭一嘆，站起來，下意識裏想着又要去找他的酒。

只要略感不快，他第一個所能想到的就只有「酒」。

尹劍平一把拉住了他。

坎離上人翻着鬆弛的眼皮看着他，用着類似哀求的口吻道：「我只再喝一……碗，絕不多……多喝。」

尹劍平冷笑道：「你老不能再作踐自己，坐下來，我有重要的話要問你。」

說時，他雙手向坎離上人兩肩上一搭，後者咧了一下嘴，不坐也不行，自然而然的就坐了下來。

「你……」坎離上人無可奈何的苦笑着：「你這小子，幹什麼要管着我喝酒？」

尹劍平冷笑道：「因爲只有我關心你。」

「你關……心我？」

尹劍平搖搖頭，他輕輕在道人身上拍着：「老師父，你老人家聽着，我們總算有過師徒一場的情誼——」

坎離上人脫口道：「沒有的事——那只是一場交易，你算不上我『白鶴堂』的弟子，所以你也少……少管我的事。」

尹劍平道：「我要你活下去——」

「我本來就沒有死！」道人瞪着眼道：「你看我現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嗎？」

尹劍平冷冷的道：「無論你怎麼說，反正我是不讓你再喝酒了。」

坎離上人眼看着就要發作，却又情不自禁的嘆息了一聲，苦笑着道：「何必呢，你又何必跟我過不去……」

尹劍平正色道：「老師父，你不能再這麼自暴自棄了，你老人家聽着，我有幾句話要問你。」

坎離上人怔了一下。

尹劍平道：「你老人家剛才說除了五指燈以外，另外還有一種什麼功夫爲天下至功？」

坎離上人道：「二心橋！」

「二心橋？」尹劍平問道：「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功夫？」

「是一種指功！」坎離上人道：「也許是天下只有這一種指功，才能敵得過『五指燈』，即使不一定能勝得過，却也在伯仲之間。」

尹劍平心中一動，道：「那麼，誰又會這種功夫？」

「陝西的『黃蕪客』——」

「黃……蕪客？」

「黃蕪客晏鵬舉——」

說到這裏，坎離上人由不住發出了一聲嘆息，苦笑道：「這是我平生所見的一個奇人，那一年在江漢……」

眼睛瞇成了一道縫，坎離上人回憶着那件褪了色的往事道：「……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

，我結識了這個傳說中的風塵異人……」

嘆了一口氣，他不勝感傷的搖搖頭，下意識的又想到了酒，想站起來去摸酒罈子。

尹劍平按住他道：「你再說下去——」

坎離上人氣餒的道：「說這些有個什麼用？這都是五十年以前的老事了。」

尹劍平說道：「有用，你老人家再說下去吧！」

坎離上人又嘆了口氣，實在拗不過這個徒弟，只得又皺起了眉頭，繼續的追憶下去——

「那一年，在江漢……」他繼續說道：「我行醫路過一個叫二馬莊子的地方……在一個棧房裏，遇見了那個姓晏的老頭……他正在病着！」

「你老說的就是那個叫晏鵬舉的奇人？」

「不錯！」坎離上人說：「不過，那個時候，我却只當他是個走碼頭賣黃蕪的單帮客商，他在那個棧房裏，已病了好幾個月了……」

說到這裏，他的眼睛又看向了酒罈子，尹劍平知道再不給他喝是不行了。

一碗酒到了手裏，老道人頓時精神大振。連氣的喝下了三口，砸了一下嘴，道：「好酒——」

他看着尹劍平道：「你知不知道，這罈子老二白，我埋了有好幾年了……」

尹劍平道：「你剛才說到，那位晏老俠病倒在客棧裏。」

「不錯……」坎離上人又喝了一口酒：「唉——店裏的人都當他要死了，都說他是中了邪，得了怪病沒有救了，嚷着要給他辦後事……當地的幾個土郎中，沒有一個能看出了老爺子是得到什麼病。」

「咕嚕」！又灌下去一口酒——

「後來，可就遇見了我……」

提到了這件事，老道人很榮幸的樣子，眉飛色舞的道：「——我也只是抱着姑且一試的心情去看看他罷了，姓晏的那時全身虛腫，正發着高熱，病的連眼都睜不開了，經過我細查脈象之後，又問了問跟在他身邊的一個童子，才斷定了，晏老人身上所中，乃是川貴大山裏，百年罕得一現的『桃花毒疸』，尋常人染得一點不出一個對時，必死無異，此老竟然能纏綿病榻數月不死，不能不稱爲異數！」

嚥下了一口酒，他才又接下去道：「——你是知道的，我那三十六根金針，最擅能治疑難大症，於是我就斗膽用烈酒遍擦其體，點火一燒，先暖其穴，然後即以十二組『雷火金針』遍扎其身各處大穴，點火三度，竟然生了起死回生之效，晏老人遍體膿腫，即日消除，候到第三天，我二度金針之後，晏老人已能開口說話，以後病勢日有起色，沉疴大疾，就此而去。」

尹劍平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晏老人豈能平白受你大恩？」

坎離上人道：「你說的不錯，他確實對我心存感激，孩子……你也許不知道，說來慚愧，你以爲我所傳你的『金剛鐵腕』功夫，眞是我雙鶴堂遺傳下來的功夫麼？」

尹劍平一驚道：「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的。」坎離上人道：「老實告訴你吧，那就是晏老人傳授給我的，這金剛鐵腕一功，我當年最高境界時，可以練到七成火候，已是不易，你離開雙鶴堂時，功力也只有七成，也許現在不止這個火候，但是絕不可能練到『通海』十成的火候！」

尹劍平點頭道：「老師父說的不錯，我如今功力勉強有九成火候，只是再進一層，達到『通海』地步，却是萬萬不能！」

坎離上人道：「這就對了，當年晏老人傳授我這門功力時，也曾告訴過我——」

嘆息了一聲，他接下去道：「老人告訴我說，因我根骨僅是上中之質，欲學上上之功却是不能，是以僅就我造化所及的範圍之內，傳我明易之功力心法，你是我所傳授的，自然也難以跳出這個巢臼——但是你根骨奇特，質稟絕佳，才能練到今日的成就，只是若想要打通這最後一層關竅，達到上上境界，却是萬難了，除非是得自晏老人親自傳授，那就是又另當別論了！」

尹劍平點頭道：「那位晏老俠客，今日是否還在人世，老師父可曾知道？」

「這個……？」坎離上人搖頭道：「這可就太難說了，五十年來，我就不曾見過他老人家一面——當年分手時，承他贈以厚金，並爲我占一卦。」

說到這裏，他眉頭一皺，忽然垂下頭來。

「這個卦，後來也都應驗了——」他苦笑着道：「往後的五十年，一吉一凶，一財一喜，甚至於臨老的孤單，也都驗應如神，眞當得上是個陸地神仙了！」

尹劍平道：「這麼說，今日這一關呢？」

坎離上人啞聲笑道：「怪事就在這裏，流年的卦象只到今年年初，往後就沒有了。想來我所以還能活着，全是饒頭了！」

尹劍平心中一動，忽似感覺到不吉！——他心裏反覆的在求證一件事，直到上人把當年與「黃蕪客」這個異人的一段交往講叙完結之後，證明了他心裏的判斷完全正確。

這一刹，他的心情忽然爲之開朗。

「老師父！」尹劍平道：「這個姓晏的老人，他的武功較之當年的那個水紅芍如何？」

坎離上人乾笑了兩聲道：「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我想也只有他們本人，才能回答你這個問題了。」

「他們之間認不認識，可有交往？」

「這個……」坎離上人吶吶道：「我想他們是認識的，不過，實在也很難說……」

「你老可否說清楚一點……？」

坎離上人緩緩放下了酒碗，仰頭想了一會兒——

「有一件事當時我也想不明白——」他慢吞吞的道：「就是現在，我也不明白。」

「你老快點說吧！」

「是這個樣——」坎離上人睜圓了眼睛：「水紅芍那個女人該是何等的猖狂？可是終其半世，却從來不曾往西北去過……」

「這又爲什麼？」

「爲什麼？」坎離上人好像忽然間才想通了似的：「難道你還不知道？那是因爲晏老頭住在那裏。」

「噢！」尹劍平道：「你老是說，西北地方是晏老人的勢力範圍？」

「這個我也不知道，不過武林中却是有這麼一種傳說罷了。」

坎離上人接下去道：「就好像水紅芍把兩湖川滇一帶同樣的視爲禁地，不許外人插足而與她分庭抗禮一樣，他們之間很可能有過這麼一個默契……互不侵犯的允諾。」

尹劍平想了一下，點頭道：「晏老人可有身後之人，繼承他那一身絕世的武功？」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尹劍平道：「晏老人生平是否喜着黃色蕪衣？」

「不錯，一年四季，都喜歡穿着那套黃色的蕪衣！」

說到這裏，他愣了一下，歪過頭來又道：「咦——你怎麼知道？」

尹劍平繼續問道：「還有，他老人家是否有什麼可以昭示武林的信物？」

坎離上人想了一下，道：「有的——」

尹劍平插口道：「黃蕪？」

坎離上人越加的懷疑道：「你……你怎麼知道？」

尹劍平嘆息一聲道：「這麼說，他老人家果然到了……」

「誰……來了？」

「晏鵬舉——」尹劍平道：「來！你老人家跟我來一趟。」

說罷，拉着上人步出戶外。

四外一片沉寂，倒是一天星月看來份外的皎潔，遠處狼嗥聲，清楚在耳。

坎離上人驚訝的說道：「你要拉我到那裏去？」

「帶你老去看一樣東西。」

說話間，已跨出矮牆，來到了正門側方那片楓樹林邊。

不需要留心，就可以清楚的看見——那條繫在楓樹枝上的黃蕪，被風吹得綾子也似的飄着。

坎離上人登時愕住了！

他快速的撲過去，抓住那條蕪索細看了一下，臉色大喜道：「不錯——這就是晏老的『黃蕪令』——他老人家眞的來了……哈！我們得救了！」

尹劍平說道：「那人也許不是晏老前輩本人——」

「你怎麼知道？」

尹劍平道：「因爲我所看見的那個人，年歲並不大，絕非晏老本人！」

「你說對了——」

——聲音傳自楓樹深處，但是在這四個字的尾音結束以前，說話的人已現身眼前。

來人眞像有神仙般的風采，黃巾黃衣，被夜風吹襲得獵獵起舞，佇立在三丈外，向這邊靜靜的平視着——他像是早就站在那裏很久了，一動即收，一收即靜，兩者之間，簡直看不出絲毫痕跡——

智者如尹劍平者流，立刻就體會出來人的不同凡流，尤其是對方目光裏，那種溫和祥泰，分明是內功已達到了某一水平之後，所表現出來的那種自然神采——

有恃無恐的那種神采！

這個人正是傍晚他來時，所遇見的那個黃衣人。

坎離上人對於這個人的突然出現，感覺到無比的驚訝，當下往前走了幾步，仔細的打量着對方——

「你是……誰？」

黃衣人微微笑道：「米前輩不必多疑，我名晏春雷，奉令來此，護侍左右。」

「晏……春雷？」坎離上人半驚半喜的道：「這麼說，晏鵬舉老先生是你……？」

晏春雷微微抱拳，莞爾笑道：「乃是家父！家父刻下因參習上乘氣血之術不克分身，特着我來此，爲前輩化解一場是非公案。」

坎離上人大喜道：「噯呀呀……這麼說，眞不是外人了，少君請到丹房侍茶！快請，快請！」

晏春雷道：「前輩不必多禮，正要拜訪，請！」

三人來到丹房，晏春雷在一角坐定。

尹劍平抱拳見禮道：「白天相見，未識兄台高人，多有唐突，還請勿罪才好！」

晏春雷微微笑道：「何罪之有？有關尹兄弟的傳說，我已聽了很多，至友『冷琴居士』就對你讚賞有加！」

尹劍平頓時一驚，站起道：「居士與在下有師徒之誼，既是先生至交，在下當以前輩之禮，以事先生了！」

晏春雷擺手笑道：「不必如此，你我年歲相差不多，我生平最厭這些俗禮繁節，還是兄弟見稱來的隨便。」

尹劍平見他說得誠懇，遂即不再堅持，應了一聲，遂即坐下。

大寒的天，來人只是一襲單衣，只是看上去絕不萎縮，他雙顴高聳，目蘊奇光，一眼看去，即知身負有非常身手之人。

坎離上人打量着他，不勝感慨的道：「我與令尊五十年空乏音訊，難得他老人家尚還記掛着我這個故人……眞使我慚愧無地……」

他所謂的「慚愧無地」當係是指自己眼前的處境與自甘墮落而言。

晏春雷微微一笑，說道：「前輩大可放心，水紅芍與家父昔年在瀾滄江曾有過一面之緣，相信那一次曾與她留有深刻印像，甘十九妹是她入室弟子，當無不知之理，果能見風轉舵，最好不過，要不然，我就都要她還上一個公道！」

坎離上人怔了一下，吶吶道：「這麼說，這個叫甘十九妹的丫頭，眞的已經來了？」

晏春雷道：「她一定會來的。」

坎離上人吶吶道：「她眞的有這麼……厲害？」

晏春雷道：「只怕比前輩你所想像的還要厲害許多！」頓了一下，他又接道：「據說她根骨質地俱佳，自幼身世堪憐，小小年齡，父母雙亡，無意間爲水紅芍所物色，愛同己出，以十五年時間，將一身內外功力，傾囊相授，她出山之時，與各同門比劍過關，連勝七場，水紅芍才特叫她走馬天下，交以重任，並賜她護從多人，以壯行色。」

尹劍平一驚道：「這麼說那水紅芍雖是亡命之身，這多年來，非但未曾消隱，却更擁有一份實力了？」

晏春雷點頭道：「不錯，她的動態，時時在我父子注意之中，據聞水紅芍在滇中某處，擁有相當的勢力，供爲後日稱雄武林的實力，甘十九妹這一次出山，除了爲她復仇雪恨之使命外，只怕另有所圖，這也是我們所要密切注意的地方。」

尹劍平聽後，禁不住暗自心驚！想到未來工作之艱鉅，私下裏憂從中來，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聲嘆息！

晏春雷看了他一眼，問道：「尹兄弟爲何發嘆？」

尹劍平苦笑了一下道：「聽晏兄這麼一說，不禁令小弟想到了未來之難，心生憂慮，不禁氣餒！」

晏春雷微微一笑，站起來道：「凡事不可期功過甚，走一步再說一步，這件事且留待後觀吧！」

言罷向坎離上人抱拳爲禮，轉身步出。

二人送出戶外，一陣寒風襲過來，坎離上人不禁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忙自退回——

他向尹劍平道：「劍平，你代我送晏少俠一程。」

尹劍平應聲道好。

晏春雷笑向尹劍平道：「我知你博學廣見，智勇兼具，來日必能出人頭地——」

尹劍平苦笑道：「兄台過獎了！」

二人併肩前行，一直來到了楓林前站定。

晏春雷微笑問道：「你可是有什麼話要說麼？」

尹劍平輕嘆一聲道：「不瞞晏兄說，小弟此身，肩負有爲『岳陽門』繼往開來，復興再建之重任，目前更須維護老上人之安危，頗有力不從心之感，難得兄台援手，才使我眼前略卸仔肩，只是大敵當前，未來事尚難逆料，兄台高人，尚請指示一二，必能獲益不淺！」

晏春雷微微愕了一下，注視向尹劍平，道：「我方才已經說過，未來事，眼前是難以預料的，不過，你若能不輕視敵人，站穩自己的脚步，不輕言犧牲，則來日勝負尚難預料，否則……」

他忽然笑了一下，接口道：「尹兄弟，你可相信卜易星相之學麼？」

尹劍平怔了一下道：「昔日從冷琴居士處學得一些，只不過略窺門徑，尚難深入，晏兄你何以問起？」

晏春雷苦笑道：「只不過是想起來問問罷了！」

說到這裏，他臉上罩起了一片憂容，又似含有無限忿怒，逕自向林中步入。

尹劍平心知有故，疾步跟上。

晏春雷定住了脚步，苦笑道：「我原不打算告訴你這些，因爲你聽了以後，心裏一定很不舒服！」

尹劍平道：「晏兄你只管說就是了。」

晏春雷點點頭：「我這次出來時，家父關照我說，中原武林名邦，氣數已盡，回天乏術，水紅芍將入主武林，氣數之盛，如日中天，暫時難攖其鋒，他老人家因念及坎離上人當年之恩惠，難以袖手，所以要我特地來接引上人返回，來去不得逗留，更不許我插手其間管這件閑事。」

尹劍平頓時一怔，未曾作聲。

晏春雷冷冷一笑道：「是我受命南來時，先到『南普陀』山冷琴閣，找到了我那忘年之交冷琴居士，却不曾想到，他亦是與我父一般的說法。」

尹劍平吶吶道：「居士怎麼說？」

晏春雷道：「他告訴我，武林大刦將至，各派氣數已盡，不可强自出頭，宜速速自避，否則，禍延自身，要我快接上人返回，少管閑事！」

尹劍平冷笑道：「居士竟然也這麼說，實在令小弟出乎意外！」

蓋因爲冷琴居士，與他有過一段師徒之誼，晏老劍客更是對方尊長，一方高人，是以他不便出言責怪，但是內心却對於這兩位長者的閉門自掃作風，深深不齒！

晏春雷見他怒形於面，眉宇間英氣逼人，不禁深爲感動，這類性情，正是與他投契，不覺惺惺相惜！當時微微一笑道：「尹兄敢是對家父與冷琴居士有所不滿？」

尹劍平退後一步，道：「小弟怎敢？」

晏春雷道：「你不必掩飾，果眞你要是讚同家父與居士這種作風，我也就不交你這個朋友了。」

尹劍平一驚，吶吶道：「晏兄的意思，莫非……？」

晏春雷冷笑道：「你我雖是初見，但義氣相若，你今年多大了？」

尹劍平呆了一下道：「二十五……歲！」

「那好！」晏春雷道：「我大你四歲，今年廿九了，如果你不見外，今日此地，我們就結爲兄弟，你意如何？」

這人眞是爽豪個性，言出至誠，眉目間一片爽朗至情，不帶絲毫做作。

尹劍平好不興奮，當時喜道：「這麼說大哥在上，請受小弟一拜！」

說完，納頭便拜。

晏春雷單膝跪地，互施一禮，甚爲感動的扶他起來。

尹劍平道：「小弟高攀了！」

晏春雷道：「既是兄弟，就不要客套，今後你我須安危與共，互助互濟，才不枉結交一場。」

尹劍平見他說得至誠，心中大生感動，他自動離家，萍飄天下，抱定吃盡天下至苦，以學天下至功，是以飽經雨露風霜，忍受人世淒涼，雖然努力奮發，蒙師長看重，但鞭策亦力，幾無人世溫情可言。

這一刹，晏春雷所加諸與他的兄弟情誼，使他大爲感動，幾爲之泫然淚下！

晏春雷道：「我目前武功，或許高過於你，但是老成持重，運籌帷幄之智，却未必如你，老實說，這個甘十九妹，我就忍不住要會她一會。」

尹劍平苦笑道：「我又何嘗沒有這個衝動，只是不怕雷兄見笑，我自知武技與她相較，却差得遠——不得不暫時忍下來以圖來日。」

晏春雷長眉一挑，冷哼了一聲道：「我一路南來，所聽得的，皆是那甘十九妹如何厲害，心中實有不忿，老實告訴你吧，我之所以斷守在此，並沒有遵照家父關照行事，實在是打算要會一會這個姑娘——」

尹劍平怔道：「這麼說大哥並不曾見過這個甘十九妹了？」

晏春雷冷冷的道：「沒有——爲了一睹她廬山眞面，我追踪千里，只可惜三次撲空，都是慢了一步，由此可知這個姑娘確是來去無踪，神龍見首不見尾，神秘到不可捉摸地步！」

他長眉微軒，冷笑又道：「正因爲如此，我才斷守在這白石嶺，等着要見她一面。」

尹劍平聆聽到此，不禁心中一動！

眼前晏春雷神英內蘊，以其出身家世，儼然一方之俊，必然負有傑出身手，無可置疑，難得他勇義兼具，要打這個抱不平，自是難能可貴！

——只是，尹劍平聆聽之後，心情却覺得異常的沉重！那是因爲他目睹過甘十九妹這個姑娘的出神入化身手，深深爲之折服！是以，在這個先入爲主的觀點促使之下，任何人提到要與她一分强弱，都難免會令他爲之揑上一把冷汗！

頓了一下，他吶吶道：「雷兄，我以爲這件事你却是莽撞不得——」

晏春雷微微一笑，道：「怎麼？」

尹劍平期期道：「那是因爲我親眼看見甘十九妹的超然神技，當得上武林罕見——」

晏春雷長眉一挑，却又笑道：「你不必爲我担憂，這也難怪，那是你只見過甘家丫頭的本事，却不曾見過我晏家的不世身手——」

說到這裏，他面現冷笑，後退一步——

「兄弟！我要你見識一下我們晏家的不傳絕技——『二心橋』功力！看看較諸那丫頭如何？」

話聲出口，身軀微微向下一矮，只聽見一陣「唰唰！」疾响之聲，傳自地面。

尹劍平先還不知所以，等到目光視向地面，才忽然發覺到有異——

朦朧月色之下，只看見晏春雷脚下枯葉，像是忽然受了什麼力道的驅使，迅速的自行向外展開來——

不止是地面的枯葉，包括一些泥土碎石。在那種無形的力道驅使之下，俱都向外自行排斥開來，一時間有如走馬燈般的轉動起來，漸漸的越轉越快，越聚越多，瞬息間成了黑糊糊的一大片，像是爲狂風所襲，捲離地面足足有三尺高下。

至此，尹劍平才感覺到，有一種凌人的力道緩緩向外擴展着，雙方距離幾有一丈，尹劍平竟然清楚看出，感到對方所運施的這種功力，不能不謂之驚人了！

這番聲勢，其實只是極短的一刹——

陡然間葉落砂沉，那股無形的力道向後一收，寒林裏响起了一片鴉噪之聲，大羣的凍鴉，顯然有驚於這[illegible]，自寒林裏紛紛振翅而起——

晏春雷雙手猝然往空一探，一出卽收。

他手中已多了一雙鴉鳥。

黑豚黑羽的烏鴉。

這雙烏鴉顯然受制於晏春雷掌心所溢出的那種內力，只是鼓翅鳴叫，其聲「喳喳！」却休想離開他手心一分一毫！

晏春雷臉上現出了笑容，那種自負的笑容，平托的雙掌輕輕往上一托，兩隻烏鴉才振翅而起。

尹劍平心中不勝欽佩，他眼睛追視着那雙星月下振翅高飛而起的烏鴉，眼看着二鴉高起十丈，只是不旋踵間，却雙雙束羽垂直落下來，一瀉如箭，遂卽無踪。

晏春雷如沐春風般的已站在了他身邊——

看着高空中墜落下的那兩隻烏鴉，晏春雷道：「寒鴉不幸，此刻料已五臟盡碎而死，人也是一樣的。」

他寓意深長的接下去道：「任何人要是着了我『二心橋』的內家功力，十步之內，必然心肝五臟盡皆碎裂，當場吐血而亡！」

尹劍平好生敬佩，忍不住出聲讚仰，晏春雷一笑道：「晏門『二心橋』爲武林不傳之秘，我雖未能練到十分的火候，却也有七成的功力，你看看可是那個甘十九的對手？」

尹劍平想了想，吶吶道：「這個可就難說了——」

晏春雷長眉一挑，臉上頓時現出不悅！却又微笑道：「所以我渴望着能與她一分勝負，我不信會輸給她。」

尹劍平目睹着他這般身手，心中着實欽佩，只是他爲人一向持重，卽使是穩操勝算的事情，他也會事先作好退一步的打算。

聽了晏春雷的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喜的是有了晏春雷這個幫手，從此吾道不孤，以他那等武功，如果運用得當，必可予甘十九妹等人極大的威脅，甚而可以產生嚇阻的作用——

憂的是，這晏春雷雖然較自己爲長，看來却是不够持重，對於甘十九妹這等大敵顯然心存輕視，萬一因此而有所失閃，豈不糟糕？

然而這只是他心裏臨時所觸生的一些感觸罷了，却不會說出來，他雖與晏春雷片刻之交，却已經很瞭解對方的個性。

對方必然是一個自負極高，不甘人後的人物！

其實又豈止是晏春雷一人獨然？「自負」和「目高於頂」幾乎是武林中一般人的通病，更何況具有非常身手，出身名門的晏春雷了。

雙方誼屬兄弟，尹劍平不得不出言點醒對方——

「雷拜兄！」尹劍平道：「姓甘的丫頭也許比你想像得還要厲害一些，拜兄你不可不謹愼從事。」

晏春雷冷冷道：「你指的是她慣施『毒』技？——這一點我比你更淸楚。」

尹劍平道：「毒技固是其一，她的功力更足以驚人！」

晏春雷微微一笑，未曾說什麼。

這種表情絕非是心悅誠服。

尹劍平說道：「我有一樣東西，請拜兄過目。」

晏春雷一怔道：「什麼東西？」

尹劍平自背後解下了那口「玉龍劍」雙手送過去，晏春雷接在手中，振腕抽出。

儘管是黑夜，尹劍平仍能淸楚的看出他臉上驚異的神色，他反覆的看着手中劍，臉上的神色益加沉重！

「這是姓甘的丫頭留下來的？」

尹劍平點點頭，想到了這口劍主李鐵心的屈死，情不自禁的浮起了一層悲哀！

晏春雷一聲不吭的合劍入鞘，交還到尹劍平手中。

月光下，他那張瘦削的臉，更像是凝了一層霜般的寒冷——

「我父親果然沒有騙我！」晏春雷吶吶的說道：「這個甘十九妹，確實具有非常身手，也許……」

他的聲音放低了：「也許我不見得就是她的對手，可是，那還要經過事實的證明才能知道。」

尹劍平道：「何妨假以時日——」

「不！」晏春雷冷漠的搖着頭：「我已經等不及了——你可知道？」

他苦笑一聲，接下去道：「現在能够決定雙方戰與不戰的是她而不是我。」

尹劍平呆了一下，他很能體會出對方這句話裏所含蓄的風骨嶙峋與俠士風度！

「我想就在這一兩天之內，這個甘十九妹就會來的。」

晏春雷冷笑着又道：「不知你是否能體會出來，我問關千里，固然是奉父命來此接引米前輩，但最主要的，却是在找尋我的敵人，一旦找到了，就不會輕易放棄！」

抬起頭看了一下天，他微微一笑，這一刹，他似乎又恢復了原有的自信。

「今夜的月色很好！」晏春雷看着他道：「你對於五行中之土木搬移法，可曾精通？」

尹劍平愕了一下，道：「晏兄你說的是土木陣勢生尅易理之學？」

晏春雷點點頭，道：「不錯！就是這種學問。」

尹劍平微微苦笑道：「我只是略通皮毛而已！」

晏春雷笑道：「這就够了，你既然從『冷琴居士』學過『春秋正氣』功力，焉能有不精之理，這樣甚好，嗄！我應該早想到這一點就好了。」

尹劍平呆了一下，想不到這位拜兄竟然對於自己過去既往，知悉一淸二楚，看來在他面前，是一點也藏私不得了。

晏春雷似乎很是興奮的道：「你可知我的用意麼？」

尹劍平略思卽道：「你莫非想在這白石嶺上設一陣勢，以阻止甘十九妹的來去？」

「對了！」晏春雷冷冷的道：「事實上我已經設置好了，只是尙嫌不够而已！」

「已經設置好了？」

「不錯——」晏春雷一笑道：「就在雙鶴堂正前那方面，我設置了一門『八木易家陣勢』，那甘十九妹，如果只具絕世身法，苟無春秋之明，要想從容踏入『雙鶴堂』，只怕難比登天！」

尹劍平驚喜道：「這太好了……晏拜兄，你這『八木易家陣』與『四明幽暗』出入有關麼？」

晏春雷微微一驚，含笑道：「怪不得『冷琴居士』稱讚你是他三十年來最得意的一個弟子，你果然已盡得他的傳授——」

他頓了一下，才點頭道：「不錯，正與你說的『四明幽暗』有關，只是却絕不是『四明幽暗』的排列方法。」

尹劍平心中一驚，不再出口。

他從「冷琴居士」那裏前後兩年，只學得這一門「春秋正氣」功課，自是精通深入——

然而「陣式」一學，正如「戲法」一般，一旦深入門徑之後，人人會變；却是各有巧妙不同，端的更憑各人智域自已領會貫通了。

卽以二人所謂的「四明幽暗」一陣而論，顯然已是陣法中之上乘境界，設非對於陣勢一學有深湛造詣者，可難領會其妙，果眞晏春雷再於其中，滲合了別種心術，自是更爲深奧而難以觸通了。

尹劍平深明此理，是以點頭道：「聽拜兄你這麼一說，我明白了——」

晏春雷道：「你眞的明白？」

尹劍平道：「拜兄你以『四明』而易『八木』，顯然是借助這一林楓木了！」

晏春雷內心怦然一驚，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

老實說，對於眼前這位新結拜的兄弟，他僅知道他的武功造詣不凡，心性正直高卓，却不曾知道他肚子裏的智域竟是這般深奧廣闊，簡直與他的年歲大相逕庭，不由得他不對於他大大的有所改觀，刮目以視！

晏春雷輕輕一嘆道：「兄弟你誠然是這一學問中的高明了，佩服之至！」

尹劍平道：「小弟愧不敢當——拜兄你方才說到要我帮忙佈陣……」

晏春雷點頭道：「正是，那是我剛才觸及的念頭，只防到了那個甘十九妹的來，却未曾料到了她的去。」

尹劍平道：「拜兄之意，莫非要在這白石嶺出路設陣麼？」

「我正是這個意思！」晏春雷道：「難得今夜好月色，你我可以先自後嶺各處觀查一下，再定佈設可好？」

尹劍平忽然心中興起了一陣不安——也說不上是一種什麼感觸！彷彿冥冥中有一種什麼顯示，使他感覺到强敵甘十九妹就要來了。

他當時不再遲疑，點頭答應，遂卽與晏春雷施展身法，一路縱馳如飛，穿出了眼前楓林，直向後面嶺下馳去。

× × ×

尹劍平的那陣子不安，誠所謂「心電感應」，並非「情出無因」。

就在他二人身形遠遠消失之後，正面嶺陌間，猝然閃現出一點燈光。

一乘小轎，在兩個青衣轎夫與那個紅衣跟班兒阮行的侍從之下，直向嶺上走來。

山風呼呼，在萬樹飄搖，草木蕭蕭聲中，小轎已來到嶺上——忽然停住。

轎子裏的那個姑娘——甘十九妹，出落得異常標緻，像往常一樣，她臉上仍然罩着一襲輕紗，透過轎前的那盞琉璃燈，依稀可見她掩飾在輕紗後面那張美麗的臉！——

明媚的眸子裏，永遠的閃爍那種智光！看上去永遠都顯得那麼冷靜！

「冷靜」與「無情」恰似一體的兩面，所以看上去她雖是美若天仙，却只是「冷若冰霜」的那一型。

小轎是在她的命令下，才猝然停下來的。

山風蕭蕭，吹得紅衣人身上那襲長衣獵獵起舞，這四人一轎，驀然的登臨，不曾帶出一點聲息痕跡，就像是深宵幽靈，忽然的顯現出沒，轎前的那盞泛有微微青光的琉璃燈，更是像煞飄流荒野墳墓的一點鬼火，看上去別具陰森之感！

轎子裏的姑娘睜大了眼睛，只是靜靜的觀察着，足下輕踏兩下，小轎遂卽輕輕放下。

紅衣人阮行趨前躬身道：「姑娘可是發現了什麼？」

甘十九妹微微點頭道：「你看呢？」

阮行回身打量了一下——

「雙鶴堂」高高聳立面前，門側擁聚着深鬱的樹木，看上去別具氣象。

雙方距離，看上去不過三數十丈遠近。

阮行觀查了一下，奇怪的道：「姑娘莫非是說這不是雙鶴堂？我們走錯了？」

甘十九妹道：「雙鶴高聳，怎麼會不是雙鶴堂？路也沒有走錯，只是却有些不對——」

阮行驚得一驚——

對於這位姑娘，他說得上是「敬若神明」，如果她看出了什麼不對，必然就是眞的「不對」了。

「姑娘可看出了什麼不對麼？」

「阮頭兒，你不覺得有些奇怪麼？」

「奇怪？」阮行怔了一下，窘笑道：「卑職並不曾覺出有什麼不對……姑娘，請明示才好！」

「轎——」甘十九妹欠身步出轎外，向前注視了一刻，冷冷笑道：「你看看，距離雙鶴堂還有多少路？」

阮行打量了一下，道：「至多三十丈！」

甘十九妹回身入座，吩咐道：「起轎。」

小轎在兩個青衣轎夫的扛抬之下，繼續前進——

前行了約莫有十丈左右。

甘十九妹輕聲道：「停下。」

阮行怔了一下，道：「姑娘爲什麼又停下來？」

甘十九妹道：「你再看看距離多遠？」

阮行聆聽之下，仔細打量了一番，雙方距離，顯然仍是與先前一般，不禁吃了一驚！

「這是怎麼囘事？……」

甘十九妹欠身步出，微微冷笑道：「我們顯然小看了那個老道人。」

「姑娘是說這裏面有什麼蹊蹺？這個老道還能有什麼鬼名堂不成？」

甘十九妹雙手輕輕揭起了臉上的面紗，只是運轉着那雙明媚的大眼睛四下裏觀察着。

少頃，她才輕輕嘆息了一聲！

阮行道：「姑娘可曾看出了一些什麼？」

甘十九妹道：「想不到坎離上人，居然也深通『五行土木之法』，我倒是小瞧了他。」

「姑娘是說……？」

「眼前設有一個陣勢！」甘十九妹道：「你我一時無知，險些困在了其中——」

阮行一驚道：「什麼陣？」

甘十九妹搖搖頭，向側面走出三步，看了一歇，再向右側方又走出三步，停下來又看了一下。

她那張美麗的臉龐上，微微泛起了一些笑容！

阮行立刻道：「姑娘可曾看出來了？」

甘十九妹道：「看出來了。」

說完回身入轎，兩名轎夫遂卽把轎子又抬了起來。

甘十九妹道：「阮行，你改隨在小轎後面，跟着我的轎子前進，就不會錯了！」

阮行應聲道：「遵命！」

小轎遂卽起步前進。

前行六七步，甘十九妹輕聲道：「停！往右面彎。」

前頭的轎夫應了一聲，遵命右彎。

可是，立刻他嚇得又停了下來。

甘十九妹道：「怎麼不走？」

轎夫道：「啓稟小姐……前面沒路……」

一片山霧起處，似乎已經斷了前面的道路。山風呼呼，在開合的霧氣裏，只看見陡峻的一片山崖，小轎前進之勢，如果不止，只須前行三數丈，卽有墜落懸崖之慮！莫怪乎，那轎夫不敢走了。

甘十九妹冷笑一聲道：「阮行把燈給他，繼續前進。」

「燈」交到了前面轎夫手中，小轎繼續前進。

那轎夫打量着前進之勢，自忖着必將身落懸崖，禁不住嚇了個忘魂喪膽！

甘十九妹命令却不敢不遵，只嚇得雙膝連連顫抖不已。

（未完）

東瀛武術

五花八門的日本劍

雲山・文

現時有許多人知道日本的空手道和柔道，但却不一定知道有「劍道」，事實上日本的劍道跟空手道同樣的有名氣，雖然現時有很小人苦心學劍了，可是，劍道這個名稱仍然存留下來，而且給日本人認為它值得自傲。

在歐美劍術專家眼中看來，一把劍只是用以自衞或攻擊的武器，實際上跟哲理無關，而且談不到跟現實生活有特殊的聯繫，但在日本來說，却非如此簡單，劍道的意思，簡直是把一把劍和自己結合為一個整體，至於道字，暗示着道理的意思，認為懂得劍道的人，每天的生活方式以及整個人生觀有所改變，非常的公正，而且十分機智，正如一把一把寶劍一樣。

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一個劍道專家等於古代的武士，三百年前，日本的武士道橫掃全國，所有人都認為有資格隨身帶劍在街上行走的健者值得自豪，同時他們也是確實有特別好處的，只有武士才可以隨身佩戴一口寶劍，如果他在一些浪人的前面站着，隨時拔劍，好像風吹雲湧似的連殺幾十人，面不改容，殺了那些惡漢，法律上不但沒有制裁他，而且還鼓勵他這樣做，因為他是站在正義的一邊。因此之故，一個武士道倘若失去了光采，給人唾罵，便該自殺，自殺仍有一種特殊的儀式，表示他為劍而生，為劍而死，死時用刀把腸肚割開，這種自殺的儀式，必須召集親友在旁見證，他到時從容不迫的坐在一張白布之上，前面有一碗清水，一把劍，那把劍是僅有一尺長的，用作剖腹之用，他一定要向各人很嚴肅的告別，然後把衣裳解卸了一部份，露出小腹來，又把清水在準備落劍的地方洗滌，然後抹乾，最後的一種舉動，就是握着那一柄短劍，用劍鋒插在左邊的小腹，把它好像一字似的拉到右邊來，幾乎把自己的身體分為兩段，但仍坐着不倒，最後他要把那一柄短劍拔出來，放在自己的前面，還要用一雙眼注視着它的，直到他無法忍受，雙目低垂為止，那時他可能倒下來。如果他割了一半，就無法割完，或者大聲喊痛，便給人看做恥辱，認為他沒有資格做武士。

後來的剖腹儀式就改為兩種，上述的是一種，另外一種是那個武士企圖自殺，用劍割腹，劍尾到了終點，就有另外一個人用長劍向他的頸上斬下來，這一劍把他的頭部幾乎連根割斷，當然是立刻喪生了，不管兩種儀式當中的任何一種，都要完全依照古代傳統的剖腹形式或者新興的形式去做，然後符合剖腹的意義。

日本人有這種信念，認為一個武士道跟身上的劍變成一個整體，如果他做錯了甚麼事情，或者貪戀美色叛變，或者貪求厚利，把主人殺掉，總之，他幹了任何一種邪惡的勾當，都可以用剖腹的形式去洗脫他的恥辱，以後有人談及他，都不會覺得他是一個下賤的傢伙。

由於這種信念，日本人就很重視剖腹，而且有些人以為死於剖腹是一種光榮的舉動，不一定是做錯了事的日本武士需要剖腹，有些武士活到七十多歲，活得不耐煩，也許以剖腹的方式結束他自己的生命，此外，患了絕症的人，往往以剖腹方式去完成他一生應走的路。

剖腹是不容易的，就算把生死的關頭看破，認為塵世沒有值得留戀之處，那隻手仍要非常堅定，才可以達到目的，因為一刀或一劍刺進腸部之內，登時把那個地方的神經線割斷，鮮紅的血由傷口噴出來，看了驚心動魄，倘若那個武士的意志並不堅定，或者他心情散漫，無法集中精神去做這種工作，他就很難完成剖腹必須做的一種舉動，往往劍鋒向下或向左右斜開，不一定能夠用劍尖劃成一字形了，想達到這個目的，平時就要苦心練習，尤其是靜坐，一個武士靜坐，凝神屏息，集中精神去做一種工作，不止是剖腹，還要準備決鬥，或者硬着心腸去殺一個自己最親愛的人，凡此種種都要集中精神，摒除一切雜念去做的，那種強大的力量，並非一朝一夕可以獲得，一定要經過相當時間然後培養出來，能夠剖腹的武士，反映出他平時已經靜坐有很長的時間修養，因此，他並非普通的武士可比，應該屬於劍道，即是說，他能夠集中精神去揮用一把寶劍。

雖然日本江戶時期曾經發生過一場史無前例的內戰，亦即藩王之亂，死了許多人，戰後的武士，無家可歸，憤然把寶劍拋掉，轉業做微不足道的小職員，甚至做小販，但在日本人心目中，仍然認為武士道的精神是最寶貴的，而且把自己跟一把劍結合為一個整體，這種觀念永遠值得崇拜。

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前幾年，在東京還有一個似狂非狂的劍客，叫做三島由紀夫，他在四十一歲那一年，居然拔劍威脅日本的司令官，在全體官兵檢閱之際，發施命令，叫他們重振雄風，以必死的決心去保護日本，把失落已久的武士道精神從新抓起來，可是，他却失敗了，他只能綁起司令官，無法迫他演說，最後他在二千多個士兵的前面演說，大聲疾呼，但却無人理會，他認為大勢已去，便即走回司令官的房間之內剖腹自殺。這件事情哄動一時，有人認為這傢伙簡直是個白痴，多方研究，發覺他從小就有死亡的觀念存在，崇拜死亡，以為生命太過短促，死是永久的沉寂，一個人死得光榮，比較很平凡的活看更加有意義，這個念頭加上了他崇拜暴力的影响，便使他發生狂暴的行為，實在是個白痴，另外一種人却非常崇拜他，覺得只有三島由紀夫這種人，隨時輕生，然後有資格稱做日本的武士。」

各種看法，不一而足，抓住崇拜武士道的人加以檢討，就會發覺到目前日本仍有許多人是崇拜非常突出的英雄人物，那是變相的武士道。

有一個非常醜陋的日本空手道專家「豬木」，他苦練摔角，又把中國功夫加在裏面，變成一個自由搏鬥的職業拳師，後來他身經百戰，分別擊倒歐洲自由搏擊冠軍，以及美國的冠軍，奪取日本摔角冠軍，跟着就變成新的英雄人物，給無數日本人崇拜，甚至日本小學教科書上體育衞生、或者良好的公民那幾課，都把豬木看做典型人物，加以崇拜，豬木的一舉一動，都寫在書上，至於靠漫畫賺錢的出版家，更加崇拜他了，筆下所寫的英雄，全是臉長而且下頷突出的，細眼睛，高鼻，頭髮蓬鬆，看來就像是一頭野豬，日本人相信豬木，是天下無敵的英雄人物。

日本的武士道必須隨身帶劍，如果那一把佩劍屬於削鐵如泥的寶劍，他就更加威風，就算它不會像傳說中的寶劍那麼出色，仍然要有很鋒利的劍刃，故此，日本人發覺自己的親友生了一個男孩子，就把許多鋼鐵送給他，作為他長成之後鑄劍用，大概一個日本的男嬰在出世之後，會得到親友送給的鋼鐵約一千磅，那些鋼鐵的品質和形狀，大不相同，但却是很有用的，因為他逐漸長成之際，需要一把劍，花錢去買也比不上由他童年就得到的鋼鐵所鑄造出來的寶劍寶刀，在這種心情下，日本人更加熱烈的崇拜武士道了，亦即可以說，他們這樣就等於崇拜一把劍。

想把一千磅那麼多的鐵加以熔解鑄製，使它的雜質在高熱之下消失，剩下來的鋼質，愈煉愈精，最後變成了一把劍，那一把寶劍就是這個大孩子將來做武士或劍客的禮物，它不但是一柄普通的鋼鐵經過火爐焚燒，鐵錘敲打，變成了一把眞正的純鋼寶劍，而且是那個孩子的貼身之物，童年拿着它玩，少年學劍，完全長成，那把劍就是另外一個自己了，他非常的珍惜它。日本的武士道當中最有名氣的一個，就是宮本武藏，宮本的武功極為超卓，他的劍術出神入化，稱做「劍聖」，表示他不但是以劍享譽，而且他的人生觀也是像一把劍那麼凌厲而且公正，宮本武藏跟最厲害的對方作戰時，往往使用三把劍，即是隨身携帶的一把短劍之外，還有兩把長劍，他最有名氣的一次會戰是用一把木劍，一把長劍，以及一把短劍取勝的，他跟對手作戰時，先將木劍擋格，隨手拋丟，然後拔出一長一短的劍，對方以為他用長劍擋格，用短劍衝刺，他却剛剛相反，幌了一幌，就把短劍向上迎擊，反而縮回長劍，向下劈殺，一劍就把對方的腰割裂，登時倒地身亡，現時日本人把這一派劍法稱做二刀流，表示有兩把刀劍。

在銀幕上看到的日本武士，往往是有三把劍的，有些日本武士還有四把劍，那種人表示認眞搏殺，一定要打到最後一把劍折斷為止，事實上一把劍折斷了，仍有威力，突然衝刺過去，可以把對方殺掉，日本人當然崇拜寶刀寶劍，因為這種武器削鐵如泥，不容易招架，可是，有了寶刀寶劍，也不一定能夠取勝的，因為對方用長劍擋格，突然給寶劍削斷了一截，仍可衝刺，故此，日本另有一派劍道是準備跟寶刀寶劍搏殺的，就算臉對着削鐵如泥的寶劍，仍無懼色，而且有機會打贏對方，那是日本武士道的特色。

又有一種劍法叫做邪劍，把長劍低垂，劍鋒向外，剛剛交手就把它向上一揚，刺向對方持劍的手，那種劍法屬於邪門那一類，正式武士不肯採用它。有過一個時期，日本的武士道盛行「神道劍術」，把那把劍看做神，焚香禱告，然後揮舞，出手就劈殺，永不退縮，有如神靈附體。

日本的劍道花樣百出，近代有些健身院把它改變為用木劍劈砍，用以健身之用，事實上古代的日本有木劍道出現過，而且打得相當出色，因為日本有些木頭特別結實，不容易給劍劈斷，用這種木劍去代替眞劍，同樣的可以搏殺，如果一劍向肩膊斜劈下來，手腕有刀，那就用木劍或用眞劍同樣的可以戰勝，肩膊吃了一劍，登時痲木，就算那隻手臂沒有劈斷，也沒有把它抬起來，故此不能繼續作戰。

因為日本人喜歡玩劍，故此戰國時期，羣雄輩出，鑄劍師傅特別吃香，那時很有名氣的幾個鑄劍師傅，長期受皇族供養，鑄成的寶劍也很多，不過，戰事頻頻發生，到了現在，剩餘下來的就不很多了，有兩把稱做國寶的日本劍，長度僅有一英呎又兩吋，它至今仍然放在皇宮之內，它確是削鐵如泥的寶劍，至於收藏在日本博物館裏面的三把劍，俱是四呎長的，它可以參觀，但却需要申請，參觀者，每次把它拿出來欣賞，要經過三截，每一截僅抽一呎，這樣做是一種禮貌的表示，同時是古代遺傳下來的風俗。」

古代的人互相欣賞佩劍，可能借着看劍為名，劍鋒剛剛拉了出來，就此砍殺，防不勝防，故此有這種不成文的法例，請求某一武士解劍欣賞，一定要把它分三截抽出來，如果抽了一兩截，此人目露兇光，對方的武士就知道他心懷不軌，立刻想法抵抗，不至於遭毒手，有了這種風俗習慣，最低限度可以減少一些兇案。

日本的武士道只是初級的殺手，再進一步才是劍客，劍客再進就是「忍者」，這種人飛簷走壁，無所不能，劍法極精，而且隨身携帶照明彈，毒粉，以及硫磺粉等，又有毒箭在身，預防不測，原來古代日本的藩王爭霸，各派特使到對方的營地查探消息，甚至有胆潛入宮廷那種人，就要特別出色，他的身份等於現時報紙上說的特務。

日本劍看來好像一把刀，因此亦有一部份把它稱做日本刀，看來它的形狀似乎完全相同，實則不然，有些日本劍特別闊，彎度也大，而且它長度超過四尺，看來確是很像一把刀，這種日本劍是用來上陣作戰使用的，平時武士準備在室內交手的日本劍，長度只有三尺六寸，因為太長太重，轉動不易，而且在室內交手，担心那一劍削在傢俬雜物上面，或者削在鐵器之上，把劍鋒折斷，故此，這種劍是比較短的，更短的就是隨身佩戴的佩劍，總之，日本劍多姿多采，使用它的時候，往往拔劍出鞘，就此取人性命，很少日本的劍道高手互相較量半個時辰仍未分出高下的，俱是交手不久就分出輸贏來，因此之故，日本劍道另有一種，叫做「拔劍法」，研究如何拔劍，然後特別快速，並且可以在剛剛拔劍而對方即時刺到那一刹，仍有辦法抵擋。

（完）



正宗武俠長篇連載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偕成中岳，周横，王平往一小道觀查勘，遇僞裝道姑的紅牡丹，王平在一小室中發現地道後，楚小楓迅急出手，把紅牡丹制服，着令她引領前往地道，留下成中岳，周横，王平在小道觀中戒備。紅牡丹領着楚小楓進入地道，行不數丈，已至盡頭，據紅牡丹說另有機關門戶可通，楚小楓命她開啓，紅牡丹如命施行，但却另施手脚，不特沒把通道打開，反把來路封死，楚小楓知中計，却沒發作，反向紅牡丹下說詞，紅牡丹似爲所動，問楚小楓今年幾歲，楚小楓不願實答，謊言今年已廿一歲——

重重機關壁　步步死亡阱

紅牡丹道：「我大你四歲，該叫我一聲姊姊了。」

楚小楓苦笑一下，道：「叫妳姊姊也好，稱你姑娘也罷，反正咱們是死定了。」

他唱做俱佳，使得閱人多矣的紅牡丹，也有點迷惑難明了。

紅牡丹眨動了一下眼睛，道：「兄弟，你眞的喜歡我麼？」

楚小楓道：「喜歡妳又能如何？十日後，還不是一雙屍體？」

紅牡丹道：「如是咱們離開了這裏，無極門會不會收留咱們。」

楚小楓道：「無極門不禁男女相悅，只要發乎於情，也不禁婚嫁，只要出之於正，只是，目下我也無法斷言，他們會不會收留呢！」

紅牡丹吁口氣，道：「兄弟，姊姊在江湖上的名聲，不太好，但現在，我對你確是發乎於情……」

楚小楓接道：「這樣快麼？」

紅牡丹道：「你不明白，我閱歷太多，但我却有些玩世不恭，我已經不知道自己還有感情，可是我忽然發覺了自己……」

發覺了自己什麼？她沒再傳說下去，歎一口氣，改口說道：「我知道，姊姊我配不上你，只望能够長相追隨，心意已足，爲妾也好，爲婢也行，姊姊也不會計較這些名份了。」

楚小楓心中一驚，忖道：「看來，她也對我用手段了，千萬小心，不能陷入她的情網之中，成爲她的玩物！」

只聽紅牡丹道：「無極門，現在由何人作主？」

楚小楓道：「掌門師兄。」

紅牡丹道：「他爲人如何？」

楚小楓道：「嚴厲中不失寬厚，但大是大非之辨，却是一絲不苟。」

紅牡丹道：「你師娘如何？」

楚小楓道：「師娘仁慈，待我們如同自己的兒女一般。」

紅牡丹道：「那是說，咱們只要求求他、她或者可以收容咱們了。」

楚小楓道：「照我師娘的爲人而言，也許能答應我們，只不過，咱們空口白話，無法使她相信。」

紅牡丹沉吟了一陣，道：「小楓，咱們如是能替他們立下一次大功呢？」

楚小楓心中一動，問道：「大功，什麼大功？」

紅牡丹道：「咱們去救一個很重要的人質出來。」

楚小楓心中狂喜，幾乎忍不住要喜形於色，但是，他還是忍了下去。說道：「什麼樣的人質？」

紅牡丹道：「那人自然是你們無極門中的人……」

笑一笑，接道：「你們這樣到處尋我，難道不是找他麼？」

楚小楓心中暗道：「看情形倒不能再裝下去了，歎口氣，道：「我們是在找一個人，只是不知道，那個人是否還活在人世。」

紅牡丹道：「什麼人？」

楚小楓道：「宗一志，先師留下的唯一骨血。」

紅牡丹道：「他叫宗一志。」

楚小楓道：「對，我們就在找他。」

紅牡丹道：「找到他了，對我們有些什麼好處？」

楚小楓道：「也許大師兄會看在我找到師弟的份上，會收容我們。」

紅牡丹道：「你說我們，那是包括你和我了？」

楚小楓道：「那是自然，可是，咱們到那裏去找宗一志呢？」

紅牡丹道：「這裏關了一個年輕人，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宗一志？」

楚小楓道：「哦？那人是什麼樣子？」

紅牡丹道：「大概十七八歲吧，個性很倔强，聽說，不肯進食。」

楚小楓急急接道：「不肯進食，這樣長的時間了，那豈不是餓死了。」

紅牡丹笑道：「他雖然不肯進食，但我們不希望他餓死，總會有法子讓他進食。」

楚小楓道：「唉！就算他還活着，我們也沒有法子救他出來呀！」

紅牡丹道：「這個，我有辦法，不過，我擔心一件事。」

楚小楓道：「什麼事？」

紅牡丹道：「我擔心你騙了我！」

楚小楓說道：「騙了你，我怎麼會騙了你呢！」

紅牡丹道：「你們無極門，是江湖上的所謂正大門派，只怕容不下我這個聲名不大好的人。」

楚小楓道：「這個，這個，我想不會吧！你救了宗一志，替先師保留下一脈香火，我們無極門中人，都會很感激你。」

紅牡丹道：「感激我是一件事，收不收留我又是一件事，所以，現在，咱們要先把條件談好。」

楚小楓道：「什麼條件，你說吧，我能答應的，決不推辭。」

紅牡丹道：「第一，無極門一定要答應保護我的安全。」

楚小楓道：「還有第二麼？」

紅牡丹道：「有！第二，我要永遠留在你的身側。」

楚小楓道：「這個，只怕在下無法一口答應下來，就算我師門應允，但我有父母在堂，這件事，我也要先行禀明父母才行。」

紅牡丹道：「不要擔心，我不會要求的太過份。」

楚小楓道：「妳要……」

紅牡丹接道：「我只要你答應，把我永留身邊，不論是作什麼都好。」

楚小楓道：「作丫頭，妳也願意麼？」

紅牡丹道：「願意，我已經說過了，不論是否爲妾爲婢。」

楚小楓歎息一聲，道：「姑娘，你這是何苦呢？」

紅牡丹苦笑一下，道：「你認爲我眞的什麼不明白麼？楚相公，我只是……」

楚小楓苦笑道：「好吧，在下答應了，但，我也希望妳記着你自己的話，不可有非份之求？」

紅牡丹黯然一笑，道：「楚公子，我自己很瞭解自己，我是那種放蕩的女人，江湖上正大門戶，都不大喜歡我們，更不願和我們這種人打交道了。……」

楚小楓接道：「難道這就是你要跟我的原因了。」

紅牡丹接道：「這自然不算原因，主要的是，我忽然厭倦過去的生活。」

楚小楓道：「是不是這裏太寂寞，才使妳有了很大的改變。」

紅牡丹道：「幸好有這麼一段寂寞的生活，使我想到了很多的事，最重要的是，我發覺了我是一個人，但却過着不是人的生活。」

楚小楓道：「哦，這又是怎麼回事？」

紅牡丹道：「過去，我們三姊妹聯手闖江湖，玩世不恭，確然鬧出了很多的風流事跡，那時間，我們玩的太開心，玩的隨心所欲，從來沒有想過什麼，也沒有感覺到自己究竟是爲了什麼活着，沒有想到人的尊嚴，幸好，我們有了萬花園這一段寂寞的日子，使我們想了很多的事，也經歷了很多的痛苦，雖然，我們的身軀早已是殘花敗柳，但我們心靈上，却仍然感受到了極大的創痛。」

楚小楓道：「姑娘，妳可否說的淸楚一些。究竟是什麼創痛？」

紅牡丹道：「你眞的聽不懂？」

楚小楓够聰明，但他的閱歷太少了，男女間事，發乎情，止乎禮的，他明白，但，像這等男女間肉慾情事，他就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了。

他點點頭，道：「姑娘，在下實在是有些不懂。」

紅牡丹沉吟了一陣，道：「楚公子，你交過女朋友麼？」

楚小楓道：「在下認識過兩個女孩子，但相處時日不多，說不上朋友。」

紅牡丹道：「好吧，那我很明白的說出來吧？」

楚小楓道：「在下洗耳恭聽！」

紅牡丹道：「在我們三姊妹遊戲風塵中時，突然，遇上了一個人，一個英俊，動人的男人。」

楚小楓道：「那不是很好麼？」

紅牡丹道：「我們今日的下場，就是遇到了那個人的結果。」

楚小楓道：「哦？」

他臉上是一片迷茫之色，顯然，他還是不太明白。

紅牡丹歎息一聲道：「他英秀的叫人迷戀，我們三個姊妹，都被他迷住了。」

楚小楓一哦道：「哦？那是一個什麼樣的

人物?」

紅牡丹道：「他叫二公子，有人叫他二少爺，也有人叫他景公子。」

楚小楓道：「他姓景?」

紅牡丹道：「是!」

楚小楓道：「景二公子?」

紅丹點點頭。

楚小楓道：「昔日，娥皇女英同事一夫，留下了千古佳話，你們三姊妹能同時喜歡上一個人，只要能够彼此相互忍讓，那也不算什麼大逆之事!」

紅牡丹道：「我們眞心跟他，但他很快的對我們膩了，把我們帶入這萬花園來，讓我們扮作道姑，守護這一座小廟。」

楚小楓道：「這也沒有什麼錯的。」

紅牡丹道：「他把我們不當人看，高興了召我們去，供他取樂一番，然後，又把我們送來此地，替他作這個看廟的道姑。」

楚小楓道：「你們不能去找他?」

紅牡丹道：「不能，我們找不到他，就算找到了他，也會被責打一頓，再遣送回來。」

楚小楓道：「你們爲什麼不反抗。」

紅牡丹一嘆，道：「反抗之意，早萌於心，就是不知道爲什麼，我們一直提不出反抗的勇氣。」

楚小楓道：「這又爲什麼呢?」

紅牡丹沉吟了一陣，道：「一來，他武功高强，我等均非他手下十招之敵，二來，他自具一股威嚴，使人不敢當面抗拒。」

楚小楓道：「有這等事?那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物?」

紅牡丹道：「年不過三十，面如冠玉，雙目凜凜有威。」

楚小楓歎息一聲，道：「這麼說來，在下倒要會他一會了?」

紅牡丹道：「楚公子，賤妾倒是希望你不見他的好了。」

楚小楓道：「爲什麼?」

紅牡丹道：「他心狠手辣，揮掌取命，實在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物。」

楚小楓點點頭，道：「久年積非，可能成是，久年積威，他已經統治你們的心靈，所以，妳們雖然感覺到被他玩弄於股掌之上，但却不敢稍生叛逆之心。」

紅牡丹道：「大概是如此吧，不過，賤妾見到了公子之後，忽然生出了一種莫名的抗拒勇氣。」

楚小楓道：「唉!等妳見到他之後，這種勇氣，恐怕會突然消失了。」

紅牡丹一怔，道：「這個，賤妾還沒有想到過。」

楚小楓笑一笑，道：「姑娘，妳只見到我拔劍一套，還未見過我的武功，又爲什麼能肯定，我能保護妳呢?」

紅牡丹呆了一呆，頓然泛起了一臉茫然之色，道：「這個，賤妾……」

其實，楚小楓自己也不明白。

他也在想，初度見面，紅牡丹如何會這樣信任他呢?

但楚小楓看得出來，那種信任，不止是言語上的信任，而且是發自內心的眞誠。

只聽紅牡丹長長歎息一聲，道：「這眞是費解的很，公子如不提出來，賤妾也不會想到這件事，如今公子這一問，倒叫賤妾有些不知如何回答了。」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賤妾對公子的信任，實是出於忠誠。」

楚小楓道：「這個，我知道，我不明白是，像姑娘這種久走江湖，見識過大風大浪的人，怎麼會這樣輕易的相信我這樣一個初次見面的人……」

笑一笑，接說道：「我沒有景二公子那股威嚴，也沒有使人屈服的手段，妳怎會對我如此……」

他似乎是突然捕捉到了什麼?想到了一些什麼?

紅牡丹臉上的迷惘之色，也逐漸的消逝，這一瞬間，她似乎也想到了什麼?

四目相對，有一段很長的沉默。

良久之後，紅牡丹才緩緩說道：「楚公子，我想到了一些原因。」

楚小楓點點頭，道：「好，姑娘請說來聽聽。」

紅牡丹道：「我也許說不明白，但我想到了一個比喻……」

舉手理一下鬢邊秀髮，接道：「一個迷失在大海中的人，抱着一段木頭，她覺着那是她唯一的依靠，所以，她不敢放手，但她却仍然是泡在水中。」

楚小楓點點頭。

紅牡丹接道：「等到她看到了陸地，才知道那裏才是安全的地方，雖然，那一段旅程還很遙遠，但她發現了希望，她才有勇氣放了那段木頭，向岸上游去，也許，她永遠登不上陸地，但她心中却有了一個目標，充滿着希望，也有了勇氣，就算淹死在大海中，也是在所不惜了。」

楚小楓道：「沒有燭火，遂走不出那一片黑暗。」

紅牡丹接道：「這些年來，我們一定生活在黑暗中，看不到燭光，所以，我們在尋找，等待，現在，總算看到了。」

楚小楓接道：「看到了什麼?」

紅牡丹道：「看到了那支燭火，看到了那點光明，燭火也好，光明也好，但他給了我很大的勇氣，很大的鼓勵，使我們早已萌生在心中的反抗心願，有勇氣施現出來。」

楚小楓道：「在下有這樣大的作用麼?」

紅牡丹道：「我說的很眞實，說來很奇怪，你好像有一種力量，使我們有膽量離開景二公子。」

楚小楓默然了，他心中明白，那不只是武功上的力量，這中間還有一種莫可名言的感情力量，這種力量，也是她們敢於背叛景二公子的原因。」

紅牡丹笑一笑，接口說道：「楚公子，我說的，不止是你的武功，另外還有一種奇怪的力量。」

楚小量道：「那是什麼力量，怎麼在下就感覺不到呢?」

紅牡丹道：「我說不出來，你和景二公子一樣的英俊，一樣的有着一種吸引女人的力楓，但却多了……」

多了什麼?她似乎是無法說出來，只好住口不言。

楚小楓笑一笑，道：「姑娘，你是不是眞的想改邪歸正。」

紅牡丹點頭道：「是，楚公子，可是有些不信?」

楚小楓道：「我是有些懷疑，姑娘，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多年的積習，好多年的墮落，那已經把人陷入了一個深坑之中，要想從這坑中跳出來，必須要很大的力量。」

紅牡丹道：「我知道，我們在心理上已經準備了一年多，等待的就是這個機會，和使我們能够跳出來的人。」

楚小楓肅然說道：「姑娘，如若眞的有跳出這個深坑的決心，在下自當全力相助，眼下，咱們先救出宗一志。」

紅牡丹笑一笑，接道：「咱們的人手還單薄，我想去說動大姊，二姐，合力同心，救助宗一志的力量，也可以增强一些!」

楚小楓道：「畫虎不成反類犬，這件事十分重大，你要多想想。」

紅牡丹道：「我們三姊妹，有着同樣的遭遇，同樣的處境，我自然也會生出了同一的心情，我們已經說過了很多次，但却都無法付之行動。」

楚小楓道：「既是如此，你就去見見她們吧!」

紅牡丹點點頭，道：「你要也去，你是一種力量，必得讓她們先見到你。」

楚小楓道：「好，我陪你去。」

紅牡丹點點頭，道：「公子請緊隨我身後，那機關門戶，開啓之後，會很快關閉。」

楚小楓點點頭，道：「姑娘放心，在下還跟得上。」

紅牡丹不再多言，舉步向前行去。

楚小楓緊隨身後。

只見紅牡丹伸手在壁上輕輕按了一下，突然間裂開了一道門。

只見紅牡丹一低頭，疾如流星一般，由門口中穿了出去。

楚小楓如影隨形般，緊追而出。

這是另一條甬道，整條看過去，也不過兩丈多長，很快的走到了盡頭。

楚小楓一直緊屑在紅牡丹的身後，暗中留意着紅牡丹的手法，看她如何打開那壁間的暗門。

只見紅牡丹回頭一笑，說道：「這每一條通道的機關，都不一樣，不過，只要肯留心一些，稍知道了內情，總可以找出他們管制門戶的機關。」

楚小楓又點點頭。

紅牡丹伸手在一面牆壁上摸了一陣，道：「在這裏了。」

暗運內力一推，牆壁上，果然又開了一道門戶。

就這樣連穿五條地道。

楚小楓暗中留心觀察，發覺了每一條地道的寬度一樣，但長度却是不同，但最長的也不過五丈，短的只有一丈多些。

行入了第六條地道，紅牡丹突然低聲道：「楚公子，本來，你應該留在這裏，我先去和兩位姊妹說好之後，你再上去，但我知道，你不會答應，也不會如此信任我……」

楚小楓笑一笑，接口說道：「姑娘，這談不上信任不信任，只是在下覺着，這樣不太妥當。」

紅牡丹說道：「所以，我才要和你商量一番。」

楚小楓道：「姑娘請說。」

紅牡丹道：「我們一道上去見她們，不過，你要忍着一些。」

楚小楓道：「怎麼說呢?」

紅牡丹道：「她們如若發了脾氣，你却不能輕易動怒。」

楚小楓道：「好。」

紅牡丹道：「萬一她們動了手呢?」

楚小楓道：「在下不能還手了?」

紅牡丹道：「那倒不是，一旦動手，你就要用最快的方法把她們制服。」

楚小楓道：「要我出劍?」

紅牡丹道：「最好是制住她們的穴道，然後，再說服她們，別忘了，她們兩個人的武功不錯，撤開我們金蘭姊妹一場的交情不說，殺了兩個，咱們只不過減少了兩個敵人，但如是收服了她們，咱們多了兩個帮手。」

楚小楓道：「姑娘說的有理。」

紅牡丹微微一笑，道：「想不到，你竟是一個如此好說話的人。」

楚小楓道：「在下只是聽從道理，只要姑娘說的有道理，在下絕對遵從。」

紅牡丹道：「公子言重了。」

伸手拍向壁間，又拍了一掌。

果然，又有一道暗門大開。

出了洞門，是通向上的梯階。

紅牡丹又回顧了楚小楓一眼，道：「楚公子，上去就到了，非到必要，不可出手……」

楚小楓道：「在下已經記下了。」

紅牡丹道：「我相信她們見過你之後，會聽我的勸說。」

楚小楓點了點頭。

紅牡丹舉步而上。

這一次，她走的很慢。

很快又到了一道鐵門前面。

紅牡丹舉手叩動鐵門，三快兩慢。

大約這是他們早已約好的暗記，所以，上面沒有問話，鐵門立時大開。

耳際間，傳入了一個嬌媚的女子聲音，道：「是三妹麼?」

紅牡丹道：「由地道來，除了小妹，還有何人?」

鐵門呀然大開。

紅牡丹一長身，突然以快速的身法，穿入鐵門。

楚小楓緊隨身後，飛躍而入。

鐵門迅快的關了起來。

這地方，仍然在地下，但却很寬闊，顯然是一個地下密室。

室中的佈置相當的豪華，錦墩繡榻，瀰漫着脂粉香氣。

女人的閨房。

事實上，室中也坐着兩個女人，一個年輕的女婢，就站在鐵門旁側。

兩個坐着的女人，一個穿着一身綠，胸前繡着一枝大荷。

另一個黃，黃衣上繡着一朵梅。

綠荷，黃梅，紅牡丹，江湖上有名浪蕩三姊妹。

黃梅望望紅牡丹，又望望楚小楓冷冷說道：「三妹，這是怎麼回事，這個野男人那裏來的?」

綠荷，坐着未開口，兩道目光，却投注在楚小楓的身上。

紅牡丹笑一笑，說道：「大姐，二姐，妳們仔細看，這個野男人怎樣?」

黃梅道：「三妹，你是不是有點瘋啊!」

紅牡丹道：「沒有，小妹一點也沒有瘋，不過，我明白帶他來有些不對……」

黃梅接道：「三妹，妳知帶他來有些不對?爲什麼還帶他來?」

紅牡丹道：「第一，他武功太高，我如不帶他來，他可能會殺了我，第二，這個人，馬馬虎虎還看得過去，所以，我帶他來給兩位姐姐看。」

綠荷嗯了一聲，站起了身子，道：「妳貴姓?」

楚小楓道：「姓楚，楚小楓。」

綠荷道：「什麼出身?」

楚小楓道：「無極門中弟子。」

綠荷道：「你出手能制住我們三妹，想來武功很高了。」

楚小楓道：「差不多吧。」

綠荷笑一笑，道：「你很自負。」

楚小楓道：「大姑娘是不是想攷攷我?」

綠荷道：「這個麼，要看情」，說不定我會殺了你。」

楚小楓笑一笑，道：「哦!」

黃梅道：「大姐，妳看他那個樣子，好像

有恃無恐。」

楚小楓目光轉注到紅牡丹的身上，笑道：「三姑娘，你帶我來這裏，難道就是要我來聽訓的？」

紅牡丹道：「話不說不明，木不鑽不透，事情沒有說明以前，總難免有一點誤會，這誤會應該解說清楚才是。」

楚小楓道：「好吧，那就請三姑娘幫我解說一下。」

黃梅冷哼一聲，道：「三妹，妳答應了他些什麼？」

紅牡丹道：「什麼也沒有答應。」

黃梅道：「好！那是這小子信口開河。」

紅牡丹道：「那也不是，他說，要我把目下的處境解說一下。」

黃梅道：「三妹，妳乾脆一下子把話說清楚吧。」

紅牡丹道：「大姐，二姐，咱們在這萬花園，住了這些時間，不知兩位姐姐有些什麼感覺？」

綠荷道：「這個，妳有什麼感覺。」

紅牡丹道：「咱們三姊妹，昔年在江湖之上，被人稱作浪蕩三姊妹，那時，咱們的聲譽，雖然不好，但生活還過得快活，如今呢？小妹自覺，已經不是人了。」

綠荷道：「說下去。」

紅牡丹道：「咱們是景二公子的玩物，還得要替他作事，不要說妾婢的身份了，連他養的一條狗都不如，這些日子，生不如死。」

綠荷冷冷道：「三妹，那妳爲什麼不逃走呢？」

紅牡丹道：「逃得了麼？妳們看過他們對付背叛他們的人手段，不是生餵虎食，就是整的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綠荷輕輕吁一口氣，道：「三妹，你帶這麼一個人來，用心何在呢？」

紅牡丹道：「我帶了這麼一個人來，就是請大姐和二姐看看他。」

綠荷道：「現在，我已經看到了。」

紅牡丹問道：「大姐，二姐的看法，如何呢？」

綠荷道：「我們還不太瞭解，三妹，你是否可以說清楚一些？」

紅牡丹道：「說什麼呢？我只是要妳們看看這個人罷了。」

綠荷笑一笑，道：「三妹，我不是說過了，我和二妹都看到了，但他究竟有些什麼目的呢？」

紅牡丹道：「大姐，一定要說清楚麼？」

綠荷笑道：「是啊，你不說清楚，我們又能決定什麼呢？」

紅牡丹道：「我和他說過了，說的很清楚，希望他能收留我們。」

綠荷道：「娶咱們三個姊妹作夫人？」

紅牡丹道：「這個，他還沒有答應，只不過，已經答應了讓我們跟着他，爲妾爲婢，由他決定。」

黃梅道：「啊！去跟他作丫頭。」

紅牡丹說道：「二姐，你再仔細地看看他吧！」

黃梅說道：「不用了，我已經看的很清楚了。」

紅牡丹道：「他比景二公子如何？」

黃梅道：「比景二公子，兩個完全不同的人，怎麼可以比呢？」

紅牡丹道：「小妹這些日子中，獨居小廟，想了很多事，其間，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們爲什麼不肯離開萬花園？」

綠荷道：「你不是說的很清楚麼？怕他們抓到了，予以處死。」

紅牡丹道：「那只是原因之一。」

黃梅道：「還有什麼別的原因？」

紅牡丹道：「咱們被一種無形的力量所束縛，那就是情網，只不過，咱們自己不知道罷了。」

黃梅道：「哦？」

綠荷輕輕吁一口氣，道：「三妹，你想的也許有些道理，不過……」

紅牡丹接道：「聽我說完，也許，我想的太多一些，兩位姐姐，可能沒有想過這件事，我們姊妹，素來心意相通，也可能這件事，看法不同，我已經決定了跟着他走！爲妾爲婢，在所不惜，兩位姊姊不願背叛景二公子，是兩位姊姊的事，小妹也不便勉强，只求兩位姐姐，念在相處數年的情份之上，放過一馬！」

黃梅道：「妳，三妹……」

紅牡丹道：「二姐，別要妄圖動手，楚公子的劍如閃電，咱們三姊妹，加起來，也不是他的敵手。」

綠荷道：「哦！他眞的有這麼厲害麼？」

紅牡丹道：「小妹怎敢欺騙兩位姊姊。」

綠荷冷笑一聲，道：「小妹，我實在有些不信他如此厲害。」

紅牡丹道：「大姐，妳怎麼如此不信任小妹呢？」

綠荷淡淡一笑，道：「三妹，這件事和妳無關，不用三妹費心。」

語聲一頓，接又說道：「二妹，出手試試他。」

黃梅道：「小妹遵命。」

話未落口，手已揮出，五指扣拿向楚小楓的右腕。

楚小楓右腕一沉，避開了掌勢，五指翻轉如電，反而扣住了黃梅的右腕，冷冷說道：「姑娘，你出手太慢。」

黃梅呆了一呆，說道：「大姐，這小子不錯。」

楚小楓淡淡一笑，放開了黃梅，目光轉注綠荷的身上，說道：「大姑娘，妳要不要試一試！」

綠荷道：「你準備以一敵三。」

楚小楓道：「如若三位願意和在下一戰，何妨聯手一試。」

綠荷道：「你好大的口氣。」

目光轉注到紅牡丹的身上，接道：「三妹，妳的意下如何？」

紅牡丹道：「就算咱們三人聯手，也非他之敵，大姐又何苦一試呢？」

綠荷一皺眉頭，道：「三妹的意思，是不肯和我們聯手了。」

紅牡丹道：「大姐原諒！」

綠荷突然欺身而上，連攻三掌。

楚小楓身軀搖動，足未離現場一步，竟然把三掌避過。

綠荷點點頭，道：「果然高明。」

紅牡丹道：「大姐，現在還不肯相信小妹麼？」

綠荷道：「三妹，我現在相信，他比咱們高明。」

紅牡丹道：「大姐相信，就好了。」

綠荷道：「三妹，你想過麼？他能勝過咱們，但他能勝過景二公子麼？」

紅牡丹道：「就算勝不過吧？咱們陪着他戰死萬花園，死而無憾。」

綠荷道：「三妹，我看妳是迷上了他。」

紅牡丹道：「大姐，他是個君子，至少，他會把咱們當人看待。」

綠荷道：「那還不是一樣的命運，難逃作爲虎食。」

楚小楓道：「這一點，諸位姑娘可以放心了，那一十八隻老虎，都已經死於非命了。」

紅牡丹道：「我聽到了猛虎慘嘯之聲。」

綠荷道：「三妹，妳看到那羣猛虎都死光了嗎？」

紅牡丹道：「這個，小妹倒未見到。」

綠荷道：「眼見是實，耳聞是虛。」

楚小楓搖搖頭，歎口氣，道：「三姑娘，人各有志，勉强不得，你們雖是異姓姊妹，但也無法强拖她們下水，咱們走吧。」

紅牡丹歎口氣，道：「大姐，二姐，咱們早已有叛離萬花園的用心，今日是機會，兩位姊姊，又爲什麼不肯和妹妹一起行動呢？」

綠荷道：「三妹，大姐擔心，咱們很難生離此地……」

紅牡丹接道：「大姐，咱們留這裏，雖然是沒有死，但却是生不如死。」

綠荷道：「三妹……」

紅牡丹道：「大姐，妳不用再說了，小妹已決定了，不管妳們走不走，小妹是決定走了，兩位姐姐，小妹就此告辭了。」

綠荷接道：「三妹，妳不再想想麼？」

紅牡丹道：「小妹已經決定，兩位姐姐不肯走，小妹只好獨行其是了，楚公子，咱們走吧！」

綠荷大聲喝道：「慢着，三妹，妳不能就這樣走了。」

紅牡丹道：「爲什麼？難道大姊，還要把小妹留下來麼？」

綠荷道：「三妹，不可太任性。」

紅牡丹道：「大姐，咱們姊妹一場，難道你眞要鬧到姊妹動手搏殺麼？」

綠荷怔了一怔，說道：「你就愛的這麼深麼？」

紅牡丹肅容說：「大姐，小妹這一次不是愛的深，而是眞眞正正的對他有了情意。」

綠荷道：「怎麼？三妹，妳準備和姊姊動手了。」

紅牡丹道：「大姐，小妹沒有這個意思，但望大姐，念在咱們姊妹的情份上，放小妹一馬。」

綠荷道：「我的好妹妹，姐姐的話，你是一點也不肯聽了。」

紅牡丹道：「大姐，人各有志，咱們姊妹既然不能再相處下去，那就只好分道揚鏢。」

綠荷道：「好吧，妳既然要走，那就隨妳之便好了。」

紅牡丹道：「好！大姐，二姐，請受小妹一拜。」

對綠荷盈盈拜了下去。

轉身對黃梅時，黃梅却揚揚手，道：「三妹，慢一點！」

紅牡丹接道：「怎麼？二姐難道不肯放過小妹麼？」

黃梅道：「不是，我要跟妳一起走。」

綠荷怔了一怔，道：「二妹，妳……」

黃梅道：「大姐，妳肯高抬貴手，放過三妹，難道就不肯放過小妹麼？」

綠荷笑一笑，道：「二妹，三妹，妳們都走了，我這個大姐，誰管呢？」

黃梅道：「大姐，難道，妳還要我們照顧麼？」

綠荷道：「但我得照顧你們。」

黃梅道：「那麼大姐，爲什麼不跟我們一起走呢？」

綠荷道：「我還在想這件事情。」

黃梅道：「大姐，妳要想多久，才能够決定。」

綠荷道：「現在，我就決定了。」

黃梅道：「是走呢？還是留下來？」

綠荷道：「走！咱們一起走。」

紅牡丹道：「那眞要謝謝大姐了。」

綠荷目光轉到楚小楓的身上，接道：「楚公子，你準備怎麼樣安排我們三個姊妹？」

楚小楓道：「在下不接受任何條件。」

綠荷道：「三妹，你們沒有說好？」

紅牡丹道：「沒有，大姐，我只是求到楚公子答應我，至於咱們跟隨楚公子作些什麼事，小妹還未說過。」

綠荷道：「三妹，現在，是不是可以說說了？」

楚小楓道：「最好別說，一說可能說不攏了。」

綠荷道：「三妹，你看他是不是比景二公子，更難對付！」

紅牡丹道：「大姐，咱們不求什麼，只求他帶我們離開此地。」

綠荷道：「哦！」

楚小楓道：「在下和景二公子有一點不同之處，那就是景二公子可以口是心非，說了不算，在下，要麼不答應，只要答應的話，一定可以兌現。」

綠荷道：「哦！」

楚小楓道：「所以，我現在，不應答應你們什麼。」

綠荷道：「連幾句甜言蜜語，也不肯說說麼？」

楚小楓道：「不會，在下這一生中，從來不打誑話。」

綠荷道：「好吧，我們跟你走，似是還有別的條件。」

楚小楓道：「有。」

綠荷道：「好像是我們求你一樣。」

楚小楓道：「那倒不是，咱們應該是一種合作。」

綠荷道：「合作？」

楚小楓道：「對，諸位帮我找出一個人，在下帶三位離開此地，而且，可以把諸位置於保護之下。」

綠荷道：「什麼保護之下。」

楚小楓道：「無極門……」

綠荷道：「區區無極門，就能够保護我們麼？」

楚小楓道：「其實，能够對付黑豹劍士，當今武林之中，還只有無極門。」

綠荷道：「有這種事？」

楚小楓道：「在下告訴過姑娘，我平生不打誑語。」

綠荷道：「唉！據我所知，無極門似乎已將覆亡。」

楚小楓道：「不錯，無極門已將覆亡，但尚未覆亡，如若我們沒有對付黑豹劍士的能力，我們無極門，還能够生存麼？」

綠荷道：「只有無極門。」

楚小楓道：「不，還有丐帮。」

綠荷道：「丐帮也能够保護我們麼？」

楚小楓道：「只要你們能够找出一個人，在下負責擔保，丐帮會全力庇護。」

綠荷道：「找什麼人？」

楚小楓道：「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年輕人，名叫宗一志。」

綠荷沉吟了一陣，道：「宗一志，無極門的少主。」

楚小楓道：「對！無極門的少主。」

綠荷道：「我知道有一個年輕人，被囚在一座地道中，但他是不是宗一志，我就不清楚了。」

楚小楓道：「那個人多大年紀？」

綠荷道：「那人年紀不大，雖然，他數日未食，臉色蒼白，但我估計，他不會超過二十歲。」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古龍·文
盧令·圖

白玉老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忌經過上官刃的特殊考驗，被認爲合格，一連三天，雖能與上官刃接近，但總沒機會可以下手。那晚無忌藉老孔的引帶，往唐家下人們聚賭地方鬼混，以賭技贏得上官憐憐貼身侍婢雙喜的口頭允諾，回到上官刃撥給他居住的獨院與老孔對飲，無忌意料雙喜定會請來上官憐憐爲她出氣，萬料不到，無忌要等的上官憐憐和雙喜沒來，却來了胡矮子和一中年女人一丈紅。胡矮子爲一丈紅激怒，動手揍人，他打的却不是一丈紅而是老孔，無忌要挺身救援，但他還沒出手，忽然人影一閃，已有人擋在老孔面前——

一羣神秘客　半個俏佳人

—△大小姐的隨從▽—

（一）

胡矮子這一拳氣力已放盡，已經沒法子再收回去，只聽「卜」的一聲响，這一拳已着着實實打在這個人肚子上，聽聲音却好像打到了一塊硝過了的牛皮。

這個人硬碰硬挨了一拳，居然還是面不變色，連眼睛都沒有眨。

可是他的臉色本來已經很可怕，就好像他身上穿着的一件藍布長衫一樣，已經洗得發白，白中透藍，藍中透青。

他的肩極寬，臂極長，可是全身都已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頭。

這件又長又大的藍布衫穿在他身上，就好像空空蕩蕩的掛在一個衣架上。

像這麼樣一個人，怎麼能挨得住胡矮子那一拳的，不是親眼看見的人，實在很難相信。

胡矮子一拳擊出，倒退了三步，抬起頭，才看見這個人的臉。

這個人臉上還是完全沒有表情。

胡矮子臉上的表情却很絕，好像很想對他笑一笑，却又笑不出，明明笑不出，却又偏偏想拚命擠出一點笑容來。

一丈紅却已笑得彎下了腰。

無論誰都看得出她笑得有點幸災樂禍，不懷好意。

胡矮子總算也笑出來了，乾笑着道：「幸好我這一拳打倒的是你。」

這人冷冷道：「是不是因爲我比較好欺負？」

胡矮子立刻拚命搖頭，道：「我發誓，絕沒有這種意思。」

這人道：「你是什麼意思？」

胡矮子陪笑道：「江湖中有誰不知道，金老大你是打不死的鐵金剛，我這一拳打在金老大身上，簡直就好像在替金老大搥背。」

他長得雖然比誰都矮，可是性如烈火，脾氣本來比誰都大。

想不到他一看見這個人就變了，居然變得很會拍馬屁。

金老大却還是板着臉，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胡矮子鬆了口氣，道：「只要金老大明白就好！」

金老大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我只會挨揍，不會揍人？」

胡矮子立刻又拚命搖頭，道：「不是，我絕不是這意思。」

一丈紅忽然格格笑道：「他的意思是說，金老大已經是金剛不壞之身，就算挨了他一拳，也不會在乎的，更不會跟他一般見識。」

胡矮子又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今天你總算說了句人話。」

金老大冷笑道：「現在你總該明白，她究竟還是帮着你的。」

外面忽然响起了一陣咳嗽聲，一個人嘆着氣道：「夜深露重，風又這麼大，你們明明知道我受不了的，爲什麼偏偏還要在裏面吵架，是不是想要我大病一場，病死爲止。」

× × ×

這人說話尖聲細氣，說兩句，咳嗽幾聲，一口氣好像隨時都可能接不上來似的，顯然是個病人，而且病得很不輕。

可是一聽見這人說話，連金老大的態度都變了，變得很謙和有禮，道：「這屋子裏還算暖和，你快請進來。」

外面的病人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像我這麼身份的淳淳君子，有人吵架的地方，我是絕不進去的。」

胡矮子搶着道：「我們的架已經吵完了。」

這病人道：「還有沒有別的人準備要吵架？」

胡矮子道：「沒有了。」

這病人終於唉聲嘆氣的走了進來。

現在，已經是四月底，天氣已經很暖，他身上居然還穿着件皮袍子，居然還是冷得臉色發青，一面咳嗽，一面還在流鼻涕。

其實他年紀還不太大，却已老病侵尋，像是個行將就木的人。

他看起來簡直全身都是毛病，別人只要用一根手指就可以把他擺平。

但是別人却偏偏對他很尊敬。

金老大居然搬了張椅子請他坐下，等他的咳嗽喘息停下來的時候，才陪着笑問道：「現在你是不是好一點了。」

這病人板着臉道：「我總算還活着，總算還沒有被你們氣死。」

金老大道：「現在你是不是可以看看，這地方大小姐是不是能來？」

這病人嘆了口氣，從狐皮袍子的管袖裏伸出一根手指，指着無忌，道：「這個人是誰？」

一丈紅道：「他就是大小姐要來找的人。」

這病人上上下下的打量着無忌，忽然道：「你過來。」

無忌就走了過去。

他覺得這些人都很有趣。

這病人又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他很久，忽然說出句很絕的話。

他居然命令無忌：「把你的舌頭伸出

來給我看看。」

（二）

無忌從小就不是個難看的人，常常都有人喜歡看他。可是從來也沒有人要看過他的舌頭，他的舌頭也沒有被人看過。

他不想惹痲煩，可是也不想被人當做笑話。

他沒有伸出舌頭來。

一丈紅又在吃吃的笑，道：「你一定從來都沒有想到有人要看你的舌頭。」

無忌承認。

一丈紅道：「他第一次要我把舌頭伸出來讓他看的時候，我也覺得很奇怪。」

無忌道：「哦？」

一丈紅道：「常常都有人要我讓他們看看，有人要看我的臉，有人要看我的腿，也有人要求我，要我讓他們看看我的屁股。」

無忌也不能不承認，她說的這些部份，確實都値得一看。

一丈紅笑道：「那時候我也跟你一樣，實在想不通他爲什麼要看我的舌頭。」

無忌道：「現在你想通了？」

一丈紅道：「那時候我想不通，只因爲我還不知道他是誰，可是現在……」

她媚笑着，又道：「現在隨便他要看我什麼地方，我都給他看。」

無忌注意到胡矮子又在那裏瞪眼，忍住笑問道：「他是誰？」

一丈紅道：「他就是當今江湖中的四大神醫之一，『泥菩薩』病大夫。」

無忌笑了。

他實在想不到這個全身都是病的人，居然是位名滿天下的神醫。

他覺得「泥菩薩」這個外號起得實在不錯。

一丈紅笑道：「泥菩薩過江，自身雖然難保，可是別人不管有什麼病，他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金老大冷冷道：「平日別人就算跪下去求他，他也懶得看的。」

一丈紅道：「可是今天大小姐一定要到這裏來。」

金老大道：「大小姐的千金之體，絕不能冒一點風險。」

一丈紅道：「所以我們要先來看看，這地方是不是有危險的人，是不是有人生病？」

金老大道：「因爲這裏若是有人生病，很可能會傳給大小姐。」

一丈紅道：「所以他要你伸出舌頭來，看看你是不是有病？」

無忌嘆了口氣，苦笑道：「看來這位大小姐的派頭實在不小。」

病大夫也嘆了口氣，道：「她的派頭若是小了，像我這麼有身份的人怎麼會替她做事？」

無忌道：「有理！」

病大夫道：「可是現在你已經用不着把舌頭伸出來給我看了。」

無忌道：「爲什麼？」

病大夫道：「因爲你的病我已經看出來了。」

無忌道：「我有病？」

病大夫道：「病得還不輕。」

無忌道：「什麼病？」

病大夫道：「心病。」

無忌笑了，臉上雖然在笑，心裏却在暗暗的吃驚。

他的心裏確實有病，病得確實不輕，可是從來也沒有人看出來過。

病大夫說道：「你的臉上已有病象，顯見得心火鬱紅，肝火也很盛，想必是因爲心裏有件事不能解決，只不過你一直都在勉強抑制，所以，別人是絕對看不出來的。」

這位自身難保的泥菩薩，居然眞的有點道行，連無忌都不能不佩服。

病大夫道：「幸好你這種病是絕不會傳給別人的。」

老孔忽然站起來，道：「我呢？你爲什麼不替我看看？我是不是也有病？」

病大夫道：「你的病用不着看，我也知道。」

老孔道：「哦？」

病大夫說道：「酒鬼通常都只有兩種病。」

老孔道：「那兩種？」

病大夫道：「窮病與懶病。」

他接着道：「這兩種病雖然無藥可治，幸好也不會傳給別人。」

老孔道：「那麼大小姐現在是不是已經可以來了？」

病大夫道：「現在還不行。」

老孔道：「爲什麼？」

病大夫道：「因爲我還在這裏。」

他又嘆了口氣：「我全身都是病，每一種都會傳給別人的。」

老孔也輕嘆了口氣，說道：「你既然會替別人治病，爲什麼不把你自己的病治好？」

病大夫道：「我的病絕不能治。」

老孔道：「爲什麼？」

病大夫道：「因爲我的病一治好，我這個人就要死了。」

這是什麼道理？

老孔不懂，無忌也不懂，也忍不住要問：「爲什麼？」

病大夫先不回答，却反問道：「你剛才看我是不是有點不順眼？」

無忌不否認。

病大夫道：「可是不管你怎麼討厭我，却絕不會對我無禮的。」

他自己解釋：「因爲我全身都是病，隨便誰只要用一根手指頭就能把我打倒，你打了我非但沒有光彩，而且很丟人。」

無忌也承認這一點。

病大夫道：「可是我的病如果治好了，別人對我就不會這麼客氣了，以前我得罪過的人，一定也會來找我的痲煩，我怎麼受得了？」

他搖着頭，嘆着氣，慢慢的走出去。「所以我的病是千萬不能治的。」

（三）

無忌忽然發覺這位全身都是病的泥菩薩其實也很有趣。

這些人好像都不是惡人，好像都很有趣。

最有趣的當然還是那位大小姐。無忌道：「現在她是不是已經可以來了？」

金老大道：「現在還不行。」

無忌道：「爲什麼？」

金老大道：「因爲我還要讓你明白一件事。」

無忌道：「什麼事？」

金老大道：「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無忌道：「我只知道你姓金，好像有很多人都叫你金老大。」

金老大道：「你看看我的臉。」

無忌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他這張臉上有什麼値得讓人看的地方。

金老大道：「你看我的臉色是不是跟別人有點不同？」

這一點無忌也不能不承認，他的臉色確實很奇怪。

他的臉看來竟好像是藍的，就像是塊已經快洗得發白的藍布。

金老大道：「其實我的臉色本來跟別人也沒什麼不同。」

無忌問道：「現在，怎麼變成這樣子的？」

金老大道：「是被別人打出來的。」

無忌道：「你常挨別人打？」

金老大道：「這十年來，差不多每隔一兩個月就要挨一兩次。」

無忌道：「別人打你的時候，你沒有閃避？」

金老大道：「沒有。」

無忌道：「別人打你，你爲什麼不躲開？」

金老大道：「因爲我不想躲。」

無忌道：「難道你情願挨打？」

金老大冷笑道：「我本來就是心甘情願的，否則又有誰能打得到我？」

別人要打他，他居然情願挨打，連躲都不躲。

這是什麼道理？

無忌又不懂了，忍不住又要問：「爲什麼？」

金老大忽然問道：「你知不知道出手打我的是些什麼人？」

無忌道：「不知道。」

金老大道：「我讓你看看。」

他身上穿的是件已經洗得發白的藍布長衫，就好像他的臉色一樣。

他忽然將這件藍布長衫脫了下來。

他這人長得本來就不好看，脫了衣服之後更難看。

他的肩特別寬，骨架特別大，衣服一脫下，只剩下一張皮包着骨頭。

可是無忌却不能不承認，他這張皮上確實有很多値得讓人看的地方。

他全身上下，前後左右，到處都是傷痕。

各式各樣的傷痕，刀傷，劍傷，槍傷，拳傷，掌傷，外傷，內傷，青腫，瘀血，暗器傷……

只要是你能想得出來的傷疤，他身上差不多都有了。

最奇怪的是，每個傷痕旁邊，都用刺青刺出了一行很小的字。

幸好無忌的眼力一向不錯，每個字都能看得相當淸楚。

在一個暗赤色的掌印旁邊，刺着的字是：

甲辰年，三月十三，崔天運。

今年是乙巳，這個掌印已經是多年前留下來的，可是瘀血仍未消。

金老大指着這掌印，問無忌：「你知道這是什麼掌力？」

「這是硃砂掌。」

「你也知道這個崔天運是誰？」

「我知道。」無忌回答：「除了『一掌翻天』崔天運外，好像已沒有第二個人能夠將『硃砂掌』練得這麼好。」

金老大冷笑，道：「那也許只因爲近年練硃砂掌的人已不多。」

無忌承認。

這種掌力練起來十分艱苦，用起來却沒有太大的實效。

江湖中的後起之秀們已將之歸納爲「笨功夫」一類。所以近年來已漸漸落伍。

因爲這種掌力打在人身上雖然可以致命，但是誰也不會像木頭人一樣站在那裏，等着對方運氣作勢，一掌拍過來的。

只有金老大却好像是例外。

無忌道：「能夠挨得起這一掌而不死的人，世上大概也沒有幾個。」

金老大道：「我挨了他這一掌後，也在床上躺了半個月。」

無忌道：「你明知他用的是硃砂掌，還是沒有閃避？」

金老大道：「沒有。」

無忌道：「爲什麼？」

金老大道：「因爲我挨了他這一掌，他也要挨我一着。」

他又解釋：「崔天運的武功不弱，我若以招式的變化跟他交手，至少要三五百招之後才能分得出高下勝負。」

無忌道：「也許三五百招都未必能分得出勝負。」

金老大道：「我那有這麼大的閑工夫跟他纏鬥！」

無忌道：「所以你就拚着挨了他這一掌，一招就分出了勝負。」

金老大道：「我挨了他這一掌，雖然也很不好受，他挨了我那一着，却足足在床上躺了半年。」

他淡淡的接着道：「從那次之後，無論他在什麼地方看見我，都會恭恭敬敬，客客氣氣的過來跟我打一聲招呼。」

一丈紅笑道：「我早就說過，金老大揍人的功夫雖然不能算太高，挨揍的本事却絕對可以算是天下無雙，武林第一。」

無忌道：「要學揍人，先學挨揍，只可惜要練成這種功夫並不容易。」

金老大道：「所以近年來能練成這種功夫的人也已不多。」

這當然也是種笨功夫，很可能就是天下最笨的一種功夫。

可是誰也不能說這種功夫沒有用。

金老大道：「鐵砂掌，硃砂掌，金絲錦掌，開碑手，內家小天星，什麼樣的掌力我都挨過，可是對方吃的苦頭也絕不比我小。」

無忌笑了笑，道：「我想近年來還敢跟你交手的人恐怕也不多了。」

金老大道：「確實不多！」

一丈紅笑道：「無論誰跟他交手，最多也只不過能落得個兩敗俱傷，這種架你願不願意打？」

無忌立刻搖頭，忽然道：「我想起一個人來了。」

一丈紅道：「誰？」

無忌道：「二十年前，關外出了個『大力金剛神』。一身十三太保橫練童子功，已經刀槍不入了。」

一丈紅道：「你也知道這個人？」

無忌道：「我聽別人形容過他。」

一丈紅道：「別人是怎麼說的？」

無忌道：「別人都說他長得樣子和廟裏的金剛差不多。」

一丈紅道：「所以你想不到這位大力金剛神，就是金老大。」

她吃吃的笑，又道：「本來，我也想不到的，這十年來，他最少已經瘦了一兩百斤。」

無忌道：「我已深算過，他受到的內傷外傷加起來至少有五十次，每一次受的傷都不輕。」

他嘆了口氣，苦笑道：「像這樣的揍我只要挨上一次，現在恐怕就已是個死人了，他怎麼會不瘦？」

金老大道：「但是這十年來也從來沒有人能在我手上佔得了一點便宜。」

他忽然也嘆了口氣：「只有一個人是例外。」

無忌道：「誰？」

金老大指着胸膛上一道劍痕，道：「你看。」

× × ×

這劍痕就在他的心口旁，距離他的心脈要害還不到一寸。

劍痕旁也用刺青刺着一行字。

乙未年，十月初三，唐傲。

金老大道：「你知道這個人是誰？」

無忌道：「我知道。」

金老大道：「你當然也聽說過，他的劍法相當不錯。」

無忌承認。

金老大道：「但是他的劍法究竟有多高，你還是想不到的。」

一丈紅忽然也嘆了口氣，道：「沒有親眼看見過的人，實在很難想得到！」

金老大道：「當代的劍客名家，我會過的也不少，海南，點蒼，崑崙，崆峒，巴山，武當，這幾大劍派中的高手，我也都領教過。」

無忌道：「他們的劍法，都比不上唐傲？」

金老大冷笑，道：「他們的劍法和唐大公子比起來，就好像皓月下的秋螢，陽光下的燭光。」

他指着心上的劍痕：「他刺了我這一劍，我根本完全沒有還手的餘地，他這一劍本來可以取我的性命，我死在他劍下也無話可說。」

無忌道：「我也知道他的劍下一向無情，這次為什麼放過了你。」

金老大道：「因為他的無情，對付的都是無情的人。」

一丈紅道：「金老大面冷心熱，出手從未致人於死。」

金老大道：「但是為了唐大公子，我卻隨時都會破例的。」

他冷冷的看着無忌，道：「現在你是不是已經明白我的意思。」

一丈紅道：「他的意思就是說，你若不想跟他交手，最好就對大小姐客氣些，千萬不能有一點粗暴無禮的樣子。」

無忌笑了笑，道：「你看我像不像是個粗暴無禮的人。」

一丈紅嫣然道：「你不像！」

她笑得媚極了：「你外表看來雖然冷冰冰，其實却是個很溫柔體貼的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女人喜歡你。」

無忌道：「你看得出？」

一丈紅媚笑道：「我當然看得出，我又不是沒見過男人的小姑娘。」

無忌沒有再搭腔。

他注意到胡矮子又瞪起了眼，握緊了拳，好像已準備一拳往他肚子打過來。

他不是金老大，也沒有練過金鐘罩，鐵布衫，十三太保橫練那一類功夫。

這一拳他不想挨，也挨不起。

看樣子金老大這次也絕不會搶在他面前，替他挨這一拳的。

幸好就在這時候，外面已有人在低呼：「大小姐來了。」

（四）

無忌一直在盼望着她來，一直都很想看看，十多年前那個面黃肌瘦，弱不禁風的小女孩，現在，已經變成了個什麼樣的人。

他相信現在她一定已出落得很美，所以連那麼驕傲的唐大公子都會為她傾倒。

一個眞正的美人，本來就是男人們全都想看看的，不管什麼樣的男人，都不例外。

現在這位大小姐終於來了。

現在無忌終於看見了她。

可是現在無忌希望自己這一輩子從來都沒有見到過她。

他寧願去砍三百担柴，挑六百担水，甚至寧願去陪一個比唐缺還胖十倍的大母猪躺在爛泥裏睡一覺，也不願見到她。

如果有人能讓他不要見到這位大小姐，不管叫他做什麼事，他都願意。

可是他並沒有瘋，也沒有毛病。他是為了什麼呢？　（本章終，全文未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爲强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盒巴南京街5號